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八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三八八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輯略不分卷（二）

〔清〕曹本榮編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原道

唐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illegible]之公[illegible]道德云者去仁與[illegible]義上老一人[illegible]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

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

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唐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

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灾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唐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

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世之謂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人

唐　韓愈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艸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艸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艸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艸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唐　韓愈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于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十六衛

唐　杜牧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内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襃公鄂公之徒竝爲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内當其居内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于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襏襫耜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

豈暇異畧雖有蚩尤爲師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簒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燕七國近者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簒卓莽曹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簒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首領無烹狗之喻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人曬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惡其陰泥巧彼者亦能家筭口斂委于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呼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旒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原化

唐　皮日休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禮其質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治者也至於東漢西域之教流於中國其民也舉族生敬盡產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婦蚩蚩嚚嚚慕其風蹈其壹者若百川蕩滉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化也不曰化民乎民今知化者惟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比戶以爲嗤豈聖人之化不及西域氏之化耶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者存乎言其教者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嶽其基滇其源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爲士則孰有孟子哉千載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詬之于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爲孟子矣譬如天下之民皆桀之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過哉則有心于道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御衆搜亂以治天下其賢尚爾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

原祭

宋 鄭褒

先王之設祭祀所以禮天地而事祖宗報本而反始貴誠而尚德也尊有異制牲幣有異數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王者繼天爲子故郊以享帝孝以承業廟以事先諸侯守土地之官宗廟之外得以祭境内之名山大川卿大夫而下臣於人無敢越祭祖禰而已是以神不臨非祭人不祀非鬼季孫旅於泰山孔子非之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不獨非於季氏而又罪於其臣楚昭王疾卜曰河爲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今之世道士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浮圖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人心懼禍而樂福聞其說難能拒之川奔而壑赴自庶民而上歲或一祭或再祭或三四而不止焉祀典之設因民事非爲已也有天下然後祭天不有土地然後祭山川敢有僭瀆罪不細矣法寬而不禁斯可懼也棄民而爲已如可求之彼秦漢之君殫四海之產勤於神仙其卒有獲乎彼爲天子不由先王之禮而從道士之說神猶不饗況庶民而上僭於禮而諂于神神其臨哉其傳萌拆于秦枝蔓於晉宋齊梁之間迨今百千歲根深蔕固牢不可拔世之人習熟于聞見爲之而不思今聞有正其說必以爲狂惑之人嗚呼祭法壞矣曰如之何而止之曰不以法理其無可奈何

原過　　　　宋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原教　　　　宋　王安石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酇之長踈者時讀密者月告若是其悉矣顧有不服教而附於刑者於是嘉石以慚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

民之耳目而求決於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
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
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脱然
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
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
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
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文原

明　宋濂

予諱人以文詞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
文乎哉雖然予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
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楷之弟柏
嘗從予學已知以道爲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
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
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
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
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
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
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粲然
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衷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
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内外之别復皆
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
囿乎文非文之外别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
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畧舉
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

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饋食昏喪諸
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
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
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
亦莫不然也有其賢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
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
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
牆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
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
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
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
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亙宇宙
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
之文者惡足以語此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
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
一介之小夫耳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
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
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
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騖乎外也氣得其養無
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
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
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纏次弗
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元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
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
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
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
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
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
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
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
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
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湮微文氣日削騖乎外
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
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
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
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訏者將以賊夫誠適者

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涸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牖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草夫傅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眞散其神糅其氛徇其私滅其知麗其弊違其天昧其幾喪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鴟號林而蛬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蠛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芥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惟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塲屋委靡之文紛揉龐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旣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畫原

明　宋濂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虛盈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畫物情然而非書則無紀載非畫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旗旐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于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羣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于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亦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惟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爲才大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籍籍甚有薦于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

其亦知所重乎哉

原諫

明 王禕

人君之職莫急于納諫人臣之職莫先于進諫納諫難矣而進諫爲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是故引義託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說已行悟主意於片言置君德於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言切論衝鯁骨批逆鱗正色而不阿犯顏而不忌必究其說乃已雖殺身而不顧者直諫之謂也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不以謂諷諫以悟主將君臣而全其美名直諫以匡君則君或至于遂非臣或至于蹈禍是君蒙拒諫之惡而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爲難而人臣之進諫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然爲人臣而事明君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不足爲難也苟事暗主而用直諫則鮮有不及其身而況於諷諫其將若之何於是二者之諫均爲難矣嗚呼唐虞三代遠矣近而論之漢唐之世號能納諫者莫於文帝太宗爲盛矣文帝寬仁盡下羣臣雖切諫常假借納用之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嗇夫所謂諷諫也及賈

設論時事則流涕痛哭袁盎引却愼夫人坐指人彘爲説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所謂諷諫也及徵疏十漸極陳時政得失祖孝孫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太宗靡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明君固無乎不可也若夫蕭望之張猛宗房言石顯於元帝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於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閹官於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於高宗張柬之輩言韋氏於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於僖宗然皆不免於殺身是事皆君固無事於諷諫而因直諫以陷禍亦理之所必至矣嗚呼知無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也傷於直而蹈禍不測使其君蒙拒諫之惡而已獲盡忠之害者非人臣之得已也自古無道之君其過行非一端也而莫甚于拒諫言而殺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若未害也而家國之敗亡輙不旋踵殆知燭照而龜卜不亦深可戒哉和陽王先生夙有大志負氣節而敢言者也今擢居諫諍之職士大夫咸曰先生遇明主諷諫直諫將無施而不可矣金華王禕辱與先生游因原夫諫之所爲難者爲文以贈之嗚呼言其所爲難則其所以不難者固有望於先生也夫

原治

明 梁寅

昔之君臨天下而名以特異者曰皇帝王霸皇之世制作之未有無爲而民化者也帝之世昉有制作而民猶易於化者也王之世制作之大備化天下而曲盡其道者也霸之世任情制作以知術而馭天下者也君子之論治者曰帝世不可及矣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法三代以爲治者皆苟道也嗚呼斯言者誠不易之論也自成周而下主與臣之論王霸者紛紛然而異或曰宜遵王或曰宜從霸或曰宜雜用王霸遵於王其圖之也順而易其爲效也大而久從於霸其圖之也逆而難其爲效也小而近在人主所尚何如耳若曰雜用王霸王何可以雜雜卽霸而已矣夫帝之不可及而王可及何也風氣之盖殊猶時之春而爲夏夏而爲秋秋而爲冬也人心之滋僞猶蓮茨之居易而爲斲甓丹雘也樸渾之器易而爲雕鏤金玉也聖哲之君不常出猶山之爲童而木之百尋十圍者罕見也土之瓖變而穀之一莖九穗者稀有也此帝世之所以不可及也若三代之君其以戰攻而剏業與後世同也賴左右匡贊之臣與後世同也孜孜于禮樂刑政之施與後世同也繼嗣之君或賢或不賢其不賢者得人以輔之則治不得人則亂且亡與後世同也其異於後世者彼興王之君佐命之臣所好所趨理之公也所惡所背欲之私也王與霸之判如金之異於錫玉之異於石然王道可以學而至學而至則治亦可及矣若曰雜於霸則理欲之辨卽邪正之辨也悖於理則流於欲矣戾於正則歸于邪矣或曰遵於王而業不就治不遂者若之何曰王道之當務如饑之于粱肉食之則其腹必充其體必肥彼食而不充不肥者抱疾之人耳舍粱肉之美而謂他物可充且肥者口之爽而失其味之正者耳彼圖王而不成非王之不可圖圖之而失其道者也故行仁義而敗者徐偃也用周官之法而亡者王莽也慕古車戰之法而喪師者房琯也因周官之說而行新法以亂天下者王安石也其若是者由泥古之迹非古之道也使徐偃而守侯度何以敗王莽而徇臣義何以亡房琯而出師以律何以凶王安石而用正

不用邪何以亂故人之疾而癰非梁肉之害之也治之慕古而亂且亡非王道之誤之也或曰後世亦有用霸而治且久者漢唐是也曰漢之久以風俗之近古而又多賢明之主也唐之久以太宗安民功大而治法之備也若其治之不及三代則亦霸之敝耳然則必王道之用刑無藉於嚴乎兵無藉於強乎曰王者之刑非不欲嚴也其有所嚴也則亦有所寛也寛也者仁之施也嚴也者義之斷也王者之兵非不欲強也其時而強也則亦時而弱也弱也者仁之術也強也者義之刑也刑之以仁爲寛以義爲嚴故梁武之慈悲不殺非仁之寛也漢武之峻法密網非義之嚴也兵之以仁爲弱以義爲強故宋高宗之乞和金國非仁之弱也隋煬之遠征高麗非義之強也且世主之敝刑或誤于申韓兵或局于孫吳申韓之刑以慘礉爲嚴孫吳之兵以變詐爲強是皆戾於仁義者爲人臣者若之何以是而進之其君也善乎孟軻氏之言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又曰仁者無敵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嗚呼稽之六經折之孔子以論天下之治莫如孟軻氏而或乃以爲迂則凡學孔子者孰非迂也王道者必若何而無敝乎曰本之以二南之化輔之以周官之法君相修于上百職勤于下因乎時之宜順乎民之心公以滅其私實以稱其名其于復三代之治猶乘輕車趨夷塗其至于所至也亦宜矣

原命一首贈楊文忠别　明　王叔英

人之生或貴或賤或富或貧或壽或夭其貴之等則有爲公爲侯爲卿大夫爲士者焉其賤之等則有爲農爲工爲商賈爲奴隸者焉其富之等則有百金千金萬金以至於貨利無筭者焉其貧之等則有無一歲之蓄一月之蓄一朝之蓄者焉其壽之等則有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九十百年者焉其夭之等則有四三十年二一十年與不滿十年及一歲者焉是其故何哉蓋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命者何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者也夫貴者得乎氣之崇高者也賤者得乎氣之卑下者也富者得乎氣之豐潤者也貧者得乎氣之枯瘠者也壽者得乎氣之攸長者也夭者得乎氣之短速者也其間又有等級之不齊者隨其所得之氣有多寡也是故貴者不可使之賤貧者不可強之富壽者不可奪之夭固有始出奴隸而終受侯封生飫粱肉而沒無飯　出入鋒刃而老死衾帷者豈其智力所能及哉故孔子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至論富則曰富若可求則執鞭之役吾亦爲之由是觀之豈非命歟古之君子知其然是故爲其分之當爲而不以利害生死易其節不失其心無愧于人不求福而福在其中故其生則無愧于爲人而身有餘榮沒則無愧于爲神而子孫蒙其福後之君子其明乎此者蓋鮮矣是故於其分之當爲者漫不加省而於利害死生之際則巧爲趨避無所不騁其私徒違其心而傷於物終亦必及其身而後已故其生有餘恥而沒有餘殃甚可歎也予嘗與友人楊文忠論而悲之文忠始由縣學生升太學上舍嘗入試文淵閣其文冠多士及出爲永福丞以廉能有聲譽復還鄉里囊橐蕭然居憂三載力耕以自給未嘗妄求於人豈非可謂知命君子歟今其服闋往覲京師將獲有職任之寄予欲其無變于初志益務其當爲也故以所當爲議論之言作原命一篇以贈其行亦因以自勗焉洪武二十有二年九月乙巳著

原生

明　劉定之

人未有不繇人而生者雖人生之而命實繇於天也豈惟人哉物莫不各繇其物以生之而命於天此理之必然也然則人有賦命之異者歸諸天而足矣今也不歸諸天命而曰斯人也非人所能生物實生之或謂其無父而生此必不然之理雖古嘗言之君子不信也史稱漢高之生也其母與龍交是則漢高非劉太公之子其爲人也龍父而人母爾爲此說者司馬遷之妄也然遷之說蓋有所本本于詩言契與棄之生也詩言契之生也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古人因物之至以驗時序意者契生之時元鳥至故以爲言爾今以爲契母簡狄吞元鳥卵而生契是則契非帝嚳之子其爲人也燕父而人母爾言棄之生曰履帝武敏歆又曰誕寘之隘巷平林寒氷釋者謂姜嫄出祀郊禖求子見上帝之跡履其拇遂歆然感動以有娠未嘗繇人道也故既生子而遂棄之夫祀郊禖之禮妃必從帝安知詩之意非謂嫄從帝嚳行而履嚳之跡乎其棄之也孰從而知其棄之之故詩未始言之也而輙謂其非繇人道也故棄之吾不知嚳與嫄本因無子而祈乃既祈而不繇人道以聽嫄之自有子又聽其自棄而自收之是何嚳之庸愚至此耶必若此言是則棄非嚳之子其爲人也乃無父而有母爾夫詩之簡古渾涵而後人妄傅會之今信傅會者之言而失經旨其可哉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孟子曰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書曰血流漂杵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之不輕信經也固將深求其旨以得之爾後人不能若孟子之深求乃輕信元鳥卵鉅人跡交龍之説而商周漢之本原論者惑焉夫德莫踰於賢聖而况其子孫又累累然賢聖其爲德也遠矣福莫踰於帝王而况其子孫又累累然帝王其爲福也遠矣若商周漢者是矣今也謂其本原若此則是人但能生福德不遠之人而福德之遠者其生必繇于物是何人之賤而物之貴耶福德不遠者不能不繇母以生而可不繇父以生是何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耶自商周漢之本原傳于世其説若此而後世有天下國家者史氏承望風旨以述其本原鮮

有不妄惟我聖朝開創之初悉掃千古之見載諸金匱玉牒以昭示萬世者無敢為異說焉嗚呼其可謂至明也哉

說

師說

唐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呼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宏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矣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四首　唐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元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于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其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卽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而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耶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俗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知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眞無馬耶其眞不識馬耶

天說

唐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偃溲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辨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元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乎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祀朝日說　　唐　柳宗元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之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於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唐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術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

吾蛇尚存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
土之有以盡吾齒葢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
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
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
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
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說車贈楊誨之　　唐　柳宗元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
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于世乎材良而器攻
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攻
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
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
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
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
而侔上而輊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戟
巢焉而以望安以變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畋載十
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
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
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裼而固者蚤長而撓
進不皐乎馬退不皐乎人者轅却暑與雨者葢敬而
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
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
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
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

若蚕引焉而且御乎物若棘高以遠乎污若益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于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懼圜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說鶻

唐　柳宗元

有鷙曰鶻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西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它凡食類之飢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嘿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墻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

耶胡不我施寂寥忝清樂以忘飢

國馬說　　唐　李翺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鬐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如不知也旣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益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口鼻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原晉亂說

唐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刱承永嘉之後置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爲高達卞壼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僞致此隳敗猶欲崇暴虛誕汙蠹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潔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僞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刱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壼之奏黜屏浮僞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爲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儒義說

唐 來鵠

天下之命修文士曰儒士言其書曰儒書是謬久矣夫儒者可罷之士之號也何者以其不達於事濡滯也且以詩書之法未嘗言以周易春秋之文未嘗載斯明矣惟論語言當爲君子儒豈爲小人儒禮記儒行篇知是非仲尼之言也夫聖人之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賓主之法而已矣是儒者無定不約其事而制之何必曰儒苟若是則曰佛曰道何怪耶夫士之出也進道德行禮樂以治其身心能語言明仁義則曰儒士不善而爲武夫夫控弦荷戈賤隸之徒也苟脩其文而不知武烏得爲君子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夫文所以導乎忠孝若武所以戢乎叛逆二事之用以求于是而已某是知古今之人慮或未精故也輒建斯議以爲世式

怪說上　宋　石　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　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農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已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　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其爲怪旣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怪也乃啓穴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男其女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教祀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旣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爲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有餘年釋老之爲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怪說下

宋 石介

或曰天下不爲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又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已之道莫如其佗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于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唐說

宋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乆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聽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於前武俊叛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特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能強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進說

宋　王安石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功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非今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見乎士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于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太極圖說

宋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生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愛蓮說

宋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剛說

宋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鎭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幷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勰勴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稼說送張琥

宋　蘇軾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于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後流于既溢之餘而發于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雜説

宋 蘇軾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郗超雖爲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欲相傷爲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悉與温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嘗與石碏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温矣東坡曰超小人之孝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桓温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昔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許之光武之度不不如元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爲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帝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爾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大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疾不可不謁醫之明脉者蓋天下一二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求脉驗之靈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是固難治也間有馴愿者或用主人之言亦須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効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必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求之脉虛實冷熱先定於胸中則脉之疑似不能亂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耳非信佛法也而

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令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作此又誣永叔者

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謂奇特也而妄庸者亦撰作永叔語云平生為文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作退之畫記退之亦不能為醉翁亭記此大妄也

師說

王令

上古之書既已汩沒其它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帝之學求之傳說間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之名具存周則大備故其設施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目它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云者兩立不可一缺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指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有井而自養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云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繩其游惰澄其淫邪勑其強梗其治略已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國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之子皆入學為之師以諭其道為之保以詔其業示之智仁聖義忠和使相充擴孝友睦婣任恤使相修飾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曉故其左右之聞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迨其淬磨漸浸之成則入孝而出弟尊尊長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為君臣盡其所以為臣卒無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迨於餘周如擔石之將墜其引綴未絕者猶有一綫髮繼之暴秦不扶而抑遂至墮壞

漢興宜大更制而栽補縫之故其俗無所防範聽民所為卒於無所不至然能郡縣創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世得失於古雖未為善而其風俗遂號為平豈前世遺風餘化漸漬深而未斬耶抑民苦秦而勃易見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遵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十計晉魏而下浸以沉涵更數十氏唯唐為近古大抵纔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為而止此也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唐漢以來例嘗任儒矣卒不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而不用儒術而然耳其弊在於學師不立而立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源而競放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為儒之任又上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明而誠者已非生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脩習之至也如其無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強力向進之心且何自明而誠也夫天下之材力訓導而懋勉之且猶患其紕繆故七十子親逢聖人而薰炙之其聞與見不為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為宰而賦粟倍又況後聖人數千歲其書殘缺訛蠹又資才下於數子而欲其自為而不立學與師猶甚願穫而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希濶不可俟也自周至唐綿數千歲其卓然取賢而自名可以治寄者孟軻抵韓愈纔三四人是其力能提挾其道而竟不知用者所以歷年已遠而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之矣茍患其少無如廣師而立學續其所不長擢其所謂高使知其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師者徒使組刻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取戾於孔子者也惡得為人師

葬說

宋　程頤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澤）草木（一作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窯）五患既愼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塟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一作火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寖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决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塟之

史說

張舜民

馬文淵有言人貧富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里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爲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顧必使之至於盡歛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舍文字語言之外復何有哉

劉蕡贊史臣以蕡爲疏直蕡於策中引襄公煞陽父春秋罪漏言而蕡既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庭又蕡不先以忠結上知後爲謀之若是殆非史家才識也且蕡布衣也出應詔以何計先結主之知而後言之

哉雖諫官御史以在近例儻先視人主之意而方出言是何人也蕡輩造廷待問有所及不列之於廷對何階而上達哉唯其疏直乃得敢言之士儻使來者皆三思後言之朝廷何望哉度斯人也殆是惡直醜正之人使惡直醜正之人執史筆以去取前人之事則一代之人若爲準的蕡雖不第同試如李郃輩公言于朝以爲已之不若一時藩侯爭相辟置如牛僧孺令狐楚不敢待以賓幙皆以師禮資之是何同時之人其見重顧若此數百年之後獨不信於史臣之筆亦可歎矣

吊說　　　呂大鈞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旣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朋友襚親以進見士喪禮族人相爲又有含見文王世子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親始死三日不舉火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見問喪每奠則執其禮士之喪朋友奠見曾子問將葬則助其事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原壤母死孔子助沐椁見禮弓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雜記孔子從老聃助葬於鄉黨反坦日食老聃曰卯止柩就道石止哭以聽變此則專進止者也見曾子問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見雜記祖而賵焉賵用車馬所知則賵而不奠兄弟乃奠奠止用羊豕見士喪禮不足則贈焉知死者贈以幣其禮在聘賵之後又公之贈贈于邦問故曰行而贈見士喪禮不足則賻焉知生者賻賻用布幣以助其費故曰不足則賻見士喪禮凡有事則相焉徒敬子之喪孔子有若之喪子游擯國昭子之母死問位於子張並見檀弓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

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檀弓雜記）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平日相見或主人先拜客或客先拜主人）賓見主人無有荅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見曲禮記）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吊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如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吊哀之儀以寛主之餋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致禮惟代主人之獻爵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隷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極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賵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必以他辭者已異家嫌）庶幾其可也

芻說

陳瓘

武帝征伐之意雖汲黯之言在所不採而主父偃以疏逖微賤進言九事乃以伐匈奴爲諫引尉佗章邯明秦之所以亡嚴安亦曰靡敝國家結怨匈奴非所以子民而安邊也夫偃安之所陳與上異意以秦恣論之是謂非上之建立必誅無赦武帝乃見而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夫言雖不用而其人見收則非特足以進天下之材亦可以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從而廢之則非特塞賢材之路亦將鉗天下之口武帝之異於始皇其在斯乎

晁錯爲國遠慮身喪家覆世哀其忠然其學以申商刑名爲師峭直刻深不純乎道論人主之所急以謚制臣下爲先又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千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然則聖主之務所以尊顯而垂後者果在於術數而已乎唯其質不厚而學非其師故其論如此其荒唐也

訪問於善宜虛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懷决定之意掠能問之美無盲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所不

對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既而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於是乎三發而不對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子豈固隱哉爲其有決定之意而無肯聽之實則逐事不可以復諫而空言適足以自咎語默動静豈不謹哉

人主於聽納之際尤當寬詳盡下不當使進言之士懷未畢之語　子革與王言如響祈父識之及其摩厲以須之得間而諷焉能使其饋不食寢不寐以思

其言使靈王有自克之仁改過之勇則子革之言豈小補哉然方其言之如響而其意有未盡則謂之諂諛可也呂蒙正對太宗曰君子小人之盛衰繫之時運讀其言者爲之驚駭然至於論小人之害政戒人主之不察則言之發端固有爲也

君臣議論之際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以警以勸所以作天下之術實在於此堯舜三代君臣相與之際語言宜盡何其坦然而無蔽隱也蓋君欲舉事與爲必謀乎下而臣有嘉謀嘉猷必告乎上上有所未達

下有所未諭亦必反覆論難無失於和以趣於正是而後已夫豈有不盡之情未畢之語而使利口諞言之士可得而間之也哉至唐之德宗則不然謀議之際所詢乎下者情有不盡所告乎上者語有未畢疑貳之意作而刻核之心應固未嘗以本然之意告其大臣豈不曰所以密機事而固主權也然而言脫於口而盧杞無不知焉惡君子之盡忠而顯絕其言甘小人之諂邪而陰受其柄然則德宗之術亦已疎矣

定性說

宋 朱熹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唯諾說

元　劉因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然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爲律而身爲度苟爲不然幾何其不爲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無極而太極說

元　吳澂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爲稱者也眞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檁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檁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爲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以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爲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爲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爲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爲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爲民之極京師爲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

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爲稱號而曾何足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荅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着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致慤亭說

元　吳澂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於其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於墓葬之後迎精而返於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還於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近代所謂祭者乃或隆於墓而畧於家夫伊川野祭古所深慨習俗之由來漸矣不有禮以稽其弊則雖豪傑之士亦且因仍而莫怪予嘗適野見車馬塞道士女盈盈於墟墓之間少長咸集擧號悲泣彷彿初喪之哀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亦不能不歎夫古禮之泯也莊平梁凋之篤於親者作亭墓間朝之聞人爲

扁曰致慤或者又引祭義以發明之之俾梁氏孝思悠悠不能已其言豈無助哉雖然祭義所云皆廟祭之事非可施之壚墓間也梁之子宜國子伴讀復請於予予以古人之正禮告禮有其義人之報本反始求之於有而不求之於無非達鬼神之情狀者未易語此京兆蕭君曰爲祠堂於所居揭斯扁於齋室庶乎其可斯言也不亦善於禮矣夫

鑽燧說

明 宋濂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檆二尺中析之一剜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剷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寘空內以細絇纏其腰別籍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絇急旋轉之二檆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輙起自隙流毛上塵候其烟翁勃以虛掌覆空欝之則火𦦨𦦨生矣宋子歎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天說上

明　劉基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爲善者不必福爲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于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爲歟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爲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爲之也是故朝菌得溼而生晞暘而死蘼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于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於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爲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淫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爲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爲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爲子非堯舜之所由也蟯蛔生于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所也不久故爲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幸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見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于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天說下

明 劉基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于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而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水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于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于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已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上

明 劉基

有夫耕於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曰天鑒於民有隱慝焉人罰弗敢及也而震以畏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卻之又不敢專而聽於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遜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奸秉鈞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朘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逭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謂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　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搏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也

雷說下

明　劉基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爲而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爲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爲也忽而形倏而聲爲雷爲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爲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焉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爲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久其形惡能知罪人而戮之

菜窩說幷序

明　劉基

菜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爲文而怕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事因戲作菜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犂眉公謂東門子賦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夷既壞脩壕爲溝倚城爲墉藩以枳林緯以蘖塢是蓋比如束鐵錟若攢鎗蛇蝎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能爲之穴隙也　垦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　穴爲之池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鰲與魚乎徒何爲乎築陋室于其中鑿糞土以爲壁泛以腐茅蟦蝎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鼪鼠爲主客乎明出門不馬不車不　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蹌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生視殷賑之腴索爲蓮雚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穰橙郄橘李梨薁爵泰杏周漆柿茈柰楔琬容琰質椅桐梧栢堅縝有瑟桂椒茰樧吐芳馞馝木瓜榲桲藷薁葛芶叢蔓轇轕彼挐此茁或庸其材或以

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蕭遠條可蜂以蜜克勤
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池
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牆下
栽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
口體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懜東門子賧聽之愀然
思之杳然瞿然而作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
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於公吾將以藝稷黍乎
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為宅矣則
所羨不過二十一不能以不饑也抑將以種樹乎
則近者非四三不以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
懸吾釜而俟爨也抑且為池以畜魚乎則我身晞耳
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暵吾肮而待汲也今當
種菜而鬻焉尚庶幾其可也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
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疏也食粱肉者之所疏
也君子所采而食粱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
矣乎乃往訪於溪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
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牿一犋一鏺其菜蕪芟
去奧薉拔其荄杜阜翳獐而地之穿井於其四隅建

桔槔焉瀦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竒灌
溉攸宜或耘或耔疎稠比稀慈稗舉肥根莖實美各
隨其時羅之離離攏之菲菲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
童色澤如也貌懌如也窺其圃則欝欝芊芊入其門
則盎然春温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賧
御諸門犁眉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矣乎東門子賧
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廬而
為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賧曰公能悉識
吾菜乎公曰未請之圃而言焉曰始於之不營是
園也漠乎其吾思之吾之既營是園也惟其所以
壯吾址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
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
貞故植韭以為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
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
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算多故植之以蒜蒜
算也算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蘴蘴則彊矣故植之
以薑薑彊也物大彊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
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

之以荼荼毒罹於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痛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薇微骭瘍也骭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蔓蔓者僂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藭藭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蓁蓁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寓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英窩願公爲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染說

明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橐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涚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織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奈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于手染至于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于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

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楊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濵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元非天黄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緑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于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予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予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予哉此予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空同子瞽說六首

明　蘇伯衡

成王問君奭以守成之道對曰恪遵成憲崇信耇老無取昔命令而紛更無陋舊規模而改作王曰其要何居對曰在詩有之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在書有之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王曰不已懼乎對曰十圍之木植之非二三百年不大及乎伐之也不累日而仆矣九成之臺非築之踰時閱歲不成及乎毀之也不累日而夷矣植之難而仆之易也如此成之難而毀之易也如此安得而不懼也周之天下后稷建之公劉篤之太王拓之王季勤之文王武王成之此十圍之木也此九成之臺也如之何其無懼也夏之民嘗去桀而歸湯矣商之民嘗去紂而歸周矣王不聞乎撫我則后虐我則仇如之何無惧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國何貴李克對曰貴士文侯曰何貴于士李克曰兆民之庶君不能自撫也三軍之衆君不能自馭也百職之富君不能自脩也萬事之煩君不能自理也而士者君之所與撫兆民馭三軍脩百職理萬事者也得士則兆民得其生三軍得其所百職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而君得以安富尊榮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得士也徐偃曰仁親以爲寶貴士也士之貴也尚矣楚有子玉晉文側席吳殺子胥句踐進兵燕用樂毅齊不能支魯世季孫邦不相侵士之用舍國勢之強弱係焉何得而無貴乎三仁既去殷國遂墟二老來歸周業攸成伊尹就桀夏社未亡百里奚至秦虞公以滅士之去就社稷之存亡係焉何得而無貴乎文侯曰焉得士而與之共國哉李克曰知之則用之用之則任之任之則信之信之則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天下者皆將竭蹷而至矣知之而不用之用之而不任之任之而不信之信之而不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國中者皆將治任而去矣文侯曰善于是師卜子夏田子方客段干木相魏成任翟璜西門豹以吳起樂羊爲將屈侯鮒爲子擊傅而魏之爲國也天下莫強焉君子曰無競維人信矣哉不然三晉地醜德齊何以無敵於天下也

楚王入于雲澤若虎兕若蜼玃若麋豕若鳴雁若鵁鶄若鵾鷄若鶺鴒見王無不恂然決起翔者奮飛走

者遐竄高者入雲霄卑者伏灌莽有錦雞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競明悅焉左右關弓再發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凡鳥獸之屬或殪于鷹犬或隕於鋒刀或傷于網羅而雞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雞也得全其生以綬見樊于籠亦以綬然則士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雞有綬藉使深藏矯乎其飛冥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烏乎取哉故其遯于樊籠之間非綬實爲之吐則使之也嗟乎士無以才自炫哉

辟閭氏蒲盧氏過義渠氏義渠氏舉觴觴焉辟閭氏心若不快中酒屢興嘆義渠氏曰吾聞惟酒合歡今子中飲而嘆無乃有隱憂乎辟閭氏曰吾聞危莫危于上下交征利時之人無有賢愚貴賤老弱惟利之是好以是私憂之耳蒲盧氏曰若好利則有之矣若謂老弱貴賤賢愚無不好則豈其然乎辟閭氏曰子以我爲不信吾與子行試之乃懷金錢數十與蒲盧氏義渠氏俱出北關外遺其二道上而伏隱處窺焉少頃一樵夫負薪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走從隱處出復遺二金錢而伏有頃一童子驅羊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出遺金錢如初尋一媪行過不拾而去辟閭氏怪之追問媪曰何之媪曰家貧將入城從人乞貸耳曰媪且欲乞貸于人道上有遺金錢何不拾也媪曰耄矣恨不之見耳見之安得不拾而已乎遽問安在辟閭氏指以告之媪方俯拾一人騎而與奴數人來見曰此我所遺也媪何得取命其從奴取之去辟閭氏曰媪非老者乎童子非弱者乎樵夫非愚且賤者乎騎者非賢且貴者乎而見金錢無弗取吾之言其弗信矣乎蒲盧氏曰然則奈何曰惟義可以治之義明則廉恥興廉恥興則取予不苟矣雖然義其具也非其要也曰何謂要曰上之人以身率之儉德是恭屏去淫侈取之以道無富之貪則其要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上者徒訓以義而不教之以身其曷繇知所法也不奪不饜矣

空同子過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爲膏塗竹枝凡盤盂几席簾幙窓戶間無不樹之空同子曰何

爲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逐香羣集焉無得脫者曰蠅螫子手足乎曰否曰蠅蚋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人嘬人而善睦人衣之白也涅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點之而白形焉吾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誓不盡除之不止也曰子知蠅之善睦而不知人蠅之善睦尤甚也曰何謂人蠅曰屬耳于垣陰伺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如簧離間骨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爲賢以詐爲忠非人蠅而何以正直爲回邪以

剛方爲專恣非人蠅而何子奈何不務除之也曰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遏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虛以爲聽好惡之不作情僞之灼知非非之莫惑凡人貌而蠅行者不信之而怒之不恕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而黑無得而措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尉遲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祊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祊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空何如曰如何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于户如將之于三軍如腰領之于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

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欝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瀚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泉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

元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同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索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于世也不假磨礲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卯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詠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于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于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秉卯曰楚之于文也其猶山徑之間與徽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

於是盡心焉將于文倜焉無難能者矣

相說

明 孫作

相人之法論形而取舍之此世俗瞽伎之見不唯不足以知人而吾所以取人者一失其當則未免喪心挫志並乎君子小人之不暇擇矣九方皐天下之善相馬者其求馬也物色牝牡不能知而不失其爲良馬故伯樂曰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善相人者亦然相雖定于形神氣色之中見常在于形神氣色之外余嘗學此而得二法一曰變二曰常常者人之所不見變者人之所不知也常猶可勉變則雖鬼神有不能知當知其勉強逆計以適其情則雖季咸之相壺子不能得其畧至于天機之動忽焉而不可掩是雖裴行儉之識王楊盧駱無以出此也莫難逃者動靜語默之機莫難禦者倉卒應變之機于其不可逃以觀其愛憎取舍之常于其不可禦以窮其心發難忍之變反復相明而貧賤富貴壽夭之理得矣譬之如水滙而爲淵激而爲湍束而爲峽流而爲川人見其異耳然而汪洋起伏之形悍怒崩蹙之勢萬變不常而大小淺深之數可以智測者其理一也里士陳君漢翁善相人與余言悉合故録此以遺漢翁而士大夫得吾說以通之亦或有以知相非進于技而已也漢翁通敏博藝舉止落落如物外人尤善飲酒遇所得即送酒家嘗爲學官不久即棄去

天地説

明 周瑛

天地何始曰自太極生陰陽始陽動而陰静陽清而陰濁其動而清者日旋於外積一萬八百年而天成焉天成日月星辰備矣其静而濁者日聚於内積一萬八百年而地成焉地成山嶽河海備矣以地言之地形中窪而四窪中窪爲山四窪爲海山與海皆地上物也中庸曰今夫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此孔子之説爲可據或謂天包水水承地其説非也其不墜者莊子謂大氣舉之也時有震者漢志謂陰有餘也衆水注海而海不溢者朱子謂水流東極氣盡而散也以天言之天體至大籠罩無外地處其中不過一塊土耳要之上下四旁當有空處談天者謂樹八尺之臬以句股法求之上下相去各八萬里許天體圜東西相去亦當如是據此則日月升降各行其空處非轉激於水而出之也其盈虚薄蝕亦當於其空處相迎合衝射非隅地與水而爲是也今夫人在地上仰視不過五百里平視不過千里故見日月如在水中出耳夫天象大者爲日月其次爲星辰日爲太陽其明無不照月爲太陰不能自明借日而明月明有上下弦以去日遠近而分之也十五夜謂之望者日西月東兩相對望耳月中有黑影此其本質也蓋月本黑質其明者日爍之也日爍不透故其中黑影猶存古今人以爲蟾精兎魄桂樹山河影及稱嫦娥竊藥奔月者皆妄也星爲少陽辰爲少陰天無星處爲辰凡三垣二十八宿皆附著天體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則浮天而行張子謂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隨天左旋以爲右旋歴家爲省筭法故即退數言之也天河此水精也非水也唐史謂河漢海精五月一陰生而漸見十一月一陽生而遂沒此説可據列子謂天漢之流注於歸墟以入地底妄也人見天門開此天裂也漢志謂天裂者陽不足也昔人以數求天地毫髮不爽至於論天地形象多出臆度故予特據理而推其説是非必有能辨之者

内外象通說

明 周瑛

昔人謂身是兩片合成此分陰陽言之也盖後一片自足跟而上由背及腦至於上唇屬陽前一片自小腹而上至於下唇屬陰其中包藏五臟六腑曰肺曰心曰肝曰脾曰腎是爲五臟曰大腸曰小腸曰膽曰胃曰膀胱曰三焦是爲六腑肺臟以大腸爲腑心臟以小腸爲腑肝臟以膽爲腑脾臟以胃爲腑腎臟以膀胱爲腑三焦無正臟屬腎原氣之別爲外腑或曰命有六臟六腑蓋腎有二臟三焦其腑也經謂臟地氣所生故藏而不瀉腑天氣所生故瀉而不藏又謂二者或同位而相輔或異位而相感其次第皆自上而下人咽喉有二管在前而剛者爲氣管在後而食者爲食管氣管爲肺系肺臟屬金其色白其府大腸與肺異位亦禀金氣而色白肺凡六葉中有竅竅主藏魂與行氣心與肝爲系皆屬于肺心居上中肝居下左心臟屬火其色赤其府小腸與心異位亦禀火氣而色赤心圜外竅中主藏神心外有包主相火血經於心而化故色赤人聰明由心竅故上智有七竅三毛中智五竅二毛下智三竅一毛常人二竅無毛愚者竅少其甚者無竅肝臟屬木其色青其腑膽與肝同位亦禀木氣而色青肝凡七葉是爲血海主藏魂經謂膽爲清淨府内無所受只盛精汁三合而已人身中有鬲以分上下肺心肝胆皆在鬲上其狀槖槖如懸鍾然食管爲胃系其系長通於鬲下胃爲脾府脾與胃同位脾土色黄胃禀土氣其色亦黄胃盤曲鬲下脾如蓋横絡於胃主藏意與智及主裹血以温五臟助胃化水穀氣以爲榮衛胃下有小腸小腸下有大腸皆左迴疊積凡九曲經謂小腸爲盛受府其上口與胃相湊號幽門受胃糟粕受已復化傳入大腸經謂大腸爲傳送府其上口與小腸相接號闌門主分水穀大腸下屬廣腸號魄門蓋肺氣所出也又號肛門又號穀口乃不潔所出也腎臟屬水其色黑其府膀胱與腎異位亦禀水氣而色黑腎有二在左右脇下貼脊骨兩旁左爲腎堂主氣屬水右爲命門主藏精與志助心以行相火命門之精與腎堂之氣兩相禀翕乃人生身所自丹家指爲元牝乃結丹

所自經謂膀胱爲津液府有脂膜一路循大腸而上接於闌門穀化爲糞由大腸正中而下水化爲溲循脂膜旁出滲入膀胱盖膀胱有出口無入口水濇滲而入其出口屬陰器中由此順泄而去三焦爲腎外府主持諸氣當於水穀往來之路上焦當胃上管主内而不出中焦當位中管主腐熟水穀下焦當膀胱上口按膀胱無上口此云上口爾者即闌門是也主分別清濁人腎氣通耳肝氣通目肺氣通鼻脾氣通口心氣通舌故腎氣和則耳聰肝氣和則目明肺氣和則鼻聞臭脾與心氣和則口舌知味人有九竅耳竅二目竅二鼻竅二口竅一此七陽竅也陽竅者所以通陰氣而上之也陰器竅一肛門竅一此二陰竅也陰竅者所以通陽氣而下之也復有尾閭一竅不在九竅之列其竅與陰氣同出所以洩精人身中有氣管似肉非肉似筋非筋色黄内虚是爲氣路其總管貼脊如弦下自尾閭上入於腦又分爲小管入於耳於目於鼻於口中内通於肺於心於肝分通於手於足人血周流於一身而藏於肝其行也心主之人氣充布於四體而聚於

氣海其生也腎主之人髓在骨中其盈虚也係夫氣與血氣血盛滿則髓盈氣血衰耗則髓竭人筋聚夫陰器其伸縮也肝與腎主之肝血來腎氣至則伸而出血去氣收則縮而入人齒牙亦腎所主人少時腎氣初足則齒生老時腎氣敗則毀人頭中腦修養家以爲泥丸盖五行結秀腦厚則壽長腦薄則壽短其爲厚薄係積精與氣何如人臍爲呼吸二氣所會人在母胞胎中由此呼吸既生而結斷之則由口鼻呼吸呼之根自此而起吸之根自此而止故脩養家以爲臍輪言衆氣輻輳於此也又以爲命蔕言生身係於此也凡此一身造化非惟學醫與攝生者所當知而君子格物窮理亦不可以不解也

報應說

明 程敏政

淮陰侯佐高祖平列國取項羽天下之大功也而見殺于女主何進與袁紹謀誅宦者安帝室天下之大忠也而見殺于寺人此後世君子所為痛惜者也予獨以謂之二人者亦自有殺身之道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蓋福善禍淫之理相為隱伏其見諸人者捷於影響之於形聲人但見其感應之遲遂以為彼蒼者若罔聞知殆所謂褻天者也以史考之酈食其不煩尺矢片甲下齊之七十餘城其功偉矣而淮陰嫉之自以已為大將握重兵在外而功反出書生下遂進兵擊齊齊王以食其為紿已也而烹之則烹酈食其者非齊王乃淮陰也何太后專制孝仁董后積不能平而進以太后之兄為大將軍執國政且惡董后之姪重其權勢與已同乃諷奏董后不宜居京師少帝許之進遂發兵圍董氏之宅收重免官俾之自殺董后亦以憂死則殺董重者非少帝乃何進也夫二人人者嫉人之有功忌人之軌已必欲取而置之死地乃欲保成功永終譽幸死于牖下其亦不思之甚矣然則二人者之死特假婦寺之手耳彼食其與重何罪哉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二人者忌嫉之念一萌而殺人之心無所不至然卒之亦足以自殺其身則福善禍淫之理蓋可畏矣嗟夫功過不相掩也彼二人者功忠固可痛惜然表而出之特以戒夫世之忌嫉者

雜說一首贈韓君國器歸省華亭

明 羅玘

楚人有賣卜於邛僰之區者其隣之商室於僰人之地且十歲矣僰之貝璣鐐組羽毛齒革盡輸之東之藏盈馱而出之辰西之藏溢舟而下之梧二藏之鑰壯如杵然僰善狙亦無窺其際者楚人慨其廡下居之日累其直三年得百金焉夜夢入其家父呼之休母飲食之寤而泣焉旦告之商橐金裹糧接淅而起商曰噫吾一年而夢是者三二年而敍一焉三年而又敍焉今則無矣以其僮橐千金償之旣至而二室之親尚無恙楚人之室黶之蹀于戶稜稜然彎之繫于楹簇簇然而商之室門之甃苔覆之蓍之隙蔓剌之聞有泣者矣楚人曰咄吾始入僰而肩之縮者三日居三日而始敢喘息又三日飲餐欵始敢望其門至投吾以廡已十日矣於其謝而歸也終不敢視其面况其僮之橐兼數人之力而吾之橐若槁葉之在吾臂也吾以爲僮將揚揚其聲先人亦多其金也吾將扶吾龜策而從以避之而今若此吾惑焉閒過東家之叟而問之叟曰商胡爲乎不偕若之來也曰根盤厚病於遷叟曰然則日念其親也幾何矣曰忘之叟曰是鄉之梟獍也不腰于市而已逭於天之戮僮何爲者耶其能犃犃也若安矣若之室已罄矣是之謂天全是之謂泉原是之謂濯纓而又何憧憧耶院中小吏亦楚人道其事於予予方爲是說會韓君國器來院告歸强予書之而去

立志說

明　王守仁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汚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

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旣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愼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眞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師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卽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

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生心責此志即不忽懆心生責此志即不懆妒心生責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諸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博約說

明 王守仁

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於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事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具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動靜語默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後世功利詞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矣昔者顏曾之始學于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象也而以為有方體形象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為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而不可以方體形象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寔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見齋說

明　王守仁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旣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乎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眞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眞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眞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有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度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作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眞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飮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盍亦飮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愼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眞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謹齋說

明　王守仁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汩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愼思也明辨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覩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莫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也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鴆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之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然且兢兢業業而況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求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見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孰禦乎

芸田說示諸生　　明　鄒守益

嘉靖四年六月既望予以事出吳興見有膝行泥中而以手左右去艸者召而問之曰此芸田乎曰然曰吾邑之芸以鐵爲器而木柄之俯其身以蕩撼於苗中未嘗若是難也曰州亦有之沙田草易除用之則宜泥田根難拔必若是者三至焉山谿之田寒則根難死必若是者五至焉若稍弛之草侵吾苗數口之家將餓死於溝壑矣予聞而凛然人之情孰不惡勞而欲逸也以其惡死之急則奪惡勞矣以其欲生之急則奪其欲逸矣甚矣吾民厚生之難也然人知惡身之死而不知惡心之死何也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是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草之害吾苗也竭力以去之利欲之害吾仁也憚其難而不知去勿思焉耳質美者易於渾化猶沙田之草易除而不留也次則泥田矣次則山谿之寒田矣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實者也嗚呼天下之勇於芸苗者寡矣欲斯民之無饑也惡可得哉予方困於饑餒思理百畝之荒以望於有秋而苗盛苗稀惴惴乎無所獲也今而後知所以芸吾田矣二三子咸欲厚其生也則盍亦於是焉圖之先難而後獲其庶矣乎

虎銜魚說

明 張含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民失息則虎銜魚矣禺山子曰奚翅魚乎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矣蒙通停都見漁石公喈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賕著近鮮以不賕著方岳滋倍焉況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餉下無譏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婦也監司而賕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岳而賕殆翟服而嫪者也銅墨而賕殆千金中饋而奔也蒙復於今曰昔者之賕鑽穴踰牆今也之賕連闠洞房昔也之姣叔孫僑如今也之姣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賕惟恐人知今茲之賕惟恐人不知賕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為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史說

明 黃省曾

聞之長老高廟實錄一百八十餘卷學士解公革掌之文廟實錄一百三十卷大學士三楊諸公掌之修高廟時列傳有洪武之記注有金匱之勲劵以是一時鷹揚之佐制作之臣咸得軒軒磊輿神功俊德並耀而無缺沒至於修文廟時列傳不知當柄之臣何故抹殺其事每載一人不過述其姓名科甲轉歷歸老如由狀然中間略見其為人若何而已雖有殊功碩謨竭力社稷抗法萬世一切不錄皆隨飄風春榮以澌滅焉耳噫造偏之人亦不仁矣哉自是歷朝以來遵習為法善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矣夫蹇蹇匪躬之士所以捐生命棄墳墓焦心慮以建尺寸之功者徒恃青簡之名可垂耳今又不然則人亦何勸而忠盡哉為史若此非大國家之福也昔遷固之史每傳一人則不特功德言語了了無遺模寫如畫又且并其形態之狀以鋪張之今專官已罷固不可以望此矣然亦當稍祖其意縱橫求之序繁毋略盡錄其長務令不朽若於今可詳之時遂忍

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解

釋

辨

解

解嘲　　漢　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刱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元之尚白雄解之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衡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元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元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幷爲戰國士無長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

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世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騊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厓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迹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元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附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元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元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涶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搤其咽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

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妻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阺隤惟其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掬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元

廣陵散解

唐　李華

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主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承金運商金聲也所以知魏云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而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荊王彪毋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曲爲廣陵散言魏氏散自廣陵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蹙憯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貽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

進學解　　唐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舘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抜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毋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擧足爲法絶類離倫優於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

資之崇瘴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獲麟解

唐 韓 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命解

唐 李翱

或曰富與貴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爲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焉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象刑解

唐 沈顏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爲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朴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爲化亦由聖智元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朴之而不爲畏也何以知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髽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民不知冠之髽之爲勝但見衆而爲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爲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朴之而不爲畏也凡民之心知恣其所爲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笞之不足以爲法也何者益笞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爲其非矣故不足以爲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亡以爲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恥也

皆以爲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其化亦由
聖智元邈深得其理故也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唐　朱閱

古者以死爲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其死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躄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安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躄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强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弟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躄困窮憂鞠之苦而無暇豫榮顯欣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為鄆薦蔡京蒞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子如春潦之奔壑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罏之納火

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耳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楊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嘗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予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朱氏夢龍解

劉蜕

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以祥朱氏予曰予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予得夢一丈夫苟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知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途巷苟或夢之未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畫工者屈其脊拏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耶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然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時門之鬬者亦畫者也史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況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又不可褻乎婦人有德不鬬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以變化為德也故孔子曰惟龍也不可知是則德也而如演如蠖如虵如魚未可知不為龍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曾何龍乎

碑解　　宋　孫何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唐之故事惜其妄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貺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録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戒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鐘曰鐘銘斯可矣謂其文爲鐘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止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爲之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黄鉞銘不謂其文爲黄鉞也崔瑗有坐右銘不謂其文為坐右也檀公曰弓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斵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喪大記曰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綍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着中庭碑也或曰以紖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内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名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於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嚴陵墓表俚俗目為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者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説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邱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

作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翺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紼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士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爲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辨析政事謂之議可也祼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歌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咈乎譊譊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向始寓家於潁以淺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爲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驚昔人之好爲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貽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于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李爲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兄又與何爲進士同年故爲生一二而辨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復讎解

宋　王安石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仁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乎

儉解

元　吳萊

史有言周高祖儉若高祖常服布袍寢布被詔天下庶民以上惟聽衣紬綿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九種餘悉禁之予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也夫古之長民者欲齊其民於是國有異服之禁必使其衣服之不貳而從容有常然而齊王之衣紫鄒君之長纓舉國皆從而效之且至去衣紫斷長纓而後止高祖之意固是也乃以人主之至尊至貴布袍布被自同於庶民而矯誣於當時乎然自元魏周齊之際兵戈日尋民物虛耗高祖且欲以一儉率先天下使凡奢侈過度者皆有厲禁則國家之經費民庶之藏蓄可以日趨於富盛而無有不足可謂善矣誠求其如王者之政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夫以天下九州之廣生齒之衆今之世去古遠甚然而國家經費之務常若不給民庶藏蓄之資亦或蕩然無所贏餘上固不容不以儉化其民而民亦當以儉而自化雖然未也當國初時始得河北郎議宣課銀絹之數河南猶未下及下河南而江淮吳楚實為財賦貢輸之淵藪猶未能隸度支命將出師運芻餽粟宜若晝夜馳驅民人困乏不能供億然亦未聞上下以是而不足天下一統六十餘載經費藏蓄而無其實又何獨異乎國初之時哉夫漢自文景富庶之餘孝武承之而益以侈大東征西伐則有費修郊祀求神仙則有費興土木造宮室則有費巡游般樂則有費卒使言利用事之臣疲民蠹國海內空虛及其末年始欲務農重穀以救之亦幸而有此爾當今之世一遵祖宗之成法邊境無矢鏃之警宮庭無丹雘之飾歲時常祀亦未始欲講封禪而虛務般游也然而山林藪澤土力之所產茶鹽酒醋民業之所資一皆日增月羨絲分縷析而悉輸於上西域之羊馬雲南之氈罽青齊之絲纊江淮之粳稻又皆畢入於天府而無所闕夫何大家亡資中户破產小民嗸嗸曾無衣食之所國家上下終未得如文景之富庶豈或猶有類夫孝武之空虛者乎當是之時上欲常服布袍寢布被以一儉而化之且未能化又從而務明上下服色之禁自以為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孰禁之哉譚大夫之

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是故奢侈不法每形於上杼柚其空日困於下人主不是之思乃欲自苦其身而往敦天下之俗且曰吾以一儉率先天下是墨子之道也墨子之道是豈聖人君子之所得為哉吾故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是猶未得其本之説也世之議者每究其本蓋曰國家經費之務必在於抑横政而節用民庶藏蓄之資必在於修農事而重穀君民上下貴賤一體貧富相因感之而民不徒於從化制之而民不徒於知禁者盍亦反其本矣昔者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賜父老無徭役閭邱生獨不拜宣王怪之閭邱生曰臣聞大王來游來勞大王願得所欲於大王今大王賜臣田不租是倉廩空虛賜臣無徭役是官府無使非臣所敢望也臣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脩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則臣可以少得所欲焉嗚呼自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又必實之以閭邱生之一言則天下郡縣之間選廉絀貪平法薄賦且將以是為抑横政修農事之本焉是謂知本是即孟子所謂無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是即吾所謂王者之政也作儉解以通之

七儒解

明　宋濂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感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盛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淵海莫不擷其元精嚅其芳腴搜其闕逸畧其粗滓約其枝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鷙寡言逆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幽然漆漆然逮逮然察察然徽徽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畧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蓄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為世法行足以為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於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斲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元是也牽合傅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斑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

足爲高地不足爲厚人不足爲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竝立而爲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竝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媿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調息解

明　宋濂

越西有仙華生遯跡林垌槁木其形儲思於元元之域游神乎太清之庭然猶慮夫尸蟲未戢龍虎未攖金鼎未固流珠未明悵鶴駕其已遠冪行雲於紫城於是謁元素先生而叩之曰吾聞粤之鑄秦之廬燕之函胡之弓車雖號淺藝皆承師資況以大道之奥百靈之腴琅笈有所祕瓊簡有不書先生蓀乎元則鍊乎眞滋幸啓其隱爲予詔之元素先生曰上堪下輿二氣與俱漚鬱呦茀鴻絧偨池運行不已詘信以時日以里記九十萬餘荀僭其素災異紛糺維人之生法乾之樞肖坤之儀委清受寧發神吐奇晝動夜旋綿延若絲一萬三千五百有畸孰神之麾斡精之義其入則翕其出則嘘莽尔勿驅迅焉勿馳勿抗而崇勿按而庳純乎元潛盎如春熙儻失其養眀處所迻焦火凝氷淵淪天飛恣睢無際汯歷淑灖斧斤日加貞陽則罷生方有志於元學盍愼所之仙華生曰息之宜調則旣聞命矣敢問其出果何所始乎元素先生曰善哉問也夫千章之木紛溶葥蔘上摩雲漢

者以其根也百川之水究渾膠盩東達滄瀛者以其源也息之在人也亦然離離豳豳如器斯盛旭旭許許如槖斯鼓不面不東宅於至中離形特立乃與道通不下不上混然無象潛與神符豐融肸蠁所謂太乙之精中黃之扃水火之魂坎離之門神靈之所營太和之所蒸皆於是而大凝鄞鄂既立陰陽闔闢元嬰載皇與炎襄羊赤蜺如瑞玒於元門以九儀為車以六氣為轅策元應而周流後天地而長存不亦侈且奮歟然而神有弗授人有所疑上智聞之力行弗懟下愚聞之斥以為非或流旁蹊忘彼九馗十架七綦八石六芝烹汞煎鉛嚥津茹脂有一於此命其殆而生宜法乎自然而守之以無為僊華生曰質具陰陽數分生死譬諸晝夜必然之理若如先生言毋乃與造化戾耶元素先生曰子謂天地非陰陽耶曷為不見其終也人雖藐然與天地參一氣秉之竝立而三天地久長人胡有死特所養者非其道爾西河蓟公汝南曼支九息青谷三錬赤須若斯人者皆閱世靈長而不少衰熛火遇風其消必疾元石沉淵千齡不泐嗇精歸室久視弗忒生不見夫玉靈乎閉氣內食以存其息浮游迴光靡所傾側況有至靈而不物於物者乎生過矣生過矣仙華生曰先生之言固美矣至矣予竊聞之雨露之所潤功存庶彙君子之所志澤及黔黎先生懷負明德進用明時宜拓化原以秉政機使陰陽和而風雨若武功戢而文教施則所調又不止一己之私若是何如元素先生囅然而笑曰生言及夫物者也翩翩乎旨哉仙華生退於是次第其語以書先生之軒

夏后氏之郊解

明 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及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於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於舜又逆於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為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

中星解

明 貝瓊

中星見於作歷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四時考之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永嘉鄭氏本於孔注互見之說諸家無以易之葢南言朱鳥則知東為蒼龍西為白虎北為元武矣東言大火則知南為鶉火西為大梁北為元枵矣西言虛北言昴則知南為星東為房矣余求之經而參之考亭所論豈特以互見為文哉天道至幽至遠而聖人察之至精至密春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復於四方而星鳥適見於昏中故舉而言之至於仲夏則朱鳥轉而西蒼龍轉而南而大火適見於昏中不可以象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則元武七宿迺虛宿冬之中星則白虎七宿之昴宿故於此獨舉一宿焉大抵天以星為體而有廣狹遠近明暗早晚惟中者則載之故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餘月皆舉二十八宿而此獨非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井星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則知堯典所載豈非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正作訛成易

之事析因夷隩之宜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如此然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斗昏中壁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恆於中星知之苟以為互見其法無乃甚疎耶吁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而學者不之詳也故表而著之

釋奠解

明 貝瓊

或問子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為聖人也奈何曰庖犧氏闡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為治者莫過於三皇也何如曰孔子不得如三皇修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奚為不可也曰又各有所當也按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盖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合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王取舍各異周公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唐

武德間亦以孔子配周公至夫子為先聖顏子為先
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
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
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
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
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嗚呼太古以來
人若禽獸然寒無裘暑無葛饑無木食渴無谷飲無
五穀以為養也疾病相仇無醫藥以濟其夭死所處
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舟車
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結繩而治無文字之可紀也
三皇繼作而後人之為道始備此衆人疑其不祀三
皇矣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於學也惟孔子當周
之不振憂道之失也與諸子講於洙泗之間以述三
皇之所傳故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冉有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孟子曰
孔子之所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為百
王之宗主萬世之所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
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
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世南韓柳諸記可考矣
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
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
尊之爵以文宣王門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
二章執鎮圭巍然南面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晟舞
六佾於庭其所以尊孔子者又豈以是為加歟不如
是不能稱其德周太祖屈萬乘過闕里拜其像又拜
其墓視漢之高帝明帝尤重其禮論者亦不以為過是
貞觀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見閱萬世
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為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
以褒其功降孔子為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
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為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
於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
禹湯文得以祀於學而不得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
制耶曰周王天下立四代故祀舜禹湯文而三皇將
祀之於何學歟或進曰先生之言詳三皇孔子其道
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空
寂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益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擬

於王宫法亦弗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不亦褻乎曰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宫主之以豊其祀可也祀之於學則非義矣時予為國子助教適聞有以邪說言於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矣予懼其惑人也故辨之

豢龍解

明 朱右

龍非可豢也可豢非龍也夫龍淵潛而天飛能小大致雲雷澤下土神變莫測豢養何加焉豢養得加之則非龍矣番舟入貢由南海入廣有物蛇蜒長七尺魚身牛首兩角鱗甲爪牙鬚鬣具如龍舟人以木穽穴其中置海水以豢養之將獻京師且曰初為漁網得之若黿鼉魚鼈然吾固知其爲非龍也天下大獸五鱗之長為龍而龍有神不神不足以長物也羸之長為人而人有聖不聖不足以長人也或以人為人非也聖斯全人矣以龍為龍非也神斯全龍矣人將不以聲利惑則龍不可以豢養得故曰人無慾猶龍然作豢龍解

八蜡解

明　程敏政

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穀以報嗇也享農及郵表畷迎猫虎祭坊與水庸先嗇神農也主之者尊之也司嗇農官也百穀百穀之神也農先農也郵表畷田舍也猫虎驅鼠及豕坊以畜水庸以行水皆有功於田者也所謂報嗇者申上文祭百穀之義也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使之必報之者荅下文迎猫虎之詞也所謂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草木歸其澤者所祝之詞也然則先嗇一司嗇二百穀三農四郵表畷五猫虎六坊七水庸八陳氏合坊庸為一分猫虎為二舍百穀而增昆虫誤矣王肅又分猫虎為二雖去昆虫而遺百穀亦未之盡惟横渠先生有曰百穀八也昆虫為害者不當祭斯得之

鷄鳴解

明　王鏊

王子夜讀有鷄正鳴於庭家人犇告曰必殺之是不祥王子曰鷄其無知乎彼鳴自鳴吾何為驚彼止自止吾何為喜鷄其有知乎彼以告我是為忠告不以告我是為容默又可殺乎且彼為不祥者誰乎鷄乎抑别有物乎鷄也彼區區者是何能為别有能乎則鷄可殺而彼物者可得殺乎夫鳴鷄職也特非其時耳非其時而鳴不免於死非其時而言得免於罪乎雖然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爾當與靈烏而並名

關雎解

明 崔銑

毛氏之說關雎也曰憂在進賢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夫窈窕淑女德莫茂焉君子好逑配莫宜焉然而君家之肥非獨知之致也承祀之蕴非一手之辦也昌允之術非專寵之克也雖然組纂之麗或傷於素容袂之良或害於貞詞思之敏或傾於哲必將蠲進而儷於配急售而安於須故周之后妃廣於求助情在得媛宗廟之荇左右流之其嬪娣之屬與能事神者於人畢宜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協彼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爾忘其躬也樂乃有與爾罷於色也夫公其心則合異以為同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心苟私則判戚而為敵易曰列其夤厲薰心古帝之聖曰堯曰舜事咨岳牧好察邇言比其化也岳孫帝位九官讓能及乎王澤火熄嬙存秦穆悔過求臣猶稱一个是則一言而治者其好善乎一言而亡者其妬才乎是關雎之義也後之說關雎者異焉曰宮人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當何屬之文王未親嫡妃先畜嬖御豈太任之替於教與禮稱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得年九十有三武王嗣位之十三年伐紂中庸謂其末受命則文王之為父蓋甫冠之餘也豈有聖人而乃棘於色乎或曰蓋王季之嬪或曰周公之追述道既無徵迹又近臆不其蔽乎文德與嗟乎理之常新隔世可推事之成陳徒步莫得今六經之文缺譌有間矣然風傳俗習齊制飾器則近古者猶得其音塵是故君子之學識其大者闕疑慎舊慎乎其易古焉耳

釋

釋言

唐　韓愈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録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于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于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于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下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于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親族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

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鈞聲
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
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
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
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
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
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
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
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
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
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
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
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彼有昊傷於讒疾
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
君子信讒使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
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
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
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逆也今三賢方與天
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聰聽而視明
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
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雖
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
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于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
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
我于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
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
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釋統上　　　　方希古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簒弒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為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内者為正統邪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竝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簒也而晉亦簒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獨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為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為而立邪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必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别内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偽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弑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為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為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為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内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為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為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為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為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獘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為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為大臣未見其為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茲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為大臣則伊尹周公將何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周乎

豈直若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益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為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為正矣　而僣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符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立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脩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為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奸雄暴君不敢萌凌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為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騖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疎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而暴者徒暴以正為正又以非正為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為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為正統不然非其所

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為正奚若以變為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　　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竝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亦不能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　　懼

釋統下

夫所謂變統之制者何也異於天子之禮也彼生以天子養沒以天子葬儼然帝中國而臣四夷天下莫與敵大矣曷為而異其禮益其所可致者勢也不可僭乎後世者義也勢行於一時義定於後世義之所在臣不敢私愛於君子不敢私尊於父大中至正之道質諸天地參諸鬼神而不惑也何謂天子之禮正統是也正統之君始立則大書其國號謚號紀年之號凡其所為必書所言必書祀典必書封拜必書書后曰皇后書太子曰皇太子后及太子沒皆曰崩葬必書其陵其謚有事可紀者紀其事所措置更革曰詔曰令曰制兵行曰討曰征曰伐施惠曰赦曰大赦施刑當罪曰誅曰伏誅違上興兵者曰反曰作亂曰犯曰寇曰侵倍之者曰叛其隣國其臣慢之者必因事貶之知尊正統者雖微必進之不幸而至於衰微受制於強暴或屈而臣之強暴者誅　　也誠不可為正統也則盜賊之雄耳必愼抑揚予奪之辯其以兵侵也曰入寇得地曰陷據郡曰據至闕曰犯　正

統之君必易辭書其故見殺曰弑而書其主之名及其主之沒也特書曰死其黨之與謀陳力得罪於正統者雖功多皆書曰死以著其罪以紀其惡得中國之地其民有思中國而叛之者曰起兵以地降者曰來歸不為中國而反者彼亦不得而盜賊之也亦曰起兵得郡則曰取某郡其誘正統之臣曰誘執曰執殺曰殺將相則名其主正統之臣降於　則之死不曰卒而曰死凡力能為正統之患者滅亡則異文書之以致喜之之意正統亂亡則詳書而屢見之以致惜之之意變統之異於正統者何也始一天下而正統絕則書甲子而分註其下曰是為某帝某元年書國號而不書大書帝而不書皇書名而不著謚其所為非大故不書常祀不書或書以志失禮或志禮之所從變則書立后不書尊封其屬不書非賢臣雖王公拜罷卒葬不書行幸非闗得失不書詔令非有更革不書其崩曰殂后死曰薨大臣曰卒佐篡弑賛征伐以危正統者曰死聚斂之臣曰死酷吏曰死浮屠之位尊而因事得書者曰死毀正統陵廟宮室名其主用兵不曰討不曰征伐刑其人不曰誅天下怨而起兵惡而起兵不曰反惡乎篡弑非惡乎君也惡乎　惡乎女主非其君故不得以君道臨之也惟於其臣於其部落則得致其罪士之仕變統者能安中國則書能止暴亂除民害則書能明道術於後世則書有愈貴而愈賤者有愈賤而愈貴者利祿寵倖之臣愈貴而愈賤也守道不污之士愈賤而愈貴也故君子之於變統外之而不親也微之而不尊也斷斷乎其嚴也閔閔乎恐其久也望望乎欲正統之復也是何也為天下慮也奚而為天下慮使女主而秉君位　而踐中國篡弑而不亡暴虐而繼世生民之類幾何而不滅乎立變統所以扶人極能言抑變統者君子之所取也

辨

諱辯

唐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邱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

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為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桐葉封弟辨

唐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論語辨

唐 柳宗元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殁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當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耳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文辨

唐 獨孤郁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慎其所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文位乎上人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吏為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也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耶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以矣病不然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為作文之秘急是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山川邱陵不可如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

得不然之謂耶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耶夫天地八卦春秋確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為教苟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紿目文與藝嗚呼

象耕鳥耘辨

唐　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辨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而務疾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毆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君臨臣喪辨

宋 劉敞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茍為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陶茢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亦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而吾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為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為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相謔故君弔於臣使巫祝先釋菜於廟門然後入釋菜者告有事也世或失其戈而謂巫其祓之乎及魯襄公嘗朝於荊荊君死荊人曰公必親襲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茢祓而先益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為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茢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況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於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為君也如茍惡之而已會於宋何為惡之哉

禄命辨

明 宋濂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占斗罡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禄覩命禄而知骨體皆是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益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沿及後世臨孝恭有禄命書 宏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閫奥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星孛羅睺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歷鮑該曹士蔿皆業之士蔿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歷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歷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歷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胄元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泠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師經都利益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益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辰轉相配其數極於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

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為體體則為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為用用則為緯恒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纏某宿則吉歷某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纏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為木之餘計為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孛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木土然矣奈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尅故亦非通論也況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纏度之說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皙而瘠也至於豐肉而痺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厚薄長短而貴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脩德服仁而惇義此吾之所當為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後知之也予身脩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曰晝攫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窳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復自

任操办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絶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瓘斝玉瓚禳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禄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禄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屏絶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孔子生卒歲月辨　宋濂

或有一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説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羊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爲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爲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

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何如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記多不可考家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不足信乎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為楊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為十二年以年表為是則世家為非以世家為是則年表為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益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眞者尤多言行且爾而况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秦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之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

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予旣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日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予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予之言辯則辨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罄徂徠之松以為煤盡剡溪之藤以為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為受春秋者詳焉

犧尊辯

胡翰

禮有犧尊卽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為犧又音犧為摩莎之莎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為尊一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其說亦非也盖犧尊為牛形象尊為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彝尊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為刻木安能久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盖二尊皆以銅為之其取義皆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為犧形象尊為象形則犧當讀為羲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為器之一也觀於閟宮之詩朱子不取毛氏沙飾之義而今猶取鄭氏摩挲之音豈非過乎況杳之言足以

證肅之說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尊阮逸胡瑗取其器有脰名壺尊可也著地無足名著尊可也未能必其主名及黄長睿見之始定為著尊以為尊皆有脰唯其無足而著地則禮之明堂位所謂商尊曰著者是也後有若長睿者安知不以余言為然乎余故具著於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及後世雖學者不得而盡考焉則夫斯禮之失也久矣

洛書辨

明　王禕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卽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卽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

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攅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旣踈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

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之十一不為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陽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爲禹之所叙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為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爲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叙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法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為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着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神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忘也矣人神接對手筆

繫然者忽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予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予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啟蒙益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竝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傅會之說其甚者蓋莫知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詩辯

王直

聖人垂訓於方來也其見諸言行之間者既同且詳而盡心焉者於六經尤著焉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魯史之舊而修之所以明外伯内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為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疎而極密故學者捨六經無以為也奈乎秦焰之烈燔滅殆盡至漢嘗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傳於老生之所記誦或出於屋壁之所秘藏記誦者則失於舛謬秘藏者未免於脫畧先儒因其舛謬脫畧復從而訂定之務足其數而以己見加之其闕者或僞為以補之或取其已刪者而足之其受禍之源雖同而詩為尤甚夫詩本三千篇聖人刪之十去其九則其存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暢道德者也故聖人之言曰興於詩教其子則曰不學詩無以言與門弟子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至於平居雅言亦未嘗忘之詩之為用瞭瞽之人習而誦之咏之閨門衽之管絃薦之郊廟享之賓客何所往而非詩邪後世置之博士以謹其傳為用固亦大矣則其温厚和平之氣皆能感發人之善心者可知焉今之存者乃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遂謂聖人之所刪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豎賤隷之所羞道聖人何所取而存耶玩其辭者何所興言之復何嘉邪學之何益於德誦之閨門烏使其非禮勿聽邪衽之管絃薦之郊廟鬼神饗之賓客意何在邪是未可知也且聖人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思且無邪見於言者又何益邪假使聖人實存之則其所刪者又必甚於是邪或曰聖人存之者蓋欲後世誦而知恥所以懲創人之逸志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據事直書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隱及其成也皆知畏懼詩之為意豈外是哉嗟乎舉善之足尚惡者固自知其非且春秋者國

史也備列國之事必欲見其葬予會盟聘享征伐嫁娶之節闕之則後世無所傳無所傳則後世無所信故備書之而用意之深則在明褒貶於片言之間也然詩既為民間歌謠之什遺其善固不可失其惡又為害於道予由是論之則淫奔之詩在聖人之所刪蓋必矣且張載子厚嘗論衛人輕浮怠墮故其聲音亦淫靡聞其樂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鄭為尤甚矣夫聖人教人以孝悌忠信恨不提手提耳以囑之何廼以淫靡之樂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論為邦亦曰放鄭聲然則揆之於理撿之於經考之於聖人之言意雖有儀泰之辨吾知其叛於理而失聖人垂訓之意矣

周正辯

周洪謨

或問南皐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為歲首今之歷是也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歷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為第一朔正月之為第一月猶長子之為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為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為歲首而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為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

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則又遠宗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爲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爲春以春爲夏以夏爲秋以秋爲冬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乎秩四時奉天道以爲政者乃如是乎予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辨之失者參考而詳列於左云

易

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况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善乎陰山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爲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爲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爲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自遯既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爲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此亦可見矣

書

三正之說始於夏書怠棄三正之文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愚則以爲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爲正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舜承堯改正朔此則謬妄觀堯老而舜攝也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老而禹攝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舜始終用堯之正朔也明矣至於禹承舜亦以建寅爲正未聞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子丑之正固非當時之制有扈氏何爲而怠棄之乎蓋

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蔡氏以爲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爲春是謂周人改時與月可謂謬矣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説以武王伐紂爲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近世汪氏謂以唐歷遡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是皆惑於子爲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又何必援以子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陽寒暑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皆順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後儒不信聖人之經而信傳記之説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必酉戌之月然亦可謂大熟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謂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于春氷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氷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爲春則何氷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書爲可見矣

詩

豳風之詩説者皆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爲言殊不知歷數之紀三代一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爲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　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謾當時之星象以言哉至於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歲事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義或曰以正朔之始於子終於亥者爲改歲非謂改十一月爲正月也曰流火曰改歲是周公即當時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曉豈以夏時而述夏事哉東萊呂氏不察其説而謂三正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

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嘗迭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為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張敷言因其說又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歷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者即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朝覲之類皆從夏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還帥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紛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徇私立法而違時王之制度子思子生於周末猶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以見制度之歸於一也豈有三代盛時而使民家異政人異法者哉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三之日者三陽之日四之日者四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而非數月也變月言日者以文之順爾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候之法哉然而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出車之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為春何以見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淒淒百卉俱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見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二月維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如以十二月為二月何以謂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詩為可見矣

周禮

新安汪氏謂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如初言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為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為正月則明年之亥月方為歲終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為歲終哉既以寅月為正

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讀法如初哉蓋正月指寅月言歲終指亥月言正歲指新歲言周禮每以正月歲終正歲爲序蓋正月既舉其事歲終則會其成而來歲復舉之如初故州長於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其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今歲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正歲以上文正月爲嫌故別而言之猶俗云新正之歲也又冢宰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魏而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則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是冢宰之懸治象者言於今歲之正月而小宰之帥屬觀者言於來歲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見每年冢宰懸治象小宰帥屬觀者皆在正月也況冢宰懸治象者浹日歛之則不過旬日而卽歛之矣如汪氏之說則子月冢宰懸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後小宰帥屬往觀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時與月則凡周禮所載如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馮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爲阱擭溝瀆秋令塞阱杜擭者動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於凌人十有二月斬冰與詩言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節是皆周公所作爍然昭白不待辯而明者也若以十月爲十二月則又何冰之可斬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禮焉可見矣

春秋

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爲正月而時則仍爲仲冬十二月爲二月而時則仍爲季冬正月爲三月而時則仍爲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爲正月而繫之仲冬繼以明年之十月爲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乎秋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違其時矣

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删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襲漢儒之謬而不足辯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歷已改子丑月為春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為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為首而歷數仍以寅月為首商不改夏之歷數周不改商之歷數魯不改周之歷數春秋不改魯之歷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耳曰魯既用周正朔則魯公即位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按周禮朝覲會同巡守癸享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 於正朔之月書

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為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為異乎曰不然左傳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為霖蓋建辰之月雷電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電繫於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為異而雨雪之大尤可為異故春秋書之以記異也安在其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晉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竝溢流四千餘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者固為異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為異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者固為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雨雹者何足以為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缺文恐雨雪上當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蓋雨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為異故書曰大猶洪

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和則為霜雪雨露不和則為雹雹且大焉則雖冬且為異況秋與春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又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以夏正言之則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苟以發冰而無知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鑿冰正月納冰二月發冰今正月無冰若以為十一月則十一月無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者固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冰者言藏冰之月無冰可藏則冬之無冰者可知矣二月無冰者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今當廟薦而無冰焉則凡以後之祭無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陰廟薦之無冰而但曰無冰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冰也至於正月雨木冰孔氏謂仲冬時猶有雨雨著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殊不知魯地仲冬極寒有雪無雨使雨而成冰亦不為過何足為異必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雨木冰故書之以記異亦猶後世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群賊起安知春秋之書雨木冰者亦未必不類乎此也若以正月為十一月則正月無冰者既謂仲冬當冰而無冰矣正月雨木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無乃若汪氏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說者謂五月麥熟苗秀大水漂盡若以為七月則何有麥苗耶曰四月麥秋至則已刈麥至五月則刈已盡經言秋無麥苗言七月大水苗既為水所漂固無可望而麥之利未久又皆已盡故曰無麥苗亦猶二十八年冬書曰大無麥禾也曰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何以書乎曰諸災異皆可通惟此為不可通恐有缺文誤字如君氏郭公之類秦火之餘漢隸之後安保

其傳録之無訛也曰陳定宇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為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于禚者又當皆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于比蒲定十三年夏蒐于比蒲既以為春矣則昭八年秋蒐于紅二十二年春蒐于昌間定十四年秋蒐于比蒲者又當為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為證也明矣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傳之説張敦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也豈不足徵乎曰易書詩周禮皆可信矣諸儒乃捨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説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未有不妄意增改而附會穿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為可見矣

論語孟子

論語曾晳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其為建辰之月和煦之時者審矣如以為建寅之月則何以浴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又以為九月十月意謂申酉之月禾稻將熟不須雨澤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成杠梁則太遲也愚竊以為七八月之間云者是謂孟秋仲秋交代之際也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遲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際旱暵為災則雨澤亦不可缺況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不必指為五六月之間也至於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者蓋主溱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輿梁況當九月築場十月穫稻之候不可妨農必田功畢然後為之至十一月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輿梁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為之也曰然則合是數説則周歷之紀皆夏時矣而夫子又何必告

顔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歷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顔子者不以歷數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歷數分而為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歷數合而為一以三統言之則為人以四時言之則為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為正月揆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之以為萬世為邦者法也

汲冢周書

汲冢書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廵守祭享猶自夏焉又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按晉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見於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不改月數及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不合也

史記漢書

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為正其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而西漢書註文頴乃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顔師古亦謂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郎謂十月為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世吳淵頴亦取其說且謂蔡氏以嬴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曷嘗以十月為正月哉如以十月為正月則十一月為二月十二月為三月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奥同意夫十一月寒沍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為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凍仲春日月方燠然後可云是秦之二月不為十一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曰嘉平是秦之三月不為十二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為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兼秦紀而改之乎是秦漢之不改月者審矣文頴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頴反取其說而詆蔡氏以嬴

秦視三代誤矣

璽辯

劉定之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辯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為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誤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祖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辯出走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篡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于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紿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國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為白板天子晉益耻之然則晉之謂紿得璽意者以湔此耻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符堅所併而堅見囚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

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益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乎亡矣謂晉果紿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於後唐然後唐之末取朱梁也自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于朱梁之璽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於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眞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為羣臣共知盖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眞贋之故難盡究詰而至于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于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於咸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詳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祥

高考眞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惟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於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為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於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用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為未足而復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于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於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於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于蔡州幽蘭軒又為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眞為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說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豹虎豹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歸諸天庶乎禍端永絕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為此言哉其

此璽之謂哉

辨通鑑綱目書漢亡

明　何喬新

炎興元年十一月魏鄧艾至成都帝出降北地王子諶死之漢亡尹起莘曰書漢亡者以見漢之自亡非艾輩所能滅之也君子曰尹氏之說非也子朱子之作綱目上下千餘年其紀亡國多矣未有書某國亡者獨於此書漢亡乃綱目之特筆也昭烈帝室之胄也忿奸臣竊命漢鼎將移志欲芟刈群兇以復高光之大業不幸天命已去力挽不回及曹丕篡位乃即位武擔之南噓炎燼于已熄宜烈祖之重光其名甚正而其義至宏也自陳壽諂晉其作三國志尊曹而抑劉於昭烈父子不稱漢而稱蜀蓋絕之於漢也司馬氏因之遂以黃初之年接建安之紀蓋謂漢已亡矣子朱子之意則以為一脉尚存不可謂之亡昭烈父子建號隴蜀祀漢配天者四十有五年是漢未亡也及鄧艾兵至成都帝禪不用皇子諶之言而用譙周之計於是赤帝不祀而漢統絕矣故特書漢亡以見漢之亡非亡於秦帝為山陽公之日乃亡於鄧艾至成都之時也尹氏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是

惡足以知大賢筆削之旨哉陳子桱之續通鑑綱目其知此旨乎故崖山之破特書宋亡蓋以伯顏入臨安宋猶未亡也及帝昺蹈海宋始亡矣由是觀之陳壽書丞相亮討賊之師為入寇姚燧詆陸秀夫之屬為逋播臣者真名教之罪人哉

宋太祖太宗授受辨

明　程敏政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燾刪潤湘山野錄而啓之陳桱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為實然爾夫燾之所以啓之者何也曰燾為長編以太祖顧命實錄正史不載而刪潤野錄之事附其下初意本以備闕史然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為遜避太祖下階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戳雪為戳地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聲二字野錄出于僧文瑩之傳聞固不足據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慟引群臣環瞻聖體玉色瑩然等語則亦初無毫髮可疑之隙而燾畧加刪潤遂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夫燾既刪潤之以為正文矣而又細辨其非者何也曰實錄正史皆謂太祖有疾命内侍就建隆觀設醮而野錄以為無疾方且登閣望氣下階戳雪紀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錄以為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中故燾反覆致詰于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月之先後本

以為刪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未瑩反以啓後世之疑也夫桱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桱止據燾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為之下妄以己意添胾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繫之則遂駁人之聽聞矣母子託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召德芳而發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桱以屬之壬子且削去召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録兩書之文本相抵捂強合于一其附會比燾之刪潤抑又甚焉近世保齊宋論復指桱所書者以為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過如此則其不考又出桱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實録載之紀聞又出溫公事當不妄燾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則過矣德芳在當時年最少育於宋后或為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出於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視其人溫公可據之人也溫公可據則文瑩可出召德芳之事有則留宿之事無矣或乃謂燾之刪潤蓋有意著太宗之悪姑引野録以藉口而又自破其說以避禍則臆度之太過亦恐李燾復生不肯自當耳史稱燾慱極羣書其為長編

專務廣采擇焉不精殆有所不免也或曰太宗子孫繼立故人無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後其事當無所諱亦無一人言之者何也借曰高宗授受之懿可以蓋前人之愆故其迹益泯然元史成於歐陽元諸君當時復何所諱又無一語及之蓋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哉或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證燭影之疑是又不深考之故也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宋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崩太宗設次發哀羣臣奉慰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百官不成服固當時禮官之過也就使因召德芳而銜之則其事亦在太祖崩後矣廷美之死趙普為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於德昭之死非出於幽囚蹦逼之舉長編謂太宗育其子惟吉於禁中自侍中食凡八年始出閣詔邸第供億悉與親王埒諸王子不得階也况德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忍其父為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

未可以其後來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今將之心加之以無名之罪也胡一桂楊維禎梁寅之流鋭欲以簒弒加之恐皆以不見李燾全書之故正猶獄官不據入原發之案而深文巧詆鍛致其罪偶有刻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辯于今日也或曰太祖既欲傳弟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名考之九朝通畧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不復講行至太宗立真宗方知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尹故太宗廷美相繼為之則知太祖亦承唐末五代之習兼以年歲之未邁耳是或將有待焉而遽自意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苟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摭拾小說强為之辭以滋後世無窮之惑此燾桯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摶對太祖火日之說終有可疑是不知摶於太宗初入朝終身未嘗見太祖其說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以臆斷者理與事耳以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簒弒者多出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為萬一僥倖之圖於大内者觀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為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為凶殘絶世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可信也矧類要野録皆託於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況于無乎予之所篤信者温公紀聞之外一無取焉爾

息壤辯

明 楊慎

山海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發揮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長若人之贅疣然是眛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字云壤柔土也書曰咸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曰壤九章算術云穿地四為壤五為堅三壤是息土和緩之名周禮地官十三壤注壤赤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吐也以入所耕樹蓺則曰壤土堅而壤濡前漢書鄒陽傳註梁益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又堯時有擊壤歌耕者扶其陳根擊其堅塊也又漢書解衣而耕曰襄壤字从襄蓋耕治之土也宋楊億當制與遼國書云鄰壤交歡太宗以嫌於冀壤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經所云鯀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鯀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畝畒以堙滔滌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義豈不昭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者翳且晦此類多矣

魯之郊禘辯

明 楊慎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造非成王伯禽之為也昔者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之論語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載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之不喻也故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亦既丁寧一二矣又恐後世之不諭也則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孰有深切著明於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

事春秋書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之僭始於僖公也魯頌閟宮之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孔子於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爲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之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臯鼬之盟萇宏欲先蔡祝鮀述魯衛所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纖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宜籍口以張大如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形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悪魯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鄭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矣予考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蓋未允也此豈非明證大案哉比事而觀之襄王之出而入也尚不許晉文公之請隧平王之弱而遷也猶不允魯惠公之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平尚靳之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之有是理

予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予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禮明堂位有是言也祭統有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虛也明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亡是公之聘齊烏有先王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辭明堂之枝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竅也君子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鞫而見其肺肝矣益自王澤之竭處士混議謂舜臣堯或謂囚堯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癰疽瘠環南遊交辭於漂女皆辱誣聖賢自便己私與此說之與益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辨之孔子順辨之而成王伯禽之事既不幸不得明者之辨而號爲大儒者方引之以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於千載予具可無辨乎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拘六言貴從衆也經傳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之單聞孤說其寡如彼辨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亦從其衆而已

黑水辯

明　李元陽

禹貢黑水西河唯雍州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禹導黑水至於三危入于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源出某山流逕某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遠而湮涸或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竄三苗不應徙在南夷之地此皆出於臆度不足為據愚之所據知有經文耳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發吐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出張掖地否水勢並洶湧皆入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瀾滄繇西北迤邐向東南排細雲南郡縣之界至交阯入海今水內皆為漢人水外即馬夷緬則禹之所導於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髳人(在北勝)濮人(在順寧)以今考之皆在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為黑水無疑矣地里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淍水西流入于洛故瀾倉江又名洛水言脈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阯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瀾倉江之為黑水益章章明矣若三危山即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夫不可移者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末矣大都為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滇在蜀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為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鑪然黑水之源正在鑪頭故雍以黑水為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為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不可移也

宗法辨

明 洪貫

按大宗小宗之法自是古有爵者之制儀禮喪服傳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傳曰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故程氏遺書宗子議云國君之適長爲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次適爲別子別子既不得禰先君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君則命世子同母弟爲之宗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其歿也子孫世世繼之此別子爲先君一族大宗之祖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統之無後則族人以支子繼之是爲有大宗而無小宗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也羣公子雖宗別子而自爲五世小宗之祖沒則其子其孫爲繼禰繼祖之小宗至五世服窮則上遷其祖下易其宗此謂繼禰者爲小宗五世則遷者也若君無次適可立爲別子當立庶兄弟一人以統族人其禮亦如小宗是爲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傳言公子之庶者宗其公子之適者而宗子儀註云母弟雖適子與羣公子同不得謂之別子則是別子者君於同母適兄弟中命長者一人爲宗子以統族人而主祭祀凡適庶兄弟咸宗之最爲得體統之正矧傳未嘗言衆適皆爲大宗祖張子曰言別則非一人如別子五人皆爲大宗內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未嘗言凡適子皆爲大宗也夫宗之爲大者非特宗其長也欲其上尊祖禰下親子孫旁洽兄弟合食收族而序昭穆以統家政秩禮祀猶秩宗宗伯宗人之宗所以一族人之心者在此信如橫渠之說五人皆爲大宗則一族之事將屬之於何宗乎然凡屬之於長者也事既屬之於長而於族於禮無不與焉則其餘者安在其爲宗子大宗死則五服之外皆爲之服齊衰九月或曰三月而其子孫繼之者雖百世而不遷禮曰大宗者尊之統也君子曰君之宗之爲大宗獨潛室陳氏曰一族只中大宗則是一人小宗儘多此合遺書宗子議以今日言之公侯與伯雖有封國食邑之名而無分土受民之責則無君臣之道焉無君道則不得建都立廟其祖不得稱先君

其適長不過爲嗣爵之公子不得稱世子而爲嗣君故次適子無稱先君宗嗣君之嫌則凡適子庶子皆得稱其父宗其兄矣安所取義而稱大宗乎大宗之嗣百世不遷者世澤遠而有始封之君爲太祖之廟故大宗率其子孫世世享祀今士庶之家不過祭四代而上及追祭始遷之祖亦不過爲位以奠奠畢即徹以無祖廟故也又安在其爲百世不遷之宗乎故今士庶家欲行古諸侯大宗之禮誠爲無謂然宗法不立則人罔知尊祖敬宗當如邱文莊公所云大族之家以長房主始祖之祀所謂冬至祭始祖是也而各房當自行小宗法然今鉅族之有家長但論行齒而不主於適長房之宗子甚非古禮夫世有古今禮無沿革當遵時王之制而不失先生之禮意可也也

濮辯

明　廖道南

子大叔曰禮也者天地之經上下之紀人之情也理之弗可易者也是故情以表微紀以别嫌經以叙宗則天下之分分而后定不然本仁以率親忘親匪仁由義以率祖忘祖匪義糾糾紛紛矣以義爲宗仁宗育濮王允讓之子　實於宮中以嗣厥統是諸副之名不爲不久矣養育之恩不爲不深矣暨即位乃欲崇所親以厥號君子曰英宗於是乎不經矣當時建白諸臣發言盈庭疇執其咎司馬光以爲宜準先朝待期親尊屬禮歐陽脩則引喪服記以爲當稱考乃復立議三篇釋之韓琦乃以爲然如鎮如誨如瞻如純仁如大防如充俞華乃不以爲然然則曷爲乎辯辯之者重宗祏之統明昭穆之序弗容弗辨爲也或曰聖人本人情而致治禮以人情爲田歐陽子推之繫有親也禮不敢齒君路馬蹵芻有罰而況君所生乎推之繫有君也有親則恩從親始不可不尊有君則令自君制不得不尊君且親歐陽子何辭焉曰别子爲祖繼别爲宗别子爲宗繼别爲禰父子相繼曰

世兄弟相繼曰及固禮之恒經弗可易者蓋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爲兄弟况濮王於仁廟兄弟也以小宗之子爲大宗后則承正統握主器孚神靈者我也胡爲乎屈義以伸恩且輔君監國無金寒玦離之憂主鬯承祧非草昧策立之比則君我親我者固有在也是所當辯者一也或曰義以輔經情必由衷公義勝則廢私恩私恩廢則天理或幾乎息是以君子重違天而大報本詩曰昊天罔極記曰孝莫大乎嚴父言重親也如歐陽子之說奚其爲不可曰非是之謂也昔夏自仲康繼太康扃繼不降兄弟者二商自大庚雍已太戊外壬河亶甲沃甲盤庚小辛小乙祖甲庚丁兄弟者十有一周至共王之弟辟方匡王之弟逾兄弟者亦如夏昭世其昭穆未聞私小宗以紊大統英宗既爲人後而私其親則自藝祖而上四親之禘祫其曠與承自神宗而下十世之基業其曠與聞是所當辨者二也或曰服以隆殺殊稱以崇卑別服弗可越越次則爭名弗可悖悖名則繆歐陽子所謂服可降不可沒其義顧可盡非耶曰廟定則

廟定則服定服定則名定名定則天下之分分而后定春秋書曰八月丁卯大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夏弗綦曰新鬼大故鬼小左氏非之是以有逆順之說公羊高曰逆祀先禰而後祖穀梁赤曰無昭穆是無祖也胡氏述之是以有世及之論夫僖以兄而上弟以庶而先嫡猶爲不可而况濮王以諸藩而后仁廟之正乎乃若服制爲人後者爲所後者衰三年爲所生首朞此不易之定禮而濮王曾不之然是所當辨者三也或曰漢宣壹自外以入援神歷唐中睿自内以上膺鴻贊英宗外無所援内無所沉具視宣靈中睿何如曰宣尊悼考靈稱孝崇當時廷紳不惟不能匡救且將順之中睿則兄弟不相爲後祖神堯而宗文皇者也乃若光武之不王南頓君昭烈之不帝鬱陵王要三代以下所僅見其志固可則也以英宗之賢明魏公之中亮乃維修是從而諸臣之議置之勿庸卒假母后手詔封濮王爲懿皇譙襄仙遊並稱爲后豈亦踵定陶丁傅之恒即不惟不能上嘉三代而且自戾于光武昭烈是所當辨者四也修既倡議

以誤其相而又堅執以誤其君雖有多材多藝安足贖哉吾嘗以爲天下之事情與義均情然而義或不然君子以爲不然寧舍情而從義義然而情或不然君子以爲然則顧義而思情夫疑行無名疑事無成欲決疑以示無己則有一焉程子曰別立殊稱立子主祀則於仁宗無兩考之嫌於濮王無盡絕之理是故人之情也上下之紀也天地之經也紀端而經明經明而情順情順而天下之分定分定而后則統罔弗正疇罔弗秩緒罔弗承不假多言而國是章矣又曷爲乎辨且疑焉

放攝辯

明　黃佐

闇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周猶能言之伊尹周公之放攝何歟曰曲禮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書與龜筴且然況敢放其君乎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路馬且然況敢攝君位乎湯之放桀也以大惡也堯老而舜攝也以受禪也太甲非有桀惡何以言放成王非若堯老何以言攝亦惟折諸聖焉而已矣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諒闇身而冢宰百官總己以聽禮也因以訓于王焉義也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久在王宮輒敗禮度矣故使之居桐密邇先生則內有所嚴憚以起其怨艾之心外有所瞻慕以成其仁義之德是亦諒闇之訓也三年喪畢則冕服奉嗣王歸亳何放之有三王之道皆典刑所在也成王幼沖顓蒙未有所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而坐以待旦者凡以爲成王也雖未堪家多難而典刑幸未至於顛覆則所以沃匡翼考諸三王以爲法者自不容已也是又諒闇

之訓也幼不勝冕則遲遲焉而後即阼雖七年之中輔王立政未嘗一日敢踐天子之位也又何攝之有世但據其跡以放攝言之殊不知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委曲養成則二公之心也是故盡君臣之大義者莫如伊周後世霍光之於昌邑畧視其君而易置之曰吾做伊尹之放也王莽之於儒子嬰斧扆南面久假不歸曰吾做周公之攝也篡弑自茲藉口矣故不可以不辯

三皇五帝辨有序

明吳桂芳

余少時讀小史凡所摘三皇事頗怪其不經比長讀史紀五帝紀抑何其與舊所聞迥盭也已而宦遊四方盡得諸家史氏讀之蓋所指三皇五帝言人人殊蓋甚惑焉紬繹久之偶得其暨作三皇五帝辨

夫生乎千百世之下而尚論帝王世系於千百世之上遐哉邈乎載籍缺矣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以吾之心而已矣民各有心言因以異其孰從而裁之曰裁之以吾心之理而已矣理有從違匪徵不信又孰從而證之曰證之以聖人之經而已矣夫曠百世而相感者心也通古今之心而無間者理也因理以信心因心以考世舉之於口筆之於書以信天下傳後世者聖人之經也是故三皇五帝世系遠矣世儒之說者衆矣執塗之人而告之曰吾能真知某爲三皇某爲五帝人固弗之信也又執塗之人而告之曰吾能真知某也非皇某也非帝人亦弗之信也故一閱之而不勝異議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而況三皇

五帝之遠不可稽者乎惟夫本之以吾心之定理而質之以萬世不易之聖經經之所及者吾執之以爲信經之所不及者吾拒之以爲誣非折衷之以心也折衷之以理也非折衷之以理也折衷之以聖也彼爲三皇五帝紛紜之說者不信吾言能不信聖人之經乎知乎此可以定三皇五帝千古不決之疑矣今夫秦漢以來言三皇者夥矣其以伏犧女媧神農言者則始於春秋運斗樞其以天皇地皇人皇言者則始於秦博士其以燧人伏羲神農言者則爲譙周氏以伏犧神農黃帝言者則爲孔安國氏以祝融伏犧神農言者則爲宗均氏何三皇之多也言五帝者亦夥矣其以少昊顓頊帝嚳堯舜言者則爲皇甫謐氏鄭樵氏蘇子由氏以伏犧神農黃帝堯舜言者則爲五峯胡氏雙湖胡氏以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言者則本家語所載孔子答季康子之言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言者則本大戴禮所載孔子答宰予五帝德之論又何五帝之多也豈夫世遠言湮經殘教闕遂至家私其傳人異其說讖論愈多而其失真愈甚

問對

對楚王問

周　宋玉

楚襄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寛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答客難

漢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于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内無雙則可謂博文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説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利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

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其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身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行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擧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聲音哉猶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于大道也

難蜀父老

漢　司馬相如

武帝時相如使蜀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以為事已行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沾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畧斯輸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于裔翟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于茲而功不竟士卒忘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裔翟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于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于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於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時取說云爾哉必將宗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裔翟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于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

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纍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剏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討伐于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答賓戲

漢　班固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于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絙以年歲然而器不賈于當已用不效于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于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

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㸑奥之熒燭未仰
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
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
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
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
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
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而不可
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
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
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
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
福不盈眥禍溢于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自賴
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
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
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
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
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于羲農規廣于黃唐其

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
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
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
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
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
從㹇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
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
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于後者默而
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
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于傅巖周望兆動于
渭濱齊甯激聲于康衢漢良受書于邳圯皆俟命而
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
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
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元皆及時君之
門闈究先聖之壼奥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
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
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于首陽柳惠降志 辱仕顏
淵樂于簞瓢孔終篇于西狩聲盈塞于天淵眞吾徒

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德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于荊石隨侯之珠藏于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于潢汚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躨昊蒼也故夫尼蠖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若乃弃曠清耳于管絃離婁眇目于毫分逢蒙絕技于弧矢般輸推巧于斧斤良樂軼能于相馭烏獲抗力于千鈞和鵲發精于鍼石研桑心計于無振走亦不任廁技于彼列故密爾自娛于斯文

對禹問

唐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于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

聖人不苟私于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帝王所尚問　唐　李翺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僿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為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為之防矣故夏之政尚忠湯之政尚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黄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為禹湯武王之所為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由適于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為之者也

設漁者對智伯瑶　唐　柳宗元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瑶乘舟以臨趙且又往来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而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来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于河有魦鱮鰽鰋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呑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秃翼顛倒頓　順流而下宛委冒懵環抵淑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于是去而之海上北浮于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　掉巨島一吸而食若舟者数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嚮之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之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于是捨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数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列而食之矣是無異魦鱮鰽鰋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児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膾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鮞遺胤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呑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魚愈無饜驅韓魏以為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于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蹶于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為咸在機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解于邯鄲鬣推於安邑胃披于上黨尾斷于中山之外而腸流于大陸為鱻薨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

何有智伯不悦然終以不寤于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應責對

宋 柳開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思之則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乎衆哉衆人所鄙賤之子獨貴尚之孰從子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嗚呼天生德于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汲乎富貴私豐于己之身也將以區區於仁義公行于古之道也已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今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則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衆從之矣不得其位則以書于後傳授其人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長孝乎父慈乎子大哉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也是吾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今栖栖草野位不及身將以言化于人胡後于吾矣故吾有書自廣亦將以傳授于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為古文古文者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

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類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哉苟不可則吾從于古文吾以此道化于民若鳴金石于宮中衆且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乎粟衣乎帛何不能安于衆哉苟不從吾非吾不幸也是衆人之不幸也吾豈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縱吾窮餓而死死則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責于我責于我也即可矣責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為我罪人乎

對客問　宋　尹源

客謂予曰敢問人臣不忠孰為大曰無過為大客曰過之為言失中之謂也為臣有是則悖于事而害于治君子善於無過而子以為不忠惑矣曰余所謂無過者非果能無過衆人不以為過無跡可攻也何則自古人臣為不忠者未有不外示畏謹循法度而能固其寵久其權以遂其邪者内則為宰相為御大夫不敢主天下事與進退賢不肖曰吾知循故事爾專則罪也外則為郡為邑以至廉察一道視政之弊不敢革視民之疾不敢去曰吾知奉法爾違迺辟也若此者不惟時君以為無過天下之人亦以為無過苟終不能辨之使内外相濟以成其俗則國日削民日弊以至大亂而莫之禦謂之忠可乎忠臣則不然一心公乎天下不以身之安危易其守其行事也或犯上之忌或冒下之謗若此者不惟時君以為過天下之人亦以為過苟能辨之使得行其道則國享其利民被其賜謂之不忠可乎故忠臣本于愛君姦臣本于愛身未有愛君而先其身愛身而先其君者客

曰如子之說仲山甫明哲保身萬石君霍光忠謹無過皆不忠乎曰若數子皆純乎其中非求無過之名以為已利故忠臣之過小而必形姦臣之過大而不章世人徒見其形者以為過也孔光張禹所以危漢宗林甫所以禍唐室曰然則人君何以辨之曰捨其迹而責其心術斯得矣

漁樵問對

宋　邵雍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為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為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為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耳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

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柰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草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為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耳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不及子之門幾至于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漁者與樵者遊于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之多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

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于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于有餘實喪于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惟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語心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于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惟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惟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鈎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

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為善而遇禍有為悪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踈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於中逵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貪薪乎樵者歎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為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為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為二先得一為一後得一為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于斯為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于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終始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夬正反夬始逼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誥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為陽始夏為陽極秋為陰始冬為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為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人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

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已非惟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斷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為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

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惟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與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

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爲柰何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爲禍爲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衆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于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莫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假陸賈對

宋 胡宏

陸賈爲漢高帝大中大夫時前說稱引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再拜對曰臣竊以爲陛下馬上之功不如項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天下初發難時秦軍常乘勝逐北項王獨破秦軍虜王離懾服諸侯將降章邯及欣翳西攻破函谷東係死田榮蹙漢軍于穀泗困陛下于滎陽成臯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陛下失太公于彭城亡衆于滎陽跳身于王門中伏弩于廣武勇不振于鴻溝既及羽于固陵必待信越而後敢戰此臣所謂不如也上曰是則然矣而我得天下項王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項王失信弑君意忌聽讒行姑息禁殺人殖貨利犯聖王之法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爲天下除殘賊所過無虜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惟恐陛下不爲秦王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也項王負約王陛下于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爲丞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縞素告諸侯而伐之此三代取天下之義也不疑自用多大畧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也以野戰畧地之功譬狗以文墨議論之功爲人此堯舜禹湯文武尚德不尚戰之心也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孤獨之政也此五者陛下所以得天下成大漢盤石之基非徼馬上一時之功乃河漢之波瀾起伏耳上欣然而笑曰生言起吾意殊非腐儒之論吾欲治天下法先聖何若而可賈再拜對曰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天下法制自周幽厲掃蕩幾盡平莊之後浸欲浸滅五霸假托仁義以自封其志不在于斯民至于十雄益以戰爭強大爲務秦據形勝以利誘民鬭取一時之勝而不知勝而不知其勝爲僥倖也遂安而行之居十有三歲天下爭起而亡之矣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也明年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

于長樂宮寥寥千餘歲未有能明漢家承三代之宜者也又何論承漢家之宜乎大宋癸酉歲有士嘆曰嗚呼天乎使陸生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張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酖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燕王建絕嗣山朝武彊不疑幾于亂姓之事哉又安有審食其入于死誅不赦之罪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刑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皐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可悔蕭相國不繫獄黥布陳豨盧綰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議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于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扇根深蔕固難于崩陷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首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于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免苦失職矣則必用靈制五刑使好生之德洽于黎民不下三大赦以啓後世惠姦宄賊良民之原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則必兼用仲尼立嫡與賢之法嗣天子繼離之明行乾之健不受制于母后遂飲為淫樂不聽政矣嗚呼天道往而必返三代之盛其有終不復者乎

樵漁子對

明 劉基

樵漁之為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其私非賴是以生蓋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嵩岱之木不朽心而液節者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蹶膝者固將駕瑤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容坦坦施施神氣盈宇又偉且奇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纖芥之善畢舉寸尺之長不捐是故懷德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淵鳳翥高虛傅巖無版築之老蟠溪起垂釣之民藏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當豹變風雲接武龍夔施澤于民以措時宜不比之圖顧守 翳薈山澤沒齒何為赬肩汗體跋履崖谷銛觚覃賴鑽膚如鐵蹈蛇觸虎動貽荼毒清冷之川大魚不處鮹鯖瑣瑣雜以鰕蛹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晨啓歌鐘聒天先生之灶冷而無烟銀鞍駿馬映映狢狢先生之袍長不蔽足徒懷荃而佩茝長蕪没于卯壑甚無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洲之翡翠乎巢居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苕之上飲石底之流泉食葭 之纖鱗罻羅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一旦乘風遠逝汜濫乎江湖之間 魚鰕而飫稻粱洋洋焉不知其所歸虞人綱而撤其毛羽焉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貴賤命也窮通時也是以鷃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攀 之能故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刲蒿以射皐札植菰蔣干千仞之崖而冀其實也且今之遇于世者何如耶附勢趨權病于深谷之 肩憂讒畏譏過于蛇虺之螫毒學古入官試用有司責任何宏俸祿何微苟虛名之日著亦奚救於寒飢若夫高屋大廈百鬼所闞妖服貫禍先哲時鑒是豈野人之所願欲哉采山林以食力釣清冷以自適日高而起日入而卧目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俯石泉以瑩心搴芳蘭以為籍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者吾庸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於予予惟其言近乎道故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人謂之樵漁子云

楚客對

明　宋濂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褰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為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柰何曰此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黄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惟天之體廣漠無際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為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黄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于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于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于星占則微有不同耳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纏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于乙未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彼則謂正月癸卯水纏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纏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歷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趣侍史具衾入舟而寢

孟嘗君求石磬對

明　劉基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為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為哉？」使者對曰：「吾君封于薛，將舉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微君之石，無以為之磬。使隸人敬請于下執事。」泗濱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齋戒肅使者，以車十乘致石于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致石于外朝。他日，下宮之碣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為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貢，定為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來求于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齋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之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館人曰將以為下宮之碣，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于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為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不慎也。孟嘗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況得罪于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彊，不亦宜乎。

越人對

明 胡翰

越大荐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土沃而澤不竭何茲大荐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既望日在己丑牽牛未中風雨肓作夜漏下四鼓其聲寂然而止寒氣相薄明發視之則田間之穟戴白者靡靡矣雪作非時稼用大孽胡子曰天亦慘乎哉天非慘也和致祥乖致異民則何眚而降之沴不旱而民荒不澇而民飢轇轕上下變化百物將不有司命柄而馮陵者乎禮有之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又寧風旱弭災兵順豐年逆時雨禬禜以告攻說有辭是先王之制明以治人而幽致嚴于鬼神也今蜡禮雖廢歲時有司脩其禬禜山林川澤邱陵墳衍民固有祀者矣享其祀而福不及其民又棄其垂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其咎乎越人曰子過矣是冥冥者無以為也子視世之峩其冠褎其衣藉文茵而蔭華榱者容貌瓌奇顧盻生輝闓言崇議動無不宜非直冥冥者比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辨利害秉堅策肥而周乎四履之内入吾境視吾土之沃也吾澤之不竭也其有信吾稼之不栗者乎信吾稼之不栗且督而吏峻而法日夜務取其公田之贏而不恤吾民之飢且札者何哉吾患之大聲而疾呼之曾不一動其心又况此冥冥者乎視之不見孰形其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藉令可咎也則彼又何加焉子過矣胡子聞之瞿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隕霜雨雪則書之螽蝝螟蟊木冰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也何以謹天戒修人事也王省惟歲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問諸肉食者不省之而又病之不助之而又取之是獨非吾民已乎何其戾也

問刑

明 蘇伯衡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為殛鯀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為戮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孔子何為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于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于天理不宜于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于天理宜于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于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不宜于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兜三苗而已不聞他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殺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已不聞他有所殺戮致辟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誅也益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保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為十二析為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于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高從臾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誹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同坐之刑有見之故縱之刑刑人半于道上而尸積于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孰謂刑不重姦慝百[illegible]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于重雖仁君之用刑寧失于重往往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繩其下甚者則以刑為嬉而廟堂之上郡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柰何獨盡心焉喜刻而致深加之罪而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衆何歟曰古之刑用

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塗人心灼然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于戮人心惛然莫知所趣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于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于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錘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接迹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為且牛羊犬豕雞豚魚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殺之猶有所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為民父母視其同類曾牛羊犬豕雞豚魚鼈之不若而忍于旦旦劓之刵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人屏氣股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于國家亦已傷矣獸窮則噬鳥窮則攫况于人乎或者不堪其毒而群起恣肆以决性命于斯須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人有云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秦以刑懼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此往事之驗也自有國者其於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歷其于刑之輕用則不免效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歎其何心也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尚以儀之旌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勅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于是擇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刑以義不以勢

葬書問對

明 趙汸

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次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并列葬地之法其肇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脈之為者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于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技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耶然無所考矣問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馬温公乃欲焚其書禁絶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于理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絶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為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為異端奇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為言者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誘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于其說以為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倒錯亂伏藏擒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道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之有以誤之與禁而絶之固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為葬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傳固不可以為言者之失而廢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為得形法之要蓋與葬書之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情故地形之書與觀宮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揚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後無失焉蓋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

三言者足以盡蔽其義蓋古先遺語之尚見于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葬書之旨耶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微不著而况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于古也曰直者吾知其為木鋭者吾知其為火轉動者吾知其為水而圓之為金方之為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為天為金為圜因其從革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蓋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為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藏外應天 流精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絪緼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為逆者則生氣得所乘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閩巫方位之說亦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言方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刊定其書置是語于雜篇之首蓋嘗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于地理可謂得其本也譬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脉之度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內外之法象蓋形氣之治神機合變不系于方其本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即形法而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為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畜 謬者六畜之生不同于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况乎隨意所擇不得形法之眞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耶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耶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為閩士有求葬法于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參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蓋鬇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

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于閭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斑按圖索驥者多失于驪黃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憚作狗馬况羈旅求合之巫悪肯改所難以艱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為智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旣如是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蔭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乃于奪神功改天命之說而斥絕之若是耶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嘗鮮遇而遇眞術者為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懸于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豈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所得或反倍謬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耶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潜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潜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鼎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為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于擇地者亦殖私窺利之一端爾其設心如是則獲罪于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于壑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擇未嘗有加于報施之常則其託斯事于季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羡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實則仁人孝子之葬其親地不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旣如彼而得失之懸于

天者又如此所謂為其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耶對曰死葬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還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禮致嚴于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魄于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泰不及期周過其歷祈天永命歸于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于性命之常而無憾于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為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不可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柰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羣物故建元龜泰筮以為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生化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關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缺曠折水泉沙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迴溪複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為族葬者雖鬼福之應無及于人而盛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辟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視委之庸巫聽其貪戾妄作冥暗顛覆于一杯之壤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庭矣昔人謂誤解本草為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于本草然藥餌得失見于目前而葬地吉凶每存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弊者也事有關于送終之大節儒先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精粗之蘊與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

巢雲對

明　貝瓊

淮南蘇恒屋于千仞之厓危乎孤鶱之託一枝而雲氣出入乎戶牖與野馬絪緼不絕遂號巢雲而處其中凡若干年人莫得見之者有東吳生涉江而過焉恒方讀槁梧讀老子書因介而進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自上棟下宇之作以辟風雨寒暑人固別鳥獸已謂之巢者假也又謂之巢雲者益假也吾嘗病世之不假不知好古之士亦必假之物而為名則彼之困于假者奚病也抑顯晦之跡既殊而憂樂之情懸絕吾請與子論之可乎且以觀君子之所擇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屬羣山究究下赴鬱鬱龍蟠甲第是營繚以崇垣椓之約之如跂如騫文牕洞開朱栱鈎連盤盤囷囷仰不見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不火冬熾無冰夏寒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揚子有言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不能節之以制而侈靡相傾此漢之田蚡梁冀卒蹈大禍曾不及覆茨之為貴也吾惡為哉曰下濕高原我圃我埜華石其間可遊可觀鑿而成窪壘而成冢錯落星布嶔巖雲滃或背而崩或環而拱虎豹縱橫駝馬交蹕神仵擘華勢方斷龍境與心謀物以機動異卉駢生脩篠上竦回飈激芳紅褰翠涌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金谷既虛而二十四友為禽宜來者之所戒復恐襲其轍乎曰高臺九層上切星辰俯見百里極乎八垠洞庭為池浩浩沄沄鳧鷖往來候鴈千羣霜降之秋雷奮之春以宣其壅以泄其煩朝挹羲和夕屓結隣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古者國有時臺以望氛祲察其豊凶若章華姑蘇恒勞民為之而勢危累棊者君子不予也矧其下者鑿千金以奉一己樂之所在患必隨之曰鳳吹參差柱促絃張乍抑乍揚移宮變商楚腰衛頰二八分行曲按回波鸞停鵠翔揚蛾睇眄吐氣蘭芳良夜何其厭厭未央絕纓繼爟炳燭傳觴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孔子曰鄭衛之音比于慢矣吾自吳之越自越之楚而息于此耳莊生之天籟發蘇門之嘯歌顧不愈乎世俗之好以喪吾真邪曰結友金張連姻衛霍車馬相過氣熾熏灼耻事佔畢擊九六博遨遊狹邪宿留平樂百金一擲割鮮野酌杯觀五湖埒視四嶽

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鄙哉貴游子弟席奕葉之寵矜其驕豪荒淫無度故積之百年之久而墮于一旦不亦悲夫曰入黃閣趍紫垣理萬民總百官令出如流勢尊如山門列霜戟堂垂曲旃魚鑰初啟鷺盖雲團左右之人衣襲綺紈祿周三族國延子孫流光百代比德前人其視巢雲豈不有間乎對曰以非常之才處非常之任者吾絜知校能奚翅鵬鷃之相萬又可以妄覬之耶苟居其位必不克矣曰然則與雲卷舒一壑一邱擷秀汲清委化而休非幾於潔身亂倫之流與對曰生覩于彼而不覩乎此盖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雲之為物囿于天地而有時不足囿也藏於山澤而有時不足藏也汎溢如濤洶乎其不可排也回旋如雪泯乎其不可執也蔽乎内外為吾之藩籬也彌乎六合為吾之帷幄也其變不一吾之玩也若狎而昵吾之友也泛泛然莫知其所止油油然莫測其所如也於是拉宏景招太白小匡廬卑少室逍遙徜徉以永朝夕視彼壯麗之居非吾之所安閒曠之囿非吾之所遣馳騁非吾之所事聲伎非吾之所惑而一時赫赫遠近承風未若終吾天年而守其寂寂也東吳生怳焉若失乃為之嘆曰吾子可謂不屈于天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志則凡世之沉溺者惡覩物之過乎前其猶太空之雲乎遂錄其對

土偶對

明　貝瓊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枓然而烏鳶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茀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泝濤往來者必禱神皆荅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田是剪荊棘而宮室之或光怪夜見髣髴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于是者麕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于人豈盛衰關于造物者乎余曰噫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怙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于夢曰吾既辱子子何毀之過耶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邑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于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係其喜怒黜陟繇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尊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偃偃焉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子奚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然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又巢燕基圮而殃穴蟻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才足有為而時不可為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於時一盧懷慎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凡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為土木也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之不悅也故

補余氏潮汐對

明 童軒

古人之論潮汐者多矣或言氣之升降或言地之喘息或謂神 出入或謂地勢浮沉臆說紛紛訖無定論惟唐人盧肇嘗著海潮一賦以謂潮之往來舉係于日世頗以為近理至宋儒余氏安道獨覺其非而其論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月之所臨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係于月不係于日何以知其然哉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余氏此論可謂信而有徵矣然近時史氏伯璿則又譏其失曰所謂月之所臨水往從之則亦盧氏天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出之處不知去海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于月則不可及其論朔望春夏潮之漲大則又歸之氣数然後知水之從月潮係乎月之說皆未得為通論也何則謂潮朔望則大兩弦則小似矣春陽中秋陰中潮當其時而極漲豈亦係于月乎非不通之論而何雖然史氏之論辨則辨矣然泥其迹而不察其理知其非而不信其是予於是慨夫余氏不能起而言也且月為陰象水為陰物陰類既同則必有相感相從之理是故方諸取水于月陽燧取火于日其與月之于海又孰為遠且近哉然取水而水盈取火而火灼者亦以其氣類相感耳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曰應曰求曰從曰就言雖殊而理則一由是論之謂之從可也謂之應亦可也又奚必疑于從與應乎此予謂史氏泥其迹而不察其理也至若春秋之中而潮勢極大者蓋二月為卯卯支辰為兔世謂月中有兔兔之生必望月理或然也五行家癸水生于卯非以陽中之月毋旺而子生乎卯為晝時故春分之晝潮必異于他時也八月為酉酉支元

元屬金月本全象故其色白而體虧盈又若可從革者理所同也五行家亦謂金能生水非亦隂中之月金旺而水生乎酉爲夜時故秋分之夜潮必盛于他月也此予謂史氏知其非而不信其是也大抵地之有海猶人身之有脉也海有潮汐猶脉之有息数也潮之生必從乎月猶脉之動必屬于肺（肺于五行屬金）潮必盛于五行之中脉必表于春秋之候（肺至春則弦而外表秋則毛而上浮夏則洪猶潮平也冬脉實猶潮落也）論至于是則潮之從月與夫盛于卯酉之月者天人之理一也

字說

仲兄文甫字說

宋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予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虛空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也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道之惟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宋 蘇洵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趙德麟字說

宋 蘇軾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才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畤游得其爲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于爲道而敏于爲政予以爲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于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爲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己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眞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爲浮雲

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乎敬字君德麟而為之說

楊薦字說

宋　蘇軾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于余余字之尊己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韍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為飲食者為飽也所為衣服者為暖也若直曰飽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為紛紛而無益迂濶而過當耶蓋君子小人之分生于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必為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凜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于其牆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為者止于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濶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為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子欲楊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為之字楊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于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李侯諸子名字說　元　虞集

河東李侯有子若姪七人皆長矣一日悉命以名而字之曰思慎字克孝者侯之兄子也曰思謹字克忠曰思善字克敏者侯仲弟之子也曰思德字克峻者侯之子也曰思貞字克固曰思信字克誠曰思勤字克勉者侯季弟之子也其取諸字義者盖因其性之所近而捄其習之所偏以示勉勵警戒之意云于是以告虞集曰願有以申其說使昭然知所以為教者永久不忘也集曰古者笄賓而冠既冠而字則辭而祝焉禮也而集不令不足為之辭不敢當也且知子莫若父其所以命子者宜必深切而至當矣為子者受言藏之而用力焉革其所未善勉其所未能克其所未至則一言也終身行之而有餘矣不然則雖使儒生數十更咊而迭喻之亦何益哉雖然集不敏忝以誦道古訓為職事其敢固辭乎乃祝之曰最爾思慎必戒必懼以事爾親爾不克慎不孝之名將在爾身可不慎哉勗爾思謹必兢必業以事于君爾不克謹不忠之名將累爾親可不謹哉勗爾思善善固爾有爾不加敏善曷能至勗爾思德德稟自天既峻且明勿虧其全貞德之固信德之實勉哉爾勤三思勿失既祝己又語之曰謹慎勤以行言也善與德以得諸天而有諸己者為言也貞信以德中之一事而為言也大抵皆文之美者也文之美者遽數之不能既其類七言者又安足以盡之要其歸在于能思而已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至哉思乎一有不思則慎謹者肆而勤者惰矣善不明而德不立矣貞者不貞而信者不信矣思之哉思之哉苟思之則忠孝而下凡百行之美無不能矣二三子思之哉終日不食以思終夜不寢以思則父命之嚴必能深求其意而有立于成矣然則吾見李氏之子孫福祿方来而未艾也二三子勉之哉

蘇君字說

元　虞　槃

趙郡蘇君間為槃曰吾名天爵字伯脩願子為我著其說俾因是有省盖庶幾朋友之義也槃聞之曰大矣哉子之所以為名也槃嘗惕然思俛然學如是矣昔者孔子曰修己以敬子思子曰修道之謂教何謂己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也何謂道仁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禮之節文智之辨别也脩之如何視極其明而無所不見也聽極其聰而無所不聞也思極其睿而無所往而不通也是之謂敬由其仁而親疎之殺無不愛由其義而貴賤之等無不宜由其節文而委曲無不得其當由其辨别而是非無不致其察是之謂教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具于吾身而耳目之用著焉接于吾身而君臣父子之理交焉舍是其無以致其脩矣然而聰明之所運用仁義之所擴充者尤不可以不慱也動焉而念慮之詳事為之著也感焉而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也苟皆有以窮其理而致其知則學愈慱守愈約脩之道不已至乎或曰器物必弊也而後修治之文采必晦也而後修明之若人之所以為人其體固具何俟于脩嗚呼為是說者亦將清淨寂滅之歸而姑為是無證之言也卞之玉也棠谿之金也非素為器也脩其質而器成焉和之弓也垂之竹矢也非素能巧也脩其業而巧著焉故琢也範也弦也刻也而工化其質瑚璉也戈矛也弓與矢也而物致其用由是言之學者敏于脩而已敏于修則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其亦有外此而可以言學者乎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無以異于衆人也而可以為百世之師者何哉脩其身而已耳書曰慎厥身脩思永則願與吾子共勉之也

譚氏三子名字說

明 蘇伯衡

長沙譚君濟翁有子三人伯名棨仲名棐季名集于是以告伯衡曰吾伯子仲子生于金華葉儀先生嘗為著名說而皆未字也願為我字之辭而祝之夫斯禮古者冠而行焉今吾之子皆未冠也而行斯禮焉庶其早知而夙成也幸無以為變禮而辭焉伯衡辱交濟翁今踰一紀矣而識三子自其孩提之日俊爽而英發皆令器也能忘愛助之情乎其敢以不敏辭乃祝之曰有衣之戟此之謂棨門之貴盛則列乎是棨雖一器足以顯人之門地而況於人豈不能秉時策勲以顯其親嗟小子棨字爾公顯爾尚勗哉朝夕以賢哲自勉正弓之檠此之謂棐弓之弛張則資乎是棐雖一器足以輔弓之張弛而況於人豈不能行道濟民以輔其君嗟小子棐字爾公輔爾尚勗哉朝夕惟賢哲是慕嗟小子集公義爾字集之為訓猶積云爾海之深也積水天之高也積氣道積于躬君子攸貴尚論其要莫先積義義積則氣浩然充塞乎天地當大任處大事臨大節決大義沛乎其有餘裕勗爾公義尚敬內而直外勿始勤而終懈既祝已又語之曰顯親子道也輔君臣道也積義為學之道也大抵皆人道之所當務也夫盡子道不盡臣道不可以為人盡臣道不盡子道而可以為人乎又焉有為學之道不盡而子道臣道克盡者乎然則入而事親出而事君固三子之所同也俛焉而為學三子可不交勗之哉苟交勗之則為人之道孰有不盡乎三子勗哉勗哉三子

梁仲用默齋說

明　王守仁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乎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治而能治人者于是專心為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菴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于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偽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辨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餂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也掩覆以為默謂之默之誣深為之情厚為之貌淵毒阱狠自託于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以謂四偽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能默矣仁者言也訒非以為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虛谷說

明 趙時春

河出于崑崙之山瀰然而泓泠然而澄未聞其險且怪也及其九折而入于中國滙百川而納諸大海衆流之所激盪砂礫之所磯衝風浪之所鼓動則勃焉沸焉濤吞天而執摧山而河之險怙聞于天下矣故夫渡者未必其折帆覆舟也而未有不逆懼其折帆覆舟者夫風起于特隨之中而偃于蓬蒿之下懦夫所不懼愚者所未識若其振曜天地飛走砂石拔草木則雖孟賁夏育未有不重息而累足者人之處世也使其蠕然動漠然息導其性適其情則雖柳季可使為顏回桀紂可化為堯舜未有驚世而駭俗者惟人惑之以嗜好晋之以勢利則投箸之際刀戟起焉栝杓之間鴆毒存焉衽席之中戰鬬生焉故世始以其人如河之不測如風之不可得君不敢令之臣父不欲列之子宗屬不可以為昆弟外屬不得以為朋友而斯人者亦困矣使果與之接未必其狼噬而蝨賊也而人未有不逆懼其狼噬而蝨賊者共人姚在明以虛谷自命而博求其說于知友余以為在明既以自命是知其說者且告之者之溥也故以其反者語之使在明有所戒焉

陳伯生字說

明　歸有光

海虞陳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問言於予予字之曰伯生而為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混然也既而天開于子子者滋也氣于此而始滋也地闢于丑丑之言紐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于寅寅者言萬物之生螾螾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寅則生氣莫盛焉三代異尚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所以治天下之道世之君子以為孔子之意在于改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于生之道也顏子退而得其旨故不數數于為天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知樂其群而有禮義慈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夷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撫于天命嗚呼世之君子不知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鮮不至於助忘而失其本余故以伯生為寅之字此乃舜典與無逸之本旨也悟者必以予言為然矣

章望之字說

宋 歐陽修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皃皆可以表于民也故紘綖冕弁以為首容珮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寛柔温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望而皆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克于內德不備于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賢于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于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隋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以為輕重天下 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潔然脩乎其外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石仲卿字敘

宋　王安石

子生而父名之以别于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為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為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閭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為之云爾子正于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己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秦少游敘

宋　陳師道

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予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楊秦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予病臥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辨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為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于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别去予亦以為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予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别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予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効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于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于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試以語公又以為可于子何如予以謂取善于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為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知得不若少游之拙守也子以

倍人之材學益明矣猶屈意于少游豈過直以矯世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予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効于世世不予棄予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于世乃當守卯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于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于是秉庳御驕俟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為予賀蓋自此始

義

公食大夫義

劉敞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食為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為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粱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殷勤也賓三飯飯粱以涪醬　君之厚己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賓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飴焉惟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士相見義

劉敞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為節為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贄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踈也賔至門主人三辭見賔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于世者未之有也人苟為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為簡而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遹于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毋遹于禍也惟仕于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于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于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為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致仕義

宋　劉敞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于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于人之禁不可溷于人之朝不可塞于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強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禄毋去其菜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謹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為臣者不四十不禄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禄為不惑也五十而爵為知命也不七十而致事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為道也非為食也為君也非為己也為國也非為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為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為道也而為食也非為君也而為己也非為國也而為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于恩而毅于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于有功廢不遺于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

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于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敺之以法敺之以法亦不發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敺也嗚呼為致仕而卒以法敺也不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為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為哉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

宋　張庭堅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于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為之奴而背無愧于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寤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道王為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為商之大臣而且于王為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剏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為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于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亡形既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為天下後世之意以為志不上達道與時發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

欲死生去就各當于義不獲罪于先王非人所能為之謀其在于自靖乎盖若商祀之顛隮則微子以為心憂而辱于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為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王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為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汙而其輙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為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為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于義而不期于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于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為也處喪亡之世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為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于死節莫難明于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說書

問大夫無遂事　　宋　蘇軾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于一時而制之于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晋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遠

罪于春秋矣謹對

評

祀黃熊評

唐　程　之

傳曰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子產曰鯀之神化為黃熊鮌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為主盟豈天子祀典宜

予祀群神也曰異乎吾之說也若鮌為夏郊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為主盟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耶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者二也鮌若為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為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况杞為夏後鮌有歸祀又不為厲是不可祀者五也子產言祟厲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祟吾取之矣黃熊之厲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汙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熊安可執加鮌厲而為脅越之祀哉

論

經論

董仲舒論春秋

漢　司馬遷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化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泰誓論

宋 歐陽脩 文鑑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黙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

春秋論上

宋 歐陽脩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說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皐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

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樂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悦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卽位而隱不書卽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春秋論下

宋　歐陽修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旣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旣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

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跡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弒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此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此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曷為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十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洪範論

宋 廖偁

箕子之序洪範云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天乃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安國傳其言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偁觀安國之意誠謂洪範之書出于天者也禹之所得乃天與之也故云洛書出神龜負文而出洎班固撰五行志又引劉歆之言亦云禹得洛書神龜之文而後知洪範偁按洪範皆人事之常而前古之達道也前古之達道皆出於聖人者也伏羲而前偁不可得而知也伏羲而下至于堯舜觀其事未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望王之德被于兆人而足以儀法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賢之所致也豈得在禹方受之于天哉若洪範之書出于洛而神龜負之以授于禹則是洪範者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於世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世果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自伏羲而下未有不由之者則洛出龜負以授于禹得爲可乎雖然安國劉歆班固所以云者誠惑于箕子所謂天錫故也是亦不知天道之説也夫凡所謂天道誠亦在于人耳順于天乃天道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也書云天之歷數在汝躬順道之謂也又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所履而凶人之所不及也鯀有凶德于天下之達道誠不可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禹有聖德於天下之達道固行之也故箕子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於此以皇天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即謂天果秘之而不與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謂天果受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儒所論天之歷數在汝躬是必親授歷數於天也天命誅之必親受僇於天也何不然之甚乎偁以爲洪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後之爲君者苟能務蹈聖德未有不受洪範於天者也自三五已降有道者皆受于天所以然者天下之達道天之常道也行之則受

之于天矣諸儒又云洪範九疇禹次而類之又云洛書本文凡六十五字此又足怪矣雖然欲成其爲能無辭乎諸儒既有洛出龜負之誼則宜其云也於此嗚呼聖人之道不得其傳誠可痛矣或曰然則洪範之篇所以録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問故遂以洪範之道録而爲書亦由周儀二禮皆古之達禮也周公録之以成書耳

禮論

宋　王安石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馬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繇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於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

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强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益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絏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詩

宋 蘇洵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爲人臣爲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敺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彊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内竊妻之變

與弒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識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嚳妃論

宋　蘇洵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禄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忝心乎巨人之迹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爲淫佚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鳦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爲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嫄而踐迹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春秋

宋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絶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繋易謂之繋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

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内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禮

宋 蘇洵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己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

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書

宋 蘇軾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廻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歎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

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晝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曁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曁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於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宋　蘇軾

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也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强君莫能加焉知天下之莫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決嫌明微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為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之則世之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過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禮

宋 蘇軾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珮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粹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録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抔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㥘慄而不決也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卿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際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

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以亦各從其所安耳

禮論

宋 李清臣

嘗讀戴記其言禮樂詳矣高出於太古深入於無間窮乎天地之際汪洋瀰漫殆不可知而後及於用學者觀之或疑其張大禮樂而爲之教求其所以然莫非必然之義也學者之言曰禮樂者非天地之所出非人之所樂爲聖人憂亂而矯爲之不得已而人從焉者也人之所樂從所不學而能者情欲也聖人拂人之欲以就乎善抑抗詭切天下之衆以入乎禮是聖人之術也若是則戕夫天理賊乎道本而後以為聖人矣豈戕賊天理道本而為聖人耶大莫大於天下長莫長於萬世天所無者雖聖人不能强之使久立天所有者雖多力不能强之使必亡今夫禮者先天地而不見其始窮今古而不見其終傑者不得而逃暴者不得而滅惟其與人俱生原於自然而後能也故聖人知禮樂之出乎天地性情之所有故因其理而導之探其本而文之不行則已行之斯成不言則已言之斯立大可以被天下久可以傳萬世桀紂率天下之人而赴情欲欲以絕禮禮不絕而桀紂亡

秦焚聖人之書而樹已意欲以絕禮禮不絕而秦亡莊列之虛無楊墨之僻邪申商之殘刻秦議之說僞王業之浮曠簧鼓其說馳騁於禮之外欲以破禮禮終不可破而數子者後世不可宗禮非出於自然而何也晉有阮籍者知禮之足以為治而不知禮之原其言曰禮豈為我輩設哉抑亦妄矣彼亦無他以已之厭禮法而謂君子皆然覩薄俗之溺夫欲而謂聖人之事不足樂特為侈論以高天下也虛無之說勝而晉亡斯籍輩為之耳故禮者生於古始成於聖人小人復情以歸禮君子循性以安禮智者待禮而後尊愚者待禮而後存人之生於禮之中宕跌而出於禮者亡鱗介之生於河海之中躍而離於河海者死此禮樂所以為天下命也故曰禮必本於太一又曰必本於天又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知此者其通於誠明之學乎

孔子不貶季札論

元　吳萊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吳蠻夷之國也君稱爵大夫稱名而不氏因其始通禮蓋未同於中國也是特楚椒秦術一例而書耳說者曰春秋責賢者備吳子使札春秋不稱其公子是貶也然則曷為貶札賢者也本其辭國以生亂故聖人特託其來聘而貶之也是不然夫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季則札也父知其賢兄弟亦知其賢嘗欲立以為嗣矣又且約以次傳而致國矣然終不肯有其國豈不曰立嫡者以長傳國者以賢苟不顧人道之大倫以成其父兄之志誠不若守匹夫之介節而得其退耕于野之安也何則長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不可奸將已亂也非生亂也今則諸樊兄弟已死夷昧之子僚乃立吾將奉嗣君之命而歷聘乎上國豈料魚劍之變驟起于肘腋之間哉聖人固不得以是而豫貶之也闔廬之謀王僚之弒且知季札必不受成國於賊手僅以先君傳授之次第藉口於國人雖常人之情猶得之矣況聖人乎說者則曰太伯葬吳

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而受命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也是又不然夫太伯之去因古公之欲立其弟季歷嗣位非不辭也端委治吳而不返豈可須周家已成之業哉若伯邑考則且為御於商見殺於文王之世矣使太伯返則季歷不肯承西伯之任伯邑考在則武王亦不肯任天下之責太伯之德雖在於讓季歷之賢武王之聖非皆出於不讓也父子世常法也兄弟及則法之始變也陽甲盤庚之間啟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說者則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無及季札之賢者父兄眷眷焉欲立札公心也是又不然夫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彼此交致其讓而各盡其心以故聖人賢之然季札又何以知其為公心哉諸樊兄弟欲承父兄之志使有其國盍不於吾魯隱桓之際觀之乎惠公欲以桓為嫡禮之所不得為也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祇以自禍而已壽夢其惠公也諸樊兄弟其隱公也吾見其邪尚何公心之足

云哉且謂季札生亂於辭國殊不知使有其國亂亦甚矣說者則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以賢而特書也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而特書矣是又不然夫齊桓召陵之師楚人未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我公請之於齊而欲以靖魯國之亂叔肸之卒則又或以公弟之貴而世遂為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例言之哉然則春秋之旨主於吳之來聘不主於季札之讓國季子之來聘可見也讓國不可見也吳之始通理未同于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椒秦伯之使術也聖人一以是書之至若楚人自州而國自國之有君有大夫而後漸同於中國後日楚子之使遂罷君以爵大夫以名氏楚殆盛矣聖人果賢之乎否也今則春秋書之曰札而不稱公子者吳之始通猶未至於楚之寖盛

故也又况吳子之使聘一國之事季札之讓國者一家之事春秋魯史也主於吳之聘我者耳若季札之辭國生亂非惟聖人不能拾是貶之雖聖人欲於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要之為此說者公羊則曰賢季子穀梁則曰善使季子夫季子固賢者也春秋亦不以其賢而不名也公羊所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是也若以吳子之使札為善札賢而名所以成尊於上楚椒秦術名而非賢也又將何以成其君乎是蓋吳之始通而後有聘賢札貶札聖人不暇論也今又反因二傳之說强附他義且貶為非賢者何哉失聖人之本旨矣

六經論

明　宋濂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辯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辯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辯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辯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辯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已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温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絜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

從令不正則弃潰角逐無所不治矣尚何望其能却
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
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騖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
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
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吾儒
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
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
固亡矣至於小大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
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
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略傳註
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
則憂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
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也何也六經者所
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
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
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
心與經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
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
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
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周官一

明 方孝孺

余始讀詩大雅豳風見其積累之盛而知周之所由興然猶異之曰何其久也及讀周禮至於大司徒卿大夫州長黨正之法然後慨然嘆其慮民之詳曰盡在是矣治天下易也莫難於一天下之民心民心可一也莫難於使民心咸出於正道無加于堯舜求其治之法以為必有異常絶特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止於正德利用厚生斯三者何足為異哉然而越數千載卒未有兼三事而行之者則聖人之治天下固不以求異也盡其道而已斯民也無以養生則死無以致用則勞無能正於其德則愚以利言之愚不若死之甚也以言乎義生不厚不過於死人不知德必至於為亂故聖人尤以為先武王周公豈好為煩細不急之務哉宮室衣服欲其機且同墳墓欲其族兄弟師儒朋友欲其聯比閭族黨欲其相保愛葬救用與鄉欲其相賙相賓或歲一讀法或月一讀法善有可稱者書之惟恐不及過有稍著者戒之惟恐不改其日夜提撕督勵斯民而訓之者雖父兄之教子弟不若是密也計其時之民不在於田廬則在族師閭胥之庭不治稼穡則閲仁義禮樂之教蒐狩則習弓矢祭酺則肄俎豆曷嘗暫放其心而弛其力哉其法之詳如此故為之民者有忠順而無邪逆可使以義而不可刦以勢六七百年之間强諸侯狼顧鵰視者莫敢先發陵上之言必至于周禮盡廢而後肆道之化民也夫豈微哉秦不識其深意視為無用之虛言而焚除之由是斯民如放豚逸馬肆然法度之外而不可復制惰者為盜悍者為亂桀黠者雜出于徒囚之中馳逐海內咸有爭天下之心至于今而未已人情易於縱肆而難於檢制釋先王之法服而被髮左衽去揖讓拜跪而倨傲怠佚頫乎其適意也欲反而盡復乎古不亦難乎然而不行其道終不足以為治不顧一時之怨而興百世之墜典非明以察之勇以斷之堅忍以持之者不能也庸人習於茍且智士畏乎造端然則何由而可復耶君以身任之而不奪於流言臣以道揆之而不泥于近利三年而成十年而安繼乎其後者能推而守之武王周公之治可幾也

周官二

明　方孝孺

以一事之失而疑先王之政皆不可行以一人之謬而疑天下之事皆不可信此為治者之大患車戰古法也房琯陳濤之戰以車而敗戰者遂謂車不可用自秦以來不以車戰而喪師殺將者亦多矣豈皆車之過哉琯以迂疎妄肆不知人而敗非車致然也由琯之所為使不以車戰其能不敗乎故議琯者罪琯可也罪車戰不可也先王之政其詳不可悉知也周官之所載說于聖人之道者雖有之然遺典大法所以經世淑民者秩乎明且備豈後世所能及乎人見有用之而致亂者因以為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者也盜竊孔子之屨納之而踰人之墻屨寧有過乎竊屨者可誅耳王安石之用周官棄其大者而不行惟取泉府之一言以傅會其私卒為天下禍此安石之謬也周官之言利亦稍密矣蓋以千里之邦畿而供天地社稷之祭車服宫室之用公卿大夫群臣之祿諸矦之燕饗四夷之遺賚咸出於是固宜有其法焉然取民也有制役民也有節凶禮則無力政無財賦無關門之征其不厲民以自養亦明矣安石不思其善者而泥於國服為息之說期以富國而國終不能富周官之法豈止於此而已乎為治有本求養民有先後制其產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武周公之大意也法古者亦取其大意所屬而行之奚患財之不足哉不治其本而以理財為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誅而周官之所棄者也安石不顧而妄行後世不察而并罪周官周官何與焉自治道之不明士之自任者鮮矣自信而不惑者尤鮮也安石之自任而自信漢以下儒者皆莫之及使誠識其大者而行之其事功豈不甚偉哉惜其學不知道而過於自信也斯民不見先王之治久矣遇主者恒患不知道有其器者恒患不逢其時其法存其人存苟有遇乎世焉知周官之果不可行哉

迂論

明 王褘

禋于六宗

先儒言六宗者非一家或以為天地四方或以為祖宗四方或以為天皇大帝及五帝或以為五官或以為四望或以為蜡之百物或以為天宗三地宗三或以為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以為卦之六子或以為三昭三穆各肆為臆説互相駁黜終無一定之論遂使六宗之説不明惜哉按六宗出于虞書周禮則無明文惟孔叢子以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為六宗孔安國因之王肅之説亦同朱子書説亦取焉三山楊信齋以朱子書説非苟從者今從之必有深意但鄭元註祭法改相近為禳祈又以六者皆以為祈禱之祭夫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乃是攝位告祭之禮安得禳祈之禮哉其説足以破之若以此祭為常祀則非也夫舜類于山川徧于群神所以告攝位也告攝位于天地山川群神足矣何必告于四時寒暑水旱哉先儒以家語為漢儒附會覩於此類信矣孔安國王子雍祖述其説故不足怪朱子取之何也楊信齋述祭禮一書足以為不刊之典既疑之復以為朱子取之必有深意又何也愚謂舜攝位告祭類于上帝及望于山川徧于群神矣惟不告祭於地祇意六宗謂地祇也蓋六為地數宗尊也且序其次地祇正當在上帝之後山川群神之上斯説豈不正大耶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其先告后土大封猶且告后土攝位為天子安得不告地也晋虞喜別論蓋謂此也但喜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其總五為一成六為地數涉於鑿耳劉昭亦以為喜説近得其實予亦云昭以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其説似好謂帝能該日月星辰則可謂舉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則不可望于山川豈非也乎即如其説若重復矣但以地數六為六宗自明何必穿鑿如是文獻通考但歷考先儒訓

釋之同異考訂之去取著為一門亦無定六宗之說又不載虞喜劉昭之辯梁博士崔靈恩三禮義宗詳於六宗者也亦畧之豈亦有所遺耶

武王伐紂

當文王與紂之時紂之賢臣有若箕子膠鬲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相與輔相之故文王不有天下武王立十有三年大會於孟津數紂之罪以伐之殷之民以武王拯已於水火之中故篚厥元黄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殷之民非厭殷也厭紂之虐也紂亡則民固未厭亡王之遺德也當紂之亡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箕子紂諸父也微子紂庶兄也其賢其聖與武王不相下也武王克商釋箕子之囚矣不求箕子微子之誰立顧乃訪箕子以天道而受洪範之訓既以箕子而為師矣武王固知殷宗未厭也不箕子是讓是立而遽踐天子位焉微子之去武王安得而不知之即箕子不言其去而欲悶微子以存商祀也武王在位五年曾無一言以及之何哉至成王時武庚叛誅乃立微子於宋吁武王之於微子吾不得而知其故也武王之於箕子吾不得而知其事也其後殷民反覆卒不服周觀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可見矣善乎蘇子嘗曰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也予乃知湯已下七王之德矣方殷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由是觀殷之民厭紂非厭殷也豈虚語哉武王克商不立箕子則微子之立殷民戴周之德為何如也今也不然殷民之叛無足怪也呉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廹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焉吾於武王之克商也不憾其辭之傲而憾其不立箕子與微子之去而不求也抑武王聖人孔孟之所宗也小子何得而議之議其迹之見於書者耳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固以疑之然又惡知武王當時之立箕子而求微子矣而箕子微子知天命之在周固讓不居而後武王不得已而踐位

焉後世亡其傳邪秦滅載籍書傳於伏生出於孔壁則固後世不得而盡信之也盡信之吾於武王有憾焉

宗廟畧 詳見通辯

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陞適士適士陞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設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為大夫者而為適士為官師先大夫所立三廟今為適士官師者又不當祭其廟其主將毀之乎將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於宗子歟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為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為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為大夫今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為適士為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於君謂之干祫今欲祭於曾亦將省於君歟又宗子為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為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茍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料各隨見為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為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臆說若此俟知禮者正焉　又按曾子問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疏曰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祭之也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為大夫得祭曾祖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寄廟之說經無明文亦是崔氏臆見然庶子為大夫既不敢自立廟因宗子祭於宗子之家宗子為士所祭者祖與禰也

曾祖則無廟審如崔氏寄廟之說則當為庶子之為大夫者别立曾祖廟矣其說似乎有理愚意以為庶子之大夫有事于曾祖當就宗子為士之祖廟祭之猶省於君而祭高也但如此說大是平易寄廟之制似是而實非也　又按庶子為大夫不敢立廟而祭於宗子之家故疏曰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然則庶子為大夫不得立廟明矣按王制大夫三廟凡為大夫者則得立矣無嫌於適庶之分然宗子之三廟或不與庶子之為大夫者同行宗子所立之三廟自宗適之正派庶子之為大夫者其三廟乃小宗也而與宗子之正派不相同也要之庶子之為大夫者自得祭於其家小宗之三廟或因事告祭於宗子之家大宗之三廟者以宗為重故也設或宗子之三廟其分皆卑於庶子但用宗子為祭之主而告祭之更不論其分之尊卑惟以重宗為事歟予前說省於君而祭曾與就宗子之祖廟祭之其說與此不同姑兩存之以俟知禮者擇焉

孔子墮三都

當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出亡八年竟薨於乾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去顧為大司寇與之並立于朝可謂知乎吾知孔子之出仕也不惟見用於定公尤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恐孔子之攻已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也吾見孔子行事而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為之宰而三家無間十四年孔子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由此而信之也既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為孔子之謀而自墮也詎不信乎朱子以為三家自墮之必不然矣使其自墮三都則三家之強也為何如哉公室之弱也為何如哉孔子畏其強而弱魯也必有以沮之矣夫三家憤陪臣之據其私邑其欲墮之也固三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以公義使己而墮之也苟為不然孔子素知三家之擅政不可以一旦奪惡能以司寇之權而遽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耶是固勢不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為是舉其必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義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為三家謀為魯謀

也魯墮三都則三家弱而公室強矣又何以知其非三家自墮之也成叛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為三家自墮之則三家自墮之矣公何自圍之乎而春秋又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書之乎吾於是益信墮三都之事為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矣朱子以為三家挾公而圍之夫三家之勢至於挾公則魯微矣有甚於受女樂而怠於政事者受女樂怠於政事他日孔子猶託以微罪行而於其挾公之日乃不去之何哉吾於是又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己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強為己弱孰若使公室之強以自贖哉論至於此而後知三家之從孔子之化矣而後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為無疑也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如僭禮樂者不能盡革之矧孔子以司寇之任視相為輕也孔子之任魯而化魯之君臣十得其二三焉宜乎孔子之不久於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仇墮費書季孫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三家以公義帥師謀出於公室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圍郈亦然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不可謂孔子為失計也傳曰戰不正勝是已左氏以孟孫聽公歛處父之謀而不墮成故公自圍之容或有之其曰費人襲魯公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使誠有之孔子之謀信亦疏矣孔子之舉信亦危矣殊不知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之時按史記乃定公九年在孔子為中都宰之前經不書費叛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以公義一舉墮費無叛事如左氏所云朱子反以史記為妄而信左氏遂以墮三都為非孔子之謀而爲三家自墮之論是年孔子為大司寇方用事於魯惡得欲赴費人之召且費叛而孔子乃欲舍魯之睦背季氏而去豈人情哉九年孔子未仕歎道未行故有興周之念而欲赴費然知其人終不可化而卒不往亦猶桴浮海之意今已見用而其化及於季氏矣使於是時費果叛孔子欲赴之何哉由是觀之費叛在九年審矣左氏之妄又

無疑矣吁千載之下雖朱子之考覈精詳猶為左氏所惑况他人乎蘇子以晏嬰為國以禮之事方之蓋亦惑於左氏者也予反覆推究其情直據經史而以理折之如此專經之士幸勿斥其妄而去取之幸甚

鄆讙龜陰田 詳見左傳鉤元

左氏以鄆讙龜陰田為汶陽之田其後司馬遷杜預及諸家皆以為然不知汶陽乃齊地鄆讙龜陰為魯田與汶陽不相干也朱子辯之詳矣但朱子以鄆讙龜陰田之來歸者於吾聖人無與焉又曰借如彼說聖人脩春秋自書其功殆非人情愚則未安其說公會齊侯于祝其孔郊相乃其實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亦是實事左氏言萊人以兵劫魯侯雖不可信然孔子使茲無還請田又郤齊享不可謂皆妄也其後來歸鄆讙龜陰田豈可謂不與吾聖人之事乎當時實有其事春秋惡得而不書之書之為魯也非自以為功也且有其實而避嫌不書孔子自處則善矣其如魯史何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愚則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實吾聖人之功但左氏以三邑為汶陽田則非也

魯鄭易田

按許田乃許國也今許州許昌縣是也許乃周公朝宿之邑魯舊封也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也許非許田也許田非許也隱十一年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遂入許曰公會主謀者公也許田則因名為魯之田矣魯但不遽有之耳至桓元年鄭伯以璧假鄭始得之初不聞以祊而易之也祊在沂州琅琊縣在魯近地安得為鄭人湯沐之邑必魯之近地而失於春秋之前歟但經不書其失於何時鄭之有祊又不知得於何日祊為魯地為鄭所侵今欲結魯之援故歸於我書歸足矣又繼之曰我入祊欲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入耳初又不聞以祊而易許田也考之鄭得許田之由既如彼稽之祊入於魯之故又如此不知左氏何所本而妄生易田之說也

金縢非古書

予讀書至金縢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

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夫周公面卻二公穆卜以為未可戚我先王矣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此憸人佞子之所為也而謂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為不知命矣且滋後世刲股釁天之俗周公元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即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使周公而然非達孝者矣又曰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蓋卜册之書藏于宗廟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既曰周公别為壇墠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册而藏于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啓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為挾冢宰之權而不有其君者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周公册書宜不在宗廟金縢之匱即在其中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之匱至今乃啓之耶即此五事反覆詳究頗疑是編非古書也舊傳今文古文皆有蔡氏又能曲為之說釋之加詳矣相傳既久固非迂論之所能奪然於心未始不致疑也故疏于篇以俟知者

周六服見 詳見三禮纂要

按大行人六服朝見以數見者為親也如九州之外謂之蕃服世一見謂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以其裔翟疏之也周時以洛為邦畿邦畿方千里其外各以五百里分九服一方五百里者九四千五百里也以二方對計之并邦畿千里通萬里也今姑以二方論之周公封於魯魯去王畿千有餘里在甸服二歲一見召公封於燕燕去王畿二千餘里在采服衛服之間或三歲四歲一見以周召元臣乃在外服似若疏之者何耶設如先儒以鳥道計之縱魯在侯甸之間而燕尚在甸界之服若以禹服計之魯當

在緦服無遠在荒服矣殊未喻也由是觀之周禮為未行之書信矣

論元年春王正月

明　王守仁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奥是以為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為説者或以為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為有據而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于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為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于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歴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為而謂聖人為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為從周乎聖人一言世

為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　横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為盗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說以為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惟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撝事直言而襃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歷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

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啟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史論

過秦論

漢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

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卮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絶秦本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北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寛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　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靡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

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返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窮困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困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

論前史得失

漢　班彪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紀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争秦並諸侯則有戰國策一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删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絶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黄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賤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晉紀總論

晉　干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採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郭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任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淩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元豐內亂欽誕冦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而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咏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為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旹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道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僇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謡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奸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嶽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泳傾之於荊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

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獘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於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盜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冠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効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頸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藪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意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於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於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

光至於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耉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釆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

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尊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黠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

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政刑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郤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三國論　　唐　王勃

論曰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絶奸回竊位閹宦滿朝士之蹈忠義履氷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罹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絶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嘉平中大黄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馗曰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為人下事之明驗也先時秦帝東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者與董扶求出又曰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劍閣作吳蜀之限天道人謀有三分之兆其來尚矣然廢興有際崇替遞來毎攬其書曷能不臨卷而永懷撫事而伊鬱也嘗試論之曰向令疑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催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於曹陽百官饑死於墻壁六宮流離於道路蓋由何公之不明賈詡之言過也於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伷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騁其驍悍運其謀能海內囂然於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南向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瓚既窘覽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泰之瘡請呂蒙之命惜休穆之才不加其罪賢子布之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五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於累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寛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瓚之間羈袁曹之手豈出於用武將遇非常敵乎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北到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廓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之謀然投

身夏口于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肅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操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不相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矢之備何異驅犬羊之羣餌豹虎之口固知應變將畧非武侯所長斯言近矣周瑜方嚴兵取蜀會物故於巴丘若其人尚存恐王壘銅梁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啓西土首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旣歿劉禪舉而棄之睹譙周之儒詞甘忿憤而忘食聞姜維之立事又忼慨而言疐惜其功垂成而智不濟豈伊時喪抑亦人亡乃知德之不脩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狡布北走強袁破黃巾於壽張斬眭固於射犬援戈北指蹋頓懸顱搖旆南臨劉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超然之雄傑矣而弊於褊刻失於猜詐孔融荀彧終罹其災孝先季珪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懐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於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於匹夫衡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發禮諒闇之中近抱辛毗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於兵革人力殫於臺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畧經緯邃圖求之數君並無取焉山陽公之墳上未乾陳留王之賓館已啓天之報施何其速哉故粗而論之式備勸戒俾夫來者有以察諸者焉

史通論書志　　唐　劉知幾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員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國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疴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疏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旣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輪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旣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益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往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纏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聞學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卭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輸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作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

絶能言吾祖鄭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寔掌王族逮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楊越代氏南遷革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園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盖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寔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録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者而行之

吳季札論

唐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襃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簒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邱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句吳也盖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髪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内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眛之絶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云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

鍾曷若以蕭墻為心社稷是恤俊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絜己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兩漢辨亡論

唐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簒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貫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微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簒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順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青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秉其獨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寖盛之勢上下恬然晻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辯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於決之時方且眩小男於床下官子壻於近郡款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

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栢之間國統三絶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庸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誡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狥一息之安苟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蠡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變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䟽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嗜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貌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蓍著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正然也方又熾焰焰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賛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偽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誡來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聾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隸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固辯其所以然

編年紀傳論

唐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湜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杜無窮雖為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跡參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又編年記事束於次第牽於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革舊典開新程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具叙述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將以不朽自漢至今代以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推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道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雖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略强欲復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儻捨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東晉元魏正閏論　唐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於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於湯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圮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桒梓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録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之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肉蘺委之戕殺指衣冠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況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嘉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晁錯論

唐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潁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旣立臣節安附欲無爲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乂任夫爲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輿在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爲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計而聽偏議是爲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欷歔長悲益爲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識東南之必亂於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歷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絶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東約各欲俾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臣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棄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後言錯忠則有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輔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爲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唐　李德裕

荀悅論略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元默遂至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綜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贊實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其旨以為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為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族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曚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於理其後劉向禁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忠其身亦皆英特儁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則不斷疑於髦儁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曾犯顏干色矣所以得秉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自殺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凌替纔三世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漢昭論

唐　李德裕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輙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視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自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讒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傜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亦信任忠臣之效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可以痛矣

漢元帝論

唐　李德裕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宏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僻蓋懦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為氣粹精為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清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衡鎔鑄不由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為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為賢而任之不疑也

三國論　唐　李德裕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漸速繫於師昭之志將私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覩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唐　李德裕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可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矣其後絳侯繫清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民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為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霆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昧矣

太甲論

唐 陳越石

殷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爲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爲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如哉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爲嗚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篡也有旨哉

卜世論

唐 孫郃

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栽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春秋無賢臣論　唐　孫郃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乂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為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坫毀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騭下民降大聖以為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今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哉予為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駭掇駭掇徵而奇之或謂可刋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乎予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盍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之

縱囚論

宋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相交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法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漢論上

宋 石介

噫嘻王道其駮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駮矣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於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於學孤獨鰥寡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幷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於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商之民歸於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於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益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下

宋 石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然從之也况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耶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貧民未有彊凌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為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幸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為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闕用乎封建以域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為漢之民為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乘桀之大亂其時固已澆漓矣且能以堯舜致其君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歷明時易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易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歷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慣習

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以連田兼地矣彊已凌弱矣衆已呑寡矣大已幷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嬪侍外耽畋遊殫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乏乎故晁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韋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周公論

宋　王安石　文鑑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人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游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

不知為政益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則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惟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立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其為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智伯論

宋　司馬光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知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善者無不至矣小人挾才以為惡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耶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賊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叔輒論

宋　劉敞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識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彊臣也能東來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違於衆而形勢發於外子家駒達於人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達於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者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默而不能已欲謀則逼於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壹　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於號咷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姦邪破朋黨之撒禁彊僭之臣魯可復襄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時仲尼聖人也而生吳國顏冉之徒仁人也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相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於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中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而況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識於當世狂而不信者也嗟夫

史論上

宋　蘇洵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哉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録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辭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賛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録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賛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貶褒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録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　則善矣

史論中

宋 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録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黄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絶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句踐之賢猶不免乎絶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

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下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以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史論下

宋 蘇洵

或問予之論史鈎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偽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汩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穀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序曰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己意也盡

己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楊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叙可也已固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為史者多矣范蔚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蔚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槩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諒槩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妻胡槩之列女李善王忳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游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將相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蔚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咢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蔚譏固失而蔚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為監無徒譏之也

管仲論

宋 蘇洵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刀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刀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刀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刀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絶乎耳色不絶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公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鰍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六國

權書

宋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彊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茍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論 權書

宋 蘇洵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其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度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彊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

山眞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劒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平王

宋　蘇軾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鄷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顔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旣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業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

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温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鄀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魯隱公一

宋　蘇軾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

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

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子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氏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魯隱公論二

宋　蘇軾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

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屛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宋襄公

宋　蘇　軾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

蘇子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祭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於泓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下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辯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捨一牛於億未有所損益孟子予之以王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戕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與國敵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桓文之師存亡繼絶猶不盡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昏淫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不能益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爾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得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秦二　　　　　　　　宋　蘇軾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税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封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彊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顔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簒弒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絶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

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始皇一　　宋　蘇　軾　文鑑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

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獘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許知許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始皇二

宋 蘇軾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而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所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至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奸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反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伊尹論

宋　蘇軾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羮而簞食豆羮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羮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羮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子之富是簞食豆羮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孔子

宋 蘇軾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宫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悦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卻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晏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知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

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管仲一

宋　蘇軾

鄭太子華言於齊威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

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簒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威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

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王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旣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重名而殺孔融晉武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重名而殺夏侯元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管仲二

宋 蘇軾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耶若非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畧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為行百行為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一怯淡應三軍皆

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為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范文子論

宋　蘇軾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勢彊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儒而無謀者也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

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畧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為國之彊弱而國之彊弱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句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病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孫武論一

宋　蘇軾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汩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

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開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疆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二

宋 蘇軾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疆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疆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則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潞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畧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

所以憂與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澭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商君論

宋 蘇軾 文鑑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皆悅

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奸雄蓋其少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宏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宏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狼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宏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汚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宏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宏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范增論

宋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爲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殺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留侯論

宋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賈誼論

宋　蘇　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改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我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屬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晁錯論

宋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它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下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宋　蘇軾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絶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個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它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彦聖不忌不克若自已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奸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諸葛亮

宋 蘇軾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兖南收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刼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為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為寇讐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知謀以絶曹氏之手足安在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失義非湯武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為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决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揀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續楚語論

宋 蘇軾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死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為藥石也哉

戰國養士

宋 蘇軾 文鑑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

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禄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寛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論三

史論

夏論

宋 蘇轍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天下不求夫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天下以爲禹無聖人以傳之而後授其子孫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與其臣武王不以與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乎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以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其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舉天下而授之啓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以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也非以益爲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而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以爲天下故也啟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蓋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昔者嘗聞之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授琴而歌戚戚而不樂子夏取琴而鼓之其樂衎衎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

商論

宋 蘇轍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彊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彊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彊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彊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三宗論

宋　蘇轍

黄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元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致意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周公論一

宋　蘇轍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爲不義武王既歿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悅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彊攝焉以爲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爲之佐以成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爲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之所忌而下爲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中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惡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列於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五伯論

宋 蘇轍

五伯威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威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威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威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于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威等無戰勝之功矣故威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淩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王亦爲之而尚何以爲伯乎嗚呼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威文齒而况其下者哉

齊

宋　蘇轍

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詡無異夫陳平賈詡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爲也而謂伊尹太公爲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爲之而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威公霸諸侯一正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適庶爭立威公不得葬幸而不亡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蓋物有以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爲其道當自是徃管仲爲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威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爲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爲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爲無用而毁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媮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威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適庶之禍遂與威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威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秦論一

宋 蘇轍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内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艾豪傑蹷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絶盖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嚮而攻秦無一城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讁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趍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蓄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襄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强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爲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為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爲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强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爲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威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

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爲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况於力行仁義中心惨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强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虎心寡欲可以懐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爲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来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漢武帝論

宋 蘇轍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時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来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買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

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遠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内則骨肉相殘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論

宋　蘇轍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于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于天然人事嘗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

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　幾事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然後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强力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悦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説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漢光武論下

宋　蘇轍　文鑑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力焉誅産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甚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晁錯而文景不以爲牾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孝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于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揚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于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横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益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于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弊勢極于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宦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三國論　　宋　蘇轍　文鑑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推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何故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荆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

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晉論　宋　蘇轍　文鑑

御天下有道體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彊而去其隋傲羼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益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鬬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鬬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

此其奸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休而雪霜飢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役而爲秦之疆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晉武帝論

宋　蘇轍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爲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没産祿雖横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宏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爲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

而輿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簒弑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惠以爲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爲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彊帝室然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擁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隋論

宋 蘇轍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刼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厭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其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大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旣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積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以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揚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

故其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絶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宋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内重則爲内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彊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内當此之時謂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横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内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内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緜地千里内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呉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内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

河之固而不敢抜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内則爲内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内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彊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内之大臣而絶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邉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内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内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乗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勢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内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絶之禍蓋周之諸侯内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内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彊

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卒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内之彊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五代論

宋 蘇轍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鬪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闢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旣明分裂海内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而數歲之閒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内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知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疊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

下太平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九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陷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豊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為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

宣帝

宋　蘇轍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畧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為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惋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也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然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洪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襲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王導

宋　蘇轍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體性本寛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横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辭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没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内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為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為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為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寛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嬰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為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為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輙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産為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産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産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産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為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夫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遂豐卷戮子皙鄭乃大治如導所為知賂伯石以

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豔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史官助賞罰論

宋 蘇轍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攙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閻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横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悦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邱

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為經而其實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故齊威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外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為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史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隋論

宋 李清臣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丁至於赧三代之長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平帝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

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纔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厚薄之效耶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飧而食至於兵革不用天下無遊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

不足以尊其民綱紀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辨數勤察為能慮三王之位而卑卑為任智數叢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為累而旁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或用王道而常為百世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迹測之哉嘗觀於三代其為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闊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炙百姓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體其勢播大固如置方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未世中主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擊斷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切笑强者為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一有勢摔則怨心紛然內外皆為之擾動姦豪乘其敝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羣羊而蕩王業如振敧器耳是故民衆而著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不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漢文帝

宋　曾鞏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為天下大殘淫侈之俗為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罻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靡卵殺胎伐夭皆為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為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為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名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為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埶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膳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而作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石慶論　宋　秦觀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内修法度外攘胡粤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　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洪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爲舉首用經術取漢相下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故宜牧丘鄙人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偪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偪偪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爲丞相權移人主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時臣彊君弱陰勝而僭陽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彊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彊臣弱陽勝偪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計既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也洪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爲幾何耶洪與慶爲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邱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爲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惟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洪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西晉論

宋 何去非 文鑑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遲有迹之可覩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嘗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嘗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爲禍之形常隱於福爲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爲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爲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從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爲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坊水莫之能遏晉爲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內爭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於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爲自孝武攘之募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其來而不知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庭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爲虜區如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氐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趣華矣而其桀暴貪悍樂鬭喜亂之志態則無時而變

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爲毒深也雖然彼之内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于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爲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内附或樂用其力惟恐不能鳩舍而收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爲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

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籍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作障塞使有華夷内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彼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果斷之主爲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爲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于天下其能及此乎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然不爲省方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爲天下者無恃其爲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禍也

隋室興亡論　明　宋濂

昔周室闇弱靜帝幼冲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權都督諸軍遂假黃越開丞相府當是時宗藩大臣心志弗平五王連謀三方稱亂高祖咸得剪夷之始有輕睨周鼎之心自進爵隋王加九錫尋受周禪而即皇帝位于是修明庶政綏撫遠夷經營四海至日昃不遑暇食高熲蘇威李德林之屬調馭于內楊素韓擒虎賀若弼之徒折衝于外規摸日盛遂萌平陳之謀張皇六師直擣金陵陳人膽破叔寶斂手就擒天下自是歸然一統東底大海南撫交趾西連且末北極五原莫不稟受正朔願為臣妾開皇仁壽之間人物阜繁號為極治及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為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畧市武馬而困烝庶御龍舟而般遊亡度自以為日月所照霜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島夷怒其不恭親總大兵一百十三萬公十二軍並發旌旗彌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之也意謂很噬元菟之埜鴟張扶餘之境電掃襄平之墟未幾麥鐵杖死遼東宇文述敗薩水而九軍先後陷焉曾不悔禍益務興戎府庫空竭頭會箕斂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盜賊蠭起王薄發長白張金稱聚河曲林士宏據九江杜伏威掠江淮翟讓出陽城似此之類不可勝計而海內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猶日沉湎聲色惟日不足度其不免乃欲摩頸自研卒致血濺御衣而身亦隨殞非天下之至愚孰能與於此哉當其指麾羣雄叱咤之間風駭雲流而混六合於一家何其雄也身死肉未及寒而邦國蕩覆子孫誅戮殆盡反不如密農一布衣時又何其削也君子論禍敗之幾不起於煬帝之日而基於高祖之時何也蓋天下大物也可以惪持不可以力競使高祖以惪結人心雖煬帝昏荒之甚其敗亡未必若斯之速也夏有太康殷有雍已河亶甲周有幽厲而宗祀不絕者以禹湯文武之惪未斬也是故采章文物不足為之盛金城湯池不足為之固長鎗大劔不足為之利士馬精強不足為之勇玉帛充牣不足為之富其足以賴而長存永治者非惪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語此徒以力競也悲夫

樊噲

明 高啟

樊噲武夫也嘗携劔擁鋒從沛公以芸菑墾害人所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還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遠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恐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群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臥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深慮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邪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論者誠刻矣哉

鄭靈公一

明 方孝孺

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君子而敗於私智之小人智之於人固可以成事然用之以私意則流為詭詐險側而智能之士莫為之用故惟足以取敗大度之士其計謀畫策未必過於私智之人惟其度足以容物故有智者為謀有力者為戰有才者為之治所為無不成所欲無不得蓋惟不自用其智乃能役舉世之智而私用其智者適足為衆智役此事之必致者也人之度量相去亦殊懸矣世有棄萬金如涕唾者亦有吝杯羹而不肯與人者自棄萬金者言之則已之所處者大而他人為愚自吝者言之未必不以已為智而咲他人之妄也周衰諸侯之事亦多吾觀鄭靈公之死未嘗不深哀其智之小而咲其失君臣之道至於不恐枉羹之故而殺其身也且靈公非愚也其不與子公之羹亦非誠吝也特忿子公之咲而言夢為輕也故不與之羹使其夢無徵而乖其素望此兒女子相詭之恒情小人諂詐之私智爾子公怏怏而染指咲而赦之召而賜之可也靈公欲殺之則過矣

苟知其心不忠果不利於宗廟正其大罪而誅之亦可也卒不能決遂死於子公之弒計其所爲豈不愚甚矣哉君臣之際難矣尊卑之禮不肅則必至於僭上下之情不洽則必至於離惟賢主能嚴其分於朝廷會同之時而洽其情於私覿燕享之頃朝廷之儀或有不欽雖親賢有所不避燕享以和樂爲本苟察其末節細禮而罪之則人人自危簒殺之事或階之以起故當容之以寛推之以恕使人咸得盡其情則嚴不至於離而和不至於僭矣靈公既不能預嚴君臣之分陵夷至於咢俎之前而方責之小禮遅說詐之智斬於杯羹以取强臣之憤其致殺身豈足恠哉故黿酒杯羹微物也善用之可以重於茅土之賜不善用之干戈酖毒皆由於此人君自非以度容天下而挾小智以御其臣雖食之以太牢皆鄭靈公之續耳豈足爲智哉

鄭靈公二

明　方孝孺

御臣之術難矣御小臣之難不若御大臣之難御大臣之難不若御權臣之難也小臣有善賞之可也有過罪之可也大臣有功而賞之浮於功則驕不稱其功則怨有過而罪之當其罪則怒不當其罪則肆然猶不敢為亂也至於權臣則不然其威足以懾百姓其勢足以脅人主其喜怒足以為禍福故善御權臣者能陰銷其威而使國之大柄歸於己者上也其次則莫若制之以禮嚴之以分惠之以恩使自戢其權而不至於僭又不能然則不取其怨怒而已取其怨怒則危矣世之取權臣之怨怒者非為責其政事而然也非為詰其專擅而然也其始出於爭不急之小務蓋侮慢之私智怨蓄於纖微芥蔕之中而禍發於簒國弒君之大昔之所聞不可勝道而靈公之於子公尤其最著者也子公之為鄭卿蓋久矣靈公始立而為君德澤不加於境內威令未信於朝廷其於國之權臣宜撫之防之徐而收其柄銷其威然後國可得而治也不勝其一笑之憤靳杯羹而不與以取怨

辛致弑逆之禍烏得為智乎今夫吾力足以勝人而後衂之侮之唾罵之以致其怒故每鬬則勝苟不自量而好侮有力之人未有不勝於人者也況子公者又執鄭國之政於嗣君之立得杯羹之賜則夸以為榮決然而靳之不與寧不失其素望而慭同列之人乎雷同而受辱雖鞭撻不足較而恥一人於千百人之中其辱甚於死何者恐為千百人所笑也況子公斗筲飲食之人而挾無上之器其得志於杯羹則喜否則為亂固小人之常情其罪安足論乎獨靈公之失則世之御權臣者所宜知也昔者漢文帝以諸王入繼國統絳侯周勃挾誅呂氏之權常有德色帝待之益莊一旦臨朝而問錢穀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慙媿流汗遂謝病不敢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若文帝可謂能御權臣矣蓋勃之功烈聲威素行於臣民苟責其不恭其心怏怏未必服禍或因之以起矣吾固假之以寬置而不問而以其職問之文帝豈不知其不能對哉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慙慙而不敢怨怨而不敢怒其驕慢之虛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天下之大柄不待發於聲色而盡歸於己雖有勃輩十百亦無足異矣此其得御權臣之道者也使鄭靈公有文帝之行烏有殺身之禍哉後之人主不幸而遇權臣以文帝為法而以靈公為戒庶乎其無患矣

東漢

明 方孝孺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出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由而盡備哉然古之善處國家者每事揆其始而考其終喜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於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為患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為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於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并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恐易此道而更為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為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亟至於亡不敢過為矯激難守之法以為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行遠或有躓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驟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簒在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簒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弊而力矯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于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卒以此亡光武以為莽之得成其簒者權太重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於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簒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光武能著為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大賢之士為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矣蓋宦寺恒以傳閨閣之命受襁褓之寄而妄作威福苟外有良輔以持其柄內無母后為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溢乎宮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三公之位古所謂共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橫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衆矣然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

公處之以至當徇斯須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銳於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唐

明　方孝孺

有志於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功為喜必以無功為耻苟自耻其無功乃急於成功不顧難易而為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先王之治天下為其所當為而不強其所難為使天下民物各循其性終身行之猶有不及何暇他務哉後世之君多好徼功于夷狄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為尤甚皆太宗啟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不能攘遠伐亂而未嘗以逞於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為中國之患也其心於異類者必有禍馮婦之子孫多死於虎學王良之術者多死於踶齧非為力不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既平群雄而盡有海内其心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窟而獮之縶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鎣粵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於元宗盡用

人爲邊將任以疆埸之事祿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於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絕於邊郡盜賊之興卒自代南詔始而五代四主皆出於雜　德光業黙遂子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内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快適於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支庶始翦於武氏再覆於祿山黄巢殲之崔允朱温芟之太宗於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兵之凶也久矣創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喜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爲心在拯民而不在圖利庶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功易無窮之禍也

鬻拳

明　方孝孺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爲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爲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爲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讋懼之咄咤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爲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爲上下尊卑之分俾爲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勒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爲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爲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况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遠道子爲可行權而

許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受視其父之惡夔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辭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居而爲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刼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爲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刼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爲愛君乎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刼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簒弑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豫讓

明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能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

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誅忠告已無媿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劒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劒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樂毅

明　方孝孺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爲行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扶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爲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爲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讎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彊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

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脅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雖毅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況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爲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饑小食之則不死恒食之則充實矣可謂菽粟不可少食而寧啜糠覈之爲愈乎太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條侯傳論

明　方孝孺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之所罰而僭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爲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賤貴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既死君子謂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迫於利害善避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世間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

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啓爲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爲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忍而未發宮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誅之遂卒寘之於死求其所爲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爲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誣之爲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乎夫朝廷之禮君臣之分固有當遜者矣至於爲一事而亂舊典起邪心爲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和之此小人反覆之計謀一身而不顧職業之所爲烏可謂之遜乎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苟畏窮困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爲戚者哉遷不稱其能守官而誣其不遜不閔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於後世此吾嘗論遷善紀事而不知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丙吉　　明　方孝孺

君子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知也人事至著而易爲也舍易爲而求難知則爲不知先其微而後其著則爲失序堯舜禹益相告戒之辭詳矣傳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歷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三聖賢之於天道豈有所未達哉棄所宜爲而求之恍惚詭誕之域者固聖賢之所不取也宰相之職上有以格君下有以足民使賢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時風俗美於天下倫理正而禮樂興中國尊而夷狄服有生之倫各遂其性而無乖戾鬭爭則可爲盡職矣不必漆漆然探其所難知以爲觀美也能盡其職雖日月失明寒暑不節無害其爲治職有未盡使天地位而萬物育亦安所益於民乎漢史稱丙吉不問死傷而詰牛喘以爲知大體此非君子之言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於都市之內政教不振而俗寖壞其爲變亦甚矣豈非宰相所當憂乎舍此不問而恐陰陽不和何其迂且妄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先盡事人之道而事鬼且不可況不務人物之性而徵不易知之天道焉在其能爲相乎且宣帝時俗之弊非特相殺傷而已一歲中子弟弑父兄妻妾弑其夫者二百二十餘人幾不可以爲國吉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革風易俗陷斯民於禽獸而惟一牛之問謂之知所緩急不可也漢儒之學泥於術數而不知道其流至於蔽而不通愚而信怪雖可稱如吉者猶溺焉而不以爲異況不足稱者乎天下猶人身然風俗血氣也災祥肥瘠也戕剌其體膚而不問見瘠者而問之人必以爲　矣察於細而忽於巨惑莫大焉而以爲知大體可乎然則洪範之說皆不足信歟非然也庶徵九疇之一也必以人事爲之本盡人事而後徵天道者吾之所知也信災祥而遺人事者漢儒之謬洪範之蠹也非君子之道也

崔寔　　明　方孝孺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億事未爲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爲學未爲違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爲惑異孔子不貴於言若是耶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覬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爲邪說以爲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靈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箸之弊必至於瑤臺瓊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横之辨而亡夫言豈可苟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爲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爲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苟以爲明忍以爲斷督責以爲能當斯世也斯民竸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壞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爲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治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率其所爲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是也文帝能參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旋踵即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武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盡矣明章能扶植培壅之僅至少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卻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自孔子之末學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

愚至以堯舜爲土水而以刑罰爲膏梁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怪其爲此言也漢之諸儒惟賈誼董相及王吉爲庶幾如寔與統時人所推爲大儒而其論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所從來遠矣豈特寔之罪哉

司馬孚　　明　方孝孺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怪雨彌時而止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横乎世而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之民不思其故主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内之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王所以欲明斯道於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事以爲觀美乎其意爲苟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爲邪不若使之各知斯道自不能爲亂之爲愈也周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亡國强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可以兼并然而却視踈顧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特以斯道猶有存者畏受悖道之名而不忍也秦之土地兵力豈皆過於諸國哉卒至於刼其主而不顧者夷狄之俗教化不明君臣上下不知道也一家之敗必始於不學之人一國之亂必興於不教之地天下之禍常發於無道之國先王必以教化爲先務而不敢忽者豈苟然哉曹氏以詐力得

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丕歔父子坐席未暖而司馬懿已睭其旁而欲攘取之臨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為非積習既久至於弑君簒位以為常耳而不復怪益舉中國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懇欵悲痛不忍與其謀子姪為天子而身為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愧若不忍居者身死於晉猶願為魏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奸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為堯舜之禪無以過而孚獨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為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温之兄全昱皆能知簒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禄為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故群盜惑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孚知忠而不知遷義之方也使孚為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托為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弑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焉可少而斯道烏可忽哉

殷浩

明　方孝孺

自先王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士之生於世者其學術各隨世之所尚而變觀乎世之所尚而士可知也西漢尚經術故士多通經而達理東漢尚風節故士多能自重而不役志於利祿唐尚諫諍故抗直之士衆惟晋祖元虚而尚清談故士之生於是時者能以恬淡寡欲治身而以簡樸不煩鎮俗釋然有等貴賤齊死生之意王導以此輿江左謝安以此勝苻秦庾冰王彪之之流皆此以見重于世士之用學術猶工人之用器器之用雖不同然利者愈於鈍有者愈於無挾其所聞知以應當世之事其不合者鮮矣方未用時計畫規度天下之得失利害素已定於心及居乎位則舉而施之如出物于懷入手于袖取金帛于藏而陳之中庭快乎其無難沛乎其不窮矣宜其無不當也若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而已有宰輔之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志果不失人之所望是豈待言語而見哉以言語自表異者類多夸誕之士若殷浩者夸誕之尤也人莫貴於自知自知而後可以知人晋疑桓温勢盛而藉浩抗之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温否乎温握兵擅命久矣使才智與温等猶不易況浩不及而居之不辭求免於禍難矣彼温者志趣雖有不純而其才足以有為且當是時晋室之衰甚矣使浩為相能與驩然相下說以安國家利社稷不當以相軋而以信義喻之温必感奮而恢復其外浩修為相之職而輔其内不越數年中原必可復也浩不此之究而輕重自用為不能為之事而圖不可圖之功踈姚襄而致其敗信敵國之間而自將以襲人其智術之踈殆與豎子無異固識者之所竊笑而俟其敗者卒取廢辱豈温之罪哉温謂用為令僕其宜欲以浩為相浩不惟不可將相亦非其所能為也蓋浩率易而不知國體觀其欲殺蔡謨固知其人之誕妄而不可有為矣其視導安之持重嚴簡相遠不亦甚哉非名不足以取士而以名取士者又多失於虚名之人唐四夔李元平及浩者皆名過其實者也自古不覈名實而取名實不副之人其不敗者幸也

蘇威

明　方孝孺

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貴可以賤者君子也惡死而慕生貪富貴而厭貧賤者小人也以死爲可惡寧知死有善於生者乎以貴爲可樂寧知賤有安於貴者乎君子之於世視生死貴賤如手之俯仰不以動其意而一以義裁之義宜死也雖假之以百齡之壽不苟生也義宜賤也雖誘之以三公之爵不苟貴也其好惡豈悖於人情哉衆人狥於利故好惡失其中君子於義也明故審於輕重也當天下之亂常以世無知義之士而小人衆也危邦敗國有知義者立乎群邪之間使小人之爵祿不足以誘威刑不足以脅則尚可以與也不然雖全盛之天下其誰與守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才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爲之死也輔相舊臣惟一蘇威拜伏蹈舞勸進頌美於群盜而不以爲愧威在文帝時富貴已極寵遇已厚國危主辱力不能救則朝服立朝數群盜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覬覦僥倖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犯豈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決屈身於群盜其辱甚於死而威不悟然人不至於死不止也與其恥辱而生孰若速死之為善乎威事功黯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一陷於非義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累豈不悲夫雖然威固不善處其身矣而隋之處其群臣者亦有以致之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者豈偽為爾哉養其氣而厲其節平居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辱寧舍其生而不敢負國隋氏父子之遇群臣詐寵而威役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箠殺於殿庭之間凡仕于其時者皆挫辱之餘無恥之人氣不足以有爲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勢使之然豈足深怪哉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爲者惟君子為然素以小人待之而欲望其為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難也於蘇威何惑哉

張九齡

明 方孝孺

張九齡爲相而能使元宗無過太子不廢小人困不得志九齡出而綱紀壞唐室漸亂而幾亡國或曰九齡古所謂大臣哉曰九齡忠矣而不能擇義善事君矣而未善處身安得為大臣乎古之大臣正其身以為天下準不可以位拘不可以恩狎立乎朝廷而君不敢為非義狎佞畏伏而不可肆待之以禮則留外貌少衰則引而去之其決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為欲行道故必審於去就也楚王戊不設醴於穆生生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醴之不設何遽至於鉗哉然禍發必有幾人心之敬怠必有漸不設醴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之坐不命之坐則必至於笞辱傌詈笞辱傌詈又不足不至於鉗而不止然則不設醴之去裂辱直毫髮間耳烏可不預為之計乎九齡臨事規諫近於以道事君者惜其知不可為而不速也九齡必欲殺安祿山行敗軍之誅宰相職也且已知其有反相寧可已乎當元宗之不殺九齡宜以死爭之爭之堅不許則宜如褚遂良還笏而請元宗苟悟而從則可除天下之害不從亦不失去就之義而無愧九齡爭之不力而遂已焉元宗以王夷甫見詆又忍而不去元宗寧不以貪富貴疑九齡哉九齡於此固可去矣及沮牛仙客之封李林甫以書生侮九齡而元宗亦深慢之無復敬禮之意其當去也明矣而復不辭終至見斥而後去何其昧於幾而不知義九齡欲留而盡其言乎則二者可以見矣欲留而行其道乎則未有待人不以禮而可以行道者也九齡之賢必不慕區區之富貴然觀九齡之事若未能超然於富貴之外者豈其心在君與國而不暇為身謀耶世未有詘其身而可正天下者九齡或未思之乎使九齡獲聞聖賢之道以古之大臣自望其事功必不若此而止也自道之不明通達者流於權詐卑陋者局於貪鄙求之於唐如九齡者不過數人亦豈易得哉然則九齡雖未足為古之大臣亦可謂唐之大臣也夫

論孫甫薦富弼代晏殊事　明　王叔英

晏殊罷相諫官孫甫薦富弼代之仁宗怒曰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事在慶歷四年

於乎弼有宰相之才天下知之甫薦之誠當矣為帝者如果有心於用弼宜曰吾意正在斯人卿可謂能為天下得人矣如此君臣之間豈不為相得哉今帝乃不出此而反有怒於甫蓋其意不在於弼爾使其意果在於弼豈不欣然從之而何怒於甫耶昔堯之相舜以師錫舜之相禹以　言未聞進用宰相為人主獨任事也且古人有言曰薦賢受上賞況薦大臣以當大任者乎如甫者宜受上賞而反怒之此帝之大失也帝之意豈不以謂宰相之職乃人臣之極任其登用之恩當自已出殊不知薦之在人而用之在我其恩又曷嘗不自已出乎傳曰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益獻替之職固在人臣而用捨之權常在人主果何嫌於恩不出於已也哉雖然為人君者要當以公天下為心惟在於為天下得人而已又何必欲其恩之出於已其恩之盡出於已者乃好利自私者之所為豈賢君之事哉惜乎以仁宗之賢而猶昧於此哉余懼後世有沮卻忠臣為國薦賢而藉帝之言以為口實者故特著論非之以為人主之戒

茅焦論

明　商輅

嫪毐之亂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焦也後至不畏鼎鑊而力争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為母子如初譚者以為顈考叔之錫類不是過也噫長信非毋弟之親宣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宣王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為楚也妻則不為政也毋雖誓之黄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先王而何焦之汲汲於諌也春秋之義絶不為親於文姜則然非仇毋也以父而仇之也帝太后非莊襄之仇乎始皇悪得而毋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邪且曰車裂假父撲殺二弟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污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説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毋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為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連衡也然則焦之諌固戰國之奇士而亦潁考叔之罪人也

宋論

明　劉定之

以寇準為樞密副使時旱蝗帝召近臣問得失準為樞密直學士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帝怒起入宮復召準問狀準請召二府大臣同對言頃鄭吉犯贓少伏誅參知政事王沔弟淮贓十萬杖復官帝切責沔而以準為可大任故有是命

當是時前代刑法慘毒之風始漸消泯然太祖命大辟諸州不得專决其輕典固恣肆自若也而頃者田錫建議謂按獄官至以鐵為枷益法外槩斷大率類此而朝廷丞弼尚復任意操縱如準所對則何以廣仁恕之化擴治平之效乎計其民冤莫訴所在猶多而天意垂戒信不虛矣抑君相違缺此外豈更無可指而準不能無諱特本諸洪範傳所謂棄法律則火不炎上於罰常暘者為説乎夫洪範以為人君能建皇極則貌言視聽思得其理而雨暘燠寒風時若不能建皇極則貌言視聽思失其理而雨暘燠寒風恒若然得與得俱失與失並貌果恭而言罕有不從視果明而聽罕有不聰也休不獨至咎不單見時雨則必無

恒暘恒燠則必無時寒也特就其事言之則各以類感就其徵言之則各以類屬云爾譬諸學者之於經謂溫厚本乎詩教設使學乎易書禮樂而亦溫厚謂非其所得不可也醫者之於疾謂寒疾本乎陰淫設使遇於風雨晦明而亦寒疾謂非其所致不可也故禹平九年之水非但以貌恭作肅湯弭七年之旱非但以言從作乂周末之無寒歲豈惟視不明而豫泰亡之無燠年豈惟聽不聰而急乎至於聖之無不通配乎風之無不在然屑屑焉以反風起禾為周成王所思之聖鷁飛石隕為宋襄公所思之蒙前日之不鳴條為何事之已脅今日之不應律為何理之亦霽亦膠固不可為訓也但明乎經意則於五事無不當修於五徵無不當察於以趣得而去失違咎而求休徵徒泥班范牽合之說非惟昧禹箕授受之旨殆將使居建極之地者謂吾有是得也而休徵之應非其類有是失也而咎徵之應非其類因以疑天命而怠人事矣援經陳謨之臣其何不深考乎

帝問翰林學士王安石以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唐太宗為哉帝深納之尋以為參知政事行新法

安石為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至於破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為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為貸償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於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雇民應役名為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雇錢之奇羸也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雇募而自役哉私雇募焉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雇募以利其雇錢之餘即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為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甲矣而待餔之兵何嘗為之廢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今使

民養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勞何嘗為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曰以為我非用之於土木非用之於狗馬聲色非用之於仙佛欲用之於兵而復漢唐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遼之大故將於遼必先於夏又先於羣小夷狄曰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掃異己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熙河章惇試於湖北熊本試於瀘夷郭逵試於交趾皆能略有所得而試於夏則馴至於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彼遼者不待其試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徊躊躇為欲取之必與之之説卒遣韓縝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獵者罝狐兔刺鹿豕而辟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蓋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智以用於哲徽之時互起迭進以至賢路盡壅民命僅存之秋適值遼有釁躍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遼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為神宗謀破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羣小為之交攫互噬於天下也抑遂其始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為務而兵自强安石先弊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堯舜周公藉口其誣矣哉

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修卒于潁詔求其所作五代史以進

神宗置司馬光於散地而俾其脩資治通鑑自為之序棄歐陽脩於未老之年而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脩與光但能譔述也經國實用非其所能也吾曰有安石也何其量人之薄哉厥後光起而究其用於元祐之初脩之不究其用君子蓋惜之然所尤惜者脩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濮議是也當濮議之始也韓琦輩雖與脩同在政府而知經學古豈如脩秉義懷直豈踰脩哉脩茍以濮王為不當別議尊崇琦等必不或異矣英宗雖欲顧其私親何自啓口哉自此議發於政府而羣言交攻惟脩之歸咎謂其昔也贊仁宗以立為後之子而今也導英宗以

忘所後之父背先帝而誤嗣君薄大統而厚本生於禮經為不合於直道為不純而脩遂無辭其責焉豈非脩久參大政當補相位畧萌覬覦之心稍為迎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晋出帝謂所生父敬儒為皇伯榮世宗謂所生父守禮為元舅皆反覆辨詰二主之非欲以表證其前日濮議之為是然近於欲蓋而彌彰矣脩之學繼唐韓愈而與之並皆宗經而脩論述尤多愈惟論語數章皆纂史而脩筆削尤嚴愈惟順宗一錄皆衛聖道於湮微塞絶之餘皆闢異端於羣趨衆附之際始焉學者莫能抑揚之也至其後惟愈從祀孔廟而脩以濮議為鉅璧之纎瑕良榦之寸朽焉不然其全美豈可及哉幾微功名富貴之念一動而用以之不究美以之不全是以君子無慕乎其外者懼累乎其内無冀乎其未得者懼喪乎其所已能也若乃光則免乎此矣所以然者光之學以誠為主自不妄語入故也

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在經筵為翰林學士蘇軾所嫉頤門人賈易朱光庭攻軾軾所厚孔文仲顧臨詆頤章疏交進頤以是罷久之軾亦罷是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洛黨頤為首蜀黨軾為首朔黨劉摯梁燾王巖叟為首其輔之者甚多

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惡之惡之者非賢而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孺等分為二黨以相傾奪於富貴之塗李優牛劣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將衰也其初亦分為二黨熈豐作新法王安石為魁元祐掊擊新法司馬光為魁光之黨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歿而其同黨又自分為三朔黨洛黨蜀黨徐考其故朔之所以得黨名者劉摯等所居之地相同而交游親密所守之職相近而議論恊洽自為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若乃洛黨之以頤為首者頤進講則欲坐見哲宗戲折柳枝則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賀罷而往弔則拘於歌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嫉於人以致為其所攻擊而頤未甞報復也門人代為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蜀黨之以軾為首則異於是軾少年登制科一

也高才雄文二也兄弟同為美官三也於古人所謂三不幸者全而有之矣謂立議抑以避人之尊已廣大以容人之異已猶恐不及也而見頤為學者所宗忿然嫉之豈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頤而惟已之尊不異已而惟頤之異乎夫聖人之道大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若軾是也冉閔顏淵善言德行若頤是也譬之入山而採玉入海而探珠各有所得俱足為寶可相羨而不可相嫉也嫉心生於中而排斥之跡形於外甚至上疏云臣深嫉程頤之奸不假以辭色此何為者哉然則軾有心於立黨而自為之首以合羣助而攻擊人也譬於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隣之兵也其不韙有在矣夫不賢者之不容賢者固其所也賢者自不相容則猶兄與弟相鬩而為必破之家心與肺相尅而為必死之疾矣若軾與頤孰不皆以為賢而不容頤者軾也使能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則豈不可以居宰物之地哉

康王構即帝位于應天府

康王前嘗為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劫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卻還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為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益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於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以強宗為霸主糾合諸侯為周輿衛至于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以祀姬姓之祖禰秦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固其存者也漢懲吳濞楚戊之強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于哀平之際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既盜漢而光武兄弟呼于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於反掌靈獻之末表琮焉璋猶能崛強荊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溫篡唐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沈于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阬于龍興寺女真取宋而惟康王以出

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擧宗北遷卒見屠于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於萬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為其子孫計可以無疑於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歷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崇宣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即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朱熹卒

熹之學後世論者謂為集諸儒之大成夫小成者有所缺而不全有所偏而不中集之而後為大成也熹於生乎其前之諸儒若周之精程之正固非有待於熹而後能全其所或缺中其所或偏至於康節之高明而稍未即乎實橫渠之宏毅而猶未至乎熟乃若待乎熹有以實其所未實熟其所未熟者然亦不可謂彼缺而此全彼偏而此中由是言之熹於生乎其前之諸儒未嘗集其大成至於生乎其時之諸儒則能集其大成何也熹之時諸儒為言人人不同言度數者蔡元定父子之於地理樂律有指歸矣熹與之上下其論而脗合焉言述作者周必大諸人煒乎以所長著稱也熹非徒與之講評賡酬可相伯仲而文考昌黎之異賦明靈均之衷詩開閩韋之門使來者不迷其塗焉於施諸用者辭受進退不屈其節告君必以格致誠正而不小其道臨民幹方鋤奸救患之不遺其力視當時溺學之志事功者陳同父輩反過之也於求諸史者未嘗若呂祖謙之專而綱目繼春秋功過呂矣呂與張敬夫輔翼熹以共究遺經不幸短世而熹歲寒松柏為斯道之梁棟又過張矣惟陸象山兄弟始與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長以為己有予嘗考之熹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

看義理不詳熹曰覺於義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為己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爾又與呂祖謙書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祭子壽文云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曰是以還道合志同又曰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邪然則所謂熹集諸儒之大成者度数也述作也事功也史也經也道問學也尊德性也其塗如此也蔡也周也陳也呂也張也陸也諸儒之趨於其塗如此也而熹據其會以要之殊塗而同歸於已焉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此之謂也或曰陸之於朱論者謂猶冰不可與炭同器若子之云則猶塤嗚箎應可以奏於宮懸之間而備韶濩之一音乎曰然曾晳之狂子路之勇原憲之狷公西赤之容端木賜之辨皆見集於孔子而不見黜者也朱之與陸以其所言而觀之曷嘗終見黜哉謂其終見黜者未嘗考其所言者也亦已甚矣

詒經筵進講朱熹治鑑綱目

宋時諸帝之不廢講學蓋漢唐所未能及者故其時悖德虐政不若漢唐叔季之尤甚漢唐有篡弒之臣而宋無之有賊民崛起幾危社稷如張角黃巢者而宋無之皆由於上之人未嘗悖虐尤甚以激之也講學之效豈可誣哉所謂未嘗悖虐尤甚者若真宗之天書雖不以諫而中止然其後天書以殉于梓宮英宗追崇所生諍者盈廷則為之屈意中止矣神哲以來改更法度正人邪黨迭為勝負亦紛然也然有竄逐而無刀鋸南渡以後和議作而語灰復者被排斥偽學禁而師關洛者入罪籍然斥之而益奮罷之而愈勵者亦由其無死禍以加諸人而人之改行易節者終少也其未嘗悖虐尤甚於此可見豈非講學而有見于前代覆車之轍乎治鑑綱目者人主有志于講學則不可以不之觀而前代覆車之轍無不於此乎在也或者謂治鑑綱目雖歷涉司馬溫公朱文公兩大賢之筆削而成然賢而已爾非出於聖也史而已爾難侔於經也人主亦留心於聖人所作之經而足矣於賢人所述之史未之及焉似未有害也是不

然尚書者紀傳史之出聖筆者也春秋者編年史之出聖筆者也溫公取尚書以後之紀傳史約之以為編年治鑑而文公倣春秋大書以為之綱三傳分注以為之目是則治鑑綱目者尚書春秋之子孫而尚書春秋者治鑑綱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孫一氣之相傳聖經賢史一理之相續孰云其末之及焉似未有害也哉為此說者猶是告人以千萬里遠之覆轍而不告人以一二里近之覆轍也其顛踣不愈速乎

曹參論

明 謝鐸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方秦氏之吞并諸侯也阡陌井田郡邑封建坑焚學校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紛擾之幾何不為垓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於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為為治彼以其猛而我以其寬彼以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苦於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熾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參亦不為無功焉參之治固可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於參者蓋時雖厭於有為而事之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以槩不為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為未能益民而先已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守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偬於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變於秦者曾聞其能修什一於千百乎況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牝雞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

以有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能有為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柰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已於乎參但知清淨之藥足以調擾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穀粟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瘳秦氏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噫漢之所以為漢者以此漢之所以止於漢者亦以此

史論

明　康海

靈帝崩太子即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又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為之詞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義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詘事而信義況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于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因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則侵霜之漸篡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之若彼嚴也何進不務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以諸將無嚴之兵絕而墜之耶此于春秋之法蓋元兇首罪必誅而不赦矣而況其事又未為安也宦官之毒漢

自恭顯以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帝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賊之路又不能聲明名義屬之司隸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徇袁紹之謀及再白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猶優游以待外諸將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碩讓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後燔燬宮室篡廢天子蕩析民庶其孼禍倍萬于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名以除之耶夫外諸將之兵猶虎豹羣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為崇禍也收虎豹之屬入于室而厭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于崇禍何不除頑奚必虎豹羣象而後能也況於卓之無所忌憚又甚于虎豹羣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悖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悖義而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誅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初也為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孼人窺覘于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其安紓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攻而滅也其理當如是也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以啟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還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興先視其突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其突而視之乎

盧懷慎鄭綮論　　明　張時徹

盧懷慎推遜姚崇人謂伴食宰相鄭綮驚詫平章之命自謂歇後宰相一以讓能被譏一以避權自貶論者遂以此少之今考懷慎少好清修長宣令譽時政之疏可比至言臨終之表不異尸諫不營產業無金玉文綺之飾所得祿賜輒散與親戚故人及屬疾對宋璟之言益誠國之蓍蔡也乃其推遜姚崇亦猶子皮事子產曹參遵蕭何之意耳曾是以為無能乎于時姚崇挾智擅權傾巧自用凡所嫌忤擯黜殆盡而卒無加于懷慎謂非盛德之致哉張星稱為忠清直道終始不虧信矣若鄭綮之刺廬州也移檄黃巢巢不犯境羸錢寄庫盜不敢侵至沮杜宏徽之聯居禁近言不聽而稱病休官闕朝政之遺闕每犯忌諱而上章論列既已忤執政而遏散秩旋以伸公議而為常侍跡其風節要非碌碌者其以詼諧之詞刺譏時事益亦憤世嫉邪之言耳當板蕩之時而被援立之命遜而不居又何嫌于自貶哉既入視事侃然守道甫及三月移疾乞骸其難進易退之節去怙寵持祿者蓋遠矣史氏例以張濬朱朴謂為季末台臣之妖不已謬乎

宋太祖論

明 張時徹

余觀李漢超郭進傳而知宋祖之善於將將也漢超守關南人有訟其强取己女為妾及貸錢不償者宋祖詰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宋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猶愈于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郭進鎮西山人有詣闕誣進者宋祖詰知其情狀謂左右曰彼有過畏罰故誣進求免耳遣使送進令殺之進令其人立功薦之遷職二人感激皆能昇輸邊陲為時名將葢人君能以赤心御其臣而其臣不以死報者未之有也史稱宋祖命將鎮守方隅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資其貿易免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繇是邊臣貲富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命將出師削平宇內所向遂志用此道也後世不知此義專賦歛則有誅擅生殺則有誅通関市則有誅收支不明則有誅切切焉以文法束縛曾不得展其尺寸是猶縶右臂而使之闘也庸將勝乎嗚呼有國家者不以宋祖之所以御將者御封疆之臣吾未見其有濟也

二伯論上

明 楊慎

楊子曰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子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為者也中國陵四裔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伯之匹也未有此三者也彼秦宋楚何為者哉秦伯之繆也宋伯之膺也楚伯之冦也繆膺冦何伯之有焉自以為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逐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為伯哉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楊子曰是狐埋之而狐搰之也其置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惠懷使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閏若繆公先惠懷而死則有人誰置否則重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録也曰秦繆公口一時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録之於書惜其違百里奚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貿小人之悔過也以文秦穆公之悔文而已故以為書之終焉慼世變焉蓋傷之也書之秦誓也猶詩之黄鳥也皆刺也非美也如以秦誓為美也則黄鳥亦美乎或曰置惠懷者公子摯之為也用孟明者公孫枝之為也殉三良者康公之為也曰摯則謀而公實聽是曰繆聽枝則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曰繆命三繆亦大矣死諡曰繆宜哉予故曰秦伯之繆者也宋襄之始求伯也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是酗之健嗔也一戰而見執於盂是嬰之抗虎也再戰而夷於泓以放乎死是卵之鬬石也是僇人耳夷俘耳而可以俎豆於桓文乎予故曰宋伯之膺者也夫伯也者攘夷者也楚莊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而可進乎況又負其蛇豕之力凶其水草之性聖人豈以其伯而與之若以為強而與之則夫差也泰伯之裔也句踐也大禹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故曰楚伯之冦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衷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予故曰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

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二伯論下

楊 慎

或曰然則五伯并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士所以鼓譟其君者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休其高而畫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亦可伯也闔亦可伯也踐亦可伯也盛鼓於時遂弗改於後耳或曰謂秦為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為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為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仲不足為矣百里奚反可為乎當究其說矣時則有以伯軋已者故貶管仲以拒之時則有以游說軋已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亦不思秦於百里奚曷嘗盡用其言乎秦曷嘗伯乎君曷嘗顯乎故曰孟子激辭也左氏於百里奚如遺而譽孟明如不及既歸而執則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

孟明不智無勇違父悞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之子秦繆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強賊之行也臨戎而見執沒世之耻也焚舟之後晉特不出秦無少加於晉也封尸而歸何救於塗地之敗也曰德何德曰念何念西戎素服於秦豈由封尸而伯也左氏之筆於是為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掩其是而飾其非後人又溺其文而信其事不可哉故曰左氏誣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文王之師不是過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輕待文王也今夫卵也而與流丸齊注不自覆毀卵而籍石以綿纖兒知笑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戶之膿儒也其習鄙其言戇故曰公羊偏辭也一泓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橫經之儒其誣可知予無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子以秦伯之謚為繆何哉曰子不觀謚法乎名與實爽曰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者判然殊也古之得此謚者秦曾以之學者疑秦伯霸主魯公尊賢而皆遂更名繆為穆不思其終違蹇叔徒尊子思是與實之大者也繆不亦宜乎或曰然有證乎曰有墨家之徒纆子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晉文且曰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者天賜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反辱其命乎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古之可證者若此予言豈無稽哉

皇明土官志論

明 鄭曉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西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奏與冠裳於是介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喉廢嘉靖九年今皇帝斟酌情理曲為條約稍復祖宗之舊今攷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隸或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聪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孽窃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傅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戩惠戢梅思祖張紞繼膺藩屏平猺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慓悍不得已因俗為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寂强獷鎮南蒙化順寧靄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劑為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窺窃尋靖孟自麓川虔耗中土孟養曲狗奸夷正統迄今益侵反覆況投官非人刓法好貨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達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初靄翠宋欽歸附乃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獷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威懷有方稍稱馴順其壤地聯絡衝胞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哭普凱內潰交諍搆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洞險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强雄脇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横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輙議調發所過殘破慘於剽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溱統馭嚴飭頗稱戢斂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寶之憂豈有苗夷也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

繞其間左黔右爵荔蒲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寧梧藤諸屬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峒為孽則北連武崗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為夷巢寇禍無虛日矣至于右江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更強姚鎮剿則黷兵守仁撫則納侮忍數年之間復煩經畧爾四川山包剡棧水鎖瞿硤襟帶擁東足稱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簇欲其馴順是在調擾龍州為松潘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頗其內黨日堅數啓隙亂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敘瀘之間宜機權携其醜類若乃碉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獠蠻㹉猺獞之地西起巴東東牂牁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析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粵三江大者羈擾連城細者保恃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率過濫拊懷失策雄圖自窅狡窟益深矣况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煩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觧種憂釀禍蔑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藩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絶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闢國陋於綏人曲防宮于贖度苟醜類自獲飽腹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觧弛或遠嬈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警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綱頹戾夏並困茲欲收捴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鄰族靡爭預隙嫡孽則宗㡯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閒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于節帥修文德於廟堂猾亂之憂斯其鮮矣

武帝論

明　薛應旂

夫兵者先王不得已而用者也不得已而用則王得已而不已則亡不得已而已則弱弱則窘窘則削削則雖未至於遽亡而亡之形已見終亦必亡而已矣故曰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良有見也武帝之用兵其得已而不已者乎其不得已而用者乎吾嘗觀漢之世矣國勢雖定裔戎日熾高帝被圍白登呂后受書狂悖文帝時則又侵上郡入蕭關殺都尉侯騎至雍甘泉當時歲致金繒動捐子女者豈樂於犬羊相結好哉誠以天下新去湯火物力未豊委曲遷延以徐觀其時勢之可為耳迨至武帝當文帝惠養之後粟陳貫朽將勇兵强而匈奴又數犯邊境今日入上谷明日寇鴈門今日殺郡守明日殺都尉一歲之中烽火殺掠之警無日無之于時猶不大張國威以興問罪之師則日示之弱而豺狼無厭之求必且重貽他日之禍矣此正夷夏盛衰消長之機漢家將危倚伏之會也帝於是制詔公卿博議命將一時衛青霍去病李廣公孫賀之屬用之各當其才征伐四出所向成功自是匈奴遠遁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以致幕南無王庭而累世之耻得雪中國之威日壯雖以成哀之世單于烏孫猶且稽顙來朝延至光武初立尚閉關以謝西域皆帝有以震之也世儒徒見其登封巡幸之舉柏梁承露之作紛紛不已遂併其征伐之事謂之窮兵黷武而以秦皇漢武並稱亦過矣誠使其用兵果不當於人心而窮黷如秦則雖有輪臺之悔秋風之悲寧能免哉噫此吾於宋真宗澶淵之役恨其不能一決遂致後嗣之播遷而梯山航海此實為之濫觴也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明　王世貞

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與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與夫秦王既按圖以與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與城璧入而城弗與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紿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廉頗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論四

理論

六家要指

漢　司馬遷

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

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任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鉶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踈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王命論

漢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隷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況幺麽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樑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

順流赴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説竊戎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媼任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劵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虵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下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説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

法象論　　魏　徐幹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制之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儀表也容貌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若夫情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爲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隙耳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

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獨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媟嫚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於碁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闘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其絕交其誤畔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惛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惛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郤犨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招亂蘧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衣喪家子展以草虫昌族君子感去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以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禬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運命論

魏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元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搆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濵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武之塋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受屈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夷之

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其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尊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爲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鍋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闃其門也必須富乎則

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賓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邱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髻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摳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覩矣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養生論

晉　嵇康

世或有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禀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内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　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黄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黄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元黄耳務滛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勌以致之絶風寒所災百

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性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内懷猶豫心戰於内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虚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質文論

唐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醻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豈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痼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而不爲誠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僞 由明天下浸爲陂池蕩爲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啟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爲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嶽而羿浞愚弄悶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是觀之則聖有謀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元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强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爲亂遠則徐奄並興夷多難復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囹圄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爲哉周法六官備數四時盛衰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强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

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繇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汎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嬴笑之信而陳優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正交論

唐　李華

上古無文飽於和氣從化而遊何交之哉至於善惡分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走天縱也亦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為左衽無歸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於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衰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貞長袁仲祖臨禮慚色由是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綱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貴遺舊搆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兼善是知人事艱難僅發於造次生死變禮不必更相代明友漸於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為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望而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矣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衰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樹之以師經啓其心而修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性術攝稱從之聲與實諧次諸侯無貢士及於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六經王業既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司馬無論材之政猷或先王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於魯

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噎口　復明孔伋孟軻之徒並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辟署由州郡公府往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好學海內翕然是以王室多柱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降及魏晋亦未甚媮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聚散懷牒自命積以爲常吠形一發羣響雷應銓擇多誤知之固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況衆邪爲雄孤正失守誘中人之性易於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直道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師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喪服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爲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於苟且者也師之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儌倖道長而純慤道消悲夫禮首於冠而成人筮日筮賓即事於廟同師之友鄉邦之族醮而禮之楊　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友何以不敬雖有暴慢無自入焉嗚呼士夫略之禮以墜於地久矣信義不厚斯有漸歟後進未較是以非辯者多附成而速敗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刓弊未乎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爲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苟患所不至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鈎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携者入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不耆僕妾恒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不好甘而惡章貴棄同而即和鮑叔潔廉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囂交議宜然義在切切偲偲匡救其闕善則輔宣之過則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寘於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

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務省諸身而已矣

顔子不貳過論

唐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顔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茍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顔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絶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顔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顔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

致其誠欽一勤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與巳與巳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守道論

唐　柳宗元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如何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是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

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四維論

唐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之人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六逆論

唐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自中人而降守以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疏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敎於後世莫之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人文化成論

唐 呂温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風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爲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過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將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咏而待升平流蕩因循闇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爲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縟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爲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厠雜其間乎

天論上　　　　　唐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荅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説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剌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顔焉而危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説勝焉余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説以折韓退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説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彊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居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蓺樹陰而揫斂防害用需三禁用光斬材竅堅液礦硎芒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爲公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雖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説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常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已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常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能以仰

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孟子荀子言性論

唐　皇甫湜

論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僞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黄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坼不堛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　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一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辨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勸人汰心源返

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黙嗜欲求善良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葉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則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唯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爲多益故爲尤乎

本論

宋 歐陽修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

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爲治之具不

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之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亂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

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矻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莊周論

宋　王安石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致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此

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舌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比者益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謗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物不可以苟合　　宋　蘇軾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勸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易居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弊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游之樂而嚴其射御食飲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不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禮以養人爲本論

宋 蘇軾

三代之衰至於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遠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筭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皋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儒者可與守成論

宋 蘇軾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爲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則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於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謀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一代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之文武爲湯之威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韓非

宋 蘇軾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可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荀卿

宋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楊雄　　　宋　蘇　軾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楊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眞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轂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楊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乎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疎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

王之不勤譽緜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日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老子　　宋　蘇轍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蓋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爲政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自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至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要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具說又老氏之恥也老子八十一章予嘗爲之解其說如此

王衍論　　宋　蘇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承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謝安叔姪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慾惡禮法之繩其奸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佚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　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譊說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僞

要之與王行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梁武帝論

宋　蘇轍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武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唯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

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絶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妨至者凡千數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爲奴隷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狥道士之私意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爲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涵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顏子所好何學論

宋　程頤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衡運論

明 胡翰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為否既交為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為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為震坤一索得女而為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為恒既交為益乾再索得男而為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為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為既濟既交為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為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為兑兑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為損既交為咸十二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為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為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為陰蟲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為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為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内外以剛陽治政是為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内外以陰柔為治是為羣愚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為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

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爲德義順命之運陽隨於陰爲不順焉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爲惑妬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爲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爲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摶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爲寡陽相摶之運陽之摶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爲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興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爲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没絶周者爲秦爲漢爲晉爲隋爲唐爲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棼棼天下之生欲望其爲王爲帝爲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廼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伯之别定次于篇

正紀

明　胡翰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爲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爲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爲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絶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絶于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篡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歷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興　　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　　治　　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抵恒山之右循塞垣至于濊貊　　鮮是謂北紀　　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

循嶺徼至于百粤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兗
青徐荊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宏農分陜
兩河之會也其外四　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
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
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畧欲以冠帶治之
始失天下之大孰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
汨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晋之後汨地之紀者莫
劉淵若也魏晋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
爲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晋陽
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
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内與漢何異哉漢王郎位
汜水之上蕭王郎位鄗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
與馬非有惡於唐也楊廣弑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
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
文偽飾猶竊人之鐘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
是以魏晋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
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黨項西通吐蕃回紇
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詟然自以秦始皇

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顔師古李百藥言之
又不聽好須史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温彦博之議
虚漢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内地留其君長偹吾屯
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　自處矣以
　處者以　與之以魏晋處者以魏晋與之春
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
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
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
者也當魏晋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爲扶
宏義示至公爲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禕耿紀之
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衆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
逆知其奸睦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
不骈首接跡於當世昜護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
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
也哉故天下莫要於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
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喪矣漢不亂則
操固漢之征西也晋不殘則淵固晋之都尉也天地
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奈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

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皇初

明 胡翰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雎雎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揉穴居野處雖蚑息蠉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墊毛食血飲雖鷙鳥攫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朦蒙以羽草草木而不以爲野療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以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顓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獸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

者葢無稽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
於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
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
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
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
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畋漁
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
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
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爲之爲之不足
必聖人而後継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
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
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
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爲堯舜
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黄帝也
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皐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
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
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
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禹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
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攸叙
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啟能敬
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身有扈不
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
矣父子相継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
德既衰商人継之商德既衰周人継之南巢之放湯
有慙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爲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
無後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
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
天下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乎虞
而不及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
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
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
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厖者俗之判也理
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
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
審乎淳厖之俗明乎理亂之機别乎質文之體損益
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

降而爲伯伯降而爲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爲其私智異說掎挈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太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爲有効而非二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爲日月潤之爲雨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之爲山川微之爲草木爲昆虫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爲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爲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爲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闠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詸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旋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六也

物初論　　明　朱右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大息也混混沌沌冲漠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于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人物固囿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於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既壯鱗介羣生卵蟲次之故魚鼈身横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為六陰成物之氣訖能全乾坤之德者為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而終曰生長歛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為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分野論

明　蘇伯衡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城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内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爲始詳容謂秦爲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爲觜觽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張韓爲角亢氐趙爲昴畢燕爲尾箕齊爲危虛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衛爲營室東壁楚爲軫翼吳爲斗越爲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爲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元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疎遠及賈公彦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北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

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為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為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為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歷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養生論

明　梁寅

人之生也參天地而爲三其身亦一天地而小者也天地之大而不能不終也則人之賦形天地之間者其必有終亦宜矣然其生也既異於物則亦久於物者也故人之壽至於百歲其大限然也善養生者或過乎百歲其不善養者皆自促其生也善養之矣而亦或早終則其生氣之受有不及者也而謂人之爲仙其壽可數百千歲者吾既未之見則固未之信也夫天之生物者其性也其獨而爲日月爲列宿嘘而爲風濡而爲雨露凝而爲雪散爲霜雹怒而爲雷電蒙而爲雲霧是皆其情也人之得天之生理者其性也其適意而喜不適意而怒中不忍而哀中無主而懼見所美而愛見不美而惡求其所願而欲是亦其情也夫情也者貴合於中而不可以過天之情過則爲水旱饑饉疫癘夭札斯天之失其常者矣人之情過則爲淫邪放恣暴戾昏謬斯亦人之失其常者矣聖人者天下之主也故純德以合天而天道以順君子者或未能善天下而能善其身故脩德以俟天而吾身以安衆人者不能善其身而縱於欲故悖夫天德而促其生世之善養生者大槩先於治七情舍夫七情而復有神秘之術者吾不知也聖賢之學所以修其身者亦莫先於治七情是聖賢之學即養生之術也或曰山澤之士屛華遺紛居閒處幽寂寞寡慮優游無爲得以治夫七情而全其天性固爲善矣其出而事君理民者將欲勵其忠貞樹其勲名則擾而非靜勞而非逸或至於耗其精而竭其神則生奚以養曰所謂養生者唯視其當爲者爲之爾固非悖乎天以私其身也苟能脩乎中適乎義雖不幸而隕其軀其夭也亦壽也不脩乎中不適乎義雖幸而全其軀其壽也亦夭也故治夫七情者奚窮達之異七情既治可以養德可以養智可以養生養德而身脩養智而官理養生而壽固斯一舉而三得者也故凡有官守者知吾身之疾唯在於多欲必屛其欲以瘳其疾則夫三德二行者其六脉之和也稽經史務學問諸方之良也古之賢者以爲則不賢以爲監五藥之善也至於車馬聲色服飾器玩凡其可羨可嗜者

皆物之毒者也固宜一切忌之矣吾身之疾既瘳然后於喜怒哀樂愛惡一循夫理而不至於過中焉是於疾去之後慎而又慎日養之以粱肉而助乎吾身之元氣也如是則上能佐身以永享天禄下能導民以躋于仁壽而已亦獲福考終矣孰謂養生之術非達者之宜乎聖賢之學所以可貴者此也

啓惑

明　方孝孺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恠妄則將棄其常而趨恠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己而恐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恠變之説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為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輙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説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别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别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恠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

迴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某罪而然耳見餂唇撅鼻俯瞽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禽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際時書之又謂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說證由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夫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緜緜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爲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鬼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爲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論正統己巳歷

明 岳正

予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卽恠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歷法無有也先生時爲五官司歷予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進士因以所私問之先生曰子以爲何如予曰天行最徤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歷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丅行極北至東井得六十刻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常死死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變故古以歷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歷也者無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先生曰如子言誠然予曰若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不預其事耶先生掀髯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歷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撓之能無搖其支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先生爲忌已而果有土木之變蓋以服先生之高識矣

異端論下

明 羅洪先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是言也其有所本乎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身毒之國處中國之西得金氣之專者也其民剛梗暴烈健鬬喜殺淫湎貪盜而無紀度然重信好潔嗜音樂而少機智此可以計誘不可以力挾也故釋氏多方設科調伏之於是爲之慈忍以消其忿爲之澹素以堅其性爲之戒律以攝其欲爲之果報廻輪之說以恐怖其愚爲之苦空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上智爲之梵緇遊戲以和其俗爲之偈咒讚唄以暢其情即意之所便安而陰以爲利使之聽順而不疑故列子謂之西方之聖人蓋謂其不以刑憲法制而人自不亂甚異之也夫自西方言之斯可耳東西之心不可易猶南北之不相謀也夫南北之枉或祝髮而裸或鞨中而裘輒沐之食子儀渠之焚親其得之若素習其從之若性成此未易以常情度也今居中國情變百出讒說殄行寇攘奸宄自堯舜之世已不能恭嘿無爲而化乃欲誦習西方之教比於聖道以行於倫理事物之間不亦謬乎豈惟地固限之即一家之内父祖子孫所遇之時不同亦自有不可得而强者三皇之於後世是也夫三皇者治中國之始道也譬之父母於乳哺也訶禁提撕一無所用何則彼其知識固未開也老莊之學實遠宗之楊氏出於老而墨氏近於佛故皆不可以治天下以異端治天下譬三皇之治治後世不至於蕩而無制固不止非三皇之道則然守三皇之治不知變者爲之也雖然學吾儒者亦有異端否乎其或近於楊墨釋老抑亦楊墨釋老固有恥而不爲者乎如是又何儒者之是而楊墨釋老之獨非雖然孟氏不云乎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儒者之學固治中國之繩墨也又曰伯夷伊尹皆古之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言繩墨誠審又其所已試也嗚呼彼於夷尹猶有辨矣况又出於異端且非中國之人其不見斥於孟氏者幾希斥於孟氏而人固昵之抑又何也嗚呼此學術是非所以必俟聖人而後不惑也

論五

事論

昌言法誡篇　　東漢　仲長統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

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畏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乎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辠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比之辠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鹽鐵雜論

漢 桓寬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肰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周子伯為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激切而不悖斌斌肰斯可謂宏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肰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肰巨儒宿學不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肰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從何足算哉

潛夫論貴忠篇

漢　王　符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則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六代論　魏　曹冏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義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

策納李斯之論剖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下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代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嗣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

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冉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絶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内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閒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衛軛之内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五等諸侯論

晉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宏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奇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辟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

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杖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闢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鞶震於闑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蹔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纂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弒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此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己安民良士

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鋭而安民之譽遅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徙戎論　晋　江統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内諸夏而外裔翟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絶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于白登孝文軍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裔翟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内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

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羌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絶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絶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戎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若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宏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于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没將守屠破城邑鄧隲之征弃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于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内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于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弃漢中遂徙武都之種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謡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

情侯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
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側
此必然之埶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
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
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　右著
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
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
所上合往古郎叙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
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
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
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
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
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
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
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
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
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
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鹵恐勢盡力屈
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
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
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
崩老幼擊擄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
等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執
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于此乎曰無有餘
力執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
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
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
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遏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
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
事也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
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
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
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
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
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
于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

其種族自使相蹈而秦地之人得其半數此爲濟行者以廪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開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悪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内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慬戎

屢征中平中以黄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于彌扶羅求助于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六部大强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于是劉猛内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榮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

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于計爲長

五等論　　唐　朱敬則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等皆以爲秦之失余竊異之誠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元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浮誼悖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勲親分山裂河設盤石之固内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結徧於域中膠葛盡於封内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逆王申侯殺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簒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頹風俗塵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爲上奪攘知命者爲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鬬七雄苛刻薄典經籍道臭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矚背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于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搏俎之容三代之風掃地盡矣况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薄俗若喩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粮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綿深懼己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懐天地之量筭財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强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其國失晁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呂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略也且齊晉以逆禮爲懟吳楚以犯上非媿豈由數

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黄初不能深謀遠慮統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綱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優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闚周室介馬汾濕而逐翼侯王司徒屢請於當明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户口人丁論

杜祐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于逃税國足不在于重斂若逃税則不土着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不其然乎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晋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救時弊昔東晋之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豐俗阜實由于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効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户三百六十萬開皇元年平陳又收户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户八百九十萬矣其時承元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僞尤滋高熲覩流俗之病建輸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輕其數于是使人知浮客被强家收半本之賦爲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數其信後行其令

蒸庶懷悪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于天下俗康人阜
頼之力焉功倖営焉道亞伊呂近代已來未之有也
國家貞觀之中有户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
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于西漢約計天下編户
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
仕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褎循名責實之義
闕考言詢事之道乖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
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
本去枝葉目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于
郡胥貨賄行于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甿
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爲按比收于公税增倍
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冐之吏莫得生奸
狡猾之甿皆破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
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薦興
浮冗之輩今則衆矣徴輸之數亦以闕矣舊頁既在
見人漸難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
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税輕免流離之患益
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于斯矣古之理人也在于

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數
化被風齊俗和大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
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之制維持其政綱紀
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
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脱漏人如鳥獸飛
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傾覆不悟斯
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平準論

唐 杜佑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過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為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饑凶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創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算廟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及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道適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涸而復流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寧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斂人之財而得其無怨況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人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因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熲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宏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而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於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畧韞致理之規者蓋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物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

室乘急賤收至於罄竭更仍貴糴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爲賞罰如此農人有利粟有所渫謂官以法取收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難矣往者堯湯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斂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衆歷於蕃殖者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爭臣論

唐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豈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

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

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封建論

唐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

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輸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代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代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

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成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

亦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
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移之耳
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
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
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
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
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
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
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
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
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
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
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
邑連制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
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
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
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
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

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
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
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
王不得而易循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
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
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
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
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
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
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
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
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
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
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守在四夷論

唐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
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殊不
知四夷自守國内皆咸四夷也因着論以明之何者
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
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
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
星代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
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
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
道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
者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刄國
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祕隱
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
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覩白刄則懼而思守
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鼙則警而思備也遇
祕隱則惰而思述也途相害則恚而思讎也見相親
則惑而思近也値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
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
抑人情之常非所鑚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
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
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康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
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代攻
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
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康節而悅榮夷公是
聚歛攻而亡也秦皇捨儉節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
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
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代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
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爲嗜慾所攻故也
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爲犬戎所
滅僧孺以爲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僞烽敫敫天
下空於杼軸加以寵姒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
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
貫白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
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覦可謂四夷先起於内不由
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其身但令四夷自

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不書守身之道是截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敢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闕

王言論

唐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段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於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獨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窮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爲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遊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爲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近倖論

唐 李德裕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放所以得蠱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宏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伐國論

唐 李德裕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常為一國之所尊故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為厲矣必生尤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于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苻堅納慕容姊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苻堅敗於五將山滅）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娶陳主之妹終於殞身此其禍敗之著明者矣又夏姬入荊子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於為政戎狄遂亂華矣所以王珪覩廬江美人正言納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忠諫論　　　唐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寐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主白馬令言帝欲不帝劉李二人名便故書其官不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血污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爲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謀議論

唐 李德裕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於時機明于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晁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生享其利而自懼其害謀閎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疎必有高名而不用于世賈山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于人情意常篤于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世叔郎宋廣平之維私也（崔世叔犯廟諱）名又常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于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所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旣深思意逾密代公常爲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于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臣子論

唐 李德裕

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能指麾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爲人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豔時人稱爲上官體實爲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于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

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臣友論　一　唐　李德裕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為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于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不距于劇孟夫周文以閎夭而御侮孟宣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數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為仁孝況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不可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秖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良士之于人如是曷若識刺孟朱亥哉

賔客論

唐　李德裕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成王之叔父于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稟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賔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須寘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者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黄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吕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狶值漢綱之疏闊逮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賔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宏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賔客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中法不敢爲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孔自

然無傾夺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咸明之本公孫宏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宏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邱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于謀議哉況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游相門與柳梔齊列所謀以傾奪爲首所議以勢利爲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奸智獻奇計者道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背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守論 并序

唐 杜牧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廼以兵自守反脩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横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鈌鈇鉞鈍含容混貸煦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顯頹天時之不利則將與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邱也示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

予闞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明王侯通爵越録受之覲聘不來机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裴緑彩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遺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歴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盆若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歴貞元守郡之術永戒之哉

戰論并序

唐杜牧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子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材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嶮巇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鋭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爲翟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横拱不爲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膻腥徹于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

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偫不
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
式令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
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
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
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
刓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敺
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
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
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鹵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
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
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
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
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
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
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
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墠之上矣此輕
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

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
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鹵騎乘之
遂以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
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
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
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内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
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
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鹵哉今者誠
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汗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
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
是論胥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爲君難論上

宋　歐陽脩　文鑑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葢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絶群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賛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群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嘆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而不能奮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强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一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唯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耳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衰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决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群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繇是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繇之以致禍

亂敗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忙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宋　歐陽脩　文鑑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朴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輙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用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四十萬人抗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輙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

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代荆
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
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
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於是率與六十而
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
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何如聽其
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
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爲
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繇樂用新進忽棄老成
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
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
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
略致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
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
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
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
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繇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
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
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耳夫用人之失天
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
前世之禍亂敗亡繇此者不可勝數也

原弊論

宋 歐陽脩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繇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財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皆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嘆也夫三代之爲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爾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嘗有餘而今嘗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爲眾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眾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欲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顧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鬬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

而輙敗此其效也支𢧐使兵耐辛苦而能鬭戰雖耗農民爲之可也柰何有爲兵之虚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畆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畆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耶然民盡力乎南畆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畆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自田既壞而併兼乃興今大率一戸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戸其餘皆出産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税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以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戸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税賦者一戸盡力而輸一戸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寛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爲大役少者爲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爲淫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爲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爲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粗糲

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豊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人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遂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豊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奪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脩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輙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朋黨論

宋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賞罰論　　宋　劉敞

賞爲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爲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否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爲功乎抑謂闢土彊兵之爲功乎子所謂喪業失序之爲罪乎抑謂殘民害上之爲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於恥乎將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怠且緩之有古者唯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不用命戮於社欲民速見爲不善之辜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乎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爲勸善也爲善者終身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爲善未嘗不僞也從而賞之是賞僞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于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故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急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爲曰否是所謂順天者也爲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于己欲其子之孝于己莫若己爲孝爲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己欲其下之順於己莫若己爲順天者主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爲而大夫士爲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爲而諸侯爲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爲而王者爲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

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材論

宋 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最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絶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是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而其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爲天下實無材於世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善者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爾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焉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且不

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教者方曰人之有異能于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于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其所以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益寡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方駕則雖傾輪絕勒敗筋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馬天下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耳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簳鏃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寶也然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敲扑則無以異于朽槁之梃也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才桀知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其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蓋聞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所以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者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可用者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辨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鬭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爭之佐來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者吾不信也

諫上

宋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睢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

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辨姦論

宋　蘇洵　文鑑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繇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顔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

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申法 衡論

宋 蘇洵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幸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着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至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既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

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綵絶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眞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下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骫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

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
此二者而後詰吏胥之奸可也

任相論　　宋　蘇洵　文鑑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

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胥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頋以師友之明有尊也意近世之君始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旣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旣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御將術論

宋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茍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雪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

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而界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重遠 衡論

宋 蘇洵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爲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爲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遽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檮杌饕餮爲之縣

令郡縣之民羣聚而罵者雖千百爲羣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爲要區河朔陝右二面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胡驕姿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恤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廣南川峽則例以爲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人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劍其地控制南夷氐蠻最爲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庸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爲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廣南川峽既爲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爲廣南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巽懦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駑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

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在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益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臧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田制　衡論

宋　蘇洵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一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為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彊耕者日

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疆之利猶且不可而况富疆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獘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畛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

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人之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于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樂輸于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于此哉

用間 權書

宋 蘇洵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爲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代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過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

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群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續歐陽子朋黨論

宋　蘇軾　文鑑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以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

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而善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鋭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絶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

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惡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聽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愼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讀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形勢不如德

宋　蘇軾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勢雖彊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説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説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善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匏瞽彊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之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有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恭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内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不可謂不至矣然其至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大臣上　　宋　蘇軾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内監貴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怨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

大臣下

宋　蘇軾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寛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從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寛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寛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然而未决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燕趙論

宋 蘇轍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旣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爲之行禮蓋以爲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嚚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爲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論法上　　宋　張耒

古之善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存而不勝然則天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歟夫亦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法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爲尚也爲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爲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畧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則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與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灸艾鍼砭遍膚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爲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爲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此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所不顧取辨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爲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與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爲之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勢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知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鋑銜竊轡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牆則穿窬竊發盜終身而不爲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知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歆欣戴君之心而有悲愁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

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緒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憂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奸心邪態靡不畢出其知備其質盡其惡甚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之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未瀆神而爵賞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治術論

宋 張耒

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舉其為情也雜而不類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為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刼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帛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務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煩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四馬之於車也奔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

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權衡之舉物也右仰則左俯右抑則左揚夫苟欲俯則卑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形爲也故爲其所以卑高者而不爲其形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以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姦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賢也舜欲逐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姦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悍强不服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之善者而度其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爲善者悦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悦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善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王以爲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王之術疏而孟子之術精梁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絀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致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爲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烝鬱爲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衡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蹈邪逕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常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術者之言也故其道疏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

公以仁義而亡仁義同而存亡之勢異何也烏獲之力彊而不用過盆而三揖之則益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過盆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乎術者也而況乎聖人之未必不尚乎術也

敢言

宋 張耒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拒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進嘗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成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太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待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妄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

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别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於此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議賞論

宋　唐庚

刑賞為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商書亦有之至周禮為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為上意所嚮天下靡然而從惟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為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要脅伐國之舉盤庚涉河之役而重賞以募善痛劾以懼惡此驅民亂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楊子曰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觀而賞為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知觀刑之弊至於亡秦而不知秦俗之敗正坐觀賞爾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牼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為不可訓而況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雜蓋始於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

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戮為言至告群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止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有間矣世稱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徇利烈士徇名不察其所徇焉如何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猶有理施之大臣則又過矣昔平原君用魏無忌兵解邯鄲之圍虞卿為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君東城非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以親戚受城而以國人計功也而可乎世以龍為知言吾聞留侯晚節決策都關中出奇策取馬邑皆不復益封其所以自待者重矣而朝廷所以處之者亦復有體漢世君臣唯此為近古哉

察言論

宋 唐庚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傑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翕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為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紓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為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以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非羨慕惴惴然惟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以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代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感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為身

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代之功以収天下之望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温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爲國計者至少爲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論六

事論

君心論

宋 林之奇

帝王遠矣其常存乎天下者心也非麗乎形非依乎象人有握手而言同室而居終其身不能以相得者沿萬古之下以泝萬古之上茫茫昧昧絕斷簡短人曰堯舜禹湯文武其心至今存焉不已戲乎曰未之思也帝王奚遠哉人與天地一心也天地不息人心亦不息天地無古今人心亦無古今知此說者帝王胷次盡在人方寸中矣嗟乎百世而下帝王何寡也是非心之罪也心本無異人自異之人之有負於心也甚矣即一而言塗之負販且不可謂無帝王之心離異而言雖與帝王勢均位敵遐乎藐矣奚啻相懸於霄壤帝王之治經綸乎一心無得於其心則亦無得於其志君子謂是不可不熟講也天下萬物莫不有偶善與惡分邪與正岐賢之反也為愚是之敵也為非瞀於色者指白為黑迷於方者指東為西人嘗於處事之際方寸了然所處必當事至而心弗寧雖小必敗況四海九州如何其大一日之間一時之頃事之至者不知其幾其可以擾心而應之哉且帝王之心何心也一者心體之所以全帝王之所以同乎萬世者也心存於一則體用俱備擾而雜之体虧而用喪矣天下安危治亂之機特起於存不存之間而存之奚難居則喪焉動而存之難也隱則息焉顯而存之難也優游暇豫則不素養焉觸事物而存之難也帝王亦是心爾日應百事如未嘗接事而亦未嘗有遺事非莫然也非適然也亦不至乎臨事而存之耳存之為言特其功也存之而不覺其存用之而不知其為用存之神用之妙也堯以精一執中三四言併與天下而致之舜舜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法其後七十年復以命禹禹又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法三聖人一心也三百餘年一治也亦其親傳之符所宜然者也湯之於禹去之五百歲文武之於湯去之五百歲心惟一心也治惟一日也然則求心術者宜於此焉思之也秦漢以還治道衰矣非失於為治失於心術矣天下之大不越乎此心心術茫然奚所取而為治化民者必以誠而心或流於荒也養民者必以仁而心或蔽於私也處事者必以智而

心或脅於疑也成事者必以武而心或沉於弱也而況一人趍向天下標準人才之進退議論之離合莫不於此焉占之治亂安危俄且分焉心體全則必高明必廣大畢汙淺狹之說必不入心体一虧每每反是反是而望治猶南行而望燕其背馳遠也然則如之何曰一之一之者何也堯舜禹之惟精湯之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罔有不欽皆所以一之也一者全而萬有餘矣有復於人主者必曰正心人主亦皆知曰吾惟正心也噫心非可以聞人之言而正之也非可以慕古人之美而正之也臨期而正之未正也觸類而正之未正也卒然加意而銳於正焉未正也一暴十寒物未有能生者揠苗助長無乃速其槁歟

民事論

宋　林之奇

民生乎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乎成周之後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凡其所以為生皆道命制乎天凡其所以為生皆數也天非獨任乎數而純乎天則不得不謂之數以人參焉乃所謂道蓋數者行乎適然之間而道則有必然之理天之愛民豈曰不仁一歲而豊一歲而歉水而旱蝗而螟仁有所不行焉謂之數可也謂之道不可也豊而仁行焉歉而仁亦行焉水旱蝗螟無所害乎吾仁是必道行乎其間惟道也者濟數於所不及天之立君正為是耳為天下者一委民命于天無乃失天職虧天道乎哉嗚呼三代往矣民之任乎天也久矣以為法不良歟未嘗無良法也以為吏不賢歟未嘗無賢吏也法良而吏賢民宜無不受其賜矣法良矣吏賢矣民之受賜鮮矣此其積弊豈一端也哉堯湯適遭一時之會固不能使天無水旱而能使民無菜色成周之天下又非幸其無水旱而必非水旱所能憂也堯湯遠矣吾不得其政之詳矣周家有司徒之荒政有遺人之委積有廪

人倉人以預掌移民頒穀之政所謂良法可條述矣自李悝建平糴之策其苗裔遂為常平之制起於中丞壽昌而宣帝信之其後東都永平西晉泰始皆汲汲舉其策而行之義倉一法根於北齊條於情蔓於唐以此二法為天下備吾意天下可使為堯湯之世而民已非堯湯之民矣或曰法有未立固當議法法既立矣非人不行如常平義倉先王美意無以加此無亦其人不足以舉其法歟然而天下未嘗無賢人也攷諸史籍發河內粟無汲長孺乎開張掖倉無第五訪乎以倉曹而發州粟不聞韓思復之名乎以一尉發縣粟不聞負半千之名乎散富家之聚以飽貧民之腹如王起輩又不知其幾人乎彼皆以民自任而為政於法之外況有良法可守則若人等輩豈不能沛其澤於下之人哉君也者立法任人以相天者也法既良吏既賢而患不及民則是民之命終亦制於天而已是果何故者哉曰是其弊固有自來而法與人俱不免其弊宜乎其不足恃也嘗熟思之矣法雖良僅舉其大綱吏雖賢亦僅有於絕無之中所貴乎

君者以道制數而無一之不足若未盡也是民之命果制乎天也又奚疑哉成周之民井井而居於其私也猶可使之相賙相救因而斂之以為委積則其斂必均因而散之以為賑給則其散必平後世君民之術得如古乎惟其與古異也於是有計田科斂之弊有輕重肆意之弊及其出粟也又有遠近不均之弊有奸民欺誑之弊胥吏乘間抵巇殆有不可勝窮之弊若夫縣官轉移以為它費又不在言也惟其得賢吏而舉行之則百弊俱息抑今之用人宜無愧於古而大不如古矣古者國中自五家為比以至於五州為鄉郊野自五家為鄰以至於五縣為遂教化日漸漬于人心然後賓興其能者賢者而還以治其政令曰比曰鄰其為長者所治止於五家猶今之執賤役者耳必有下士以任其責後之世取人混於雜流用人拘於資格賢與不肖淆雜乎天下嗚呼吾民幸而遇豐年天也又幸而遇明時天也又幸而遇賢吏亦天也天所不能如之何哉君天下者識知民命制於我而無任乎天則廟堂燮理萬國召和雖水旱無

作焉可也況水旱之變可得以困吾民乎

君體論

宋　鄭湜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命者權也權之在我雖不可一日脫於手然知操而不知縱知收而不知散知翕而不知張則權雖在我而我終無以用是權也有是權而不能用譬之於物非不猲然大也然挈之則不能運錯之地又懼有負之而去者不幾於廢物乎夫惟聖人者能屬人以權而權不下移舉天下之權攬于我而無吝權權移於下則國不立吝權以自用則國無與共功者然既屬之人矣而不下移者操縱自我也我既攬之而不吝於人者我提其要也世之人主惟不能自執天子之權故權移于下又恐權之下移執之而至於自用此所以兩失之也今夫人主所為置宰輔捐爵祿而崇寵之者非以夫萬機不可以自治故擇人而委之耶然則議論政事進退人才乃其職也若夫政事不出於中書而指撝悉自於旨意人才不繇於廟堂而驟遷驟罷於冥冥無援之中以此為能收威福之柄在己又焉用彼相曰政事出於中書議論皆當耶人才由於廟堂進退皆能公耶使皆

當而公則天子安用自勞哉既不能皆當而公則夫天子自執其權者宜也曰吾惟擇其人而用之以議論進退之權而授之其或當耶否耶公耶私耶然後吾從而黜陟之如是則議論進退之權雖在宰相而黜陟宰輔之權實在人主也苟預疑不能為公與當也而奪之權誘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為權柄昧於責成以齪齪煩苛為忠紀使材者鬱蓄而無所施不才者得以默默而安其愚則成敗是非之責盡歸於人主而威福之柄乃陰奪於私門烏在其為權在我也孰若授之權而懲其不公與其不當者使進得以効其忠退有所顧忌而不敢其委任之體豈不博大而責之之術豈不甚精且覈耶且大臣之任自與有司不同人主之權又與臣下不同人主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人主不用人而自用何異於臣下乎大臣侵有司之職猶且不可而况人主奪臣下之權乎夫天下人才之夥政事之繁决非一人聰明所能了吾既疑大臣而不敢屬之以權則夫所與議論進退此者果誰耶必左右曲躬附耳者得以售其姦矣然則吾之執權而自用乃姦人之幸也夫世之姦臣欲得其君之權非肆然而據之彼固陰有以使權於己雖明主所不悟也何者明主必欲操天下之權彼惟因其欲操天下之權也故間摘事之可喜而說之使益奪臣下之權臣下之權一侵則彼之說益進明主惟見威福之出于己而不知彼實借吾權以行其說則權實在彼也此人主所以喜奪大臣之權而忘其機柄之旁落也是以自古明主執權而自用者其遺患於國或甚於庸主漢宣帝懲霍氏之敵躬總核之政雖甚尊寵丙魏然所與出納樞機裁可政事者皆出於中書尚書故其功雖足以中興然所以滋恭顯亦不薄也光武號總攬權綱然薄三公之任不付以事方其無事時權雖在人主總之幼少而大柄委於內而無所屬故外戚閹宦乘間而竊之雖八公憤激而不能救之者權素奪也夫二君攬天下之權而執之所以求為無失也然其末流權歸于嬖戚乃有甚於大臣之專何也患生於所偏而勢失於所不料此操權者所深戒

體道論竊弄威柄之奸　宋　葉適

臣聞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無偏無黨而蕩蕩乎民莫能名是以先王揆才須改量能受職設為宰輔以經邦國以理陰陽以制卿士以撫四夷而又使夫通世務明治體多識前言往行者綱紀糾謬而議論之故能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彼昏不知或獨任宰輔或偏言諍臣或當推誠為其所誤而兩棄之甚矣其惑也故書史特詳書為萬世誡者如秦之李斯趙高漢之王莽董卓唐之李林甫盧杞皆為君之所獨任者至於姦佞滿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譬猶掩塞耳目而運股肱其可濟乎與豐周廣之于孝安朱异之于梁武裴延齡韋渠牟之於德宗皆其君之所偏信者至於奪公輔之任挫宰相之威讒慝忠良稔禍社稷譬猶芟割其股肱而任耳目其可濟乎漢武以英雄之資即位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其獨任田蚡也入奏事則語移日所言皆聽養成其罪遂致有無亦欲除吏何不遂取武庫之怒爾後惟偏信嚴助朱買臣吾邱壽王主父偃之徒以辯論詘辱大臣至於私交諸侯潛蘊謀詐以殺親王訖未嘗有得其死者漢武之志豈以其嘗獨任宰輔者如彼偏信諍臣則又如此故兩疏之耶由是詭誕之事奇邪之術乘隙而進無正救者故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修宮室外事四夷信惑邪怪巡遊亡度哀痛之詔由是作矣臣聞仁宗之御天下也民到於今稱頌威美而不置者豈有他哉不為不孰無偏無黨如天運之無積故民心歸而海內服也觀其用言者以罪范仲淹之黨及翻然而悟皆大用之唐介以彈文彥博貶未幾而復其官以衆言黜歐陽修因范鎮一言而留之機圓術妙可不務乎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獨任宰輔計行言聽莫之敢抗汲引黨與沸騰於朝臣恐其竊弄威柄而陛下厭之以致改轍而偏信諍臣以墮於漢武之時苟不出此若或委心腹寄耳目於近習則禍愈亟矣可不謹哉

國本中論刑法

葉適

臣聞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輒私而雖至親隆貴不能無罪則刑法不得不用然臣以為人主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能以刑法御其臣夫人主之所與共守其國家者自宰相以下至於一命之士皆必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其不能無犯法者不得居也當舜之時既放棄共鯀驩兜之徒其所與為臣工岳牧者皆忠肅和恵明允篤誠之士故其治化之臣至于匹夫小民猶無犯法者而況其官師乎其後周文武最能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遇以信厚而折旋之以禮樂故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夫聚賢材於朝而分之以百官之事被服有雲龍藻火之章駕乘有和鸞旗旐之節以至奉牲幣執豆籩薦告宗廟類祀天神其威若此而桎梏縻放黥劓殺戮之人安得參于其間楊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然則周文武之所以貴其士禮其臣者能使之無犯法而未嘗以刑法御之者也取不能無犯法之人而材諸位則不免於以法御之有以刑法御其臣之心則方其唯諾殿上委任尊寵若將有腹心股肱之寄者俄而桎梏縻放黥劓殺戮無所寬貸而其臣亦不能自必也故輕為姦而多犯法嗚呼此非國家之利也漢高祖嘗裂數千里地使大功臣十數人南面而稱王既而禽滅葅醢至於宗族無有遺類其臣遂以禽獸自比故後世子孫習見前事不難于高爵重位以寵秩不肖之人而亦輕于以鈇鉞刀鋸加其身唐太宗嘗以張蘊古所上太寶箴以為愛己一旦以治獄疑似違命斬之謂盧祖尚文武忠義使督交趾祖尚再三辭行亦誅死於朝堂而不以為悔其臣如王珪魏徵號為面折庭爭亦莫有以為非者然則當時以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於殺戮雖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噫以刑法御其下將以防姦臣而豈有意于輕殺人也哉自今攷之其姦臣未必得罪而延頸就戮前後相望者皆善人君子也夫不能以禮化姦臣之心而以刑濫忠臣之罰國家將何使焉適所以借姦臣而為之資耳蓋舜文王之

意迄周衰而亡歷秦漢隋唐而不復興至於藝祖太宗而後盡去后世帝王苛刻猜忌之意一以寬大忠信進退禮節過其臣下受禪之始因其故相委任若舊六年而後罷太宗召拜近臣嘗命擇良日曰朕欲其保終吉也盧多遜事發當時以為所坐大逆法既具矣以其嘗典國事止命竄流蓋漢之三公無以善去位者不自殺則受誅其輕甚者猶以醜辭策之而旬真宗仁宗以來執政大臣之將去也必使之連疏自乞若將不得已而

賜而付以重地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遷擢之以至於公卿神宗嘗疑其臣之罷惰而不任職者當汰而不忍始蓋宮觀之員廩之以衆而不責以事後遂為定法其後章惇專權嘗欲興劉摯之獄以殺黨人而哲宗不從蔡京當國又欲殺天下士而徽宗不聽紹興初誤聽丞相誅諫官二人尋復自悔下詔責躬以謝天下故雖權臣用事二十年間予奪惟意而無殺士大夫之禍夫進人以禮退人以義而不以刑法御其臣者無過于祖宗之世蓋秦漢之風息滅不繼而舜文王之意復興天下之臣至有怯懦過當舉手畏法者矣未有強愎不遜傲法以自便者也若其逆亂反則起于父兄子弟之間者蓋不復有也夫不以刑法御臣下而與臣下共守法此豈非祖宗為國之本意而舜文王之俗然與

民事下論井田

宋 葉適

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寛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悉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强敏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于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為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為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為井而臣以為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為井何者其為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為昔者自黄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歴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為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于天下然江漢以南濰淄以東其不能為者不强使也今天下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為之乎就使為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内天下將不暇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而後諸侯亡封建絶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畝遂溝洫環田而為之間田而疏之要以為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陂長堰因山為源鍾涸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為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為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不在乎田之必為井不為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瀦防衆流即之湫然瀰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絶滅尚不可求而况井田遠在數千歲之上今其阡陌連亘墟聚遷改盖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約具在故勤勤以經界為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其耳目所不聞不見之遺言顧從而効之亦咨嗟嘆惜以為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既然矣今俗

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為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資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有甚者庸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伎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輸官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　常取具于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司之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耳迺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嫉惡於其心苟欲以力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為治者也故臣以為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立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群臣當汲汲為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將俗吏以卑為實儒者以高為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民論　　宋　陳傅良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搖於敵國之變其變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為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夫秦之先蓋亡國也自孝公至于莊襄亟耕力戰蠶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唯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歷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碛石頸繫百粵而卻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崤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覘覦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詆隸雲合雖邯鄲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関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安在乎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治體論　　　　宋　陳謙

為大者不屑於其細而事之非甚迫者君子不枉已以從之也今夫千金之家必不肯為負販之所為詩書之後雖其甚　終不敢鬻先世之圖籍何者所傷者大也夫位者姦之窺也名者孽之爭也揭二者而制于上巍焉而尊確焉而公圭芒崖角閟焉而不露是以無所於窺而無所於爭如操其柄而褻用之褻焉與民相貿於尋常彼習其勢之輕也則誰不欲如上之所為欲而不得則不肖之心誰憚而不發嗚呼計天下者豈不顧區區之小利而深防乎廉隅之際者以此晁錯之為漢謀也募民入粟以授爵免罪夫上之獲利以佐國也下之脫禍以省刑也一舉而二利從至便也而識者每不可曰長惡而　也儒之論大抵迂濶而不切時變然使稍知體者觀之

其弊則寧不食而死無寧貿貿然以自戲也今天下之　慮殉一切而忘大體也淫酒者先王所禁今反勸焉哉　之養厥醪醴之設句畫大都之中列娼優具幄帟擢市人而招之曰吾酣爾吾色爾此甚可愧也負耒者聖人所戒今反誘焉閭巷之子儈賈商俠輕剽以逐十一之利輩流所不齒國家　告身而委之曰吾官爾吾祿爾其甚可惜也問其然曰利之也豈惟是哉牒數萬以彀天下絲粟之入耳崇異端耗生齒不恤也楮數寸以權有無歲月之智耳長奸偽濫桎梏不顧也夫伐冰之家不與民爭利而詭遇以獲禽一藝者所羞為至於朝廷獨安為之玩其細而忘其大愚恐天下之窺且爭也一二年僅有寢者以今用度而欲盡革是無難也然今之言治者動皆欲堯舜其君至及革其所為中主以下有不敢刮目焉然去其太甚亦當柄者之所宜講也賈子曰使管仲而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體豈不為之寒心哉

作體論

激俗論

宋　方恬

不有以起天下之懦無以絕天下之偷不有以致天下之愧無以杜天下之姦天下之俗天下之人為之也而風俗成壞則必有為之先者矣非為之先者能成壞天下之風俗也天下之人固視夫斯人者而為趨向也天下之人舉不為而斯人獨先為之則舉天下皆觀夫斯人斯人者獨奮而上之人莫之沮也則天下爭先效之矣是故斯人者天下之鋒也天下之鋒易以銳亦易以折天下之人其剛毅不屈直道自守雖死而不回者天下固知其少也天下而有斯人也則天下之觀必有在矣是以明主因其獨為者而優容之以聳天下之觀以厲天下之鋒而不敢輕折天下之銳何者懼其一折而不振也昔者漢武之世汲黯以直道倡於朝矣而黯以此見疎元帝之世蕭望之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望之竟以此遇禍成帝之世王章又嘗以直道倡于朝矣而章竟卒不免此三人者皆天下之鋒也而當時之君不能優容之以信天下之氣而遂折其鋒天下之鋒一折於武帝而姦佞之風起矣再折於元帝而姦佞之風成矣三折於成帝而姦佞之風極矣故漢之風俗始壞於武帝大壞于元成風俗大壞而漢遂以亡非有能亡之也漢自亡也天下之人其剛者不百一而懦者常十九是懦者常多也有一人焉立於群懦之中而卓然有以自奮此群懦者之所聳觀也天下方聳觀於斯人而斯人者不旋踵而遂去則天下之觀沮矣天下之觀沮則天下之氣索天下之氣索則不懦者將折而入於懦而懦者愈懦矣天下之士習於偷惰而不羞則安於不姦而不恥平居不敢一犯人主之怒而有急則臨大事而不敢爭此張禹孔光之流所以誤人之國而獨全其身者也嗚呼悲夫天下之事豈皆誤全其身而誤人之國邪上之人逆折其鋒而勸之使苟容耳平居有敢言之士雖臨難多死義之人何者義固有以激之也是故明主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使之震厲奮迅自拔於庸人而不肯為苟容之行然後天下之懦風始得而回之矣天下之人惟其樂於名而勇於義也是故名可以率而趨而義可以作

而起也否則惟利之趨而已今世議者往往以好名而咎天下之士士之慷慨勁正好議論者則遂以好名而詆之不目之以訐則斥之以狂而士之立志不堅中無所守者每有所為復以近名而自沮嗚呼近名者不取而惟近利者乃可耶古今天下惟兩途耳不入於名則趨於利伯夷蓋近名之尤者也盜跖不好名之極者也以近名者之為非則伯夷者曾盜跖之不若耶為天下者得伯夷而用不若盜跖之可委任耶則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愚未見其可廢於今也

兵論下

明　王禕

極天下之智始可以用兵兵之變無窮必我之智亦無窮也然後兵皆足以為吾用兵之用有正有奇而奇又有二焉有奇之正有奇之奇嗚呼用兵而至於奇之奇則變不可勝窮而智之用其變不可勝言矣故用兵者非用兵乃用智也用兵而善於用智者寡可以勝衆不善用智雖衆亦敗也陳餘以二十萬而敗于韓信之數萬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光武之三千曹公以八十萬而敗于三萬之周瑜苻堅以百而敗于八千之謝元是也故衆勝寡寡勝於衆常道也至於以寡勝衆則非極天下之智而神於兵者不能也夫極天下之智而神其用於兵者其數術大抵不由於古法而應其合變特顧其一時方畧之如何霍去病漢之名將也武帝欲教以兵書乃曰顧方畧如何不至學古法則兵固不可以法傳也夫歸師勿遏曹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迫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爭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

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破叛羌强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火而勢分者敗縣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顔良臨敵而易將者危劫騎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若是者不可悉數皆所謂奇之奇而非法之所得膠者則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明矣蓋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膠一定之法而欲以應無窮之變則勝負之數已戾安往而不取敗矣乎惟夫不以法為守而以法為用緣法以生法離法而會法順求之于古逆施之于今出入離合動有節制向背取舍各適事機非特夫人莫知吾之所以然雖吾亦不能先必其所以然斯謂之極天下之智譬之槃之走丸丸走於槃縱横圓直繫于臨時不可必知者丸之不能出于槃也孫武之書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于無窮夫古之以兵為書者無若孫武後世之言兵者無不孫武之書是學按其書之遺法以取勝者有矣然武之自言如此則其法識有不能盡言若其書者矣是以趙括能讀父書而藺相如謂徒能讀之不知合變也至括論兵雖其父奢無以難之而奢不以為能且知其必敗者知書之無益于括而智之在我者非特書之所不能盡言而亦非吾口之所能宣也嗚呼世之徒能如括者多矣况乎又不皆能如括焉宜乎良將之無聞於後世也

井牧

明 胡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地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于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又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己饑之一夫之寒猶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覬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儗封君編户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孰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民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也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啟奸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為兼并之閑耳非有資於畝畮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為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為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

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塗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亂大法也何捄於做振窮恤貧民獲孫息周典也何惜而不必之粥而加罰永厳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閒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兢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為井井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有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

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竝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卽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卽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鄉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畺地卽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為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萊五十畝或百畮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萊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乎天下雖有山林川

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為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堰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九土之人脩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商人用之以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而為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為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産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竝耕勞逸功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絶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横斂五也比其邱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邉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火凶荒八也火壯皆土著奸偽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邱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濆于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恭險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强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産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厄吾事乎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禄食之

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户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可謂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為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餘衰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産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君管商者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慎習

明　胡翰

天下之埶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偷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為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啟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為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為皇帝舉天下以為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於上而怨起於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室民之耳目黜儒術以蔑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為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於此其後賈誼言之於文帝董仲舒言之於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為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今度吾所能行為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群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雜伯以為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為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照緝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模於前陳寵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為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為之為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為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於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於戎夷人生於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　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

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后跋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宗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洛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絶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卻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户不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効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於漢其寛仁孰與高帝其元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抜於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於戎翟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而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法古聖人豈好爲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争之然猶懼不勝况頽而下之是猶决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况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啟之也君子度己以繩接人用枻夫與世遷徙而俛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爲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深慮論一

明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時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簒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　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于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于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深慮論二

明 方孝孺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致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于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為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為可免於死此免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於時豈誠法制之未備與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于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今之於未嘗為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忍其攘奪盜竊之由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為在有粟米布帛以為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為暴戾詐偽不率倫紀也必先為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偽不率倫紀之為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無鰥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饕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恥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法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為當然而不敢以為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己也非所以虐己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心復其性而責其無為邪僻禁其無為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于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無良嗚呼曷若治其本耶

深慮論三

明　方孝孺

繼世而有天下者必視前政之得失而損益之知其得而不知其失懲其失而盡革其舊此皆亂之始也夫有天下遠者至於數十世近者百餘年而後亡其先之政必有善者及其子孫一旦而敗之亦必有不善者苟去其不善而復其善增益其所未足而變更其所難循求其宜於民情則可矣奚必使其一出於己而後為政哉三代以降庸主敗國相尋於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無公天下之心故也舜繼堯未嘗改於堯之政禹繼舜守舜之法而不改損益湯之繼桀武王之繼紂反桀紂之所為復之於禹湯之舊損益之而已未嘗敢以私意為之也以私意為天下者懲其末而不究其本者也周之政可謂善矣本於唐虞二代之為而損益於武王周公二聖人之心後世雖有智者豈能過於二聖人哉暴秦起而繼之見其子孫敗於削弱則曰周之政弱於是更之以強周之刑過於寬於是易之以猛而不知周之法未嘗過於寬與弱也當周之衰國自為政苛刑密禁四布而百出武王周公之遺意掃蕩無遺民不堪其主之暴虐於是亡六國而為秦則周之諸侯以強與猛而亡非過於寬與弱也秦不知其故不反武王周公之舊而重之以強濟之以猛於是天下怨苦而叛之非民之罪也變更之道非也夫政譬之弓然日用之則調越月適旬而不用之則欹善治弓者見其欹則察之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者則折而棄之而更以朽株敗梟為弓以射射而不中子禽豈禽之過哉棄良弓之過也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不問可知其良以其善射而擇之精也後世之政其得失未可定也千載之後舉而行之而無弊者其惟武王周公之法乎

深慮論四

明　方孝孺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人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其勢欲好惡喜懟之節而勿違其性使性安於豢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周心專且勞於是立為畜之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蓄如彼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闇劣而其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斂衽而朝者乎故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漢唐之法歟襍而昧畧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即亂而亡故其弊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若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於亂況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為天命秦隋漢唐雖為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為法之過也世之為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偽盜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為也聖人之為法常治之於未為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肯為故為法者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為亂易曰豶豕之牙吉豶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深慮論五

明　方孝孺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為法者以仁義禮樂為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為鹽醯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醯此亂之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醯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憊而無力以鹽醯為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違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人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人義禮樂之為人忌於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為事實者始告之以為仁而不告之以為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者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為義為禮樂而不告之為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鬪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鬪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為仁非特曰仁而已矣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鱉牢柵而雞豚欲民之安也不為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夭也不為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匄事胎盲而貧者有給給以至於獵而不傷麛卵摧而不斬萌孽皆仁也其為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也以洽其歡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咸其力役之征畧其婚娶之儀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惡之致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為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儀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敘而三綱立為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拊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稷於秋濬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為亂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

心民雖知可以為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欲為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為非雖無刑罰可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為治不可以不察也

深慮論六

明　方孝孺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為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為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己者以為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為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

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為君子耻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卽泊然無所復為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為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至亂亂不如固守之為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之器然善為寶玉計者器旣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携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璺矣故國有治於跡畧而亂於過為之計過計者未嘗不咲跡畧者為愚而不知跡畧者為智大也故用智之為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為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深慮論七

明　方孝孺

謂必積德而後王乎漢唐奚為而有天下謂天命可以偶致乎項籍李密奚為而不有天下此世儒難通之論也然匹夫之家致千金之産其先必有忠信之人謂王者而不由於積德固不可也漢唐之高祖或起於壟畝或興於世族非有數十世之積累如周之先公而傳數百年之久謂不由於天命亦不可也然則安所决之有累世之積而又有聖人之德者必王王必久而後亡成周是也雖無積於其先而有聖人之心者亦必王其亡也必與積久者異漢唐是也二者俱不足以王而得位者徼倖夫天命者也暫假之而已矣秦隋五代是也故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貴之將使其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善於知天者不敢恃天命之在我而惟恐不足以承天之命不敢以天下為樂而以天下為憂視斯民之未安猶赤子之在抱養之以寬而推之以恕澤之以大德而結之以至誠使其心服於我而不能釋然後天命可得而保矣今牧人之牛羊者欲其久而不易必蓄息之長遂

之使其人喜悅而不恐易斯可以久牧矣苟鞭箠之餓渴之死亡其所投而欲求其不已易寧可得哉欲知天命之永與促視乎創業之主可見矣創業者之仁不仁天命民心之所去就也創業者不患法制之不修刑罰之不嚴而患乎教化不行風俗不美誠能施教化美風俗其後世雖有冥愚暴悍之主天猶容而不遽絕之周自文武以降更足以亡國者數君而不亡豈天私之而然哉思創業者之德而不忍也夫既無先人之積可恃以不亡又不及己之身修德以庇其後而曰天命在我何往而不為秦隋五代之歸哉

深慮論八　　明　方孝孺

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壅蔽天下之禍常起於人所恃而出於意之所不虞其故何哉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匹夫持梃而立於賁育之前賁育變色而不敢動非畏之也不知持梃者之勇怯也使人號於賁育之門曰我勇蓋天下賁育則咲而殺之耳何哉真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而驕人謂聰明者智足以盡萬物之變才足以通萬事之要而心嘗歉然夸辭不出於口怵色不形於面以旁求於當世之人故能謀者獻其謀有力者効其力凡一藝一能之士皆為之竭盡而不敢欺之以其所處者謙所求者廣而不自恃其聰明也夫苟自恃其聰明未有不敢於其臣者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恥聞過恥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見聞既狹於是奸諛之徒謬為卑諂以媚適將順之於內而竊其威柄妄行賞罰於外是國家之大權潛移於下而禍亂乘之以起皆自恃其聰明之過也唐德宗之

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方其任二臣也自以為聖賢相逢驩然共政而不疑其時雖告之以為壅蔽彼固以為妄言而不信矣孰知為計之愚適為奸臣之所咲哉然則其所恃以為聰明者乃愚之甚者也故人君不貴乎智而貴乎不有其智不貴乎才而貴乎不居其才不貴乎聰明而貴乎取衆庶之言以為耳目不如是而好於自用者未有不敗於壅蔽者也

深慮論九

明　方孝孺

世之言治者亦難矣謂任人可以治則二世之任趙高哀平之任王莽元宗之任李林甫皆以任之太過而亂以為自用可以治則秦始皇隋文帝皆以自用而致戚亡然則果何由而可治乎任人可也不得其人而任之不可也躬政可也自用而不用人不可也四海之事固非一人之所能知也君人者能正一身以臨天下擇世之賢人君子委之以政推之以誠而待之以禮燭之以明使邪佞無所進其讒信之以專使便嬖不得撓其功簿書之事不使親其勞獄訟之微不使入其心惟責之以用賢才治百官變風俗足民庶興禮樂而綏　如農之望穡稼之望家必俟其至而後已苟有成功任之滋其身不為久也爵之極其崇不為濫也功苟不成黜而屏之不為少恩也罰而殛之不為過暴也以此道任人則賢者可得而亂無自而生矣其或群臣之才不足任而已不可自逸則當博求衆庶之善施於政而持其大綱以提擀天下之勸怠洗濯天下之脊穢使吾身如日月之運

爲力不勞而纖微畢照如雷霆之威爲勢不猛而萬物自懾則雖躬親聽斷亦何害其爲治哉昔之任人而亂者衆人之所謂賢則不任必取其意之以爲賢者則任之而不知其意之所謂賢者非希旨迎合之徒則詐諂凶殘之小人爾用是而致亂非任人之罪也不能賢之罪也也好爲總察則不然以爲群臣擧不足信而不欲使天下之事皆由己出故往往流爲苛細深刻而亦卒底于亡此非不能爲政也不知爲君之道者也夫爲君而不能任人是猶御而不能轡匠而不能斲用力雖至而不能成功任人而不得其人猶轡而不以縻斲而不以斧也曰然則欲治者將何先曰明以擇人誠以用賢

深慮論十

明　方孝孺

爲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作其好名喜功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惡而創業垂統之君所願得而樂用者也擧世之才未必皆賢未必皆足用善用人者拔一二於千百而使千百之人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此作氣之術也王良之馬豈皆騏驥哉當良執轡馳車試之於郊徐之則徐疾之則疾萬蹄之驟如一馬然非無駑劣不才者也雖駑劣不才者皆化而騏驥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曷爲而化而執轡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爲何爲而頓異也獨良知之爾馬之材質得於天者已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作其氣焉爾故以驥待馬則馬皆驥也以駑駘待馬則雖有善馬皆失其所爲善堯舜之世其人豈能素習行義而盡過於人哉所以作之者異也人有好名而强諫直諍者有好名而脩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自有益於國言之取其有益於國斯可矣烏顧其出於好名哉善用人者因其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

好彼好名也吾因而與之以名則天下之好名而願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矣彼喜功者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兵用兵以立功能興禮樂理風俗則喜挾其所能以立功然使各盡其才而知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者之功也用一人而使喜功者皆至於國何損乎此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才者則不然忍人之好名而不肯假人以名忍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立功甚則抑挫之僨壓之使其氣消沮隕穫而不振然後按之以位於是百職廢而天下無奇才可行類而天下無善士非真無其人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為至愚為計至私非豪傑之主其孰能知之

治要

明　方孝孺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於是寓革奸剔暴之意於疏緩不切之為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兢然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鞫訊而遠罪潛修默改於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為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為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為竊笑而陰詆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祇天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殛而或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捽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梃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視殺戮為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為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為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為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按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為之少衰人惟以死為足重

也故知樂之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賊身害民之事慎忌而不為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騖肆馳逐於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纊冠素組元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畫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刑傷膚之慘也而使隋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鐵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之以不義與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為榮不能是為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於王庭而就刑於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為用至要甚微而為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為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心於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恣肆而汙僻則

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虗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為怒一以箠撻詬罵為怒旬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為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為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乎而其畏且恐與箠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恒人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如刑及其身恥為醉酒者所輕哄也良淑之民皆冠縞布德為民所尊者加識別之行為人所畀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畀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德患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為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為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以為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者為可恥而禮義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

難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為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為疎而不屑為難之重之以為高而不敢為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官政

明　方孝孺

欲天下之治而不修為治之法治不可致也欲行為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為要人次之二者俱存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存焉則危世未嘗無人也然取而用之與用而責成之無其法則猶無人也今祿而仕者無虛位求其知職而不媿乎祿者無幾人法非不密也而貪暴者不為止怠鄙者不加畏闒茸不振者頹然食乎其間而不以為非其患在乎取之過雜待之過急待之過賤而黜陟不明卑奚謂取之過雜可以治人者必有以過乎人也過乎人之人居恒人之中固已峣然有異於衆而為衆之所服善用人者取其為衆人所服者而用之故人服其上之知人而歎受知者之稱其任各勉於自修而無有僥倖乎祿位之心使無以過於人而用之於治人之位則人必以上為瞽而以得位者為冒莫不自以為可用而有賤輕祿位之意曰彼猶吾也何以治吾彼與吾等也何以能吾之曲直於是庶士以不仕為高恒人以得位為宜而仕者之勢不尊威

不行而令不行于下知不為衆之所與也則益不自
重而為毀廉蔑恥之行何謂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蓋
人必有禄乎位也然後思固其位安其身也然後自
愛其身知其身之當愛位之當保然後凡可以戕身
而償位者畏避而不為可以得名譽華寵者爭效而
為之馭之以不得自專之法加之以非其自為之罪
役之以非其所能之工富足則快樂而獲存廣節則
死亡而莫之救欲其有士之行為可得也何謂黜陟
不明天下之所尚視乎上之所獨漢文好寬厚而人
多化爲長者宣帝好能吏而吏能以善治稱四海之
内仕者之衆不可謂無才也而不聞卓然以才稱者
以非上之所好故有才者沉鬱銷沮而不能自見妄
庸之人苟且攫竊而不知愧耻誠使擇異常之才居
四方之大位俾各察其屬之才鄙廢否言其狀于朝
而進退之果才矣自縣而陟之於州於府加賜禄秩
以旌之果不才矣可任則姑試之以事不可任則歸
之於民庶已試廣矣則厚其禄雖有過再宥三宥而
後加以罪勿辱其身勿役之以小人之事取於民誠
會矣則收其禄役其身俾不齒于　之好惡如日
月之昭明人寧有不化者乎利乎報而為善者君子
以之存心則不可然欲化舉世之人皆為君子不先
示之以得失之理未見其遽從也言治道者不求其
本急近功則謂德不若刑務教化則謂刑不如德皆
近似而不然也一任乎德則為惡者苟免一任乎刑
則為善者無所容皆不可以致治惟本之以德而輔
之以刑使恩惠常施于君子刑法常嚴於小人則寬
不至柔縱猛不至於苛而治道成矣

民政

明　方孝孺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以為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如豕鹿猿猱餒則食飽則奔逸跳躑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況欲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於賢由胥史以至大夫公卿由子男以至於諸侯各致其所宜敬而各事其居乎上者猶以為未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五族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以屬乎司徒五家為隣鄰五為里里四為酇酇五為鄙鄙五為縣縣五為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籍可按籍而知老弱壯少可任與否不必問乎民而具工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卻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為當然不敢少有忿怨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死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為苟簡之術以為不必如先王之煩密迂慮亦可以為治乃絕遺典而師心自為既已失矣而秦王又燒除刮絕之不復有為治之法而徒任刑罰以劫黔首譬之若悍馬之羈靮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秦之民即三代之民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驁狠凶戾視其君如仇讐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為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誶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乎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顧天下之不治而不修致治之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致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既定世有叛將亡將挾姦而肇釁禁而殺之易易

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為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怗民出乎其間衆譸而告於司寇何亂之能成兹欲復井田行周制如先王之時固難矣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為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于三日亦未至於厲民也終歲休於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為所不當為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使不幸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為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民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為不急而不務哉欲民易死莫如放鄉隣鄰鄙比閭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為之正若長者月中之以讀法開之以古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過有徵法以起事先為者為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詆訐敗類者為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產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制有所不能況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明教

明　方孝孺

天下非無才也聚教萬之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爲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爲病不若人爲恥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恤則責之以孝弟婣睦其本固以美矣及其漸升於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内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蓋其擇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于郡邑之學終歲朞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于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與術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禄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角膂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罔竊禄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恒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也不期其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必不自望爲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非他用之速而教之疎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顔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膂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成也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責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爲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臯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臯陶所爲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不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於後世以其精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圖若才與藝

則有能有不能欲強而通之非為不足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已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忠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沈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狗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禦剛毅忠厚者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内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為勿使色厲而偽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才振災恤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疏達明斷者則百官衆職之儲也強識通敏者則文學典禮之儲也沈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場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為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為無僨事矣此大學之政也而為師者非其才德之美不可也大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為準郡縣之取弟子員也必問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於郡縣者與郡祀與蒸會禮異之使殊于恒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於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於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為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即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仕也則不怠于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為於世矣為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違其器則財何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御者執轡策指麾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為治者能不失其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正俗

明　方孝孺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起凭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為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者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為忠猶周之不能為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及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為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蠭聚蚊合以謟言邪說啗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流於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踈禁濶四百年之基用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為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於近世為宋之俗為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頗養廉耻雖曰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嫡后幼主既已就虜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為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挺而呼願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適於其北面之臣而奪之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為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假使宋無　　之禍尊其尊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化而為夷者鮮矣其初尚有一二賢者救之參用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為政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貪

郵用其族類以虔要職黷貨紊法終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於今譬如樂鍾滿鏽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也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匡持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婦同室而寢汙穢褻狎殆無人理盂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禎不知教其於大倫悖棄若此甚非國家之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撾鼓而訐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侄或證諸父禮義不立曷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而犯者不為衰止黠胥巨吏開口肆然徵取於人而不顧問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為資或曰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為明達見見執貧守法者衆且群指而咲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敵以死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割剝刺骨鬻產質室以奉其無厭之欲非特為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貿鈔為然無賴之民聚徒騖板

而偽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妄詐男子假其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橫行夫偽鈔偽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之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頃者富民受撻入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跽或庭撻而詬罵其心大恥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弔者填其戶殺羊為酒而祓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為病況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於外揭其瘡以示人咲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為怪一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耻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之之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遲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元

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為質而行周之制今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利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博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㝡之等不以興利增戶求之而求之以刑罰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尊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耻興廉耻興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於七百年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治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啜粟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烏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崇化論

明　徐禎卿

夫治生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知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易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亡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並進其道尚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尚卑陰惡紏障否之祲也故唐虞之世百辟維寅幽厲之世其臣好佞此治亂之所由異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廉正為本以忠慤為節以廉直為限以羞惡為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嘆咏於羔裘者也若乃廉耻道喪國維紛絕污吏交門邪曲黨媚詩曰如鬼如蜮則不可測鬼魅並作國胡不亡故嚴正忠慤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所恃以守身明君所藉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咸熈之治太平之詳可立致也方今世遭水季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元阿附成風固祿吝寵依軟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稱廉夫秉慤則曰萬材毀㑹摘疵則曰昧體發奸正否則曰機擯賂鼠竇者有顯譽伐炎門者有幽黜巧容默者有高爵善甘奉者

有最考剝民脂者有肥靨沽軍功者有上賞問豪賍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深詬豺狼載道狐鼠成羣樗櫟雜用瓦石同名教化隳頹仁義不明賢直發怒閭廣呻吟此皆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夫明者睹患於無形智者參慮於未萌易曰履霜堅氷至豈曰無怨此衰運之漸也夫時世消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慎哉且衰者盛之本也困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而况于人乎若能補過及惠滌穢布新砥礪道德之朴以宏教化之門重貪鄙之穴隳彊右之垣崇鯁直之節作同比之謀則大化流通四方為極雖有根荄良田之所不容雖有駑駟羣驥之所必踶尚何賞而不勸何推而不伏何決而不行何塞而不止則伊旦之功不足準三五之化不足為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堯舜之世不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皐用而天下之不仁者化矣崇侯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醯則蚋生施餌則魚聚皆染則化虫視則似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焉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在位也誠知夫邪正之機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辨也

嚴治論

明　何景明

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寬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情不制則亂法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也嚴者所以節約而作整齊也故嚴則法立法立則民寡過寬則法弛法弛則民多辜故嚴治之民始急而其終也舒寬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終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為始而可與成終也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喝騶人望而避之毀冠而囚首人不讓席矣徹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嚴與不嚴所　由相遠也故嚴也者所以飾威儀慎制度使人見之者也夫日月垂象人不敢侮也山川示險人不敢踰也故法立而民不犯刑設而人不入者嚴之為也是故先王之制階陛堂殿以異其等旂旗鸞纓以緐其飾官府爵伍以差其品等異尊卑別矣飾緐則上下章矣品差則貴賤定矣是故先王之時尊卑不相紊上下不相踰貴賤不相越夫錯其采物而明其文章防範其情欲而束縛其筋骨耳目有常從違一定僭亂不起奸弊不生故文字簡而刑罰省民生逸而刑罰清此先王之所以能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而總一海內者也及至後世揄惰之風長矜肅之心衰上下相容頹其網紀而決其防限於是豪傑擅制富強肆行宗黨連結而中外勢傾然後起而繩之發其隱伏摘其細微至于一法立而百偽生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人臣莫救其過而庶民莫必其命故法密而犯益衆刑繁而罪益多何者源不治而末流盈也夫燥如束薪亡不折焉急如絞繩亡不絕焉故治不可急急則無不亂者也是故法者由嚴起者也故號不張則幹斜綱不振不不亂治不嚴則法壞夫嚴與刻異也嚴者立其法禁于未然者也刻者究其罪治于已然者也是故秦之法多如秋荼密如凝脂而民不知畏也漢之吏博如猛虎摯如蒼鷹而民不知畏也故不示而究人之罪是為刻而已矣非所以格民也故嚴父無姑息之子嚴君無姑息之民故三王之民殺之而不怨夫非罔之而罹其罪者則罪在己而不尤其上者也又何怨哉

懲奢

明 劉玉

一飯百金一衣千金一居萬金上之風之下之從之俗焉有不靡乎犬馬穀食奴隷肉食倡優玉食食焉有不匱乎庖者海陸織者文繡匠者篆刻用焉有不費乎緇黄不炊而食游惰不耕而食商賈不儲而食工以藝兵以力士以志公卿大夫以能大率農一而供十人天下焉有不窮乎嫁者累車葬者殫家貧富相企而日有加愚不肖相傾而日蹈于邪習焉有不陋乎嗚呼弊也甚矣上之人必躬節儉而後民風可移嚴制度而後民志可定去奇衺禁淫汰而後民用可足省末作驅遊民而後民力可完民力完民用足民志定民風移而後禮樂興刑罰措禮樂興刑罰措而後萬物阜天下安

原墨論

明 皇甫汸

貪墨之吏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輿金輦璧京邸為場鬻爵賣官朝堂為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斷焉蓋朝通百鎰則夕蒙百鎰之酧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之驗取之者若探之囊而予之者若出諸袖由是契券交於豪門貨貸遍於鉅室郡邑小吏足跡未涉其庭而收責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鬼乎夫中人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玩好之飾有限也廣置豊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徼寵干利其用亡窮拔佩言謝過其費莫算矣夫取諸人以益己情也割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已於秦而取償於齊雖黥墨日報而貪汚不止者是也矧今之大臣蕭曹為秦晉丙魏為潘楊班寮締為世睦椒戚引為譚私戚時餽遺動以億計吉凶慶弔百而是將一切奢僭皇特衣履諸緣賈生痛其為姧塗屏錯財賢良斥其為蠹而已哉雖殷貴苞苴之行漢矜簠簋之飾而患由官邪焉紓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徑於終南招友酣歌納賄於長

夜官惟擇美才簡信於斜封地或求良東閣高於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欲除吏惜哉未聞按蜀郡之輸貨不避鄧騰發永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者也由是採宸衷於閹豎排禁闥以錢神此明王哲后責乎威福獨攬嚬咲自爰絕請托之私杜婚媾之隙申籍役之典嚴漏泄之誅草不宣於掖庭樹無談於溫室源過上流而風戾乎其火息與

罪言論

明 皇甫汸

天子設臺諫之官重言責之寄蓋以刺百寮察萬民也匪徒利害得失攸係而人之賢不肖關焉唐虞敷奏上可達聰漢魏疏陳下將清憲今則給事科分御史道置權備亂繩職司彈劾者也明哲之庭若屈軼之指佞夫鷹鸇之擊無禮在物且然矧伊人乎飾鷩彰其發隱冠豸示以觸邪使簪筆立朝貴戚斂手以避持斧按部貪墨解綬而亡輦轂懾其威稜臺歛其風采庚幾鮑辞之桑馬白答孔光之奏董賢發其姦回任昉之按劉整敦其釁稔亦可以脅息動色矣近覩章奏跡涉風聞事同毛舉若盜嫂撻翁無而為有也鄰鈇市虎疑而為信也殺青蝿而薏苡懷珠以而為真也展季覆寒目以為挑子瑕奔疾坐以為矯此況其跡而不亮其心也或希旨於權赫若路粹之誣文舉或乘隙於寵衰若子虔之責商君或逞忿於己私若到洽之詆孝綽或媒孽乎善類若牢修之排元禮既乏劉隗切正之義復罕傳咸亮直之辭謹浪鄙言每污尺牘惟闈檝行亦濫惠文明主聖謨當加欺謾

之誅詩人文亂宜申投畀之罰乃敢鼠忌憑附不肖綢繆蠅點單徽群賢株逮雖衆口易鑠而百足不僵致綴旒有蒙蔽之嗟負才興倒置之歎此非進言者之罪乎

酒德論

明　汪道昆

伯子舍都市中門下客數被酒門者叱曰客恂恂者如亂何伯子曰客休也世之恂恂者豈少哉其中既盈一旦而替常度皆亂也酒清而不飲居有常矣及侑爵無筭以淫縱之甚者擒訥者辯婉婉者暴戾磬折者務上人則酒亂之也士未得志居有常矣及其門高簾遠肅客而不下堂則富貴亂之也學未卒業居有常矣材美既具皦然若揭日月而載諸市朝則材亂之也功業未建居有常矣及其身有社稷之伐威震主而不知則功伐亂之也以富貴亂者亡以材亂者殺以功伐亂者危其為酒禍一也方其未有所亂見亂者於其側彼猶然非之及其亂也亦既見非于人矣彼不自知其為亂也之數者果名亂乎哉無亦人自為亂耳故酒可亂崇伯子不以儀狄而疏王富貴可亂鴟夷不以之累而返殆才可亂周公不以多財而驕吝功伐可亂伊尹不以阿衡而自功語曰虛其心實其腹虛則無我實則有容庶幾乎不及亂矣

善仕論

明　汪道昆

舍人病郡中無善仕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方柄而投當世不入明矣豈習俗然哉何纍纍也伯子曰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遽數曰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彼有長喙務中用事者之歡而公短於口二也彼不裘不裼且佝僂若不勝衣而公不疆三也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結其心所憎則克可非也所喜則疵可譽也公務察察而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利如射雉負翳而居者括而亡能出其彀中公弛而不張張則矢前禽矣五也有一於此則仕之癈疾也況五者哉伯子曰固然子將到癈疾而修我矣癈疾則生到則死癈疾不猶愈於死乎彼姣者天性也里婦效西子之姣卒以惡駭國中吾不幸而癈疾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扱紝饋餉毋得罪田舍翁無寧倚市門而張惡聲也舍人笑曰嗟乎唯此故多惡人國邑罕矣

讓名論

明　汪道昆

伯子問京兆尹曰新安保界山谷其人褊心仕於四方輒齟齬公所至遇合未嘗失人亦道何德也公曰僕亦猶夫鄉人也惡能事人吾直以禮讓事之耳今之同國而治者非四海九州之士乎我誠得長者與俱宜無不可使不嘗長者吾以不肖之心應之彼將求多矣夫以聲利薄者勢不能兩雄不雄則雌雌則受忌此兩者皆禍也吾務折節為讓唯彼所先注名則歸之名注利則歸之利無用慱也客曰讓利則閑命矣耕者恥無穫士者恥無名名何讓焉公曰讓名急矣人情不趋利則趋名趋利如蛇趋名如虎彼且躭躭而欲之往則逢怒雖與相持矣且瑕疵人所時有也彼齎璧而賈吾以其不足者窮之慽也瑕疵掩矣彼之賈且倍而吾出堅白者以震之慽也二慽釋矣方以彼為得我而以德色居之慽未已也釋此三者其有快心者幾希故讓名則名完無人損矣譬之耦而爭道則驟一人後己而先人則俱濟終身讓路不枉百步此知化之言也伯子退語客曰吾觀鮑公

温温者也今聞其裒言矣夫禹功蓋天下帝兢兢然猶以不伐命之讓之不伐則莫與爭矣讓不亦宜乎

驟進論

明　汪道昆

天官簿上計吏罷二十石以上若干人二三大夫坐驟進免大夫有民譽人以為當伯子曰大夫何當驟進當也不觀場師之樹檟乎踰年而植十年而拱百年而高十尋朝樹而暮拱焉此不祥木也人有斗酒一舉而醉其能任者幾何籍第令徐徐不終日而盡矣已則不任人則以為不祥惡用驟也大夫春秋盛矣且方以才得民使其待日至而興量已而後進高位將焉辟之彼顧皇皇于旦暮之間而趣世以幸其捷是自為當也乃今簿則所急者非墨耶竊鉤者誅竊國諸侯大墨起矣今之以墨見察者竊鉤者也大夫之多譽謂其無竊鉤耳務進而不執於正是竊國之類也在王者無赦又何當焉或謂世以拘格論士非所以遇異材使可材耶驟可也烏用格哉余嘗聞用人如用兵其法一也五步則止五伐則止非司馬之揖讓乎不共命者有刑而後可以無敵法也李陵簡師深入不旋踵而困匈奴非法也今之愆步伐者不為不多而猶將屡格是將為陵之師耶抑三代之師耶

西北水利論

明　徐貞明

當今經國訏謨其大且急孰有過於西北水利然西北皆可行也盍先之於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盍先之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於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數井以示可行之端請得而悉言其利夫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迺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於天以幸其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饑此豈可以常恃哉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耳神京北峯財賦取給於東南水利興而西北諸蓄近取常裕視東南為外府可也中人之治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始可安土無饑迺國家據上游以控六合獨待哺於東南近廢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計之全哉今運早而積久儲蓄信有賴矣然運早而收之不及其熟有浥損之患久積而散之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既興則田疇之間皆倉庾之積矣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至一石民力竭矣而國計所賴欲暫紓之而未能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耳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先朝改折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獲甦昔禹播河入海而尤盡力溝洫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而不以助河之虐河之無患溝洫其本也周定王以後溝洫廢而河患熾今河自閿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涑伊洛瀍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夏秋霖潦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而諸川又會入於河流則其性自悍急邊徙不常勢也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疏為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氾溢于諸川則並河居民得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弭矣古人畫地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既順土而宜民亦設險而禦侮晉之邀齊必曰盡東其畝以為戎車之利晉之利齊之害也今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澮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榆柳棗栗既資民用而設伏避敵又有藉焉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也益業農者縻其田里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為亂今西

北之境土曠民遊試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游民有所歸消羣彌亂深且遠矣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若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迺西北蓬蒿之野當疾耕而不能遍藉子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其不均固如此也今若招撫南人脩水利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矣東南多漏役之民而西北罹重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役減北之賦省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輕耳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蓋有數頃之田困於一商遂棄業以他徙其有曲避轉輸之苦者則私以折色兌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卽承平勿論設有烽警何以待之惟近邊田墾則轉輸可以不煩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西北非無田之為患而不墾之為患彼既墾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為國家之利哉惟自其荒蕪不理者召募墾之則屯政無不舉矣塞上之卒土著者少不得已而有募軍則居行給餉為費不貲又不得已而有班軍則春秋迭往疲於奔命又不得已而按籍勾補解撥方

登逃亡旋報閭閻重困行伍又虛若近塞水利既修屯政大舉則田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矣宗祿難繼議者曰裁其祿弛其禁而已夫不養之以謀生而徒曰裁其祿則饑寒者孰恤不定之以安居而徒曰弛其禁則流離者孰依今西北之地曠土彌望於其間擇人所棄者官為墾闢分井而田如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授田若干使得安居而食其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彼知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授之時勤儉明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開墾田而擴產為長子孫之計其與坐食多餘散處失所者相去遠甚昔之有志者嘗欲倣井田之遺意授民之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強之兼并限民之田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於西北空閒之地修舉水利則倣古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閭族黨井田為界民與地適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民踵接肩摩而爭業習靡多梗化而敗俗其爭少習朴者惟寥廓之鄉為然今若畫井居民衰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興而俗尚自

美如是則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蓋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尤易易也今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黄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橋橋夾林河而下河南則有別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青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閒之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為助其力至於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嚴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若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樹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非其先當致力者乎然水利修廢由於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上實握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為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既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杭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為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於列國水之為利也宏魏秦國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為利也專然皆在西北

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湖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於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於天下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荊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益劉中原士民扶攜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墾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阪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有繇哉今國家當全盛之時西北生齒日漸繁夥而東南之民爭附於輦轂之下試勞來安集於其間則民聚而利無不興矣即盡井而溝洫之亦不難也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元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

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文章論

唐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輕重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荊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于五言為妙故休文長于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于音韻（曹植七言詩有汎語放四韻王粲詩有舉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意及當時辭賦多用協韻猶于元勲包田舉信是也）意盡而止或篇不拘于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二韻二十一韻者今之文字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旻者）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

古詞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迎于促節則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于風雅思不越于離騷摸寫故人何足貴也予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予嘗為文箴今載于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玲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為之大旨也

勾股測望論

明 唐順之

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之運行脁朒遲送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數也勾股之法橫為勾縱為股斜為弦勾股求弦勾股自乘相併為實平方開之得弦勾股求股勾弦自乘相減為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求勾同法蓋一弦實藏一勾一股之實一勾一股之實併得一弦實也數非兩不可行因勾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勾因勾弦而得股三者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一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勾股法之可通者也臣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早則塔影高則日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于戴日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于是有立表之法蓋以小勾股求大勾股也小勾股每一寸之勾為股長幾何則大勾股每一尺之勾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

又法表為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蓋橫之則為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為小勾至塔頂之積縱橫之數恰同是是勾以為股因橫而得縱者也勾股絃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知如隔海望山之類則勾股絃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縱表之法蓋兩表相去幾何為影差者幾何因其差以求勾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勾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勾股也無二法也

策

策問

制策問　試策問

制策

進策

試策

私策

制策問

問賢良文學策　　漢文帝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其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㮣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社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躰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問賢良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道四海海內肅眘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又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自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三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

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秏矣哀哉烏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四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微浸滅浸明浸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五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意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生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

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爵祿吾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際與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永明九年策秀才五首　齊　王融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闡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虞待賢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祇懼雖言事必史而衆闕未蔵寤寐嘉猷延佇忠實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良食惟民天農為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清畎泠風述遵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貧擅富浸以為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舄鹵可腴恐時無史白興廢之術矣陳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卹刑虞書茂典自詐俗澆弛法令滋彰胁石少不完之民鞮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昃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

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緬追刑厝徒以百鍰輕科反行
季葉四支重罰炅創前古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歌鷄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二途如爽卽用兼通昌言
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
有無旣龜貝積寢緡繈專用世代茲多銷漏參倍下
貧無兼辰之業中産闕游歲之貲惟瘼卿懲無捨矜
歎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卭耕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從
命事茲鎔範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但赤仄深巧
學之患榆莢雖輕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
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及嵎夷廢職昧谷虧
方漢東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紛諍空矜疑論無
歸朕獲纂洪基思宏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
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如何哉其
騁翰效邑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五首　齊 王融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
恒矜故恤貧緩賦省徭恤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
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謡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
歎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登蘭於朝是屬宏議同
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
天爵具脩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
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以降游惰寔繁若閒冗畢
棄則橫議無已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修善
詳其對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
可以爲績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
不殘故能出人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
賈誼言天下之有恐吏之罪也項深汰莛符廟箭銅
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

城守闕爾無聞豈薪槱之道未宏為網羅之目尚簡
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豈非療饑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弃本徇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旣道而權今欲専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款通和布德修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瀍夷遠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辨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三首　梁　任昉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郢因藉時來永此歷運當宸永念猶懷慙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彫斲利方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歛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稾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門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輜軿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宏奬之路旣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湊闕下多
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功直將齊季多肆風流遂往
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宏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
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肶胱有違譴謫左校
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宏長之道別有未周
悉心以陳極言無隱

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問　陸贄

問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休獲主神器任大守重
懼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理道虛襟以佇側席
以求而羣議紛然所見異指或牽古議而不變或趨
時會而不經依違以來七年于茲矣國制多闕朕甚
愍焉今子大夫博習典墳深明教化褒然充舉咸造
于庭其極慮精思以諭朕心之未寤仲尼敘禮樂刪
詩書修春秋贊易道六經之義所尚各殊宜學者修
行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旨宗源施之於時孰
為先後考之于道何者淺深差次等倫指明其義夫
知本乃能通于變學古所以行于今今之教人則異
於是工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
文而不究其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固有
良術堯舜帥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帥天下以暴
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
然同異有教無類豈虛言耶作樂移風聞諸昔典夫
至雅必淡至音必希文侯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惟恐
寐矧彼流俗其能化乎將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

王變姦慝不萌何施何為以至於此王者制理必因其時故忠敬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刬古法漢襍伯道紛綸千紀王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浮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躬田畝者朴野而近愚尚文則猶長其澆風從質則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將安所從自昔哲王惟此三正互用後之術士乃言五運相生漢應火行則周為木德禮猶尚赤義則頗乖永言於茲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王之由王鄭釋禮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心考究用沃虛懷

策賢良問　顏師古

問學以從政昔賢令則博文強識君子所尚結髮升朝數程受職開物成務率由茲道是以登高能賦可列大夫試誦籀篇乃得為史然而算紀悠邈載籍是繁鑽仰雖多罕能擇練今將少論古昔庶異見聞勿用浮辭當陳指要九流七略題目何施八體六書名義焉在三皇五帝諸說不同列次區分誰者為允羿媯元陵臨之而安得緣紀黃玉所表其奚事陰康驪畜行序孰當封鉅大塡胡寧游處彤魚昌濮出何典誥窮蟬聲望厥類惟何管仲文錦既醜何貴子產深練貫厚何俾周鼎所存識者幾物齊鐘所纍卒用何牲寵禍諸侯何名三十六都褒貶將相何謂三十二人至如象葉之精乎棘日木鷄之巧乎異端著於簡諜何所沮勸學綜古今想宜究悉一二類析無憚求盟

又

問八政所先食貨居首萬商之業市井為利莢秉稱梁饑饉足以充口帛絲纊寒暑足以蔽形生靈所

資莫此為急爰及室宇器械同出五材皆禀造化之
功取者得供其用而龜貝之屬何故為寶饒取而多
誰所創意錢幣之作本以何施德兆賴其何功政教
得其何助若夫九府之法于何留遷三官所掟又何
典掌未知秉時趨利濟益淺深起偽生奸有何髫敗
九府之名欲知其九三官之號何等為三宜各指陳
務令可曉子紺（前漢食貨志赤仄應劭曰子紺錢也）赤仄稱貴文飾何如赤
仄殊形以何閒錯又責穀極賤則農夫劬勞而不給
糴價翔踴則工商窘乏而難振為政之道患在不均
設法籌筭去其太甚使夫荷鍤擁耒阡陌之用蔑饒
作工通財倉廩之儲不匱又糴三舍一起自何人以
母權子云誰所建各申何法厥利焉如今欲修之孰
可孰不可亦宜辯說不可暧昧佐時經國此亦一隅
既膺斯舉何所興讓聊勤翰墨豈申餘勇

策賢良問　　獨孤及

問天六地五經緯斯列內和外順禮樂攸興體也備
而後成履也踐而乃立厥語則典導諷誦厥德則祇
庸孝友而大道之行本無制作忠信之薄餘為亂首
終以六君子由此振三代之英四豪士逮之嬰五伯
之罪焉往可以還淳反朴何適可以持盈守成郁乎
文哉周監二代網羅參敘沿革多端至若罽布繐祇
疑夏屈冬褌兮矢詢於五物嗜呼正於三命示惠而
加折節訓恭而置旁蒸閒問般聘揖三揖一詩懷祝
蝦絲紑尸賓杌疑木虞筐筥匡菹館然禋鷺　益況
汎齊苟敬之儀甫罷之節比等之物各為何與用之
安所捨之何從經邦之略焉假設施別白書之無或
暧昧

賢良方正策問

問欲使吏潔氷霜俗志貪鄙家給人足禮備樂和庠序交興農桑競勸善師期於不陣上將先于伐謀未待干戈遽清金庭之禮無勞轉運長銷玉塞之塵利國安邊佇聞良筭明言政要朕將親覽

二

問朕聞海運摶扶必藉垂天之羽乘流擊汰必佇乘雲之檝是知帝虁黄屋握鏡紫微誠資獻替之功必待弼諧之助所以軒轅撫運遂感大風之祥伊帝乘時遂致秋雲之兆朕雖慙古烈而情切上皇未挍滋泉之占猶虛傅野之夢欲使歲星入在風泊來朝河嶌蕭張之名山降甫申之佐垂衣佇化端拱仰成多士溢于周朝得人過于漢日行何致道可以至斯思聞進善之言以副求賢之旨

三

問朕聞明王闡化感人靈之心聖后宣風移動植之性遂使翔龍蒿擔鳴鳳司晨獸解觸邪草能指佞仰惟前烈何得而臻此乎朕逖聽遂初載欽神化每欽反斯焚薄景彼玉皇欲使瑞蓮司庖儀莢候月遊四靈于翠苑集五老于榮河致此休徵良由政感佇聞啓沃以副虛襟

四

問朕聞三微遞代哲后所以承天五運迭因浦明王由之革命或金水而鱗次應火木以環周或寅子變正天人之統斯辨驪騵改色昏旦之用有殊茲乃渙汗圖書昭彰歷數受位出震以迄于今莫不母子相承終始交際然而都君土德雖乃尚青天乙水行寧宜用白深明要旨其義何從若以秦氏霸基便有符于紫色則魏人爲足豈復應于黄星緬覽前修又以矛盾張蒼之議既煩反于公孫賈傅之談復遠乖于劉向子大夫學包羣玉文擅鏘金既聽南史之篇方佇東堂之問詳敷事實靡得浮詞商榷前儒誰爲折衷

五

問朕以紫極暇景青史散懷彤尋開闢之源遐覽帝王之道或載記遙邈無其處而有其名或墳籍衰亡有其號而無其事將求故實以佇多聞至如化被柱

州通甲開山圖天皇在柱州崑崙山下剏基刑馬一作熊耳按開山圖地皇興于熊耳山又榮氏曰人皇生于刑馬山今對策曰帝皇啟兩存之兩代之事誰遠五德之運何承石樓之都開山圖有巢氏治石樓南山見匪均霜之地窮桑之壞帝王世紀少昊邑于窮桑元非測景之區時將城徙偏方惟一隅而獨王輕兹中土棄九洛而不營大夏之時化臻棘甲隆周之日道致韜戈而七十一征翻在鳳凰之運五十二戰更屬雲官之期斯則優伯之人無聞于太古推鋒之弊反息于中葉澆淳之道名實何乖欲今歷選前聖遠稽上德採文質之令猷求損益之折衷何君可以為師範何代可以取規繩遲爾昌言以沃虛想

廷試策問 永樂十年

皇帝制曰朕奉承宗社統御海宇夙夜祗畏弗遑底寧以圖至治于茲十年未臻其效德化未洽矣謹之以庠序之教德養未充矣先之以足食之政德刑未清矣詳之以五覆之奏求才備薦舉之科考課嚴黜陟之令然而厲俗而俗益偷革弊而弊不寢若是而欲躋世泰和果何行而可六經著帝王為治之迹易以道陰陽專名數者或流而為災異尚理致者或淪而為清談書以道政事語知行則何以示其端論經世則何以盡其要詩以道志也何以陳之於勸懲黜陟之典春秋以道名分也何以用之於闡陰縱陽之說禮以道行而樂以道和也何以道同六經而用獨為急夫道本一原而治有全體推明六藝講議異同行則美矣何以一歸于雜雅歌擊磬執經問難志則勤矣何以未復乎古討論文籍考定五經可謂勞矣未足以致大治更日侍讀質問疑義可謂偉矣僅足以成小康迨夫五緯集奎文運斯振儒道光闡聖經復明較之往迹何勝何負蓋為治之道寬猛相濟各

適其宜太宗寬厚長者務崇德化政足尚矣而言者謂不若中宗之嚴明顯宗法令分明幽枉必達嚴足尚矣而言者謂不若肅宗之長者論治若此其將孰從夫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子諸生蘊之有素其於為治之要時措之宜悉心以陳毋徒泛泛朕將親覽

廷試策問 永樂十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之治本之於道德而見之於事功道德為致治之本事功著致治之效不推其本何以為治不臻其極何以為效是故民俗之厚在於明教化吏治之舉在於嚴課試士風之振在於興學校人才之得在於源選舉刑獄之平在於謹法律是數者皆為治之先務唐虞三代之盛率由於此而其道德之所施事功之所成亦必有其要者矣三代而下論治之盛者曰漢曰唐曰宋舉其槩而論之淵默清淨則躬履儉朴矣酌己治人則力於萬善矣恭儉仁恕則修己無為矣其所以為教化者如何舉殿最而察以六條考善最而差以九等著能否而辨以三科其所以為課試者何如表章六經而勸學興禮致情經術而文治勃興講學多開而崇儒重道其所以為學校者何如四科四行之辟六科四事之選三經十科之制其所以為選舉者何如作三章九章以明其禁為律令格式以準其法定刑統編敕以齊其制其所以為法律者何如夫循名而實可見究迹而治可

推即道德以較夫事功其高下優劣蓋亦有可辨者矣朕祇承天命既承太祖高皇帝鴻業臨御以來夙夜孳孳以圖至治亦惟取法於唐虞三代舍漢唐宋而不為矣然於是數者猶未臻其效子諸生抱經濟之學博古以知今明體而適用其數陳當否既其所以化成于天下者若何而可以臻夫唐虞三代之盛其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永樂二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聖帝明王之治天下其大者在祀與戎稽之方用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又云合祀天地于南郊分祭合祭果有其說歟書稱禋于六宗祭法乃云七祀而曲禮又稱五祀其言之不同何歟古者天子推其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謂之禘夫既有禘而又有所謂祫祭禘祫之外復有所謂禴祠烝嘗者果何歟郊社宗廟之禮備著於經其儀物制度尚可得而詳辨歟兵始於黃帝然周設六軍因井田而制軍賦其法可得而聞歟管子作內政以寓軍令抑有合於古否歟漢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唐置府兵彍騎宋置養兵又有所謂廟兵禁兵其制可得而論歟自三代以及漢唐宋之用兵有譎有正有逆有順皆可得指實而言歟古之善用兵者莫如孫子其言曰兵者國之大事必經之以五事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此其言果何所本歟曰五事曰九變曰五利抑可得而悉數歟朕自即位以來於祀戎二者未嘗

不致其詳然其言論之異同制度之沿革不可以不
考諸士子博古通今

試策問

進士策問　韓愈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揚墨者始侵而亂
之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今
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
事其不合于道也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也者
何說今之學者有學于彼者乎有近于彼者乎而已
無溥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
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
是者其無所為讓

又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于傳者無國
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
其官者春秋之后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晋
氏之亂國分于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
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之舉士內以明經進士外
有司雖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勲力進者又有倍於
是其為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

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于古之人耶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試得忠信如聖人者而以委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説乎

策進士問

權德輿

問六經之後百氏塞路微言大義寖以乖絶使昧者耗日力以滅天理去夷道而趨曲學利誘於內不能自還漢庭用經術以昇青位傳古義以決疑獄誠為理之本也今有司或欲舉建中制書置五經博士條定員品列於國庠諸生討論歲課能否然後刪非聖之書使舊草不亂則經有師道學者嚮門以為如何當有其説至於九流百家論著利病有可以輔經術而施教化者皆為別白書之

又

問周制什一是稱中正秦開阡陌以業農戰今國家参酌古道惠綏元元均節財征與之休息豐年則平糴于穀下恒制則轉漕于關東尚慮地有遺利人有遺力生之者少靡之者多泉帛寖輕而繒錢益重或去衣食之本以趨末作自非翔貴之急則有甚賤之傷欲使採奇羸者無所牟利務農桑者沛然自足以均貨力以制盈虛多才洽聞當究其術至若管仲通弊之輕重李悝視歲之上下有可以行於今者因亦

陳之美利嘉言無辭悉數

明經諸經策問　　權德輿

春秋

問孔聖屬詞卯明同耻裁成義類比事繫年居體元之前已有先傳在獲麟之没尚列餘經豈脱簡之難徴復絶筆之云誤子産遺愛也而晧伯石叔向遺直也而戮叔魚呉季札附子臧而呉衰宋宣公捨輿夷而宋亂陣為鵞鸛戰豈捷于魚麗詛以犬鷄信寧優于牛耳子所習也為予言之

禮記

問三代之弊或朴或蕩六經之失或愚或誣夫以啟周之理道詩書之述作施于風俗豈皆有所未至耶轂祭納書誠為追遠執戈挑菂無乃傷恩何二者之相反耶兩楹坐奠嘆有切于宗予九齡魂交數多移于與爾何二者之不一耶山節藻梲豚肩狐裘皆大夫也又何相遠耶檀弓袒免子游衰麻何如直諒而忠告之耶各以經對

周易

問四營成卦三古遺文本自河圖演于羑里而西隣

禴祭斯乃自多箕子利貞且居身後豈理有未究復古失其傳乾彖辭乃次六爻之末坎加習字有異八純之體無妄則象稱物與同人則彖引卦名或備四德而繞至悔亡或無一德而自居貞吉詎於承學思以稽疑至若康成之陰陽象數輔嗣之人事名理異同優劣亦為明徵

尚書

問左史記言古之大訓何首載堯典而乃稱虞書當文思之代而九官未命及納麓之時而四岳方去豈允恭克讓待元德而盡善耶仲虺作誥伊尹作訓豈臣下忠規之稱耶伯禽費誓穆公秦誓豈帝王軌範之書耶好風好雨既從于箕畢時若恒若復係于休咎何所適從耶伏生傳於耄耋壁得於殘缺前代講訓孰為名家可以詳言用覘奧學

毛詩

問二南之化六義之宗以類聲歌以觀風俗列國斯衆何限於十四陳詩固多豈止于三百頌編魯頌奚異于商周風有王風何殊于鄘衛頗疑倒置未達指歸至若以句命篇義例非一瓜瓞取綿綿之狀草蟲稟喓喓之聲斯類則多不能具舉況傳師學一為起予企聞博依之喻當繹解頤之辨

穀梁

問魯史戒文以一字為褒貶漢庭尚學有二傳之異同雖子夏授經孫卿肄業而出聖寖遠傳疑尚多閏以定時何非乎告朔雩乃閔雨奚憂于去讓文有無天之說定有無王之年例或難通理亦未盡衛輒辭以尊祖於義安乎許止闕於嘗藥受誣乃甚以茲疑滯皆藉發明穀梁子之言固當有據應上公于古復是何神諸儒待問一為覼縷

策問明經

權德輿

左氏傳

問魯史之文先師用明于王道漢武之代左氏下列於學官誠義例之可觀終誣艷而多失鳳凰啓兆陳氏不得不昌鸜鵒成謠季氏不得不叛既未然于前定于立教而謂何同恥擇經豈其如是夏五之闕雖繫月而何嫌艮八之占于兼山為何象因生因謚未詳命氏之殊德命類命請敎制名之義生既克賦無辭說經

禮記

問冠婚成人著代之義一獻之饗舅姑先降以奠酬三加彌尊母兄皆拜而為禮責婦順而則可於子道而謂何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而夷則有閒服二姓之合為重而孔門多出妻蹈白刃式易于中庸引重爲奚列於儒行楊爽襲爽之制總別總稱之差生既講聞佇觀詳辨

周禮

問周制六官以倡九牧分事任之廣計名物之多下士史胥類頗繫于冗食上農播殖力或屈于財征簡則易從寡能理衆疑宋母之失實豈周公之信然今欲舉司徒之三物敎賓興之六藝又慮樂舞未通于韶濩徒玩于旄鄉村有昧于和容務持弓矢適廢術學豈資賢能至若六變八變致神祇之格天產地產有禮樂之防忝貳春官企聞詳說

毛詩

問三綱之道有君臣焉有父子焉周南召南以風化于天下關雎鵲巢乃首于夫婦舉后妃曷若先天子美夫人曷若稱諸侯豈自邇而及遐將舉細而明大又太師所採孔聖所刪以時則齊梁先于衛頃以地則魏土稱于晉境未詳差次何所後先一言雖蔽于無邪六義乃先于諷諫既歌乃必類何失之于愚理式出于鄭箋言無憚于匡說

穀梁傳

問褒貶之書宣父約于史氏清妃之傳卜商授于門人經有體元且無訓說日稱夜食頗近迂異蔽孔形之修聘娶蔡諷之方言晉大夫吳俟于偕行衛公[illegible]

定名其天疾歷居攝以崇讓鄭討叛以減親末曰申
邪寧為積德鄧氏夾氏學既不傳尸子沈子復為何
者鄙夫未達有佇嘉言

貞元二十一年禮部策問　權德輿

問古之善為政者在得人而已在求理而已周以功
德詔爵祿秦以農戰居職員漢武帝詔察茂異可以
為宰相者夫功與德非常才所及也農與戰非並仕
所宜也安危注意之重非設科可俟也是三者固有
利病幸錯綜言之又三適三宜九品之法或計戶以
貢士或限年以入官事有可行法有可採制度當否
悉期詳明

又

問昔伊尹酒保傅說胥靡竟昌殷道以阜王業春秋
時觀丁父彭仲爽申鄀之俘也克州蓼朝陳蔡楚邦
賴之漢廷辯安國徒中拜二千石張釋之以貲為郎
並稱名臣煒敘前史然則俘徒作役或時用自發前
代取之而得人如是魏晉以降流品漸分筮仕之初
率先文學或薦賢推擇皆秀發州閭而致理之風頗
未及古豈朴散變久或求之太精其故何也常有所
憤今四門大闢百度惟貞執事者固欲上副聰明悉
搜才實幸酌古道指陳所宜

問為治

宋 歐陽修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皆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畧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今自宰相至於州縣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歛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順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述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周禮官制之疑

宋　歐陽修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亂之家巖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三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固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詐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何如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禮安從其悉陳無隱

私試策問

宋　蘇軾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衆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絶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覽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滅同姓之封而歸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患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内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寛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為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為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溝肄道藝而修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為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為政之卿皆其

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樂為之故其民事修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為之雖布衣之賤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肯為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為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為職官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為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為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為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君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於篇

國學私試策問

宋　蘇軾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為斷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嘗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亡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為之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詠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

觀焉

聞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況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又且以多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楬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論其故哉

試館職策題

宋 蘇軾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豈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偷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其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採擇

國學私試策問

元　姚燧

二典之政以歷象為先故歷代之典以正朔為重昔三聖授受皆以歷數為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尚矣夏以建寅為正則天時之正而人事之善也孔子嘗以告顏子顏不以為萬世不可改歟一變而商則用丑為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為正説者曰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不得以相襲然歟儒者以子為天統丑為地統寅為人統説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為正後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周以為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為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為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可以為春則亦毋怪夫秦人之以亥為正歟夫詩與書學者之所質信而無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而言也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豳人固有二正歟而説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顧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學者將孰從歟

人之言曰天者理而已　儒者之有是言也而世之言天者率求之於微妙茫忽之際而遂以其穹窿昆侖晝夜運行者為粗迹廢而不議可不可歟古之言天有穹天者言其象穹然也有蓋天者言其形北高南下如倚蓋然也有渾天者言其體渾渾然也世之人起而見仰而戴不知其説可不可歟堯大聖人也史記其放勳之實莫先於欽若歷象之事學者顧欲以為粗迹掃而不議得無與堯典戾歟夫天之所以為天者日也月也星辰也歷家以天為天以日月五星為天之緯其説曰周天之體凡三百六十五度天者左旋自東而西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右旋自西而東日最遲日行天一度月次遲日行天十三度有奇五星尤遲自古及今歷家通用其説以為測候之凖則可信不誣而儒者之説不然以天左旋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過一度日月五星亦左旋日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止而不及

天一度月一日行周天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五星皆繇此其說自關中大儒發之而考亭先生著其說於書夫書之有傳世為天下道可也其參考摸索至精且詳左旋之說將以袪千古之惑非苟焉者而歷家之論與漢唐諸儒之說並行於世皆以為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若是背馳歟諸生其參酌厥中務詳言之著于篇毋徒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

儒者之學貴乎明體以適用苟志於用矣通今者語古則或乖泥古者適今則難合二者交病焉謂之有用可歟事之最古而便於民者莫井田若也自比閭族黨州而為鄉自鄰里酇鄙縣而為遂自井邑邱甸縣而為都自黃帝至周公非千五百年不能備其成之何難歟至孟子時未久也諸侯已去其籍而不可得知何其壞之速歟秦廢經界立阡陌而田始弊阡陌可開也夫其自溝而洫洫而澮澮而川遺跡豈盡堙而不可尋歟自是而降豪右兼并得以專地矣二千年間信古通患之則有限民名田而已則有計口均田而已然其法有未行而已弊有既行而隨弊有始定而終弊者何歟豈世異事殊法固未易立歟豈井田之外皆不足為良法歟唐初租庸調取之口分世業未幾再變而為兩稅至于今不改豈井田復作亦無便於此法歟借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不知給授之衆還受之冗出入之際何以使之無弊歟不知高下之則盈縮之度寬狹之制何以使之可守歟斯數者信古之士可不却顧而長慮歟昔橫渠先生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以為經界不正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期以數年復井田之法與學者議買田一方而井畫之以推先王之法於當今可行也苟志於行亦無不可歟諸生為有用之學豈無志橫渠之志者歟要使酌之古而合施之今而便田制一大議論也願詳言之

私試策問　　　　元　吳澂

治天下之事多矣有司嘗考今古以為其事之大者十有二稽之古而不能無疑曷可行於今歟試因識時務者議之古者冑子有教何教乎師保有訓何訓乎顯忠諸呂之謀亂與喬鄭甘露變故之後者孰優精忠於賢否混淆與抗疏朝廷草創者孰　上書美莽何謬歟辭入賦詩何迂歟願聞所以得公族之道古者力役之外何以有六相禹皋之外何以有十六相丞相欲斬二千石與置部刺史而相府不相干者孰非丞相欲斬戮臣與小臣加官而相府不相統者孰是蕭曹舊隙何以同心姚宋不同何以戮力嚴明寬厚何以相資善謀善斷何以相用醇謹自飭才何劣而係天下安危二十四考何量與二黨交攻量何臨而為天下輕重二十餘年何才與願聞所以為宰相之道古者諫無官王事無闕後世置諫大夫世道不古御史為傳命記事累得乎御史為平章按察累失乎翟補闕以增直臣氣謂諫議有諫臣風者孰優以中大夫守東海諫官補刺史者孰劣守饒州而給事不肯草制可法歟除刺史而舍人封駮可嘉歟願聞所以得臺諫之道古者金馬承明之著作與設中書之官孰是尚書侍郎之起草與立學士之號者孰非取譽於貞觀與德音除書者同乎齊名於元和與號大手筆者異乎賜以宮錦與下詔而悍卒泣涕者孰賢贈以玉帶與賜詔而王達效順者孰務願聞所以得兩制之道古者東觀禁中之名同乎宏文崇文秘書之號異乎秘書府居於外何所始秘書閣藏於外何所因劉章元成施讎周堪何官揚雄班固傳毅何職黃香盧植蔡邕馬融與馬懷素褚無量何所顯乎賈逵丁鴻與張說徐堅元澹何以名乎願聞所以得館閣之道古者左右史與內史何所殊大小史與外史何以異蘭臺掌圖籍與禁中注起居孰優太史居丞相上與史館於門下省者孰是三墳五典紀之何人春秋檮杌作之何氏章程必付柱下元功必藏御史何意乎太史必職司馬科斗必職東家何見歟卻太宗觀史與卻文宗者孰賢卻張說託言與卻李德裕者孰智願聞所以得史館之道古者擇人延尚

四方與掾史分制諸郡同乎刺史秩卑權重與州牧
秩重權尊異乎刺史揚州奏二千石罪與　史冀州
不察長吏者孰優不肯按小史與不肯捕蝗者孰
補職三百不以私撓設學校變風俗與直刺史音孰
勝罪造賊壘毁淫祠破機祥與三獨坐者孰負百城
聞風而震慄果賢乎奸贓望風而解綬果得乎爾聞
所以得監司之道古者六官寧於司馬孰為將漢唐
大將府衛孰為帥韓彭衛霍之功孰多靖勣光弼之
才孰愈築壇簡注而上客何以誅敵壇寵拜而徹房
何以蜀漢中可戰則戰非輕乎荊州可和則和非怯
乎朝受詔夕引道與軍旅俎豆者孰是郊受命辰出
師與廟堂朝家者孰非詩禮聽晉而學春秋者何以
有陳濤之奔輕裘平吳而作文賦者何以有河橋之
敗趙不敢東匈奴不敢寇愈於毁家而紓國難者乎
敵不敢南突厥不敢顧愈於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者
乎爾聞所以得將帥之道古者勃海穎川之良果拜
守相輒見問之功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豈惻門
侯進止之過乎由滎陽為中大夫與上蔡擢河南守

者何如道不拾遺蟲不犯境與江陵反風不其伏虎
者何似肥鄉之才何以稱益昌山陽之才何以美潛
賞王戒何謂賢主不識真卿何以復國德化三異與
忠信三善孰優民不敢欺與民不忍欺孰善爾聞所
以得守令之道古者學校庠序之名同乎司樂學政
國子之制異乎六德六舞干戈羽籥之制何以殊禮
樂詩書鄉司徒之教何以別置子弟員五十人而至
百人千人而至三千人何以盛圜橋億萬計黌舍千
八百室與每歲課三科歲復增二科何以精國子三
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又何以盛鹿鳴之
歌燕堂之琴舉戍送尚書何以精博士弟子領於太
常得乎國子監隸　寺當乎舉司隸之觿與抹朱
務皇甫規者孰優把朱泚之亂與褒陳仲舉留陽城
者孰勝教字修之書何以乎唉張顯之誣何因乎爾
聞所以得學校之道古道選部有尚書何所始尚書
有吏部吏部有侍郎何所自用人不分流品故有以
引還蹤張致相者法何法官必取之法律而才賦必取
之入衆補官乎選官清鑑與詳察者何如平允與請

謁不行者何若山公啓事與二十年天下無遺才者孰優金背鏡與十二年留得人者孰是或無藻鑑或賢否雜進與曳白之譏孰非或較覈太實或大納賄賂與市瓜之譏孰劣願聞所以得銓選之道古者八元八愷誰之苗裔鄧黽毛原何所自出仕者世祿與三衙三衛之制何以殊崇德象賢與武選文蔭何以異多懸之夫三篋之才與元戎之守節孰優細柳之屯朱崖之排與蕭育之賢孰優任太子洗馬太子庶子與校書郎博士弟子者孰勝任侍中司空與為郎為中郎將者孰賢父任與兄任孰賢乎族父任與宗家任孰愈乎教子以諂者何故教子以容者何為或謂任子不通古今果當乎或謂雜色入流者果宜乎願聞所以得任子之道若此十二事者曷為而不戾於古曷為可行於今其詳言之有司將以觀有用之學

會試策問

元　虞　集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置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考歷唐以來定為注疏立教者用之我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擴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唐至於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旣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考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為二豈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逮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於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韙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傳並家於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

又有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弗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考乎鄭氏之注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又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而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堋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為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成沮如關陝之郊土多燥剛不宜於暵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修廢政出泉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求相民業以稱上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為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墳淤湛漬竄食茲欲講求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潴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用世之學

會試策問

元　歐陽元

蓋聞三代以來經國之制至于今而不朽者未有盛於九府圜法者也國初楮幣量時度宜歲久變通孰所必至粤若稽古歷山莊山之鑄先王荒政民無捐瘠將使錢楮通行矧茲時與事會然而輕重之則斂散之方可以行之永久者必有良法矣伊欲重不至於病鈔費輕不至於費國資斂可以益於公散可以便於私以至廣鼓鑄之所而不滋僞盡坑冶之利而不累民平貿易之價而不偏均遠近之用而不滯新不不至貽將來之弊藩不至襲前代之戒官有典守而不冗於設負銅有中買而不煩於立禁肉好之銡精銖兩之適等遠物畢來而舶無透出之患私藏盡發而人無告訐之虞若是者何以各臻于善歟諸君子學古而通今茍有以傚國而庇民

擬會試策問

元　曹元用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國之大事也其禮之尤重者曰郊曰廟按周禮於冬至之日郊圜丘而春秋所書魯事或郊於春正月或郊於四月五月甚者於九月而用郊郊之時不同若是何耶彝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享上帝而曰亨養聖賢則大亨王假有廟則用大牲其重輕之義亦安所取哉夫儀禮周禮若詩俱言尸而不言主春秋則書主而不書尸是皆神所憑依者也何為不並言豈亦有先後之序乎抑古者兼用尸主以祀而經書特互見乎周制都宮別廟東漢以來乃易以同堂異室議者謂為變不古若然歷魏晉隋唐宋金之久何為而不復古制乎周天子七廟加以文武世室九獻之禮王后預焉陟降進退一日而可遍及否抑再日而復祭乎王后齋宿當於何所百職助祭男女授受何以別乎九廟樂舞當何以處之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說者謂既薦則薦眾不足復觀豈先王之所以事其上世者乎文王何為以是為訓凡茲數者皆禮之大節

吾儒所當深究而明辨者也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化洽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諸君子由鄉貢而來大比于京師其於茲教者必傑然於胃中矣願為我縷陳其説

國學公試策題

明　蘇伯衡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者之大者也為法雖不同而先後常相資顏淵問為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為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為治未有不本於古而可行于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册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于上

問羲和之典歷后夔之典樂皐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稷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内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于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庳而私于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大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于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衮之居相位也選衆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

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宦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為法乎則涉于避嫌以宦為法乎則近於專擅專擅致成福下移之譏避嫌夫竭誠狥國之義而謂賢相為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傅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教求哲人傅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揚俊民既不自以為嫌而其君亦不以為疑是果何道歟為相不師伊傅周召顧自處于常宦之間抑可不可歟請為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胄子之教事之于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于樂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闊而弗講歟古者興師其出也受成于學其反也獻俘獻馘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以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為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辭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為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佻達城闕則其習至于今而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徒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殊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閽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汙僭偽或指斥權臣而寘責不恤亦嘗見之而君子以為盛事果何以致之歟豈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國家建首善之地於京師二三子游焉息焉豈惟習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于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修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教為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為國先務未有或先于訓農者也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藉田以率天下之民郡縣之長吏皆兼勸農之職重農亦云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什伯於逐末作之輩上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歟將盡驅之緣南畝歟則井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之不為之禁歟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贍于有田之家不能無浚剝之病而操奇贏者頑安享厚利將見背本而趨末者滋衆品調消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

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于古訓于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掇拾於煨燼之餘其豈無一二為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為務也而不害其為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愚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屮木三光全寒

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中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愼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董仲舒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雅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絶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

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

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民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法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義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于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之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曰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董仲舒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時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

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黄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而習之學長而材居位爵禄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説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于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虚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説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不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

詹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立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其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未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茂明之

董仲舒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

而以和之輕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羣生

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

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
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
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
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
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
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
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
厭者之謂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
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
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
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
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
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
而所上同矣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

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
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
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
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
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
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
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論
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
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
古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
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
止吏無姦邪民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
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
哉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
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
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
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
於力不動於末是以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

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若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矣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極愁苦窮極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賢良策　　漢　公孫宏

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宏宏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問治道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法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施設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受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物之紀臣宏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順帝問賢良策

漢　李固

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伏聞詔書務求寛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寛和無黨援者輙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弊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于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膽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亂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按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于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心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省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成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黄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使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官人失財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

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以肯必至誠
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令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
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
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
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
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
動之于內而應于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
蹉跌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
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
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
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
人以表能權重裁制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
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
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但
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
臣死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貞元元年

陸贄撰題

問皇帝若曰蓋聞上古有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四
海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也星辰軌道風雨時若
遐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
異文質之辨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禁之以禮敦其
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偷豈澆淳必繫於時耶將聖
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
上虔恭刻勵如恐墜失憂濟庶類夕惕晨興永惟前
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
興夏啟之征作周文之代旌孝弟舉直言養高年敦
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而浮
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
臣未綏鄉黨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之志賦入日
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
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划革前弊
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其
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傾陰陽舛候

祲沴薦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
屢為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恒暘又曰
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詳云從令人靡蓋
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謨猷至乃減冗食之
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
費尚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
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
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蓄財器通明古今
副我虛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難災旱志

直書無有無隱

唐 穆 質 第二人

對臣聞帝王之理殊塗而諫諍之道一致五諫之要
同歸而直諫之用為急今朝廷之不聞直聲久矣伏
惟陛下採唐堯師錫之義降禹湯罪己之詞詳延直
臣博求失政自近古已來憂勞思理未有如此其至
者且何患乎不得為堯舜而已若欲陛下之德與天
比崇欲陛下之名與天無極斯乃天之意也臣之志
也不然者臣當退從作者七人之八耳孰為來哉制

策曰上古有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四海不理而人
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遐乎其不可繼
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質文之辨明
利害之鄉戒之以刑導之以禮教其俗而彌薄防其
人而益偷豈澆淳必繫於時耶將聖賢間生而莫之
振也臣聞三皇以道化五帝以德化故曰修己以安
百姓垂衣而化天下天何言哉帝何力哉無為而已
遂性而已至道既往至德寢衰而三代之主先之以
禮義故有法度之制質文之辨高其陵防崇其刑辟

不臻大化迄可小康上古之君三代之主救道既異
勞逸自殊則知理之盛衰皆德所致政在德有優劣
非時有淳澆繼三代者其降殺可知矣制策曰朕祇
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夙夜剋勵如恐隆失憂
濟庶務夕惕晨興臣聞舜禹日親湯武日業皆前代
帝王之所以為理憂勤之至也竊聞陛下憂勞大道
勤績庶務無大無小必躬必親靡不關心靡不經手
勤亦至矣憂亦至矣然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古
人云人生處代如白駒過隙耳何忽自苦如此又陛

下一則罪己二則罪己若然者後何用宰相乎何用
有司乎制策曰永惟前王之典謨是則仰天禹以崇
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啟之征作周文之伐旌孝弟
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均平繇賦黜陟幽明厲精致
致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
宄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蒸黎
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
道愈滋意者朕不明歟謀不可歟何古今之事同而
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刬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

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臣聞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陛下追惟前王之典
慕是稽古之道也然陛下師古為理也欲何為乎為
皇乎為帝乎為王乎驅天下之人欲令歸忠耶歸敬
耶歸文耶漢文帝以清淨為宗近稱刑措漢宣帝以
刑名律下亦謂中興自古以來未有不舉綱而目正
不澄源而流清者矣此亦陛下熟聞之矣是憲是則
之宜更申明之使在下者有所趨也臣聞大禹稱三
王首者以其卑宮室菲飲食裕人克己儉之至也其

道理沒不覩久矣惟陛下獨能師而行之苟綸言之
可復則天下之可化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雖令不從者也臣聞自古求賢各以類至三皇師
其臣五帝友其臣三王臣其臣欲為皇則行事師之
禮欲為帝則行取友之禮欲為王則行取臣之禮自
昔哲王則有感夢而行傅巖惟肖則有協卜而出渭
濱親載則有卑辭以厚禮湯命五返於處士則有可
就不可屈備獨三顧於草廬此皆陛下備聞之矣臣
竊見國家取賢之道其禮部吏部失之遠矣則制策

之舉最為高科以臣言之不得無弊且陛下弓旌不
出元纁深藏無聘問之先有投刺自媒者無欵
輸之禮有躡屩而來者支離於京闕會計於有司又
廣張節文妄設條格禁御納來將諸盜賊防賢之意
甚於防姦崎嶇困辱曠日永久然則一覩天顏一承
聖問臣恐皇王佐略不可由此而致也今之所得者
乃臣華瑣瑣者耳强名曰賢賢者固如是耶厚顏色
羞臣竊自笑則高宗求賢之意似或不然此乃國家
最弊之務狀惟陛下加思重而慎之陛下文可經天

地武可定禍亂我武戡殄則河壖亡命之寇既以指
朝自滅我文戡修則淮淛逋亡之醜可以不日自來
道然古今功格上下夏啟周發曾何足云陛下旌孝
弟而孝弟未能化人旌之未得其實也舉直言而直
言未得上達舉之不以其人也養高年則廢禮已久
未有聞焉敦本業則失農者多鮮有勸者平均徭稅
而怨嗟日生姦贓之吏未去也然陟幽明而善惡同
貫考課之法未精也陛下師崇儉之道訓則浮靡何
患不革前王之典藝必用則理化何患不行化行則
暴亂懲奸宄息然後禮義可決五教自宣矣七臣者
豈非孝經所謂天子有爭臣七人乎今朝廷列官致
位有以諫為名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其數甚衆不
止七人使陛下有未臻之嘆其過將有所歸矣以陛
下養高年之禮著于上則鄉黨不廢尚齒之儀均徭
之法行于吏則蒸黎有安土之志安土則樂業樂業
則務本務本則興農興農則家給家給則賦不減而
人不匱矣吏道愈濫者吏不精也臣竊見吏部課最
者遺其實以資歷為優試材者失其本以書判為上

加以檢驗滋章簡牘繁採贖既淹滯吏緣為姦事理
於上權移於下胥徒末品得擅官府所以財賄公行
不殊市道量職求直價若平準古則為官擇人今則
為財擇官反古害今其弊如是又有通經之目試文
之科不同歸於吏部選之至於此雖廉察日增固不
及也若剗革前弊明詔固當疾行創立新規微臣以
為不可且烈祖之憲章未改前王之法度粲然德輶
如毛在克己而已何必改作然後成功因人之欲順
天之時則易從行古之道得理之中則有據制策曰
自頃陰陽舛候祲沴游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
作孽必有由然屢為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
厥罰恒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誰
云從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
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遵行而
停廢之餘所費猶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
搜眾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
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臣聞旱蝗者稽
諸洪範為言不乂之罰也言之不乂令之不信也言

者西方金也金失其性為木所傷木東方少陽古云陽勝所以為旱陽既亢極氣又薰蒸則介蟲為孽螽斯為害臣見比年旱蝗為害已甚矣則洪範之徵亦明矣無乃陛下詔令不信乎抑又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其握兵者不本於仁義貪於殘戮人用愁苦怨氣積下以傷陰陽之和也則國家兵先於河北旱蝗適之次及河南旱亦隨後次關中關中又蝗旱既仍歲蝗亦比年無乃陛下用兵者不詳其道也臣謹稽古典參於歷代禳除異術祈禱多門至若貶食省用禄禱圭璧求邪於幻術覬福於釋流土龍矯首於通衢羣巫分袖而鼓舞此又從人之欲也至若兩漢舊儀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此又一時之事也然俱非救旱之本去災之道則有一郡一邑一宰一牧勤卹人隱精達神明或以身禳或以心禱蝗且出境旱不為災牧宰之微尚或臻此況陛下尊為天子德為聖人神動而天從氣使而時變至誠所感何往不通臣伏見陛下去年八月二日所下德音避正殿而不居損常膳而不御議獄緩死掩骼埋胔詔文始

書害氣將究詔書始下和氣自生故不旬朔之間亢渠殲殄兵革偃息甘雨荐降氣災自銷天之監人也明矣速矣然則陛下之德有以動天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若湯堯之災陰陽之數此則先儒之言略矣小臣不敢傳疑惟洪範之徵信也謹而言之陛下覽之可也臣聞堯之水湯之旱而國無損瘠者蓄者多而備先具也今國家或時不雨一歲不登堯湯比之懸矣人至困竭國為空虛者備之不早頃所以賦歛無極怨讟日益權須詭求朝令夕具豈不以兵食乎今蒲同勞師既還關輔生人纔息不急軍食不煩軍須則搜乘關中重授未可轉輸江徼雖遠可期關兵食以廩餼雖節飲食猶慮費用者多則功臣何因而懷怨擇賢才以實官雖省員猶慮曠職者衆則多士何憂而靡歸臣聞方内之理亂由君上之所執上有所執則下有所守臣竊覩國理似或不然無可久之圖無常備之制用無本末衆無條綱任運而行應急而化若虛舟之觸用濟江河如亂絲之棼望成綸綍所以過運則福至過厄則禍生遇歲惡則勞遇歲豊

則逆坐逆天命不闕人謀聖心浩然罔知攸濟者乃彛倫不叙之故制策曰子大夫蘊蓄才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然訖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難災異志在書無有所隱此乃陛下厚禮衆君子之意臣微爲足以當之若臣者生為唐人馬牛之畜甫以壯矣道不得行身不得遂陋矣賤矣與螻蟻何異然詩書天人之際皇王經綸之道三墳六經九流百氏前王治革之要歷代興王所由既嘗經之於心頗亦備之於學雖未之究可略而言至若時政之損益任賢之得失刑辟之有輕有重生人之或刑或病臣又耳或有所妄聞身遠與寡莫為之先且無言因至陛下言之耳皇天后土宗廟社稷實宜知臣之心每用憤發悃款隱憂臆激於肝血藏於髓思有以一陳之久矣蒙陛下開天地之德降雷雨之施深詔執事旁延郡國俾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舉臣也幸苟有志人乃舉之比亦上天降祐皇唐使陛下錫臣此便得有路索言之於上也若賢與良則臣豈敢惟諫與直或有可觀言不直諫不極是微臣不忠之罪孤陛下虛聽之德也如至忌諱挾誅誹謗附律脯醢淫戮鼎鑊遣刑此乃昏主暴君亡國之具亦陛下之所明知故臣不復有虞於聖朝耳是敢竭慮極思指陳其切足取納而行之非也容而宥之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謹對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乍己之至論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嘆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宏化萬方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漏澤於下升中於天周漢已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甿未遂富庶督耕殖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啟迪來哲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功漢元優游於儒術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言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毋悼後害

唐　元稹

對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及之是天下人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忌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賦納豈虛美哉蓋用之也是以益贊禹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斯所用言之大略也洎漢文帝蓋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塞詔者晁錯而已至武帝時董仲舒出然而辛不能選用條對施之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為乎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而暮敗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聳寵綏其爵祿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問得某士行某策

濟其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而直言之士不出耶
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耶今陛下
肇臨海內務切黎元求忤己之至言責著明之確論
斷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然臣所以
上愚對者以指病陳術而為典要不以舉凡體論而
飾文詞事苟便人雖繁必獻言苟諧理雖鄙必書固
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之獻替耳
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觀施之天下
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迨我明天子
然後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
用策不便時則臣有瞽聖欺天之罪將寘於典刑陛
下固不得而宥之矣亦臣之所甘心伏請聖策乃見
陛下念禮樂之寖微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濟艱之
術酌推恩富今之宜斯者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
別白而書之昔我高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我太宗文
皇帝鞬橐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戢天下之
後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
下之志而天下之氣和總天下之衆而天下之衆理
理故敬讓之節著和故歡愛之化行是以革三王之
所因兼六代之所舉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是
異事哉誠有物以將之也明皇帝即位實號中興方
其任姚宋而召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過焉
四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植四海大和於是舉升
中告禪之儀則封泰山而秩萬華舉東巡西狩之典
則宅咸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寶之後
征戍聿興氣盛而微理固然也累時之乳哺而有之
者一朝為兵職之兵興以來至今為梗兵興則户減
户減則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逃役
逃征之罪多而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
問群儒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
人將絕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揚之微臣以為
將欲興禮樂必先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必先息兵革
息兵革之術臣請兩言之夫古所謂銷兵革者非謂
幅裂其旗章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
忠孝行於下敬讓立於內則　和於外　和則
邊鄙之兵息敬讓立則爭奪之患銷爭奪之患銷則

和順之心作和順之心作而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
修政戢兵興禮樂富黎人之大略也陛下必欲責臣
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充雖
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以古之不農
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
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
智則食之是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
百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此者不農則不得
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
外是以游食者恒寡而務本者恒多豈強之哉彼苟
圖而此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吏理無考課之明率
伍廢簡稽之實百貨極淫巧之工列肆盡兼并之賈
加以依浮圖者無去華絕俗之貞而有抗役逃刑之
寵戎服者無超乘挽彊之勇而有橫擊詬吏之驕是
以十天下之人九為游食蠢朴愚鈍不能自遷者而
後依於農此又非他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以
惰游之戶轉增而耕桑之賦愈重是時之十室共輸
而猶不給者今且數家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
之吏尚不能存若慘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瀆矣
今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逋負爲上以臣觀之足陛下
之賦者誠所以害陛下之人耳若然則農桑之用既
如彼惰遊之衆又如此耕桑之賦重則懲本之心薄
惰遊之戶衆則富庶之道乖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
誠能明考課之法減冗食之徒絕雕蟲不急之功罷
商賈兼并之業潔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
徭興耕戰之術則惰遊之戶盡歸而懲本之心固矣
懲本之心固則富庶之道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
矣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前將來之虞由後在陛下悠
久戒之慎之而已至於主父偃乘七國幷吞之後謀
分裂而矯推恩管夷吾當諸侯爭奪之時先詐力而
行寓令皆一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
齊明於聖朝哉臣雖賤庸尚不敢陳王道於帝皇之
日況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詳究言之臣
伏讀聖策又見陛下以爲執契則羣下用情躬親則
庶官無黨以漢文尚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
昧通方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

蓋考績之科廢而清濁之流溢也尚儒術而衰盛業
蓋章句之學興而經緯之道喪也課吏職而昧通方
蓋苛察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
夫神農之斲耒耜教耕耨所以墾良田而植嘉穀也
然而不能遏稂莠之滋焉其所以遏之者芟夷錢鎛
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宅百揆亦所以殖禹舜而種
皋陶也又不能遏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以遏之者
放棄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廢耒耜之用
故能存用器之方唐堯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
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任顧何如耳豈
可謂任之必不可哉至於考績之課廢章句之學興
經緯之道衰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
反漢元光武之事臣遽數而終之今國家之所謂興
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
又不出於覆射數字明義者材至於辨析章條是以
中第者歲盈百數而通經之士蔑然以是爲通經固
若是乎至於工文自試者則不過於雕詞鏤句之才
搜摘絕離之學苟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郎署

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速科者進速累捷者位
高拱默因循者爲清流行法蒞官者爲俗吏以是爲
儒術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以朝廷有
遷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觀今之備朝選而不由文字
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綱而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
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
其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庶吏又可察乎苟或不可
察又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
歎用情念垂衣而懼不理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
也陛下試能使禮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
令及國家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能專其
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環貫大義而與道合符者為
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
得謂之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爲上第藻績
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於未隸朝省者悉得以兩科
求士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寵秩之若此則儒
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罷書判萬言之選
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每歲以朝右崇重者

一人與禮部知校天下羣吏之理最在第一至第三者校
定日據具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籍之為理者則
上賞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曰任
賢之式每歲內自僕射至於羣有司之正長外至於廉問
節制者各舉稱朝選者一人外自牧守內至於百執事之
立於朝者各舉吏郡縣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之辨其
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為不察舉不賢為不精不精
與不察之罪同若此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
矣三曰叙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屬於文政不登
於最行不知於人則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後任之若此則
敦用之典恒而尺寸之才無所棄矣而科立則羣材遂三
式行則庶官當陛下乃執左契以御之總柜極以正之委
庶官如心目之運夫體豈夫體運而無效於心目乎察
羣材如明鏡之形美惡豈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鏡乎
然後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天下之
目視達四聰以天下之耳聽不私其言以為好惡端
拱巖廊高居宸極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黈纊
塞耳而聳聲必聞則彼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責之

術又惡足為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人不夭
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為君仁壽憧康未始有
極何忽自苦墮肝膽而言天下之事乎臣以為國家兵
興以來天下之人憯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陟位之
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恐此輩不及見
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飲恨於窮泉此臣之所以汲
汲於心者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元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問皇帝若曰蓋聞古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道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夙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忽息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緯文武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原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將何以匡逮而致之乎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効難彰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疏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恥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之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盭豈無根源爰自近歲仍數大澤霜露所墜霑濡必同滌瑕穢以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藉田祖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修衆官以叙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致行者未聞諭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蹟未紀於庶工乏才之嘆未擬於終食盡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至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周之德受田有經制漢之法力田有恒數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傭無依率是編戶本為交易焉得貧富以補貧將欲因循是曰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取人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適知不必文采為輕重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於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群生仁衆姓微於前訓而可施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

唐　皇甫湜

對臣伏見陛下微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求賢思理亦云至矣然臣未知將以為虛策乎將以求其實効乎以為虛策則後之搢紳者觀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愛人如此急賢如此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禮而問之斯亦足以為名矣若以得人為務社稷之計為心則不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尊如天其威

如神以詖問先之以禮貌接之造膝而言虛心以受
猶恐殞越而不得自盡其所懷況乎坐之堦庭試以
文字拳曲俯僂承問而上對乎且天下之事雖一二
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知清問所不
該又籌而不得發強附之於篇考視者必以為餘煩
又損而不得進陛下何惜一賜臣容足之地於冕旒
之前使得熟數之乎可采則行之無用則罷之何損
於明也然臣不敢有望於是謹爭緣聖問粗竭愚瞽
儻陛下憐察其志而寬其誅賜之當日之間而卒其
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生孰不甚幸制策曰蓋聞昔
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
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道矧惟寡
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
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緯文武以大其
業考古會極通敎化之原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
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將何以匡逮而致之乎此陛
下之憂勤如此臣聞堯舜以有天下為已之累而不
以位為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之

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為
國之經而不忘夙夜求賢咨諫延及徵士臣有以見
堯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
育物事無不序動無不時此窮神知化之盛德也武
以止殺禁暴則兵宜戢文以經邦濟時則化必行此
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義好士而尊儒斥魏
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已踐盛明之理斯考古會
極之方也任賢而勿貳招諫而必行屏近習之邪佞
進周行之骨鯁斯明目達聰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
所以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披頭頁之明斷非僻之緒
其道易知也蓋左右僕御惟正之供必有知法者必
有知禮者坐使足以盡情偽居常足以助聽覽左右
之臣既如是矣而又曰以公卿大夫講論正事史書
其舉官箴其闕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諫而謗焉濟
濟之士為之股肱赳赳武夫為之爪牙此所以永有
天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
百執事來朝請而退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誅未知
為陛下出諫喉舌者為誰乎為陛下爪牙者為誰乎

日夕侍起居燕遊與之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臧否者復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衛其何獻替之有美夫褻狎嬖倖之徽褊險之徒皂隸之賤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自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憤而不能已者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官史官侍臣之職使之左右前後日延宰輔與論義理有位於朝者咸引而進之溫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盡其詞可採者必行有犯者無罪王之爪士宜擇公卿大臣總統而分理之則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不足豐蠻夷戎狄不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視聽之表有所不周乎制策曰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効難彰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疏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媿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之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盭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謂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

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已正執度其流恕已及物自誠而明此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已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信不行而欲繼身以檢物雖砥礪其意而事實不符此所以有其意而無其効也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為至誠所以澆風常扇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卑宮菲食沉珠貴穀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悅耳之言所以巧諛常進也欲進莊士而惡拂心之慮所以忠直常疏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所以廉媿常不修也欲禁人為非而法則不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則謬盭之本其在茲乎陛下誠能一皆反之其效可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歉大澤霜露所隊雲需必同滌瑕穢以道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政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嘆未綴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

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每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以陛下滌瑕穢而改行者未聞政之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改行率德慎明賞罰不濫滌瑕穢也故賞當善罰當惡天下曉然逃惡而趨善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聳然遠罪而趨功則人自為理而上無為矣此堯舜之所以涖天下也夫賞罰皆報也賞之失稱罰之不當咎孰甚焉伏見兵興已來開權宜之道行苟且之政臺省之官王公之爵溢于國郡遍于輿臺將帥之臣借緋紫而使令定官位而奏請名器均于土芥操柄擅于爪牙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斷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紀未聞有一疑獄而上於朝者未聞有屈人而訴於王者豈天下長吏盡如皋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遵鄉縣州府各自為制所怒則專殺居常則臆斷人過且不知其所避而能自達不其難乎況乎賦役之不恒衣食之不足尚不懼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罰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難焉雖滌其瑕穢惠奸貨法而已又何為也伏惟陛下慎用賞賞必當功則天下之善勸矣慎用刑刑必當罪則天下之非沮矣夫擇人而任之則僭濫不作富庶而教之則廉恥自生如是則無所改其行無所滌其瑕矣又何足憂之哉陛下者徭役而輸勞者未乂小惠未遍而有司長吏或壅而未承故也若陛下加惠而俯仰之則物力何懼乎不豐勞者何憂乎未乂乎陛下蠲田租以厚農室而人猶艱食者生者猶少而費者猶多故也商乘堅而厭肥工執輕而仰給兵橫行而厚祿僧道無為而取資勞苦頓瘁終歲乏絕濱於死而為農者亦愚且少矣況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百端橫賦隨長吏自為之政乎若困工商老釋之那末均田野布帛之徵稅禁橫暴之賦減鎮防之兵則耕者如雲積者如山矣臣請再為陛下精言之夫賤琅奇之貨作雕琢之淫則工商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學使法不亂而教不煩則老釋之流當屏矣且天下所以蒽蒽然者豈非以兵乎使稅之原而可行蠲徭役者豈非以商乎今昆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夏或虞鎮防未可

罷若此生就其功則莫若減而練之可也今之將帥務仕而知兵者亦寡矣怙衆以固權位行貨以結恩澤因循鹵莽保持富貴而已豈暇教訓以時服習其任乎今若特加申飭使之教閱簡拳勇秀出之才斥罷沽負殃之黨則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夫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精乎又比者州府虛張名籍妄求供億盡沒其給以豐其私今若核其名實糾以文法則五行之兵又可省其二矣夫衆之虛曷若寡之實乎一則以殲兵一則以寬賦若江淮州郡忒邑戍勇清乎自非具使令备儀注者一切可罷以其輕費代征錄薄通懸然後慎擇長吏曲加綏撫無四三年則家給而人和則横暴不作賦歛自均至理而升平矣尚何虞於人循粮食乎陛下其國學以振儒風而微言尚爵者蓋其所以干祿而得仕者以章句記讀而不由義理故也若變職法則可以誅其獎矣陛下督發職以補維綱而立事之續未紀於庶工者庶工之罪也今職倫而不舉法具而不行諫諍之官溢員不聞直聲彈察之臣塞路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側合苟求持祿養交爲親戚計遷除領簿籍而已興利之臣專以聚歛計數爲務共理之吏專以附上剝下爲功習以爲常漸以成俗摽異而圭角者悔吝旋及和光而混泥者富貴立須雖陛下焦勞聰明如此之切至理何益矣伏請下明詔爲畫一之法使居是官理是人職是法者必有明績然後許遷擢考功之殿最無敢阿比而干刑司則能者日進不能者日退而庶工立事之續將襃揚記述之不暇矣陛下倫衆官以序賢俊而之材之歎未輟於終食者猶奉上者遷之太亟居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授十得五猶以爲多也曲輪直桷各適其用今則不然舉於禮部則曰幽昧凡陋而不可採選於吏部則曰聲名虛浮而不可用工文者則懼華而不實敦質者則懼朴而寡能冠蓋之族則以爲因依微賤之人則以爲幽險上求之愈切下擇之彌深夫士何負於有司而乃蹇頓之抑剋之如是哉才能如積爵抑居下一朝闕輔相之職卿士大夫之官求之不得則曰岳不降神時之乏人於是循環其所已用者通遷居上者不知

移限無聞聲績或一時三拜或再歳九遷是以位高者富能也是仕進之門常闕而天子之官天子之權當途者五六人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欲國之得人予以宰相之公忠夫豈不欲人之足用乎盖從來已久因循如是耳伏惟陛下曲勅朝廷州府令每歳各舉所知於禮部吏於計偕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待以不次之位遇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敗最以懲渝濫則周之以事舜之可封堂而致矣之才之數何有於聖朝乎陛下謂蠧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得其人也捨人務政雖勤何益臣伏見赦書節文周備纖悉然空文虚聲溢於視聽而實功厚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主德不宣王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不可為也夫將直其枝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令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或有昔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下正綱以張萬目澄源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縣

而愈失也貫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力田有恒數今彊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傭無依當是編戶本為交易焉得貧富以補貧將欲因循是曰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者臣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憂之桀紂周之幽厲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元宗井田法非修也而天下大理夫貞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贍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術得以閑一吏之犯得以除由此致也是法之舉化之成則田自均人自贍而天下蔚然化矣豈待曲吏而事為乎其與貞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政苟失職徒易其制處擾人歛怨而已矣制策曰取人惟其行不必文求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倫察才非錯綜而適知不必文求為重輕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於良規者今之取士以文學記讀為法其素履實行則無門而知使由文學而進者往往犯奸贓為梟獍此誠其獘也乾元以還版籍斯棄而所在游寄莫知所從

伏請勑天下人士未歸者一皆便貫願留者則令着籍置鄉校縣學州庠以教訓其子弟長育其才志自鄉升之縣自縣升之州自州升之禮部公卿子弟盡育於京輦者則使之必由太學然後登有司如是則其幼弱其壯老發言舉足云爲趣進皆可得而知矣然後参以才藝試其器用誠取人之急務伏惟陛下裁之齊資考之限其章句之屬才資庸之常調者宜仍舊貫賢能之士則皆行臣謁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其賞必行其法信焉可已也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群生仁衆姓徵於前訓而可援設於當代而易從勿很勿并以稱朕意者臣聞古者山林藪澤皆有時禁動作之爲害無差月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而懐生之類莫不躋仁壽之域矣今捨此而不務殺胎殀卵傷仁撓和而使諸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斷天下之屠欲蕃物産而祈福祐斯亦誣矣伏惟陛下動遵月令垂訓可援之文事循時禁當代易從之道施之而不已執之而有恒則帝皇之美遠想於今日矣謹對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寶歷元年

問皇帝曰朕恭守憲祖中興之運穆宗紹節之業寅畏兢翼亦免荒墜諸侯忠上而奉職卿士循法而恪官四夷內向兆人休息至於屬統垂文拄示後代終有致人之意未有理人之術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也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踪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今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子大夫皆韞器應薦憤憤悱悱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極其慮聞乎鬱滞夫理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卑天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消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四人混處遷於異物歷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損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貴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燦焉盡在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則拔擧絶類者不

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愧歟爲史官詞志不能久於其事歟冗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固德澤仍臻而鰥弱未贍必有其旨何以辨之無泛無畧無游說無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

唐　舒元褒第三人

對臣久訝今之天道運行地力負載生生滋息皆與堯舜禹湯之時不異及言其理亂安危則邈然數千里而遠至因靜索其源蓋由時君之所致也在禹以夏王桀以夏亡在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是古今有異耶直人事而已矣臣嘗病之願抱血誠而寫置於天子之前天路甚高無由上達所以卒歲於悒如抱沉痼天意似知臣有移時之術而能懇懇不已幸使臣不爲霜露所薄而無犬馬之疾得遭遇陛下嗣位之日首以直言極諫徵天賢良方正之士而虛心以問之此乃五帝三王之所難行而一朝陛下盡能行之所謂天地交泰之時也臣不敢懼避顧就湯鑊之誅願盡吐成敗利害之根願解天下元元倒懸之急也亦不枝蔓藻飾以爲言上緣聖問下切人情度陛下必能行之者而後言之伏惟陛下察其忠而諒其直實天下幸甚謹昧死上言制策曰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今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予大夫皆蘊器應薦憤憤悱悱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者陛下首問及此有以見聖人思理之深也臣聞楊雄有希顏之言顏淵有慕聖之語蓋謂生雖異代但行其道即其人也今陛下縕上聖之姿執大寶以御乎人夫寒暄發於咳唾生死繫於喜怒其力與天地爭大其財與泉源不窮臣竊謂以此之力提五帝而丞手四海也今陛下曰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乃陛下謙光之至也微臣敢不拜舞稱賀條列而言乎臣聞三代之理以義化天下其猶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雖負至聖之姿常若不足在求賢以輔張諫以規憂天下之憂樂天下之樂未嘗枉一物而私其功

也三代之後亦求其所理之門何者足以立功而親人此道苟失在未嘗有思天下之苦既不知有苦必輕用其人所謂輕用者非謂日殺不辜益以天下之力既困而上之用無節上之用無節則有轉死溝壑之患生於無節足以爲生人之刀鋸也又有甚於此者則爵祿偏於輿臺威福生於左右刑罰不足法令不行天下昏亂猶不知覺自以爲萬世之安以此求理何異緣木而求魚哉今陛下欲追蹤乎三代則莫若用三代之理何者伏望陛下以其德理天下則思求賢以廣其覆載以貞明並日月則思納諫以助其照臨察逆耳之言則思其爲端士而進用之聞悅心之語則辨其爲諂邪而斥遠之御一膳思天下之饑披一裘思天下之凍覽國史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觀貢賦思黎甿耕織之勤苦居宮殿思採伐之勤勞視嬪嬙思離曠之怨恨聲色遊宴悟伐性之言馳騁畋獵念垂堂之戒戢六軍無令恃寵抑近習無縱威權無使有求恩之名無使有得幸之號無使內干外政無使中奪外權無垂飾喜之賞無行遷怒之罰無求悅目之華無好湯心之巧此乃三代明王理天下之術也陛下誠能慕之則宜法而行之行之不已自然遠超於三代況俯視二漢乎此則陶今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又豈勞聖慮哉制策曰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者臣聞禮樂刑政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禮明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則和順孝慈之慶感於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列於內則奢侈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自然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於樂樂達則神人自然和矣神人和則風俗自然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固非謂夫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伏惟陛下舉三代禮樂而行之而不以形聲之爲貴則可以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而齊風俗刑政者國家之大典臣聞貞

觀之理刑政甚明夫刑者期於無刑政者期於無政蓋以一人而齊天下能用之者則理不能用之者則亂刑設而不犯畫一之謂也政立而不易必行之理也然後能去奸宄懲暴亂而養育黎人也然其患在於任情好惡遠近雷同雖堯舜不可為理也況今人人自為强禦欲其愧心格恥設防銷微無由得也何以言之今軍伍之人陛下之人也府縣之人亦陛下之人也既皆陛下之人則刑政所宜共守今有惰遊無賴之人不修本業輸貨權酤苟求微利一入北軍張影附勢憑託附籍恣行兇頑執憲與尹京者持陛下刑政以繩其罪主者則云彼越局而撓我也遂奪其威權以固護之持刑政者無由而禁徒有城狐社鼠之歎耳此陛下刑政不行於轂下況其遠者乎其外則守土之臣或多自開户牖征徭権稅不本制條刑罰重輕率於胸臆此陛下刑政不行於內地況其遠者乎伏惟陛下明於用刑則可以期於無刑矣豈止於愧心恥格乎率力為政則可與期於無政矣豈止於設防銷微乎伏惟陛下徵貞觀刑政而行之則

天下之人有恥且格矣制策曰四人混處遂於異物歷代以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捐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貴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者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異物所遷今士之為儒非不强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詖而疏鯁直也農人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捐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菲薄也工人之藝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朴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貴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伏惟陛下斥巧詖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無棄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夫矯弊在先原其本然後責其末何者制士人之禄使稍優寬農人之稅使加薄酧工人之庸使當直來商人之貨使其通如此自然各修其業矣復敢有為異物所遷則陛下之政刑存焉制策曰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煥然盡在我國

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取其書則援群絶類者不能相逺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際歟

者臣聞元首以輔弼興理自古王者建非常之業則必有非常之人以佐之漢之高祖資蕭曹孝宣憑丙魏一則以創業一則以中興其道可得而知也漢祖起於布衣以有天下大敵未滅日月持久蕭曹匡輔謀計居多所以覺其功業盛也孝宣起於人間霍光殁方親政事然霍光雖秉時之功不通經術非王者之佐獘政尤多丙魏乘獘之餘以竭股肱之任卒致中興所以覺其輔佐之勞也我太宗元宗明聖之資海内從化而房杜姚宋當至理之代皆盡啟沃之力咸有匡輔之道主聖臣賢君臣道合是以貞觀開元與漢之功臣有異而兩朝功德事業光乎史册陛下以援群絶類之不能遠者臣竊所謂主聖臣賢道合交泰正史氏無德而稱焉制策曰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臻而羸弱者未贍必有其旨何以辨之毋泛毋畧毋游情毋隱情以副虚求朕將親覽陛下發問及此有以見聖心憂勤之至也微臣竊有所隱而不盡言乎陛下以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棄其本不務乎夫欲墾闢多而財賦足者莫若勸人之務本務本在百姓樂其業而墾土以穀樹桑以絲此者取之於厚地厚地之出如泉源焉豈有窮竭耶今舍此不務而欲墾闢之不惰不可得也今陛下宮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輙趨斧斤之利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後宮羅紈鉛紅者數千人日費數十金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充上方一飯之資亦中人百家之産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廐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厮養之其芻粟梁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此耕夫十去其一也車輿服玩皆錯以兼金鏤以美玉或文犀瑇瑁大貝明珠齒革羽毛窮異極奇採之者或航溟海梯窮山力盡不回繼之以死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有假於浮屠削髮惑衆而建立寺宇刻雕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姦

吏理人苟以應辦爲先急徵其租厚斂其賦以媚於左右此耕夫十去其一也上好珍奇則商通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於人力乃委於無用之地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此數者乃困生人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陛下誠能慕乎茅茨之化繩浮屠惑衆之教抑姦吏賦斂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百民皆歸而墾闢矣何慮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絶嬪嬙之侍斥犬馬之繁減陸海之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何慮乎供億之衆哉故語有曰百姓足孰與不足使伊傅復生爲陛下計者不能易此也陛下以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豈非擇才授任之不明黜遷轉課績之不覈歟今自三事及群有司皆有其官官有其祿考成在於歲滿則轉不知陛下何以選而致之哉臣聞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内外各用其人爲理而天下安寧也今多士盈朝而使陛下憂勞若此雖無闕員將何用哉其失文王以寧之謂也陛下何不各於其局而考其課績有其效者則升之無其效者則退之如此則尸素充員者鮮何憂乎家食而告困哉陛下以德澤屢降而羸弱者未贍豈非方鎮之臣爲壅遏其恩者耶竊見今主守之臣與聚斂之臣巧計萬端割剝生人膏血兩稅之外徵率雜科以爲非時之進富貴陛下恩澤於是有月進時進朝賀之進羨餘之進當進之時表章上言皆云臣自方圓不擾陛下百姓舉此一節則明其欺詐甚矣今長吏節度觀察刺史之家其奢者家僮數百人其儉者不下百人以其祿俸自給尚且不足必重斂於人以繼之則明知其所進非祿俸也既非祿俸而云不擾百姓將何得哉所以兩稅之外常有誅求鹽鐵榷酤重疊罷稅託爲進奏般次相運水陸轉輸半入私家今天下之人流離棄業日益困矣而陛下無由知之雖仍降德澤德澤不流則羸弱從何而贍陛下聞之得不爲少軫聖慮少動聖心臣竊料陛下將不忍聞也陛下倘察臣之言特回聖意一爲思之刺有司簿天下舊定之租賦禁奸臣非法之誅求減鹽鐵榷酤之繁税絶天下無端之進奉如此則德澤自降天下之人自獲蘇息富而庶矣豈慮

乎羸弱之不贍哉然清問所及皆當今之切者微臣上言亦已盡矣陛下察而行之在陛下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而已何者陛下春秋鼎盛上荷十二聖之堂搆自即位以來嘗日旰不視朝大臣憂懼百辟惴慄進諫者詞旨懇切陛下既嘉其忠亦允其請然宰相卿士未有轉時之對則萬幾之重其闕幾時加之千門之深羽衛之隔則堂上之遠豈止於千里哉雖陛下雄傑聰明極思慮而憂天下何由而得雖曰徵賢良為直諫又何益於理故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推是而言則天下理亂不由陛下而致其由誰乎臣所謂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蓋由此也況大弊未去其可忽之耶臣所謂大弊者在法吏之舞文權臣之弄柄朋黨連結貨賄公行以中外重位出入迭居名器輕於糞土公侯倫於頑驁恣行威福苛傷暴殘諫官不敢論御史不敢糾雖陛下有天下之名而此輩乃害天下之實此弊不去生人未安陛下必欲去其弊者拔其根本斥諛佞進忠賢早朝而晏退引宰相公卿詢訪天下之利病至於群有司皆使鯁直列侍而親決萬幾之務此乃聖帝明王理天下之術也伏惟陛下留神獨聽無惑於左右則四海九州幸甚微臣敢愛一身之死而不直乎謹對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長慶元年　唐　沈亞之

對臣伏念目之包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厲日蒙光乃能寤元黄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則為愚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調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盲者雖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智其理一也故舜禹翊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由懸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覩其前而昧其後其由舉燭螢而臨瞽目也今陛下神光動天鑒彼幽塞猶懼理有未至故親省群言而臣瞽愚非能踰於智傑副陛下之清問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徵臣所冒非任當伏竄棄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輙伏進所言復讀審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為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審問有念人俗之凋訛及於卒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戶部兵部之壞舉之審問有思才周於文武本固在於士農臣請以禮部工部之壞舉之審問有欲以辨行之真偽臣請以吏部之濫舉之審問有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審問有四方之獘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急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言察臣之志無以臣微而輕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統百辟立國八百年由綱之不絕於所制也太宗龍興革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中庸設尚書六曹以叙班文武以條系天下號令既布而萬方從矣愛其人若愛己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有墜也明四目以先其視指其未見者也達四聰以先其聽喻其未聞者也尊賢之言而為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於災害而泰寧矣後代雖有盜臣姦黨而終不患其亡由綱之不絕於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樞繫於元首手足之用關於肘膝其血氣根脉皆統於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失其用者非卯則眩夫人莫不尊其首故足司其所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謬今人俗凋訛者其由戶部之綱不理也昔戶部其在

開元最爲治平當時西有甘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帥其餘利殖所入盡輿齊人四十年閒富庶浩洋之若是及一日上恃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狠直言得死諛色獲進轉掌之間清蹕巡於巴蜀矣今西涼爲寇兩河爲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傜出矣鞭役重繫不勝於籍權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吞危衆多欲無凋訛不可得也兵部之選武士亦謬矣夫試射百中爲重馳射次之馳戈亦次之此武夫賤者之宜業也而真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買豪姦之筆役者以僕冒入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願欲占籍自恃以逞傜於鄉閭耳而欲卒乘貨幣之充强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閒至於幽薊遼屬西邊北邊而仰給之卒多於其土之齊人十九在兵部者所操曾不能制一校尉而況組其綱乎古者兵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藏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紀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於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卒貨不充於古哉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爲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擇之及乎爲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猶擊缶而望曲齊於韶濩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必以陰詐爲朴陽明爲狂顧以武爲汙矣而況義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人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爲能無學耳夫持綱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之士非竭誠不能也故殷宗之竭誠於神神感於夢而得傳説周文之竭誠於氣氣感於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而求之何患用才之不至乎今工部之綱不舉其由百工之不脩理焉且務於捷濫則能速壞惑於邪巧則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貴之不窮工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於土階之上蔭於茆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理水而畀宮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厭蓋欲使天下之人自然而儉易從也而周官之職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

游觀之樂窮巧侈之娛忽羅紈之美雖有生植之衆不足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之役雖竭蠶婦之勞不足給綺綵之廣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褒宗社今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已久矣則農夫惟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顧隴畝而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堯舜禹之聖敬昆秦隋之敗奢念漢文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關於將作内作技同者必使統於工部以覩制作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下人則堯舜禹明周規漢儉惟陛下擇耳何止士

農之固業哉今吏部之補吏歲調官千餘其試以偶文儷語之書程以二百字為準考之能否以定取舍直使其人真能然尚何以補況十九皆偽人手以此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昆吾之利莫耶之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鷙鳥之羅雖善掩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宏博大之士栽心鏤舌於此辭而其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群官立於朝者歲各貢其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勝其任者罪罔上闕其貢者罪蔽賢而洽聞者逾次禮部吏部以時舉

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爭好賢人人務克己何患乎真偽不可辨哉今朝廷之闕衆多其最急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不信勑命進降而其旨相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慢易欺詐之藪耳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苛去其相逾則人人易守難犯然後儒賢究掌之不明於此者不得為刑部之官無令猾賊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弄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修己之風序今非止於闕甚將病且痼

矣夫病者其在皮膚則易也六腑已繆氣非所經而其體痼不亦危乎臣請以醫方之言喻國之病伏惟陛下詧焉臣聞良醫之理痼也陳以奇方伐以猛餌外以針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於其中及痼解病瘳六腑亦憊於是竭良藥以材調恵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正内強而外和矣夫代之愚醫則不然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絡也九州百郡國之四體也嘉謨長筭國之奇方也强將勁兵國之針

火也禮樂法度國之惠膳良藥也夫百骸居於外六腑居於內相假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爲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大攻而不除其久必痼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爲廢難矣臣以爲天寶貽痼始於一支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形元宗肅宗除而不終痼及興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可進內强之術而攻不克先皇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乃復發於幽薊居國之左右又有西戎之厲居於右掌之膚湊腕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於涇隴一萬二千里其間嚴關重阻皆爲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喉能遠乎奈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於中朝之闕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之急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聖人之毋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爲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爲武備盡其肅厲也夫陽盛則韜而陰蕃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盛使一陰居其間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不生也故聖人因之以武備至於十一月陰

盈包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厲之恐借陽之道也內容煗而養之使其爲文爲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爲輔雹凍霜雪禁其焚蕪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爲前驅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暘之陽惠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惠文雖先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死幽薊歸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爲兵可戢也遂用羸將守常山滯儒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作矣伏願陛下愼動誡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化在便人舉兵在立勢夫百斛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搖其轂如措之峻坂之上擾之力者不盡數牛及犇然而遷則牛足之運不給輪犇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幽薊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也人虛而强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聚威於威棣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縱不望合於燕蹄矣以太原之師入薊丘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旁運矣此拘燕囿冀之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名將而用耳如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於危

雖有名將不能為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冦壁壘之
勢盤連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為戎冦之畏此
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
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金璧走銀繒市言
惟恐田園陂池之不廣也簪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
綺閨之不邃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冦來則
必因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近日戎戈東及陛下將
安倚乎今北冦華夏猶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虛盟安
足信之不可無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形有險易勇
怯可以習制制之以形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惜
之以勢則亡怯假如涉險利強弩以持重者據之乎
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蹄者乘之此得勢而亡怯也今
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羊牛雜畜及衣裝寶絡皆與
之無令有所奮奪此顧利而亡怯也眾兵失律者皆
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嘗仕於
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已東神烏燉煌張掖酒
泉東至於金城會寧東南至於上邽清水凡五十郡
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

聚居城落之間或散處墅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
歲時必東望啼呼其感故國之思如此陛下能不念
之臣意西戎當今冬當踰河杷北冦明年必大入靈
武冦西城先擊監宥誠能因此時詔寧隴邠涇及南
梁皆會兵計事獨得以老弱留謹城其他少壯及騎
士皆持裝佩鹽粮令邠寧涇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箏
邠寧軍北因守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遡木硤關鳳翔軍
遡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關南梁軍道鳳遡黃花
因伏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供具咨
以輕騎入賀蘭撫諭其遺人飛聲流勢延而益西則
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有警烽之慮哉
臣固曰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
言極諫則言無所不直直不患於罪也若諫無不盡
者今皆不盡臣之一二為何者答問之所及或未利
於國臣雖欲漏之而不解則思執事之臣不竊也審
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所蓄或有利於國臣雖欲奏
之臣患罪言於非宜也而況晦寒之晨奔光馳曜之
下筆之條奏拘以文陳乎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

一二也豈無異日而顧問哉伏惟陛下察焉謹對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一道 太和二年春正月

問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元默無為端拱思道陶甿心以居簡凝日用而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由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夐乎其不可及也三代令主質文迭究百僞滋熾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丕搆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害荐臻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滑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墮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謬戾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啟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識古達今明於康濟

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修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原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孰臻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唐　劉蕡

對臣誠不佞有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能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抑鬱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諱惡有司之所予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言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惟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元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是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惟聖策有祇荷丕搆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怨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患在致乎精誠廣播殖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惟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行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傳延群彥顧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惟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念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屏姦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

分則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則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政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干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為上聖之龜鑑何足以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而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勤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除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必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

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不足以定大計耶或萬幾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傾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其畧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謹按春秋閽寺弒吳子餘祭不書其君譏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

簒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彦輔任得以專其任厥寮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内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宫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故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揉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居故春秋善之今威柄淩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以安君為名

不冗春秋之徵而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内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軍以振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夫非不能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實足以鉗直臣之口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安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淩迫脅之心復門户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

終任賢之効無旰食之憂矣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之大治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强必誅故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世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君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自致為王臣致時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奸如恭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既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決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母之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曹連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臣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

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歛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流於九泉鬼神怨怒陰陽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明賢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歛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寵便嬖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

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以德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以教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教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也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於朝廷矣愛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欲人之仁壽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

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僖公二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公無卹閔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勞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遊惰之人以篤其耕食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廪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法定選署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卯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又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閒農事而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禍亂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閒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投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止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舍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

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綺紈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宗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以達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隳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數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定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由改言而詢事也臣前所謂形於恥格者由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遊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者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爲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起殷比干死而起周韓非死而起漢陳蕃死而起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革前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

爲未及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可以逍遥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鈞陶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行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

御試制科策一道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兹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敍法寛濫吏不知懼累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煗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尊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

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
由行於詩道周公盛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
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
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
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當責於宰相錢貨之
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
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
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
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
毋悼後害

宋　蘇軾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
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
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
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
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
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
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
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
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
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
不信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
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
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
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以有感於
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為是名
也臣敢不為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
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
以為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
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
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不
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
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陛
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
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
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

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其事未治其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

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盩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振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

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其所以
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
夫智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
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
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
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
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
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
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
之重禄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
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
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柰何聽
之臣固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
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
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
輕賦斂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
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
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
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
和氣安得不盤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
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
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
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
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
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
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
則無有不聽矣邊警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
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
世俗以爲笑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
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
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
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
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强未有艾
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
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
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也然如巨人之

病膸非不杇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有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從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寇内有得已而不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别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内之省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内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可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

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斂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可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煗氣不效江河潰决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强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旣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内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長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捄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

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發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摘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摘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

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畧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是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

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
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
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
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
度支錢穀大計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
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
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
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
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
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
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
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義特以其權
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
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
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
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
之所宜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
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
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
府而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
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
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
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
侯之士以為國君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
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
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
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
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
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
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切至也故又詔之曰
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
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
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
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
相與詐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

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朕也是朕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内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硁硁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并引狀

皇帝若曰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於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宋 蘇軾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外歡悦而所試舉人不能

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顚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

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刼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强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毁而人毁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必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註其志豈淺也哉而一輕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

始若勇終必怯延者横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歴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内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横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苑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于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為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兔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説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説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

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説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群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習講而知德可以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

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世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閣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益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陲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

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則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則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

臣謹昧死以對

制科策

宋　孔文仲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内則進賢歸位以熙於王事外則夷狄向風以修於歳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極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絶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難於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益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應朕饗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乃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烝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種羌非不懐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憯明神武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恵教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寛關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法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敘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實之論范蔚宗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謂古人成迹既久而不可舉毋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子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為焉

對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克盡其極爾何者陛下涖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蹤遠切直之言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若此陛下天

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爲雖皋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讜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内則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絶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儁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歛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薦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詔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强國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爲强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爲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强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

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强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讐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此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强國者多何也葢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强國爲敝雖深而能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國而强國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后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期之以急迫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奈何驅之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楊子曰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儁賢修職裔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爲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䟽略强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暗而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得趨其所失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輾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駮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聖策曰朕承祖宗

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於任大守重艱於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於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黙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眞僞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齊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爲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爲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木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長養之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己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廷為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閤趨甬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爲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寘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卻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乃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異方之廣為災最甚自處於弗德之致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己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若歷之常數

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為一交然後食此歷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歷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為盛東京為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歷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託於歷其要為陰盛之應也陽浮為天而主於動陰凝為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

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臣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疎遠而柔諛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為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戎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苟簡之習烝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責遲久進人才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

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應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爲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其能練群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戰從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卻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廢績不疑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臣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羌非不懷來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憺明神武臣以爲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爲持重之筭而聽輕舉易動之疏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寇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圍而伉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爲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宣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憺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何患奔衝之寇不足禦乎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敎臣以爲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敎而適足以爲弊益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

無非正道左右前後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殆見四方萬里風行草偃莫不一於正矣臣願陛下以是為攬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為攬權之助廣覽兼聽以盡攬權之美權在陛下之手則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色而為之況區區四者之弊尚何足以軫淵衷之念哉臣聞主聖臣直惟陛下赦其狂愚不勝幸甚臣昧死臣謹對

御試策

問蓋聞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來立經陳紀百度著明細巨畢舉皆列聖相授之謨為萬世不刊之典朕纘紹丕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為靡不稽諸故實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然畫一之禁賞刑之具猶昔也而奸弊未盡革賦斂之制經常之度猶昔也而財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人才尚未黜陟之典訓廸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其咎安在豈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冊之訓講明推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復見於今其必有道子大夫學古入官明於治道蘊蓄以待問久矣詳著於篇於篇朕將親覽

宋　王十朋

臣對臣聞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為天下之法人君之與人臣雖名分不同而法有大小之異至於能世守其法者則皆曰

權而已人臣能執一家之權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孫則必世爲名家人君能執天下之權守其家法以爲天下法貽厥子孫而施諸罔極則必世有爲道之國蓋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而權者又持法之要術也今陛下親屈至尊延集多士訪治道於清問之中有以鑑於先王成憲恪守祖宗之法爲言是則陛下欲守家法以爲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獲以一介草茅與子大夫仰承聖詔其敢不展盡底蘊茂明大對以爲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獻耶臣之所欲言者無他焉亦曰攬權而已嘗謂君者天也天之所以爲天者以其聰明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昧也君之所以爲君者以其能憲天聰明體天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下移也天執天之權而爲天君執君之權而爲君故天與君同稱大於域中而君之名號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則謂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則謂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則謂之天位享萬壽無疆之祿則謂之天祿五服五章者謂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謂之天討就之如日者謂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謂之天威居曰天闕器曰天仗法曰天憲詔曰天語天之大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咸能司域中之權而已矣恭惟陛下緼聰明之德體剛健之資躬親聽斷動法祖宗一詔令之下而萬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風一德澤之布而萬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而萬民莫不悅服者如天之清明爲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萬民莫不拭目以觀者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巍巍乎蕩蕩乎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猶以法天攬權爲言者蓋陛下之德雖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無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昧死盡言而不知諱也臣伏讀聖策首以鑑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爲言次及於祖宗立經陳紀列聖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無四者之弊爲問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憲遵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竊謂陛下能攬威福之權率自己出則成憲有不難守祖宗有不難法時弊有不難革天下有不難治凢所以

衆臣者皆不足爲陛下憂矣不然陛下雖勤勤問之臣雖譊譊誦之無益也臣觀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嘗不攬權爲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嘗不以攬權爲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至於無道則自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後世之言也謂慶賞刑威曰君君能制命爲義者左氏記時人之言也謂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賈誼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謂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爲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攬威福之權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攬威福之權以家之也三王計安天下而歷年長且久者攬威福之權以安之也漢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興之業者無他焉以其能革霍光專政之弊躬攬威福之權而已觀其總核名實信賞必罰齋居决事聽斷惟精而神爵五鳳之治號爲吏稱民安功光祖宗業垂後裔者蓋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建中興之功者無他焉以其能鑒西京不競之禍躬攬福威之權而已觀其總攬權綱明慎政體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建武之政號爲止戈之武系隆我漢同符高祖者蓋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先王之法致開元之治者以其能革前朝權戚干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明皇銳於求治姚崇設十事以要說之其大槩則勸其攬權也帝自謂能行由是勵精爲治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憲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懲前日治治小人竊柄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憲宗銳於致治杜黃裳懼不得其要勸其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帝嘉納之由是勵精爲治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矣此臣所謂自古善致治之君未嘗不以攬權爲先也陛下懲前日權臣專政之久收還福威之柄運獨化於陶鈞裁萬機於獨斷天下翕然稱陛下爲英主凜凜乎漢宣帝光武唐明皇憲宗之上矣而臣尤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衡石程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

傳飡聽政如隋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強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治以察爲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葢欲陛下懲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縱之使威福之柄一出於上不止于下不移而已臣竊謂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攬福威之權欲攬福威之權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學五經泛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攬權之書也陛下聖學高明緝熙不倦萬幾之暇篤好此書固嘗灑宸翰以書經傳刋之琬琰以詔學者矣邇者又命儒學近臣於經筵講讀之是則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跡固已黙得於聖心之妙至於其間可謂攬權之法者臣請爲陛下誦之春秋書王曰天王者所以爲人君法天攬權之法有書王不書天者所以爲人君不能法天攬權之戒書朝書會者欲朝會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侵書伐者欲征伐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僭禮僭樂者欲其收禮樂之權也書僭賞濫樂者欲其收賞罰之權也權在諸侯則譏之如踐

土之盟之類是也權在大夫則刺之如雞澤之盟之類是也先王人而後諸侯者欲權在王人也內中國而外夷狄者欲權在中國也書盜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竊權也書閽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權也凡一字之襃重於華袞者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福凡一字之貶重於斧鉞者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威臣願陛下尊聖人之經行聖人之行以是正天下之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業則何患乎不能監先王之憲遵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耶

臣伏讀聖策曰仰惟祖宗以來立經陳紀百度著明細大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爲萬世不刋之典朕纘紹丕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爲靡不稽諸故實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臣有以見陛下謙恭仰畏不以聰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興之治也臣以謂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臣謹按春秋有變古則譏之之書有存古則幸之之書有復古則善之之書經書初獻六羽者譏隱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輕變先王之樂也書初稅畝者

譏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輕變成周之徹也此所
謂變古則譏之者也書猶三望者譏僖公不郊而幸
其猶三望書猶朝於廟者譏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猶
朝於廟此所謂存古則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書作
三軍者譏其變古也昭公五年書舍中軍者善其復
古也此所謂服古則善之者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
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漢惠帝用曹參守蕭何
之法而海内晏然武皇用張湯取高皇帝之法紛更
之而盜賊半天下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變祖宗
之法者其亂如彼為人上者其肯自壞其家法耶我
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於列
聖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質趙普之徒
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
寇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
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側聞慶歷中仁宗
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訓二曰
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宗愛民
孝思感噎故當時君聖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

間治效卓然者蓋本乎此又聞熙寧中先正司馬光
於經筵進講至蕭何曹參事謂參不變何法得守成
之道且言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異日呂惠卿進講立
說以破之謂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
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
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隨而折之曰布法象魏
布舊法也非變也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
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
中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法也觀二臣之言亦足以
見其人之邪正矣陛下自即位以來固未嘗不遵守
祖宗成法比年有出於一時申請權宜而行者致與
成法或相牴牾邇者陛下面諭群臣謂國家政事並
宜遵守祖宗今又發於清問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
見陛下得持盈守泰之道真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復
以攬權為言者蓋春秋譏時王失攬權之道故諸侯
遂有變法之弊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賞
罰之權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净如曹參者宜命之
持循忠正如司馬光者宜俾之討論變亂如張湯者

則誅之異議如呂惠卿者則斥之如是則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萬世而無弊矣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臣伏讀聖策曰畫一之法賞罰之具猶昔也而姦弊未盡革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賞刑以革弊也臣竊謂欲姦弊之盡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蓋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預曰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經有書賞者如錫命威公錫命文公錫命成公之類皆所以譏時王之濫賞非周公之賞也有書刑者如殺其大夫放其大夫殺其公子之類皆所以譏時君之濫刑非周公之刑也時王失周公賞刑之法不能革當時之姦弊仲尼以筆削之權代之善勸而淫懼焉我祖宗制賞刑之法載在有司畫一之章昭然可覩創之者如蕭守之者如曹未嘗有濫賞也而賞必當乎功未嘗有濫刑也而刑必當乎罪歷世行之弊無不革者蓋以聖祖神宗能攬權於上而群臣能奉行於下故也故司馬光自爲諫官及爲侍從嘗以仁君致治之道三獻之仁宗又獻之英宗又獻之神宗而其二說則在乎信賞必罰也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極治矣光以清德雅望執政於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時弊進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數人天下皆服其賞刑之當一時之弊亦無不革者我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謂救時良相也今者陛下躬親萬機一新時政斥逐姦邪登用耆舊禁錮者釋告訐者誅玆賞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聖策猶以姦弊未革爲憂者豈今日朝廷猶有僭賞濫罰如春秋時乎臣不敢不陳其大槩夫人主賞刑之大者莫若進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進一人必出於陛下素知其賢親自識擢可也不然則出於大臣侍從公心薦舉可也不然則采於輿論而天下國人皆曰賢可也苟不出於三者而一旦遽進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進也出於某人陰爲之地也如是則一人之濫進有以損陛下作福之權矣陛下每退一人必出於陛下灼知其罪震怒而賜譴可也不然則出於諫官御史公言論列可也不然則得於僉言而天下國家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於三者而一旦遽退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退也

出於某人陰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誤退有以損
陛下作威之權矣昔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恱其賞之
當去四凶人而天下服其罰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
制賞刑為法以虞舜用賞刑為心執春秋賞刑之權
以御之則何患乎姦獘之不革耶若夫有其勞進其
秩以為賞犯其事得其罪以為刑此特有司之職耳
非人主福威之大者臣不復為陛下言之也臣伏讀
聖策曰賦歛之制經常之度猶昔也而財用未甚裕
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裕財用以經邦
也臣竊謂欲財用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
謹按春秋書臧孫辰告糴於齊者譏莊公不節國用
一歳不埶而告急於外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節
國用變成周什一之法至於履畝而稅也書作丘甲
者譏成公不節國用至於以丘而出甲也書用田賦
者譏哀公不節國用至於用畝而出軍賦也春秋書
告者不宜告書初者不宜初書作者不宜作書用者
不宜用臣由是知春秋賦稅之書為人君節用裕財
之訓明矣昔孔子對齊宣公之問政不曰政在生財
而曰政在節用有若對魯哀公之問年饑不告之以
生財之術而告之以盍徹臣又知裕國之術在乎節
用也側聞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
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
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嗚呼大
哉言乎真可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仁宗聖
性尤務儉約器用止於漆素衾褥止用黃絁嘉祐間
臨軒策士出富民之要在節儉以為御題時呂溱賦
曰國用既節民財乃豐仁宗恱之擢為第一觀仁宗
取士命題之意又真可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
聞熙寧初司馬光王安石同對論及救災節用事安
石曰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光曰善理財
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
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地安
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萬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
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
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
之上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司馬光之名言真

可謂節用理財之法聚斂毒民者之深戒也陛下自和戎以來兵革不用二十年矣是宜倉廪富實貫朽粟陳如成康文景時可也而聖策乃以財用未裕為憂雖臣亦竊疑之豈國家用度之際有所未節乎奢侈之風有所未革乎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乎今賦入不及祖宗全盛之日而用度不減祖宗全盛之時三年郊祀之禮所不可免者而臣下賞賜之費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之歲幣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來之費可得而省也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軍之養所不可免者而冗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謂用度之際有所未節者如此之類不止乎此也朝廷往常屢有銷金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爲首飾者今猶自若也是豈祛令之不可禁乎豈宮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臣所謂奢侈之風有所未革者蓋在乎此也臣又聞之道路謂遠夷外國有以無益之奇玩易我有用之資財者池臺遠囿車騎服御有未能無所增益者中貴外戚便嬖使令倡優伶官之徒有未能無非時賞賜者臣所謂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者蓋在乎此也昔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化民而海内至於富庶臣願陛下攬權於上而革衆弊以文帝及我太祖仁宗恭儉為法以春秋所書為戒則何患乎財用之不裕乎若夫自同於聚斂之臣獻生財之術則臣不敢也臣伏讀聖策曰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人才猶未盛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士而欲人才之盛如祖宗時也臣竊謂陛下欲人才之盛宜攬育才取士之權臣謹按春秋春作丘甲穀梁因論古者有四民而以士民爲首范甯釋之曰士者治道藝者也又按經書單伯送王姬穀梁曰單伯者我之命大夫也范甯釋之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曰什一行而頌聲作何休因論及成周之時井田校室之制大學小學之法養士取士之說為甚詳不按經載許止之罪穀梁曰子生三月不免水火母之罪也覊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傳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已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譽既彰而

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春秋傷時王失育才取士之權而默寓其意於筆削之際公羊穀梁范甯何休之徒從而發明之亦可謂有功於風教矣我祖宗以來取士於科舉是古者諸侯貢士之法也養士於太學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於漢唐盛世之法也進士科或用詩賦或用經義雖更變不同而未嘗不得人也太學之士或出於舍選或出於科舉雖作成不同而未嘗不得人也二百年間多臣鉅儒建勳立業背項相望莫不由此塗出可謂盛矣陛下往者雖在干戈日不暇給之中而亦未嘗廢俎豆之事自偃兵以來復興大學以養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祖宗之舊恩甚渥也而聖策猶以人才未甚盛為憂者臣竊獻攬權之說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雖曰猶昔而人才非昔者由威福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巍科而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臺之言例行駁放士論莫不稱快臣願陛下常攬威福之權以御之嚴詔有司謹取士之公法而無蹈往年之覆轍可也至所謂作成者蓋欲作成其器如鳶飛魚躍涵養平日之剛方而成就其異時之遠大者耳非取其能綈章繪句以媒青紫也自權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養諛成風科舉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時務欲士氣之振可乎臣聞嘉祐間仁宗以制科取士時應詔者數人眉山蘇軾之言最為切直考官以上無失德而輒妄言欲黜之獨司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言求士士其可以直言棄之耶擢置異等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為戒命庠序去謗訕之規科舉革忌諱之禁有司取忠讜之論將見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濟濟而出如仁宗時矣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臣伏讀聖策曰黜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猶未勵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師之勵如祖宗時也臣竊謂欲官師之勵宜攬黜陟賢否之

權謹按春秋隱十一年書滕子范寗曰前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隱二年書紀子至威二年則書紀侯范寗曰前稱子今稱侯者蓋時王所進臣竊謂春秋時王不能黜陟諸侯是必夫子以賞罰之權因其賢否而黜陟之也又按經書楚曰荊公羊曰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釋之曰聖人因周有奪爵之法故備七等之科以進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實夫子黜陟之公法也故為臣而知春秋者則必為忠臣蓋春秋以責忠臣之至訓廸天下之為人臣也者為子而知春秋者則必為孝子蓋春秋以責孝子之至訓廸天下之為人子者也我國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執事下至一郡一縣之吏無非以公道黜陟之固無異虞舜三載考績之法也有學以教之於未仕之前有法以禁之於筮仕之後無非以公道訓廸之固無異乎成周訓廸厥官之方也故當時為官師者罔不勉勵厥職坐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若是宰相之勵其職也立殿陛之間與天

子爭是非者是諫官之勵其職也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勵其職也百官勵其職於朝守令勵其職於郡縣是以祖宗之世內外多任職之臣故其致治之效遠出漢唐之上今陛下任賢使能以建中興之治黜陟之法訓廸之方無非遵祖宗之時而聖策乃以官師未勵為憂者臣輒獻攬權之說焉今黜陟之法訓廸之方雖曰猶昔而治效非昔者由威福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亂之所繫者莫重乎官師曩者內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權門之親戚故舊朋黨文臣或非清流而濫居清要之職武臣或無軍功而濫居將帥之任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郡縣之吏其濁如泥是官曹澄清時可堪一笑者至於一言忤意雖無罪而亦斥睚眦之怨雖忠賢而必誅其一時黜陟皆出乎喜怒愛憎之私無復有唐虞考績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盡瘁勵職可乎若夫所謂訓廸者蓋將以忠義訓廸之使其忘身殉國而已非欲訓廸其巧進取善造請以事權勢也當權門炙

手可埶之時搢紳相率為佞之不服孰有以忠義相訓迪者乎至於今日而官師猶未勵者以其承積習之後而餘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師咸勵厥職莫若大明黜陟於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監司可也慶歷中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韓范富以為執政以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聖德頌以揄揚之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為戒執福威之大柄以爲黜陟之法明忠孝之大節以為訓迪之方如是則尚何患乎官師之不勵職如祖宗時乎臣伏讀聖策謂姦弊未盡革財用未甚裕人才尚未盛官師或未勵其咎安在豈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策之訓講明推行之要俾祖宗致治之效復見於今其必有道臣仰見陛下願治之切思慕祖宗之深欲聿追其盛德大業者可謂勤且至矣然臣已陳攬權之說於前且以春秋爲獻抑嘗聞先儒有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春秋之學陛下既已深得之復能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攬福威之權以守祖宗之家法則賞刑當而天下悅矣姦弊不患乎不革節儉行而天下化矣財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賢能出矣人才不患乎不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官師不患乎不勵祖宗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復見於今耶若夫所謂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釋春秋有變之文從周之質之說又有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之說臣以謂春秋未嘗變周也特因時而救弊耳又嘗聞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救其偏者所以補其弊而已矣我祖宗之法譬猶大廈弊則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輕務改更臣恐風雨之不芘也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願以仲舒補弊之說爲獻可乎若夫所謂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按春秋書乃二字如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之類穀梁釋之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葢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嘗荀卿之言曰有治人無治

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監於成憲常如傅說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舊章常如詩人之言則夏商周雖至今存可也漢唐之法亦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參之守法宋景之守文魏相李絳之奉行故事則漢唐雖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非不甚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馬光之徒持守成之論則垂之萬世與天地並久可也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則今日又不可不慎擇焉臣願以荀卿有治人之言為獻可乎若夫恭稽典策之訓則有歷朝之國文在焉祖宗之寶訓政要在焉有司之成法在焉朝廷之政事在焉陛下宜詔執政與百執事之人恭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講明推行之要則無若乎攬權陛下提綱振領而以萬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陛下終策臣曰子大夫學古入官明於治道蘊蓄以待問久矣詳著於篇朕將親覽此陛下導臣使言臣不敢不盡言也臣聞人主開求賢之路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無獻言之誠蓋求言之路不常開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開求賢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聽言之實臣其可無獻言之忱乎臣復有一言以為陛下獻者欲陛下正身以為攬權之本也按春秋書正者杜預謂欲其體元而居正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說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董仲舒之論正也謂人君所行必正道所發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者劉蕡之論正也臣觀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漢武帝文王宅心於正道之中其勤勞則日昃不遑暇食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萬民惟正之供故能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見於思齊詩在位之臣皆節儉正直見於羔羊之詩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其化又見於騶虞之詩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則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與其下應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諛也故公孫宏曲學以應之帝好刑也故張湯曲法以應之帝好利也故孔僅桑宏羊以剝下益上應之帝好兵也故衛青霍去病以拓土開疆應之帝好夸大也故

司馬相如作封禪書以應之帝好神仙也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應之武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下應之如彼臣願陛下以文王為法以武帝為戒端厥心居以為化本非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其用人也不必問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果正人也其進則為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與之進乎其果不正人也其進則爲亂之機其可以其才有餘而使之進乎其聽言也必觀其言之是與非斯可以見其人之邪與正有遜志之言必將察之曰彼何爲而投吾之所好哉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於我者也其可以其遜吾志而受之耶有逆耳之言必將察之曰彼何為而犯吾之所惡哉是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益於我者也其可以逆吾耳而不受耶左右譽言日聞必察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類也是必善吾左右以求譽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毀言日聞必察之曰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即墨大夫之類也是必不善結吾左右以致毀者也進之可矣如是則一念慮無非正心一云為

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既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為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爲無窮之弊益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為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我道德之盛大不繫貨財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隣在泰與謙皆道之大者也則曰不富以其隣夫左右相比之謂隣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隣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鼓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

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綈革舄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寘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爲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爲離散以至剝落雖有湯禹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敗則不可再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爲深憂未足爲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决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爲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産撮粟尺布之賦陸輓水漕銜拖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糧將員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内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條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廷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爲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内郡之縣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縣卒時爲爪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内無事之郡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精矣周

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為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户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户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户居其一下户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斂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冗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篇稽之本也聖策曰寛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於布恭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旅易業轉為他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已以率爾陛下約已於上則六宮紫化於內百家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唯其難制之宜甚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内自比長主五家即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唯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為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强弱於

下而枝葉榮枯于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己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覬躁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爲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敎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爲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做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爲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爲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支別足爲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爲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子孔之後則夫政雖期於推賞而亦貴於愼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棄之豈所以爲愼名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敎兼乎三至以厎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敘其始末之要此見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制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儉之七敎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

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縱情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愼於后其詩終爲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爲漸不及貞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縱隋之所同也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實之論范蔚宗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爲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蔚宗紀崔實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爲其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爲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實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爲陛下深論哉聖策曰無以古人之成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爲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法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至於元亨利貞然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於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爲治

相與謨謀於廟堂之上至於風移俗易從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人必罵一制暮行而曉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耶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從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謟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愊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為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絶筋骨又將隳器敗餗而不可救矣易

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為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為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傳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貞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為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為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問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所舉而詢於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為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

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
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御試策一道 寶祐四年五月八日

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實不外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精神心術達之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年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者何與朕以寡昧臨政願治於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窅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三墳而上大道難明五典以來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順乎上鳥獸草木若於下九功惟叙四夷來王百工熙哉庶事康哉非聖神功化之驗與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語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既與誓何為而畔會何為而疑俗何以不若結繩治何以不若畫像以政凝民以禮凝士以天保采薇治內外憂勤危懼僅克有濟何帝王勞逸之殊與抑隨時損益道不同與及夫六典建官蓋為民極

剛不過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而已豈道之外又有法與自時厥後以理欲之消長驗世道汙隆陰濁之日常多陽明之日常少刑名雜霸佛老異端無一毫幾乎道敢乎無以議為然務德化者不能無上郡雁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年輪臺之悔甚而無積仁累德之素紀綱制度為足維持凭藉者又何與朕上嘉下樂夙興夜寐靡遑康寧道久而未洽化久而未成天變游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國計[伴]而兵力弱符澤未清邉備孔棘豈道不足以御世與抑化裁推行有未至與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為而未徵與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與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

宋　文天祥

臣對恭惟皇帝陛下處常之久當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道會諸心將三紀於此矣臣等鼓舞於鳶飛魚躍之天皆道體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進於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論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歉焉有志勤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溯大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為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事之轉移闔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淪藏於未彫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為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間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為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為之聖人出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於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

於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誼辟固有號爲稍稍知道矣而又沮於行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黄老知施仁義矣而不能不遏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畫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千年間牽補過時架漏度日毋恠夫駁乎無以議爲也獨惟我朝式克至於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藝祖之心會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間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茫乎天運窅爾神化此心之天混兮闢兮其無窮也然臨御浸久持循浸熟而筭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致盜賊兵戈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殆無驗也耶臣則以爲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爲迂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爲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爲治顧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遽責其驗之爲迂且遠也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則責躬之方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饑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辨建明之詔一頒而人才士習稍稍渾厚招塡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兵力稍稍充實安吉慶元之小獲維揚濾水之傷功無非憂勤於道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淺效耳指淺效速效而遽以爲道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襲漢唐事耶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尚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爲三紀之風移俗易可也雖充而爲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爲卜世過歷億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於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乎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

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賾而不外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與朕以寡昧臨政願治於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窅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王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要之論朕將虛已以聽臣有以見陛下遡道之本原

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遡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　北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冲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

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斂於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於致知以下之功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政刑之著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須刻息耶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

之道在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即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於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我之所以撐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於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逾六七十之候也進於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逾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為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於六七十里之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為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為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為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祗勤抑畏慶歷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為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歷不息之心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慶歷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才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孳孳以盜賊為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虜為慮仁宗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宗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云云皇道之外又有法與臣有以見陛下

綦帝王之功化證效而亦意其各有深淺遲速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叙以道而叙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熈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於土階岩朝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於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歷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凜凜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於五十年　阜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爲天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亦何其遲與降是而王非固勞於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内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　心黄屋者之爲逸也始於憂勤不如恭已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即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即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即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

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於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為逸而王者之為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時厥後云云亦足以維持凭藉者何與臣有以見陛下陋漢唐之功化證效而且為漢唐世道發一慨也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一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退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為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為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為陰濁所勝是以勇於進道者沮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與雖然是為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為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為治亂三君之心性性不絕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於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間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間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雁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過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貞觀昇平之治然而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為再世之凭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污隆之分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為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雜伯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伯累之也武帝無得於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真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閨門之恥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禳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若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

之道待天下而晁錯輩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於襍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因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柰何帝之純心又間於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為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儕於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於襍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為襍覇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鑒漢唐之跡必鑒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起漢唐數等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與臣有以見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務而甚有望乎為治之驗也臣聞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蠧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寇盜之警盜賊因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之効風興夜寐之勞悵歲月之逾邁亦欲以少見吾道之驗耳俯視一世未能差強人意八者之弊臣知陛下為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事對請得以熟數之於前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

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為喜怒者也熙寧間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為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為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間不容髮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為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於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於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疊見於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間於閭閻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尚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為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慘斧斤淬鋒鍔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脉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靳瑞蟄龍愆期月犯於木星殞為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安民之道則民生既和

天變或於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廸不取鑿說之賈邊寧取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誼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吕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耶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異黄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縶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習悠風塵靡靡媮俗清芬消歇濁浮横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萌蘖於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併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冤血濺於寳峰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入荆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

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持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真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自肝膈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釆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竈雲屯撫蘇覆燾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齒口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罍恥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而可

強矣何謂敵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𤫊不能制時僞齊挾虜使李成寇襄漢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荊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虜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虜者固可畏矣然則通我蜀則蜀師策瀘水之勳窺我淮則淮師奏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棄去則中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維舊海在天一隅逆雛穴之者數年於茲飈風瞬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爲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於舟躁於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烟水沉寂而浙右之湖濤瀾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么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爲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翕霍駕舟如飛運柂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朮於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於釆石者

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於楊么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荊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曩聞山東薦鐵有司貪市權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為其鄉道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興販鹽課以資逆雛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拓之卒開鄉道之門發時識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滅此朝夕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燮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子太叔平符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爲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於是而可策矣臣伏讀聖策曰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與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與臣有以見陛下久於其道而甚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隤也以轉水火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即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即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於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跡其心不息故其跡亦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爲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間三君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於逸無遊於畋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與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

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併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昕臨大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者晤室屋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於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乍勤乍息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徵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蜎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　則徵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於陛下者亦既略陳於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詳延之意蓋可識已夫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惟

不罪之以直言而且褒之以直言臣等嘗恨無由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録於有司得以偕玉階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肝之日也方將明目張胆謇謇諤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激者之言而厭之邪厭激者之言則是將胥臣等而為容容唯唯之歸邪然則臣將為激者與將為泛者與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為不激不泛者與雖然未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為問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淑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淑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真實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柰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而頋知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嘗為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

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爲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曰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閼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勅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寅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蔀星日燭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陛

補上瀆宸奎而統師臘級閣職起遷亦以寅緣而得恩幸矣不惟姦贓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追刑亦以鑽剌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鬭訟皂隸狠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蟣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間出膚斷爲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可以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政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修君子以壽直道之脈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頹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

人君之事人君而主於阻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為清廟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鵰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殛守忠之奸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横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覿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為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正直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己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恐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譏臺吏至於

重詆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修以言事未出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横為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柰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為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發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於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之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乎今日者臣則以為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遽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

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邈焉未有際耶臣始以不息二字爲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爲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倘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軼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疎愚不識忌諱援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之激亦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

制策一道 洪武十八年乙丑三月

皇帝制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人神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無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錄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所以名世者爲此也朕自代元統一華夷官遵古制律放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其有能者委以腹心面從而志異純德君子授以祿位但能教古於事束手中材下士廉恥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泉永不克己張君之惡若非真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無已柰何爲治爾諸文士雖在進學之秋未博乎庶典但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既承朕命悉乃心力志根名世在斯舉始必如朕言

明　練子寧

臣對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得人之難下詢草茅之陋其謀之不可謂不廣其求之不可謂不切矣臣不知陛下果能有以聽之與抑將以布衣疎賤之臣不足以與天下之大計姑有以試之與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之陛下舉是名以問也臣敢不舉實

以爲對也若夫好言以招禍觸諱以忘身則非臣之所敢恤也伏讀聖策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人神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由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所以名世者爲此也嗟夫敬事而畏人神一語此乃唐虞三代聖人命官之大本也陛下能以是求諸古昔命世之臣則必以是而擇夫今日命世之臣矣彼區區管商之謀申韓之智烏足爲陛下道哉陛下既有意於唐虞三代之臣臣不敢復引漢唐之臣以爲對請以唐虞三代之臣終焉昔者舜之命九官十二牧也曰欽哉惟時亮天工武王之稱有夏之臣曰惟御事厥棐有恭伊尹之戒太甲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周公之戒成王曰小人怨女詈女惟皇自敬德夫能以是而告夫君則能以是而任諸己可見矣曰欽曰恭曰克誠曰敬德又豈有出於陛下所謂敬畏之外者哉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者亦孰非敬畏之發見也是故語其大輔人君則上而唐虞有放勳重華之極治語其福臻黎庶則下而三代有刑措不用之丕績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率斯道也伏讀聖策曰朕自代元統一華夷官遵古制律放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臣以爲陛下以天錫之資居表正之位即位以來十有八載孜孜求賢以爲生民計日夜念此至熟也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然而未敢遽爲陛下道也夫人君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職在於任事君有知人之明則臣有任事之實矣昔者皋陶之陳謨曰在知人文王之任宅俊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大抵人各有心不可測度知人之難從古病之然古之聖人未嘗患其難而不以是爲先務也故唐虞之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明試以明而後車服以庸未嘗輕易而授之也文王之於三宅也既得其人以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任矣又儲其才以備常伯常任準人之選焉未嘗造次而任之也今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無他焉亦察之不詳而用之太驟之過也伏覩陛下自頃歲以來誅戮姦回作新政治於是紛然擢用天下之士以共成厥功

或以聰明正直為名或以孝弟力田為選或以賢良方正為科陛下責望之意非不深也委任之意非不甚專也然而報國之效茫如捕風豈是數者果不足以為治哉亦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之故也是故古之用人者日夜思之必其人之足以當是任也然後以是任畀之而不疑今也不然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陛下求賢之急雖孜孜而賢才不足以副陛下之望者殆此也且夫天下之才生之為難成之為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之難咸矣又豈忍以區區之小故而即付於刀鋸斧鉞之地哉昔漢武帝以英武之資而所用之人或朝奏暮召少不如意則誅戮隨之故汲黯有言曰以有限之才縱無窮之誅武帝曰不然天下之才特患人君不能用之臣以為武帝非不能用之患在不能知之耳苟誠知之也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量其才而任之以官因其能而授之以職果姦邪也則誅戮之果庸劣也則黜之退之又何恐於殺戮而後曰吾能用天下之才也哉使武帝之計為是是堯舜三代之道為不足法矣伏

讀聖策曰具有能者委以腹心多面從而志異純德君子授以祿位但能敷古於事束手中材下士廉耻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泉永不克己張君之惡若非真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無已奈何為治臣聞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才德俱全謂之聖人才德俱亡謂之愚人才德俱全固世之所罕矣臣竊觀自秦漢以來竊人主之柄以成天下之禍者皆才勝德之小人也又豈特面從而志異哉若夫純德君子但能敷古於事束手者無他亦歷涉之不詳練習之不數故耳故三代之教八歲入小學而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後世有皓首不能周知其名數者十五入大學而教之修己治人之道而後世有没齒而不躬行其萬一者此古之君子皆卓然有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臣伏覩陛下升御以來興天下之學校育天下之賢才亦云至矣然如教之之術尚未有盡故士之成就者亦尚有所未至也臣願陛下求胡瑗之法立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各治一經治事齋者各法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

內自京邑外達府州縣各妙選其術之尤者以為學
校之師而歲考其成績則成德之君子不患其束手
無措矣至於下士之徒無恥之輩則臣所謂才德俱
亡之謂也是故宜在擯棄之列矣陛下能詳於其始
則可略於其終能勞於其先則可逸於其後知人之
道苟無少缺則施之職任各得其當又為有柰何為
治之嘆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
復命之曰爾諸文士雖在進學之秋未博乎庶典但
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此陛下憐臣之愚而欲臣盡
其說也又曰既承朕命悉乃心力志根名世在斯舉
始必如朕意此陛下道臣之進而欲臣以古人自期
也臣之所謂可否者前既已陳之矣至於利鈍則非
臣之所敢計也陛下之欲臣以名世自期者臣則請
服膺於敬事而畏人神之一語矣至於阿曲以求恩
逢迎以徼寵不以責難陳善之道進乎陛下曰必如
朕意焉則非臣之所學也臣竊荷陛下生成之恩受
陛下教育之德倘不以蒭蕘之賤而棄臣則所謂欲
得名世之臣者在陛下教之之有其方知之之盡其
道爾愚陋之言無足采者惟陛下憫其拳拳之忠而
有以教之不勝幸甚臣謹對

廷試策 成化二年丙戌科

皇帝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爲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綱焉有目焉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固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宜乎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歴指其實而言歟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正而萬目未盡舉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與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與我祖宗之爲治也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固無異於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詳言與朕嗣承大統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綱而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百姓富庶而無失所之憂四夷賓服而無梗化之患薄海内外熙然太和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諸士子學以待用其於古今治道講之熟矣請明著於篇毋泛毋畧朕將親覽焉

明 羅倫

臣對臣聞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務天下之大學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天下之大位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之大治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天下之大學也有其學然後能正其心有其心然後能致其治有其治然後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位之良圖心也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學也者又帝王正心之要道也古先聖王知其然是以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武王學虢叔其所以精一此學維持此心者無不至也故德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功高天下明竝日月而不可及自漢而唐自唐而宋其間英君誼辟非不欲致治如唐虞三代志士仁人非不欲致君爲二帝三王然寥寥千載未有一二庶幾乎此者或君有可學之資有欲學之志而不遇其臣如高祖之於蕭曹太宗之於房杜神宗之於安石是非其君之罪也或臣有匡國之才有格君之學而不遇其君如賈董之於漢陸贄之於唐二程宋子之於宋是非其臣之罪也此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憤

嘆而不能自已也此漢所以止於漢唐所以止於唐宋所以止於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此也臣每讀前史見君有向學而臣不能成之則悲其爲臣臣有匡國致君之學而君不能用之則悲其爲君陛下繼祖宗列聖之位即堯舜禹湯文武之位也稟天縱聰明之資即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也治已至矣猶以爲未至德已盛矣猶以爲未盛迺萬機之暇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首詢唐虞三代下逮漢唐宋諸君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以明人倫以厚風俗以富庶百姓以賓服夷狄以增光祖宗匹休帝王臣有以知陛下此心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陛下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寔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靈之幸也臣敢不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學者爲陛下勉哉昔范祖禹上帝學八卷以爲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不學也朱熹將入對或曰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熹曰某平生所學在此若有所回護是欺君也陛下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漢唐宋諸君之失固無不學之心亦非厭聞正心誠意之說者臣敢不以平生之所學者告陛下而自陷于欺君之罪哉使愚臣於此犬馬之誠有未盡蒭蕘之言有或隱上負朝廷下負所學臣恐後之悲今者無異於今之悲昔也臣請因聖問而畢言之陛下試垂聽焉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是道也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内語其大也則爲父子爲君臣爲夫婦爲長幼朋友之倫若網之有綱所以根柢乎人心紀綱乎世道乃天地之常經所謂爲治之大綱也語其小也則爲禮樂爲刑政爲制度文爲之具若綱之有目所以扶植乎三綱經緯乎國體乃古今之通誼所謂爲治之萬目也是道之綱非吾心主宰之則無自而正是道之目非吾心維持之則無自而舉此心也者又所以主於身而爲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也心雖主宰乎是綱非學則有所惑綱何從而正心雖維持乎是目非學則有所蔽目何從而舉此學也者又所以正其心而爲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也大綱不正固不可以言治萬目不舉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古昔帝王之治其道雖多端然必大綱既正而萬目兼舉若

堯之肇唐虞之起虞禹之創夏湯之建商文武之造周皆不能外乎此也在堯之時親睦九族以廣愛敬之恩釐降二女以正閨門之禮館甥二室以厚朋友之倫堯之大綱無不正也在舜之時底豫瞽叟而父子之位定克諧傲象而兄弟之化成刑于二女而閨門之儀肅舜之大綱無不正也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命羲和以秩東作命羲叔以秩南訛命和仲以平西成命和叔以在朔易命鯀以治洪水命四岳以明揚側陋允釐百工咸熙庶績萬目之舉於堯何如也察璣衡以齊七政舉祀禮而朝諸侯命四岳以明四目達四聰命十二牧以脩內治服遠人命禹以宅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皋陶以明五刑命伯夷后夔以作禮樂命龍作納言四方風動庶政惟和萬目之舉於舜何如也唐虞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乎本於堯舜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不賢滔泆不視玩好而允執其中堯之學也罔遊於佚罔淫于樂而允廸厥德舜之學也使唐虞之君不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哉其在禹也典常之率由彝倫之攸叙其在湯也舊服之纘人紀之肇修其在文武也麟趾以厚公族棠棣以燕兄弟鹿鳴以饗羣臣樛木思齊以嚴閨教故其子孫或敬承繼禹之道或布德服禹之跡或率乃祖攸行或鑒先王成憲或篤叙正父或對揚允命或率德以蓋前人之愆或脫簪以輔中興之治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綱也其養民也夏以貢商以助周以徹焉其教民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焉其制刑也夏有禹刑殷有湯刑周訓祥刑焉其建官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人六典阜成兆民焉其作樂也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作大武焉其正朔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焉其習尚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焉三代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乎本於禹湯文武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祇台德先不自滿假懋昭大德不邇聲色禹湯之學也不盤遊田緝熙敬止不作無益克慎明德文武之學也使禹湯文武不從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哉此堯舜禹湯文武

惟能務天下之太學以正天下之大本所以能致天下之大治三代而下漢唐宋諸君雖有天下之大位而不能務天下之大學所以天下之大治卒不能致也漢就高祖言之如發義帝之喪戮丁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義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馬之盟定同姓之封庶乎廣昆弟之愛故繼世之君子不敢叛其父弟不敢制其兄婦不敢駕其夫臣不敢專其君豈不欲高祖之作則哉此其大綱可謂正也然其養民也阡陌之壞未久而井田之制不復其教民也坑焚之禍未久而學校之制不復郡縣之設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復五禮六樂之廢未久而禮樂之制不復此其萬目未盡舉也況兄弟不容兆於蕢頭之錫封夫人同席兆於戚姬之見寵大將見殺兆於韓彭之葅醢先儒謂漢大綱正以臣觀之漢之大綱亦未能盡正如唐虞三代也漢非惟萬目未盡舉而大綱亦未盡正以其或不事于詩書或溺於黃老或雜于刑名或荒於土木神仙而聖學也雜聖學既雜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唐就太宗言之脅父臣虜逼集神器父子之親何在推刃同氣蹀血禁門兄弟之義何在納巢剌妃娼武才人閨門之禮何在故繼世之君子擁兵叛其父臣擁兵叛其君婦駕其夫兄戕其弟豈不由太宗之作 哉此其大綱可謂不正也然設府衛之法彷彿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設覆奏以審刑彷彿古人欽恤之意此其萬目可謂能舉也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純也田疇之制比之先王未備也學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禮樂之具比之先王未修也先儒謂唐萬目舉以臣觀之唐之萬目亦未能盡舉如唐虞三代也唐非爲大綱不正而萬目亦未能舉如此以其或蔽於異端或荒于遊畋或錮於女色或甘於小人而聖學也息聖學既息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宋就太祖言之其厚兄弟也金匱之書千古不磨神器之重一朝脫屣其厚勳舊也杯酒解柄終令勳名雪夜再幸不改殊恩其待臣下也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其嚴閨範也內言不出於外私恩不害於公故

繼世之君持盈守成家庭之間雖不能匹休乎麟趾之盛也而捺戈之事則未聞閨門之內雖不能齊美乎關雎之化也而聚麀之恥則未有此其大綱亦云正也然制度頗因五代之舊不能復先王之制勸課農桑美則美矣視三代養民之制何如修廣學校盛則盛矣視三代學校之制何如禮樂紛諸儒之喙視三代制禮樂之遺意何如兵財由朝廷之制視三代制兵財之遺法何如以至贓吏之戒不嚴敗軍之法不立設官之制太冗任子之恩太濫此其萬目亦未盡舉也先儒謂宋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以臣觀之黃袍加身未免來人之公議燭影避席未免起人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厭夫衆心郭后之事未免有疵乎盛德則宋之萬目固不舉矣而其大綱亦豈盡正乎宋之諸君見於行事如此雖日夜分讀書未免徒侈乎虛名雖曰炎暑談經未免不關乎實踐聖學既無其實則大本不立矣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又何怪其然哉漢唐宋之所以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由大學不講大本不立故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海甸混一區宇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大本以立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大學以明故以其大綱之正言之觀其祭畢便殿泣下不止遣祭皇陵哀感不勝則我太祖之聖學一唐虞之大孝周武王之達孝也觀其剖符錫壤建封諸王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則我太祖之親睦一虞舜之敦敍九族周武王之時庸展親也觀其君臣同遊之樂則與唐虞之都俞吁咈商周之左右篤棐同一揆也觀其申明五常之誥則與唐虞之敷典庸禮商周之建中建極同一揆也大綱之正有不如唐虞三代者乎以萬目之舉言之則法井給民之言互知丁業之戒與古人重農之意相出入也學校教民之制鄉飲勵俗之理與古人立教之意相表裏也內設六卿以總治天下外設布政司以分理郡邑內設都察院以肅朝廷之紀綱外設按察司以爲四方之耳目則其制官之意庶幾乎古人六卿九牧相倡和也兵部帥府相維於內而將帥無偏重之勢布按都司相制於外而藩鎮無專恣之患則其制兵之意庶幾乎古人司徒司馬相

統屬也命牛諒以制禮則斟酌先王之典以還中國之舊命陶凱以制樂則務宣和平之意而屏褻狎之習萬目之舉有不如唐虞三代者乎列聖相承心太祖之心學太祖之學聖德日新而無不正之綱聖化日廣而無不舉之目然法久則弊自生世久則俗自降故人倫有不明風俗有不厚而我祖宗之綱目漸以淪斁百姓有不富夷狄有不服而我祖宗之綱目漸以乖張陛下嗣承大統于茲三年夙夜惓惓惟此之憂陛下此心即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翼翼武王之無斁之心也然自即位以來躬行大學以先天下已有意於明人倫而人倫至今猶未明斥去邪佞禁制奢侈已有意於厚風俗至今猶未厚躬畊籍田蠲免租稅已有意於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猶未富庶簡練將帥嚴飭邊備已有意於賓服夷狄而夷狄至今猶未賓服陛下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意者陛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有未至乎何其心之惓惓而效之邈邈也臣請為陛下熟言之以陛下望治之切求治之篤必憤發於中憂形於色而惓惓之誠益有所不能已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行乎上而行於朝廷者也未有不行于朝廷而行於天下者也以人倫言之今公卿大臣雖軒墀之內有霄壤之隔是非不及於面論則腹心無所托而下情不得以上通可否惟出於內批則耳目有所蔽而上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相親之義也陛下誠能體腹心手足之義畧崇高貴重之勢召見不時咨訪非一使願輸忠悃者得以獻其誠務為蔽欺者無以施其詐則君臣之化行於天下而無有不厚也閭閻小民恐心害理生則私妻育子別籍異財曽夷狄之不如死則食稻衣錦火葬水瘞曽禽獸之不若何有乎父兄相愛之恩也陛下誠能望陵興哀慕之悲慈養勤定省之誠公卿守終制之典士夫嚴丧服之禁則父子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親也隔形骸而分胡越弟或戕其兄同門户而設藩籬幼或戕其長何有乎兄弟之愛也陛下誠能厚同氣之恩廣友于之愛嚴犯上之律敦敬長之風則兄弟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愛也妥

媵無數庶人偕公候之分婚娶論財中華行夷狄之風何有乎夫婦之道也陛下誠能則關雎之化正宮闈之禮申明婚嫁之式定嗇妾媵之數則夫婦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正也所貪者利祿誼同心而相濟所附者權勢誰同道而相筵落穽下石者紛如貽書爭諫者寂若何有乎朋友之交也陛下誠能親君子之朋遠小人之黨燭儕陷之奸獎協恭之正則朋友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善也人倫之明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明倫之道則人倫庶乎可明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風俗言之朱扉一開燕鵲駢集諛佞詭隨者名之曰變通緘默自便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矯激持心操節者刺之曰干名此士夫之風喪也陛下誠能塞奔競之門杜謟諛之口獎名節之士張正直之氣則士夫之風振矣庶人帝服娼優后飾雕梁畫棟惟恐其不華珍饈綺食惟恐其不豐錦繡金玉惟恐其不多姝色麗音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風盛也陛下誠能躬節儉之實抑浮靡之費重僭踰之罪

定上下之等則奢侈之風降矣典學校之教者尸虛位而無實行由科貢之途者飾虛譽而乏實才此學校之風衰也陛下誠能重師儒之任使無實行者不得以濫叨嚴科貢之選使無實才者不得以幸進則學校之風興矣珠宮梵宇照耀雲漢髡首黃冠充斥道路此道佛之風熾也陛下誠能監梁武宋宗之失斥禍福報應之論惟崇乎正道毋惑乎邪說則道佛之風熄矣苞苴一入賤可使貴賄賂一通滯可使達贓貨載歸里閭稱慶琴鶴自隨妻子怨讟此貪贓之風盛也陛下誠能綜覈名實督行勸懲廉介者必彰而無隱貪墨者必誅而無赦則貪贓之風止矣風俗之厚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厚風俗之道則風俗庶乎可厚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乎百姓之失所則徵求極於錙銖而涵危於罷倅之費苛斂至於毛髮而尾閭於異端之奉此吾民之困於賦斂者可恤也征艅貢艦動連千夫工匠輿臺延及數户此吾民之困於征徭者可恤也田連阡陌利累芊羔家雖圍豕惟其所

此吾民之困於豪家巨室者可恤也囊帛爲金飲鮮醉釀市虎門妖恣其所欲此吾民之困於貪官黠胥者可恤也劫掠踐蹂雞犬一空脅持抑遏肝腦塗地此吾民之困於兵戈盜賊者可恤也父食其子夫鬻其妻壯者散於四方老稚轉乎溝壑此吾民之困於饑饉流離者可恤也百姓之失所固可恤矣然恤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重守令急務在於節財賦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不重則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豪猾猶此而橫盜賊由此而起財用者民之命脉財用不節則以一而科百因十而斂千賦稅由此而苛征徭由此而濫欲重守令在於慎選科貢正理胥監嚴勵風紀精立銓法欲節財賦在於簡閱軍士沙汰冗官杜抑私愛斥絕異端科貢既慎則專圖僥倖者不得以幸進胥監既理則苟延歲月者不得以幸選風紀既嚴則貪濁有狀者不得以幸免銓法既精則文理不達者不得以幸用政績不聞者不得以幸遷而守令自重矣軍士既閱則老弱無能者不得以幸食冗官既汰則備員充位者不得以幸祿私愛既杜則貴戚近習之屬不得以幸賜異端既斥則佛老邪怪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財用自節矣何患百姓之不富庶哉百姓之富庶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富庶之道則百姓庶乎可富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乎夷狄之梗化則虜驕於北羌黠於西變詐之不測侵掠之不常驅之不足於兵守之不足於食此西北之夷寇可慮也阻山川以爲固結流民以爲援鬼出神沒蜂屯蟻聚此荊襄之夷寇可慮也丹崖千仞青壁萬重攻之則據險守之則廢時此兩廣之夷寇可慮也團聚山砦流徙鄉邑我進則彼去我退則彼來此川蜀之夷寇可慮也夷狄之梗化固可慮矣然服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修內治布恩信急務在於擇將帥足兵食內治不修則根本不固恩信不立則人心不服將帥非人則敵人不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則士氣不振衆心不守欲修內治在於戒逸樂足民用任君子退小人欲布恩信在於宥脅從綏降款欲得將帥在於收人望專委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於廣屯田增士

兵逸樂既絶則主心日正民用既足則邦本日固君子既用則羣策日進小人既退則奸弊日銷脅從既宥則叛亂日懷降欵既綏則歸附日衆人望既收則將才日至委任既專則將士日奮欺罔既戒則賞罰日明屯田既廣則儲蓄日富土兵既增則兵力日振何慮夷狄之不賓服哉夷狄之兵服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賓服之道則夷狄庶乎可服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也嗟乎陛下惓惓於唐虞三代之治而臣惓惓勉陛下以唐虞三代之學者誠以大綱之未正萬目之未舉臣不憂也人倫之不明風俗之不厚臣不憂也百姓之未富庶夷狄之不賓服臣不憂也臣所憂者陛下之大本雖已正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精一陛下由臣之言持惓惓圖治之心致惓惓為學之力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妖艷之色淫哇之聲不足以蕩此心之便辟側媚之言不足以蠱此心神怪佛老異端之説不足以惑此心沈湎荒淫盤遊之事不足以荒此心華麗珍怪奇玩之物不足以侈此心土木刑名征伐之類不足以雜此心而大本立矣大本既立由是大綱可正萬目可舉人倫是而可明風俗由是而可厚百姓由是而可富庶夷狄由是而可賓服薄海内外由是而可熙然太和宗廟由是而可以永安神器由是而可以永保聖壽由是而可以永延祖宗列聖由是而可以增光二帝三王由是而可以匹休而漢唐宋諸君不足以望陛下之下風也若大本不立則雖疲精憊神以求正夫大綱舉夫萬目以遂教者之效而使陛下之心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無一可為者矣此臣所以欲陛下從事於學也然臣之所謂學者非稽同合異以為博也非鉤深致遠以為奇也非綉章繪句以為美也臣之所謂學者即大學之道也是學也即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學者也其目有八而各有其要平天下治國齊家之要在於修身修身之要在於正心誠意正心誠意之要在於致知格物宋儒衍繹其義以進告其君齊家之要有四曰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修身之要有二曰謹言行正威儀誠意正心之要

有二曰崇敬畏戒逸欲格物致知之要有四曰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人情是書也乃先聖之心法萬古之元龜制治之良圖保邦之大道陛下必惓惓於此書而誦之夜而思之親近儒臣質問疑義毋徒事虛文毋徒應故事毋徒聞之於耳而不識之於心毋徒聽之於人而不復之於己毋徒能之於始而或忽之於終毋徒講之於百辟雲集之時而即棄之於宮闈深巖之地毋以朝夕而有間毋以寒暑而有輟或摘其要而列之屏幃或參以祖訓而銘之座右考之於經證之於史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治以之而安以之而興以之而壽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行有合於此者乎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亂以之而危以之而亡以之而夭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爲有類於此者乎念念在於此念之外無它念事事在此此事之外無他事如是然後可謂之惓惓也如是然後所存必正念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親必正人如是然後身無有不修家無有不齊國無有不治天下無有不平也嗟乎人主之心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也好安而惡危也好盛而惡衰也好壽而惡夭也然治常少亂常多安常少危常多盛常少衰常多壽常少夭常多往往違其所好蹈其所惡夫豈其本心哉以不能惓惓於學而陷於不知故也如人之療病未嘗不欲其生而卒至於死者亦豈其本心哉以方書不熟而用藥不精故也方今天下之勢如人受病非不捍然且大形猶人也內自心腹五臟外達四肢百骸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識者以爲寒心而庸醫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曰吾無病也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如是者三扁鵲望見桓侯而走後五日桓侯病作召扁鵲扁鵲已逃去臣願陛下以本心爲元氣以賢臣爲明醫以古聖賢經史祖宗寶訓所載之言爲古方爲藥石懼病之將深而預治之信任明醫熟閱古方深察脉理精擇藥石節嗜慾慎防護日調理其元氣急求病根之所在而剗除之則元氣日固於內邪氣不攻於外則百病自消天年自固何憂　不如堯舜不如湯禹不如文武者乎及今　可爲也及今不爲

臣恐扁鵲望之而走矣　噬臍無及也唐虞三代與我
列聖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元意本固客邪
難入病無自而生也漢唐宋之或大綱正而萬目不舉
或萬目舉而大綱不正元氣未固客邪易奸隨病而施
藥者也自唐虞而三代自三代而漢唐宋用是道則治不
用是道則亂用是道則壽不用是道則夭用是道則
延長不用是道則短促用是道則安不用是道則危
用是道則盛不用是道則衰然則是道也乃是道治
亂之所繫也社稷安危之所關也風化盛衰之所由
也人生夭壽之所本也國祚長短之所在也可不大
儆於心乎易曰正其心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聞則光明矣行其所知則
高大矣高大光明不在乎他惟在乎加之意而已臣
願陛下加意於臣之意毋如武帝之不加意於仲舒
之言也蘇軾對仁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如
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如邱山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臣
願陛下不視臣言如鴻毛視臣言如邱山則天下幸甚
生民幸甚臣俯拾蒭荛上塵天聽不勝戰慄之至臣
謹對

廷試策 正德六年辛未科

皇帝制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說也然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其用果有異乎文武之方始于何時兵民之判起于何代嘗質諸古矣書稱堯曰乃武乃文于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不及武于湯稱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且三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與焉何也漢唐宋之英君令主或創業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備亦足以善治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又謂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是治兵之道果與治民者同耶異耶我太祖皇

皇帝以聖神文武統一天下建官分職各有定制列

聖相承率循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實由於此然承平既久玩愒隶之學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業蠲貸之詔屢下而人多告飢流徙之餘化為盜賊以遺朕宵旰之憂今賦稅餽運民力竭矣而軍食尚未給調發戰禦兵之力亦勞矣而民患尚未除或者官非其人乎而銓選之制黜陟之典賞罰之令亦未始不加之意也茲欲盡修攘之實謹恬嬉之戒文治舉而武功成天下兵民相衛相養於無事之天以保我國家久安長治之業宜何如而可子大夫志於用世方策試之日不暇以微辭隱義為問姑舉其切於時者具為朕陳之

楊慎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出治之全德有保治之全功文武並用出治之全德也兵農相資保治之全功也於並用而見其同方則天下之政出於一而德為全德如日月之在天凡所以照識者胥天之德也於相資而見其一致則天下之治出於一而功為全功如手足之在人凡所以持行者皆人之功也由是聯屬天下以成其身綱維其道以適於治體統相承而無偏墜不舉之患本末具備而無罅隙可議之疵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帝王為治之要孰有加於此哉臣自少讀帝王之書講帝王之道竊有志於當世之事然學焉而不敢言言焉而不得達今幸近咫尺之威立方寸之地制策所及者皆是道與是事也臣敢不罄一得之愚以為萬分之助乎

伏覩　聖問首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而又曰文武同方兵農一致果有異乎臣惟三代而上同一道也勘亂則曰武守成則曰文同一民也無事則爲農有事則爲兵初未始異也在易明兩作離文明之象也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釋之者曰剛明及遠威振而刑不濫斯不亦可見文武之同方乎地中有水師師旅之象也而釋之者曰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蓋寓兵于農之意斯不亦可見兵農之一致乎是故一張一弛號爲善道剛克柔克協于皇極周公冢宰實兼東征畢公爲公亦總司馬武夫堪腹心之寄吉甫有文武之稱以天保治內而未嘗無武以采薇治外而未嘗無文文武固未分也自秦不師古專以武勇立國語詩書者有刑斬首級者進爵民勇於戰皆忘生好利之人士賤以拘虜干戈歾奮之習至漢襲秦制立丞相將軍而將相之職異唐宋以來置中書元帥樞密而軍國之權偏此文武之分出於三代之後也成周之制以田賦出兵一同之田出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之田出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畿方千里提封萬井出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自五人爲伍積而爲兩爲卒自五卒爲旅積而爲師爲軍天子之六卿六軍諸侯之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而降殺有等焉一方有事則命將出師迨功成獻俘將歸於朝即守職之吏兵散於野即緣畝之農兵農固未判也至管仲相齊欲速圖霸業乃壞周兵於內政分國中以四鄉使國中之民爲兵鄙野之民爲農兵不服耒耜之勤農不識干戈之具以至句吳之水犀秦昭之銳士成周之制變易盡矣此兵農之判出於三代之衰也載質之詩書所稱古之帝王未有不兼文武之德均兵農之功者稱帝堯者曰乃武乃文四表之被即所謂文毋水之戰則所謂武也舜之誅四凶禹之格有苗固可以武功名而亦文明文命之餘事也布昭聖武見於伊訓然聖謨嘉言謂非文武之全歟文謨武烈稱於君陳然整旅伐崇下車訪道二者正未始偏廢也三代迭尚曰忠曰質曰文而不及武者蓋言忠質文則武固在其中必以武言則是秦之所尚而非三代之治周列四民曰士農工商

而兵不興者即臣前所陳寓兵於農之說專以兵言是為後世之制而非成周之舊矣漢唐宋之君如光武之投戈講藝太宗之身兼將相庶幾創業而兼乎文其未備者如漢高之不事詩書規模宏遠蓋其寬仁大度暗合乎道况能善陸賈並用之言乎孝武之封狼居胥憲宗之平淮西西蜀庶幾守成而兼乎武其未備者如仁宗之時西夏倡獗而致四十二年之太平蓋其深仁厚澤培植國本况能用韓范儒者之將乎陸賈之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則在承平時不可不修文德故曰人君以論相為職又曰將特大有司耳非相比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則在承平時不可不飭武備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又曰聖人貴未然之防是知兵以衛民民以給兵治兵乃所以銷兵講武即所以偃武治兵之與治民亦異而同也漢之軍制以南北分南軍主環衛王宮北軍主廵綽京城有騎士有材官與夫西北之車騎東南之樓船臨淄之弩手制楚之劍客皆仰給於縣官而不給於齊民識者惜其去古未遠而不能復此漢之

治民與兵異也唐府兵之立其制最善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所以彌禍亂之原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久役之勞三時耕稼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器甲出於民衣糧出於民而國無養兵之費治民與治兵同而論者許其為近古良有以也宋之制有三衛四廂諸司總管鈐轄諸將然終宋之世國威不振者殆兵權失之輕而兵民分之過也由是言之文武者其名也兵農者其實也三代而上兵出於農而文武不得不合三代而下兵判於農而文武不得不分夫苟知文武之所以同則所以治民與兵者不容以異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獨稟全智首出庶物掃開闢所未有之污復帝王所自立之地武功之盛無以加矣整人倫於用夏變夷之餘興文教於撥亂反正之始文德之隆又何如哉當時之建官也科目則有文舉武舉官職則有文班武班部屬則有文選武選當時之定籍也常產則有屯田民田戶籍則有軍籍民籍官署則有州縣衛所乾剛獨斷無威柄下移之失犬牙相制無尾大不掉之患有事則兵與

機密之謀無事則各掌兵民之寄在京有司馬以提督軍營在外有憲臣以總制邊務臬司有兵備之權縣吏專巡捕之職名若分而實則相屬職若判而任則相維保治之法蓋與三代而符也至若　太宗表章經史而外清朔漠之塵　宣宗崇重儒臣而出乎漢卹之愛列聖相繼益懋益敦百五十年來罔沓以文致治而廟算無遺神武不殺偉烈宏功照耀簡册壽國脉於箕翼安國勢於盤石斯世斯民蓋有由之而不知者恭惟　皇帝陛下保富有之業思日夜之圖閱歷熟而見理明涵養深而持志定垂衣拱手而天下馴風動顏變色而海内震恐彊埸之虞撲之於方熾蕭墻之梗消之於未形君子洗心以承休德小人延頸以望太平而　皇心謙冲謂承平既久恍惕隨之臣伏讀至此有以知　陛下出治之全德保治之全功可因此一念而舉矣臣竊以爲陛下求治之心甚至而奉行者或有所未至焉夫學校者風俗之首也程顥謂治天下以正風俗與得賢才爲本使主學校者皆得其人教之之法悉於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湖學一道德以明禮義尊經術以定習尚不荒於嬉而毀於隨則淳厚之風可臻而士之失業者非所憂矣民者國本所係邵雍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所以寬之者在朝廷而近民者莫切於守令使爲守令者皆得其人養之之法悉如黄霸之在潁川張詠之在益州遵奉詔條宣布德意不以繭絲先保障不以撫字後催科則殷阜之俗可期而民之告饑者非所憂矣流徙之餘聚爲盜賊亦由教之無法養之無素故也以人情言之盜賊亦人耳人莫不愛其筋力肌膚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貲産也在上者不以無益之工役苦其筋力不以不中之刑罰殘其肌膚不以流離病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損其田廬貲産則彼之所愛者皆爲所有矣不幸而死猶不捨其所愛况捨所愛以蹈必死之地哉今潢池弄兵緑林稱號者在在有之賦税之過春支秋糧餽運之弊十室九空農事在所當重也邇者出内帑銀二十萬以濟西蜀之軍儲愛民可謂深矣臣愚以爲本土之蓄積宜自足用昔人有言兵務精不

務多今為將者兵每務多而財餽每患其寡兵既多則財餽不得不多財餽既多則民力不容以不屈是民以養兵而亦不可反為兵困也調發之伍動以千百戰禦之功十無二三兵政尤所當急也適若發京營兵三千騎以平山東之反側禦患可謂切矣臣愚以為本土之壯士宜自可用昔漢擊匈奴用六郡良家子蓋其熟知險易力衛桑梓比之他方所調發一可當百況京兵一出既有行積居餉之勞亦有居重馭輕之戒固可權其宜於一時而非可繼於旬月是兵以衛民而亦不可過為民毆也 聖問又謂或者官非其人臣愚以為一代之才自足以周一代之用特患用之不得其道耳用之誠得其道則貪可使也詐可使也況蘊德行而志功名者乎選舉之制公矣寧無腐儒而當事局歷濟而投散地者乎黜陟之典當矣寧無冗食備員之輩隱賢遺才之嘆乎賞罰之令明矣寧無濫竽而受賞戴盆而免罰者乎誠使官各盡其人才各盡其用人人有忘私之忠事事有愛國之誠徹桑土於未陰之時徙積薪於未火之日一郡有警則旁郡切震隣之憂一時有警則先時思噬臍之悔敵至不懼敵去不侮不因人成事而老吾之師不曠日持久而匱吾之財內修外攘之實必曲盡於條教之外文恬武嬉之弊必振起於玩習之餘則文德之敷雲行雨施武功之建雷厲風行遠可以復帝王之善治上可以光 祖宗之謨烈國家億萬年之歷可以配天地於無窮矣臣願陛下益崇此德益保此功存無怠無荒之心為可久可大之道惟萬幾之暇少留意焉則凡所以策臣者可次第而舉矣何暇於多言為哉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廷試策 嘉靖十一年壬辰科

皇帝制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以統億兆而為之主必先之以咸有樂生俾遂其安欲然後庶幾盡父母斯民之任為無愧焉夫民之所安者所欲者必首之以衣與食使無衣無食未免有凍餒死亡流離困苦之害夫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蠶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也耕者無幾而食者衆蠶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蟲蝗之為災游惰冗雜之為害邊有烟塵內有盜賊無怪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然時有今昔權有通變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暘時若災害不生百姓足食足衣力乎農而務乎職順乎道而歸乎化子諸士明於理識夫時蘊抱于內而有以資我者亦既久矣當直陳所知備述於篇朕親覽焉勿憚勿隱

明 林大欽

臣對臣知識愚昧學術踈淺不足以奉 大問竊惟

陛下當亨泰之交撫盈成之運天下皆以大治四海皆以無虞而乃拳拳於百姓之未得所為憂是豈非文王視民如子之心也甚大美也然臣之所懼者

陛下負聰明神智之資秉剛睿明聖之德舉天下之事無足以難其為者而微臣所計議復不能有所補益於萬一 陛下豈能以其言為未可盡棄而有所取之耶 陛下臨朝策士凡有幾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祿秩然未聞天下之人有曰 天子某日降某策問某事因某策濟某功者是豈策士之言皆無可適于用者耶抑亦其言或有可適於用而未暇採之耶是臣之所懼也臣方欲為根極政要之說明切時務之論而不敢飾為迂濶空虛無用之文以罔 陛下 陛下若以其言為可信而不悉去之誠以臣之策付之有司責其可行則臣終始之願畢焉如或言不適用則臣有瞽愚欺天之罪俯伏以待罪譴誠所甘心而不辭也臣伏讀 聖策有以見

陛下拳拳以民生凍餒流離為憂以足民足食為急此誠至誠惻怛以惠元元之念天下之所願少須臾無死以待德化之成者然臣謂 陛下誠懷愛民

之心而未得足衣食之道誠見百姓凍餒流離之形
而未知百姓凍餒流離之實也夫 陛下苟誠見夫
百姓凍餒流離之實則必思所以富足衣食之道未
有人主思見夫民之凍餒流離而不思所以救援之
者未有人主救援夫民之凍餒流離而天下卒坐于
凍餒流離而不可救者也今夫匹夫之心可行于一
家千乘之心可行于一國何者以一家一國固吾屬
也曾謂萬乘屬天下者有救援天下真實懇切之誠
而顧不效于天下者哉是臣所未信也臣覩 陛下
臨朝凡十九餘年於此矣異時勸農蠲租之詔一下
天下莫不延頸以望更生然而惠民之言不絕夫口
而利民之實惠至今猶未見者臣是以妄論 陛下
未見斯民凍餒流離之實未得足民衣食之道也臣
聞之仁以政行政以誠舉王者富民非能家衣而户
食也心政具焉而已矣夫有其心而無其政則天下
將以我為徒善有其政而無其心則天下將以我為
徒法徒法者化滯徒善者恩塞心法兼備此先王所
以富足人之大略也臣觀史策見三代以後之能富
其民者於漢得一人焉曰文帝當秦亂干戈之後當
時之民蓋日不暇給矣文帝視當時之生困寒者蓋
甚於塗炭也育之以春風沐之以甘雨煦煦然與天
下為相休息之政而塗炭者袵席矣故後世稱富民
者以文帝配成康亦誠有以致之也然而文帝固非
純王者霸王者之似焉猶足以尊稱於後世而况夫
誠 王者而顧有坐視天下於凍餒流離者哉臣竊
謂今日 陛下憂民之心不為不切愛民之政不為
不行然臣所以敢謂 陛下於斯民之凍餒流離而
未見其實於足民之衣食而未得其道者竊恐 陛
下有愛人之仁心而未能如王者之誠怛懇至有愛
人之仁政而未能如王者之詳悉光明臣是以敢妄
論 陛下而云云也然臣所望仁政於 陛下者非
欲盡變天下之俗也非欲復井天下之田也亦曰宜
時順情而為之制而不失先王之意耳臣請因 聖
策所及而條對之 陛下策臣曰夫民匪耕則何以
取食弗蠶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
者也今耕者無而食者衆蠶者稀而衣者多又加之

水旱虫蝗之爲災游惰冗雜之爲病邉有烟塵内有盜賊何怪乎民受其殃日復甚一日也此見 陛下痛念生民之病深擬困乏之本而極思所以拯救之也臣謂民之所以耕蠶稀而日甚其殃者游惰起之也冗雜病之也若夫水旱虫蝗之災則雖數之所不能無然君人之憂不在焉何者恃吾耕蠶之具素修而無所耗則雖有水旱虫蝗而無所害臣聞有道之國天不能災地不能阨夷狄盜賊不能困以恒職修而本業固倉廪實而備禦先也臣聞立國有三計有萬世不易之計有終歲應辦之計有因時茍且之計萬世不易之計者大學所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者也故王制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積例之則九年當有三年之豫其終歲所入蓋足以自給而三年之蓄恒可以豫待不虞如此者所謂天不能災地不能阨 盜賊不能困臣前所謂王者之政 陛下今日所方切求而欲勵行之者所謂終歲應辦之計者蓋生財之道未甚周節財之道未甚盡一歲之入僅足以充一歲之用其平居無事猶未見其甚敝偶有凶荒盜賊之變則未免厚斂重取以至於困敗而不能自振若此者蓋素備不修因時權設漢唐宋以下治天下之大率而非我 陛下之所以奉天理物而深厚國脉者其所謂因時茍且之計者蓋平時之用以歛散於民者頗無其度而取民惟畏其不多用則惟畏其不廣方其無事百姓已不能自給迨其有變則不可復爲之計矣此則制國無紀潰亂不時蓋昏亂衰世之政焉臣前所謂起於游惰病於冗雜之弊亦畧有同于是 陛下今所方欲改轍而易海内之觀者臣謂今日游惰之弊有二冗雜之弊有三此天下之所以長坐于困乏而志士至今憤恍而嘆息者也其所謂游惰之弊二者一曰游民二曰異端游民衆則力本者少異端盛則務農者稀夫民所以樂於游惰者何也蓋起于不均不平之横征病于豪强之兼併小民無所利于農也以爲逐埶而食猶可以爲茍且求生之計且夫均天下之田然後可以責天下之耕今夫里閈之小民剥于污吏豪强者深矣散食於四方者衆也大率計今天下之民

其有田者一二而無田者常八九也以八九不耕之民坐食一二之粟其勢不得不困然而散一二有田者之業以為八九自耕之養其勢未嘗不足議者病游民之衆也或有逐商之説然臣以為游民之商本於不得已也而又無所變置而徒為之逐臣懼夫商之不安于商也臣竊謂今日之弊源已深吏化者當端其緒而綫理之理而無緒勢將驅力農之民而商而又將驅力商之民而盗也天下為盗國不可久其便莫若頒限田之法嚴兼併之禁而又擇循良仁愛惻怛之吏以撫勞之法以定其世業禁以防其奸貪吏以時其安緝游民其時歸乎若夫異端者蓋本無起俗利世之智而徒竊其減額逃刑之利不工不商不農不士以自便其身且其倡無父無君之教于天下將使流風之未可已焉此其為害甚明故臣不待深辨然臣竊悼俗之方敝也禿首黄冠充斥道路珠宫瓊宇照耀雲漢此風未艾效慕者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非所以端正風紀之要體也故臣請　陛下嚴異端之禁斥道佛之説敕令此輩悉歸之農其有不如令者許有司罪治不赦蓋非惟崇力本之風抑且施教化之道此臣拳拳所望於　陛下之至意也

其所謂冗襍之弊三者一曰冗員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員之弊必澄冗兵之弊必汰冗費之弊必省三冗去而財裕矣夫聖人所以制禄以養天下之吏與兵者何也吏有治人之明則食之也兵有敵人之勇則食之也是其食之者以其明且勇也其或有不明不勇者則非耕不得食非蠶不得衣何者無事而禄亦先王之所儉也今天下之吏與兵何如也臣非欲盡天下之吏與兵而不禄之也臣徒見任州縣者固有軟罷不勝而坐禄者焉隸兵籍者固有老弱不勝而濫食者焉且入貲之途太多任子之官太衆簡稽之責不嚴練選之道有虧臣是以欲於此輩一澄且汰焉其所以去冗濫而寛民賜者不少也若夫冗費之弊不能悉舉即其大而著者論之後宫之燕賜不可不節也異端之奉不可太過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　陛下端身以率物節己而居儉其於三者固未可議焉然竊見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九州四海之

貢尺帛粒米之賦山川川澤之稅日夜合萃以輸大
倉可謂盛矣而國計未甚足以為必有所以耗之者
矣且夫上之賦其下者以一而下之所以供夫上者
常以十蓋道路之耗漕輓之費京師之一金田野之
百金也內府之百金民家之萬金也以百萬民家之
資費之于一燕饗一賜予一供玩者何限臣故曰冗費
在今日亦有未盡節者蓋臣聞之以天下所有之財
賦為天下人民之供養未有不足者特其有以冗而
費之者則其勢將橫征極取天下不至於飢寒凍餒
大敗極弊而不已臣讀史記見周文王方其受命之
時地方不過百里而四方君長交至于其國其所以
燕饗勞來之典不容終無然而當時百姓各足飢寒
不病故民誦之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蓋慶之也
傳至於其子孫以八百國之財賦自養一人宜其甚
裕而無憂而民反流離困苦至于黃鳥此邦之咏作
焉臣于此見君人節己以利人則易為功廣費以厚
歛則難為力臣是以拳拳以省冗費為　陛下告也
陛下策臣曰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調化
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此乃　陛下憂
勤之言禹湯罪己之辭也然臣謂　陛下非徒為是
言也須欲勵是行也夫君人之言與士庶不同一或
不徵天下玩之後雖有美意善政人且駭疑不信
陛下往年嘗有恤農之詔矣然而天下皆以為　陛
下之虛言何者誠見其言若是焉而未見其惠也今
陛下復策臣若是焉臣以為亦致憂勤之實而已
欲致憂勤之實須速行臣之言然臣前所陳者皆因
聖策所及條對要之所以振弊利世之道猶有未
盡於此臣請終之夫山澤之利未盡墾則天下固有
無田之憂今夫京師以東蔡鄧齊魯之間古稱富庶
強國三代財賦多出于此漢唐以來名臣賢守其所
以興田利而裨國用者溝洫封澮之迹猶存而今悉
為空虛茅葦之地此古人所謂地利猶有遺者而
陛下所使守此土者一切苟且應職而無能為任此
憂者此北人所以長坐仰給於東南小有凶荒不繼
輒輾轉溝洫而不能自給以生者地利未盡也臣意
陛下莫若嚴其守令重選有力量才幹忠誠為國

之士使守其地而專一以興田利為事　朝廷寛其
禁限聽其便宜而惟以此為田利課則海內當有趙
過者出焉不數十年之後則江北之田應與江南類
可省江淮百萬之財賦而舒北人饑寒凍餒之急一
一舉而利二焉大惠也　陛下能斷而行之大勇也
或曰非不欲行也如東南異宜何臣請有以析之夫
今日所謂空虛荒瘠無用之地者非向時所謂富實
而所托賴以興起之本區乎昔以富實今以荒虛臣
未喻其說亦曰存夫人爾魏人許下之屯可見者矣
方棗祗為屯許之畫也當時亦誠見其落落難合洎
及成也操終賴之省粟數萬今天下之大又安知其
無能為棗祗者乎臣是以願　陛下以此為田利課
則山澤墾臣又聞之山澤不征市梁無禁王者所以
通天下大公大同之制也自漢桑宏羊以剝刻之術
媚上而征榷之法始歷代因之而不革大公之制未
聞也然臣終以此為後世衰亂苟且之政令　朝廷
之取民茶有征酒有榷山澤有阻魚鹽有課自一草
木以上之利莫不悉籠而歸之公其取下悉矣夫上

取下悉則其勢窮夫獸窮則逐人窮則詐今　陛下
之民將詐矣司國議者非不知其勢之不可以久也
然而明知其弊而冒之者誠曰國家利權之所在也
臣以為利不勝義義尚未安利之何益況又有不利
者在乎臣聞之王者所以總制六合而正服民心張
大國體者固在道德之厚薄不問財賦之有無臣觀
征利之說不出於豊大之國恒出于衰亂之世纖纖
然與民爭利者匹夫之事也萬乘而下行匹夫之事
則其國辱非豊大之時所尚也　陛下何不曠然為
人所難思大公之法去衰亂之政令天下之士爭言
曰惜乎漢唐宋不能舍匹夫之利以利人至我　明
天子然後能以天子之大體鎮服民心焉　陛下何
苦于此焉不為也臣願　陛下息山林關市之征焉
使大聖人所作為過于人萬萬也若夫悉推富民之
術則平糴之法不可不立也常平之倉不可不設也
奢侈之禁不可不嚴也凡若此者史冊之載可考
陛下可能舉而行之成典具在故臣不必深論之也
由臣前所陳而言之均田也擇吏也去冗也省費也

由臣後所陳而言之闢土也薄征也通利也禁奢也田均而業厚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費省而用裕土闢而地廣征薄而息寬利通而財流奢禁而富益八政立而制備矣　陛下果能行臣之言又何憂乎百姓之凍餒流離又何至於有盜賊之警夫何患乎不順乎道而歸乎化哉通變宜時之道其或悉備於此然臣以爲此數者皆不足爲　陛下之難所患人主一心不能清虚寡慾以爲寛民養物之要則雖有善政美令未暇及行蓋崇高富貴之地固易爲驕奢淫逸之所是故明主重内治也故古之賢王遐觀遠慮居尊而慮其危處富懼其溢履滿而防其傾誠以定志慮而節逸欲固寅畏而禁淑邪也故堯日兢舜日業禹日孜湯日檢臣以爲數聖人固得治心之要矣臣嘗讀漢書見漢武之爲君方其臨軒策士奮志六經也雖三代之英主不能過焉洎其中年多欲一念不能自勝公孫洪桑洪羊張騫卜式文成五利之輩各乘其隙而售之卒使更變紛然天下坐是大患臣是以知人主一心不可使有所嗜好形於外少有沉溺爲禍必大故願　陛下靜虚恬憺以爲清心節欲之本毋以深居無事而好逸豫毋以海宇平清而事遠夷毋以物力豐實而興土木毋以聰明英斷而尚刑名毋以財賦富盛而事奢侈毋羨邪説而惑神仙澄心正極省慮虚涵心澄則日明慮省則日精精明之運旁燭無疆擧天下功業惟吾所建者豈止以富民生足衣食而已哉臣始以治獎治法爲　陛下告終以虚心寡欲爲　陛下勉蓋非有驚世絶俗之論以聳動　陛下然其意以爲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蓋欲聞剴切時病之説故畧敢盡其私憂過計之辭衷情所激誠不知其言之猶有所憚亦不知其言之猶有所隱惟　陛下寛其狂易諒其朴直而一賜覽之天下幸甚臣謹對

進策一

開邊策

後周　王朴

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

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取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

擊虛避强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

内帑

宋 田況

王者官天下家六合風化普暨孰非王土經産雜出悉為邦賦故守之以至德推之以大公調度所共皆有藝極國計之外不聞私積周禮内府受九貢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以此故有内外之異非天子之私藏也若或任聚斂之臣規藴蓄之厚雖恭儉之主嗇用而致然於德音無所益也况繼統之君席有其富或肆侈靡以遺患乎唐明皇踐祚之初鋭意於理躬獲儉德述宣醲化後之言治者比開元如正觀逮乎末年乃恃泰寧内縱奢樂權臣怙寵巧説娟上以謂賦税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於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悦之遂為瓊林大盈之庫王鉷每歲進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侵牟黎元厚餌寇盜厥後韋臯李兼杜亞劉贊之徒競為貢奉曲祈恩寵至於裴肅窮貴鬻之利以遷廉察嚴綬傾軍府之資以拜刑曹末俗流風遂而莫禦陸贄嘗為德宗備陳其失可謂切至端嚴之論也國家開强窮朔南建號倬周漢舟車所達上給中都而計利

之司稽求繁廣研及圭撮嵗求倍蓰加以鳴社慶辰
祈禋大祀冊禮昭縟容典交修九州之人無不咸獻
其力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裒於公賦輸之内帑
雖異乎唐室方貢之物然亦非邦計之羨餘也往嵗
軍須不克計臣致請内出錢幣謂之假貸職掌之者
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為非且王者之於貨財豈
有内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私使外足而内不足
君孰與不足私足而公不足君孰與足昔漢文之享
御也施利澤省繇費民有餘力國有滯財孝武得不
因其資而驕嗜奔慾黷兵黷武用既殫費孰不可已
於是桑宏羊孔僅之徒專務功而榷酤筭緡坐市販
物鹽鐵釱趾株送補郎之法流弊於千古矣嚮非高
祖文帝之德洽著於前昭帝霍光之勤休息於後則
生民虛耗未易集也靈帝之世多蓄私藏中上方斂
諸郡之斂諸郡之寶中禦府積天下之繒民困調繁
目為導行之費漢家業衰於此矣漢室尚爾矧陳隋
之末世乎是府庫之積不為私也章矣今縱未能盡
出所積以付通司亦當視豐凶之年䘏疲氓之俗去
出納之吝通内外之財俟乎下民寬饒大計盈給然
後内於別藏斂其餘皆亦不為過也抑又聖人大寶
曰位見於易繫天子不私求財存乎書法蓋寶乎位
則他物非足寶私乎財則何不為私以是而言所本
尤大若天心獨捨近謀遠則無窮之慶及於萬嗣矣

叙燕

宋　尹洙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扶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强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强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併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冦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内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於爭地犄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閒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畜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畫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纎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内以夾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衂它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於外而根本不揺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倘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述其勝敗云

息戍

宋　尹洙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為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氐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為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宼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項年亦常稍匱矣儻其乘我羸餓我心濟師饋餫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伯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傜民幸於庇宗樂然隷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傅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師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根本

宋　石介

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言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音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滔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彊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寇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姦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傑係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黃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饑聚兵以擾天下姦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芥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臣觀太祖皇帝太宗

皇帝眞宗皇帝皇帝陛下養民勤矣愛心至矣然而
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郡守縣令濫也僧尼多也祠
廟繁也差役重也支移遠也貢獻勞也館驛弊也吏
易數也兼幷盛也游惰衆也今欲息民之困在擇郡
守縣令減僧尼禁祠廟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寬館
驛久使任抑兼幷斥游惰謹求其利病而各著於篇

資格

宋　孫洙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
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繆
舉也辟署之始得也人樂自修也其終失也流競成
俗也限年之始得也敦德養器也其終失也少成不
貴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興也其終失也愛憎在
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偽相
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美惡同
流也故孝廉失之繆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
失之偽銓選失之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
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而各有得失焉今始終一
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今賢材
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
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
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
廢弛法制之所以頽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
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
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

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歲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位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閱而爭年勞者日夜相聞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譁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劘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以罪之不待後世之識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湮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惷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為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遝然而登之矣上下相胥而賢才去愈遠可為太息也為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才為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為優選智勇以別賢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審勢策

宋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茍簡令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彊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彊矣彊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然而不知彊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彊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彊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彊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

卬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彊之勢也勢彊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彊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聞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彊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弊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彊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弱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彊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逆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彊政彊政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彊或曰當今之事勢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

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也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彊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

策略一

宋　蘇軾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為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為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以狥人務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嘗以為鼂董公孫之流皆有利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為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為自始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既明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臣聞天下

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少矣然其所以為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劇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它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常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横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横顛倒無所施而不可為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策畧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爭天下之人各安其間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為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為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髙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為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畧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彊去也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

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欵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多人君顧忌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秖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歷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畧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决騰涌飄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决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為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才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趦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為我役而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量而不知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

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獧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若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獧者而與之然則率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獧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策畧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芒芒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援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擗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

秦二世唐德宗盖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宴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廵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覬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説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

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絶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揺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能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絶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禄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

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昻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其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飭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䘏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厲法禁

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狥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者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正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减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奸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

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涖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鄉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抑僥倖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為不可是烏足恤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涖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涖官之所得而為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

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强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法太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於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為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

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詐而無寃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詐詐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寃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奸今夫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於霸王兵强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

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闗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蠃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纎悉隐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宴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勵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弊决矣

專任使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與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為告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行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絍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為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奸不可止為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今夫為

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為誰一訊而去得罪者非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横變化足以為奸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為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朞月不報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時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為有功而擢為兩府然則是為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奸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為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無責難

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為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致於犯法天下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是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彊為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者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寛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為牧人歟夫為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為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已乎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

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

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觧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禄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絶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絶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絶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絶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絶既已絶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盗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

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强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習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它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今夫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　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敦教化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其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下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御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偷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御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仰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

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事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勸親睦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為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鬬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

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均戶口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為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三分去一為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十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常挈妻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為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弟百年之計惟其百工伎藝無事樹藝游手游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捨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私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斂輕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

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麓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洛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固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為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之廪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較賦役

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為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為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為奸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天下一戶之賦官知其為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為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為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故其為奸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貴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饑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它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奸民欲計免其賦役者割數畝之

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幷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病者豈其歳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奸吏因緣為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且臣以為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給其賦重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為奸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教戰守

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它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鬭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

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去姦民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畜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於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以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為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冢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子而相與嬉游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鋤耕不務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主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

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朞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為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奸將為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奸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奸則一國之人悅要在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可憂者奸民也臣故曰去奸民以為安民之終云

省費財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内食千里之租外权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巳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寛然而有餘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百倍於今天下之士未常思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産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静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盐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

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愁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以為費用不可復省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蓄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盜瘠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定軍制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時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竝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獘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有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唯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獘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獘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獘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

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羨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数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常以抗衡於上國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隷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饋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蓄材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多而不足使歟器械鈍獘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蚖之所蟠詳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怨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空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嚮北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也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畧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

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求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才然後可得而用也

練軍實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閑為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粮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隘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河江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給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粮而皆廩之終身

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强力之氣足以犯堅冐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廪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大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陜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賊盗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盗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倡勇敢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發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之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

予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内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馬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策

進策二

君術二

宋　蘇轍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奸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禄方為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疆之以名高則其心鈌然有所不悅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鬬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强之也强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奸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奸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翔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言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鮮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奸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者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舉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

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欲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四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為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已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緦緦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為其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為畏威徒知天

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為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為姦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偽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為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為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耻而不忍為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眦睚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輙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其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為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頹惰靡迤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臣事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内悦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没其君之威惠内能使其君歡愛悦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禄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之私恵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

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觧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寛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臣事二

臣聞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廢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也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有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臣嘗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悍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為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切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

罪而留有罪而黜此為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為當黜則官必削以為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為不可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為賞耶為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以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為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為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為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為黜者報仇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槩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每有所除吏民閒莫不切切口語以為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為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人唯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為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奨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為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為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

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它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生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為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為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之外亦輙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

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為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内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各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

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疆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大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内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豊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恵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

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歆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

有脅從騈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

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世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摇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臣事五

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為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為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毒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悦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為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環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强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為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强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天

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即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起而鬬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之趫趙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闈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為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為之什百之長此其為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傴僂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其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以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為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為畧如漢制設為諸校使常處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以為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為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臣事六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髮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卧不暇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嘗已畧觀之矣當堯舜之時洚水横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為何者天下之人各為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内又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願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乎息矣今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之禄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遷延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有欲特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汙之黨外自漕刑内自臺諫舘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為宰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悦而樂為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為宰相者無所復望或各安於其所而誰肯為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詆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其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為兩制者其懷慨

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為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偉人卓然特立不為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為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禄而勸天下爵禄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為刺史自刺史而為郡守自郡守而為九卿自九卿而為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為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其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輙入是以在位者皆懈而不自奮何者彼能通其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絶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閒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閑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愆使之有所愧耻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此豈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術歟

臣事八

臣聞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収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歛天下之利而親用之昔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投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刄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句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横於鄉黨刺客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

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禄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禄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横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横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収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爵而增其禄秩幸而有超羣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翱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泣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

而無所過失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禄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為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禄非天子之恵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禄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葢臣聞天下有二獘有法亂之獘有法獘之獘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獘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变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横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為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収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将以為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為奸臣聞人惟不為奸也而後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為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臣事九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絶其情又從而為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義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為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强使為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為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呉越之人而必使冐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歎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它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生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為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為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

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為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内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各有所立凡此数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数十里数十里之間民之為士者有之為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後異國之人而後虞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令使天下之吏皆同為奸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為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獘而況處之数百千里之間哉

臣事十

臣聞大臣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為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為非此誠得其所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為之奔走於下大者為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為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為之簿書會計詳允出内取予之数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為之擐金披革習其戰陣攻鬬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罄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暴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禄也至於四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税而可役趨步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列戟疲獘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竊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禄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

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䘏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為吏無禄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為之其所以責之者其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為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為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為姦為奸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為之者為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禄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禄之身而遇之以有禄之法恬不為怪此乃公使之為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禄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臣愚以為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稅而或使以其禄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禄使也然臣觀之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為訟者入束矢為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為胥吏之俸禄辨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為利者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上以厚利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為吏者可以無俟為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為奸從而戮之則亦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者矣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辟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彊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彊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趑趄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友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為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為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為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狠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

為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為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邪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為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為民之素所服者為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為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民政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三代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鬭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

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耶將為樵耶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剽畧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謂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

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民政三

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為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致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為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可安卹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籩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而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

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横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宫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為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以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悦於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悦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為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絶其教散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絶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悦乎佛老之道而悦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悦之之實而去其所以悦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實貧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禄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凶荼不祥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為嚴賞罰勑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日朘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民政四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鄉其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立五大夫使治各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鬬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兵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踰太行涉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倘佯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接應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鞅為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於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鬬天下之地釀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鬬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為食而禽獸之所蕃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為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為少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　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屯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者　太祖　太宗既平天下四方僭國或數千

里以為遠人險詖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為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士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大豈皆樂乎為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辨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民政五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為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芟穢其為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為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為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并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大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為不便故從而為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并而有餘則思以為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處於不若以爭為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為盜之心則為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為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為性豐年則食

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獘予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為斂藜藿不繼而不為發故為之法曰賤而官為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為發之以無傷民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為兵入而為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粮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為害農故特設兵以辨天下之武士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為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暇則習為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為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寛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為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為農而不敢辭今者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豊溢而筋力疲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為農夫之事乎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為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盍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産也將欲有為而無以為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為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為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税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塩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為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為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為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

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為兵募之而欲彊之以為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屯兵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為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畧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為治可不大悲矣哉

民政六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賦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鬭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為大優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為之而游

惰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為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為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為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寸尺之庸調為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　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　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閒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臣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無所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辛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歎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

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民政八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乏困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千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摹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絶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廼觀於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於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

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豊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荆州其在戰國最為強大外抗羣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墝埆之地而　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之菜茹往者因其喪死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為政者不用甲兵不斥彊畔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為墟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予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為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隄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十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為吏者莫以為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輙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之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廼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為　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為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而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為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為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為吏者知上之屬意如此十歲之後臣以為此必為富壤之區而　方今天下重任之處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盜賊上

宋　秦觀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知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卹也天下之禍常生於不足卹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為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駞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亡虎矣至虵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盡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虵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虵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虵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獘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治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逡巡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掠攻刼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卻顧簡節而疎目則逡巡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汙

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恩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恩謬及不辜則損威威恩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奸雄之氣脅從汙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途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出傜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自陛下即位以來輕傜役薄賦斂善氣旣應年穀登熟是宜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之間抱鼓或驚遊徼旁午未見休已者何也以臣思之蓋不任吏之弊也夫任法不任吏爲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賊之法可謂密矣強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輒棄市殺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梟問欵舉者得減重論殺倂徒伴及告獲他盜者降除其罪爲之囊槖通行飲食者從末減若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輒讞考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逃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爲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盜於平人或驕兵情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爲徒黨或困於饑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貴

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為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則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為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為吏於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為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畧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虜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授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說計足以辨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俊猶馬之有騄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踶嚙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比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横之間無不可者亦有推魯少文獨可以付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横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推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爲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搢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於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旌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棄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慎選士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罰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閥書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

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竄入也臣嘗思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者竊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裁擇之

策

試策

文章策　　宋　陳傅良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不以文論人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為雖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也皆以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為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出於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虐世非止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此也嗚呼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射策之晁錯不如木強之申屠談經之公孫不如戇愚之汲黯自漢以來甚矣文之日勝而士俗之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國家之日不理也華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辯之工而事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吾不意夫文之為天下患如此也漢之文揚雄其尤美新之作膚人恥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墓之誚在當時固不免嗚呼他何望哉愚方惟是自歉而先生辱問焉故愚不敢道其末而願聞其本惟先生賜之

守令策

宋　陳傅良

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倖法亦無怨吏夫官不濫則人無滯歎法不屈則吏無滿心勢亦然也而官若是其甚簡也數奏賓興又若彼其衆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廢又若彼其果也以甚簡之官待人才之衆以甚嚴之法行賞罰之果而人無滯歎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人無愧則下之人無憾也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継者不敢覬也內之者非所昵則所外者不敢浮也遠之者非所怨則所遣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府史胥吏士不恥為也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於夷微盧之烝三亳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遷無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膴仕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間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疎之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侯無伯則出為東伯六卿無宰則脩為家宰畢公大賢也亦天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沒則未得以為伯則未得以為監商聖如周公而下闕人也則降而為之不以為辱賢如畢公而上有人焉則淹而留之不以為恨天下之不聖於周公不賢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誠難於久任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以其甚冗猶若其不足以其甚倖猶若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必公人固不恬於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其小也內之者或所昵人斯競於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艱於去也夫如是則盡今之官應今之人廢今之法娛今之吏天下日愈嗷嗷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民怨之可畏也今日遷其守明日易其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棄民其自以為亟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愚所不敢知也故凡執事之三策愚不暇憂而所深憂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要也

治原策　　宋　呂祖謙

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救斯世君子許其志不許其學天下之事要不可以力爲也憂世之士喜功名之人慷慨摩厲將欲挽一世而回之其意氣豈不甚壯矣哉激之欲其急而聽者愈緩逼之欲其堅而守者終渝未逆其原而倚辦於區區之力固不可知漢之文帝寓内昌阜煙火萬里仰視成康雖小歉俯視春秋戰國以降則既有餘矣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賈誼之論何其不與事僊也意者危言駭世姑一快胷中之憤邪長沙之歸歷變履險動心忍性少年之氣剥落殆盡固未易以故意待誼是殆必有所以而論者或未之竟也誼誠見文帝以如是之資得如是之時顧乃湛於卑陋安於小成受之深望之切大聲疾呼兾其一悟爾雖然誼誠愛君也誠望治也開導扶掖豈無其術何至遂攘臂以扼之和文帝之盛長矣閲天下之事衆矣四體伸縮寧不自諳誼乃激其言張旦夕之憂以迫之宜其付之嬉笑待以書生之論也若昔聖賢急天下之病豈後於誼稽其獻告自原徂流具有條理未嘗置本而言末也伯益論來四夷而徹以急荒召公論格遠人而首以謹德而仲尼爲魯慮亦緩顓臾而急蕭墻聖賢之言自有次第如此誼序天下之事所先者外憂所後者内治於爲治之大原似未深講也當是時近有專土桀驁之諸侯遠有柔邊侵侮之匈奴漢廷公卿玩細娛而忘遠慮誼之憂亦豈可厚非哉至於不尋其原遽欲斧其髀而繫其頸則踈矣天下之患懦者常欲一切不爲鋭者常欲一切亟爲甲兵朽斧鉞鈍養癰護疽偷取爵秩各饒其欲而日朘月削之患獨歸國家是淊淊者既不可勝誅號爲有意斯世者又復不審前後不量彼己而輕發之終無於是兩者之閒參訂審裁立其本循其序慕之於前而収之於後者也誼與漢廷公卿俱堕一偏文帝卒困知所倚雖

其策迄不能並三五之隆也誼而槩嘗有聞旹墮其說於一偏而挈諸侯匈奴爲發語之端哉必將首明帝學大定其本而書卑陋高全今可行之言不旹出也必將維論儲貳埶擇師傅而刑名慘刻術數

臨制之習不能入也必將深絕私昵防微杜漸而近戚幸臣干法嫚朝之惡不敢肆也今攬其疏或況數而置四五之間或遺落而無一言之及尚得為知大原乎大原既失無惑乎用力雖勞言者急而聽者緩也若夫姚崇在唐之於誼則非匹矣自下求上賈誼之於文帝也自上求下元宗之於姚崇也一則踣足而覬其聽一則虛心而使其言孰可同日而語哉元宗始初清明求治之意如川之方至欽重崇之舊德宿望起於藩維而相之後於崇者何如也崇苟學知大原則一舉其綱而天下定矣方且逡巡不拜歷述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君臣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焉吁何薄也將開端垂統基一代之治而君相畀付之初已恃要約以為固則為治之大原已隳矣雖力邀強制僅致小康時改意衰必潰決而不可遏紐解緌弛不待觀天寶之季固已兆於開元之元也傳說旦胥靡而暮輔相以匹夫而躐處父兄百官之上說命三篇其對揚何其甚暇而有餘邪始之曰后從諫則聖蓋大原之舟楫也申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指大原而示之也終之曰念終始典於學蓋造大原而使勿失之也合堂同席而議如甲冑如衣裳如官爵祭祀恭布繩聯亦非縷數條陳而力邀之也然則相天下之道可知已崇有隨管晏固不敢以傳說自命然天資權譎亦足以逆料其君之銳始怠終也故及其聽之方新畫是十條以堅其君之心慮以終吾世而已何暇恤其後哉攷之於史元宗渝其約不待他日方崇秉國政之時既班班見矣問以峻法繩下之約曷為而拔鍾紹京之獄猶有待於崇之救也問以法行自近之約曷為而疑王仙童之劾猶有待於崇之奏也問以班序充雜之約曷為而許閩楚桂之官猶有待於崇之卻也此猶力爭而幸勝者爾高力士揚思勉名出宮壼駸駸宦者預政之漸薛訥契丹之師不惟賤棄崇諫又曾重其事權而遣之至郭虔瓘募兵擊安西崇雖以為不然已喑默而不敢爭矣是不倖邊功之約元宗視之亡如也身未去位而約已寒況上印綬之後乎不務格其君之心而以力邀之此

己事之明效大驗也盖嘗讀賈誼之書而得文帝之所以克終決姚崇之本末然後知盍元宗之心者有自來矣豈獨一李林甫之罪哉誼之一書肆言不忌前此數十年必抵誹謗之辟後此數十年亦伏非所宜言大不敬之誅矣文帝雖未盡用不斥不愠待之有加帝非徒謂容納為帝王盛德實以言路通塞乃人主切身利害也侈心邪念闕政姧令出於我而恬不自覺者夫豈一端而亂萌禍基羣情衆論隱匿壅閼而不得上聞者亦何可勝數哉待言者之飭正宣達不啻疹之待破覺之待杖也容養奬納此自吾切身利害其避其悖彼盖言者事尔吾何為預之哉誼雖氣激辭憤閦於事情姑羡之以勸來者自時厥後馮唐申屠嘉之屬規徵輔拂不絕於朝終置文帝於寡過之地是固有以召之也人主進德之驗它未即見惟於陳者之言先見之言之委曲遷就是君德未信於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侵訐是君德已信於人而旣無所畏也委曲遷就剴切侵訐言者之得失則二在人主為進德之驗則一誼之論雖未叶於中文帝獨不可自賀而為進德之驗乎一時風俗猶皆醇厚雖前日害誼之寵者不過尤其紛亂諸事所謂求名歸過之論當時之人益未觧作此等語也迨至隋煬帝而始有諫以求名之怨至唐德宗而始有矜衒歸過之疑其所見亦旣狹矣風雨霜露無一氣而非天芽甲根荄無一物而非地天下之善誰非人主之善乎小夫寠人借隙光以自飾竊勺水以自多要不出範圍之内天覆地載豈與是瑣瑣者爭衒哉煬帝德宗忘其君道之大下與一士較短論長若閭巷儕輩互相奪攘者何其小也苟文帝之世此論已立誼之所遺豈直吊湘賦鵩而已哉史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變或非正失亦隨之其尤大章明者兩端焉元宗在藩俠氣已盖諸王手鋤逆常太平之難肇履大位雋進英殺若太阿出匣莫之敢干所慮者輕視天下而不自抑畏也嚴臣碩輔政當厲之以畏天之誠啓之以尊儒重道之實左右規矩猶懼或肆崇復以水濟水投棄準繩略無齟齬於其間日食歷差而以不虧班賀太室自壞而以材朽獻諛

畏天之說典謨訓誥誓命之書異文而同指者也崇矯誣上天一旦破其扃鐍而芟夷之使其君蕩然無所顧忌馴致漁陽之變撤其防而導其侈者實崇也度崇始意不過容悅迎逢耳亦不自知其禍之至此未流汎濫雖崇尚存亦非捧土所能塞矣莫大於天而猶不畏焉於一崇乎何有自有書契嚴畏天之說以相符者豈以人君尊無與敵復借天以壓之哉兢業祗懼蓋即天心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文武所傳之大原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貳之以適莫偏詖之私則作於心害於事出於而家而國矣崇學不足以語此而遽敢慢之此崇之大失一也崇之捕蝗也議者方譁元宗問焉崇以庸儒泥文而不知變對除蝗之法列於古訓雜然而議者信庸儒也然元宗尊儒重道之意本自不篤崇又以泥文不知變之語入其心使益加媢悔繼自今以往雖先王之典訓不便於己者亦可以是語斷之矣自張九齡韓休之去儒者盡詘生於朝議於堂扞於邉皆便捷輕鋭知變而不泥文者也其效今可睹已崇徒見所謂庸儒者拘攣固滯遂槩厭薄之亦嘗循其本而思之乎以一人而制六合下至衆而上至寡也羣天下之衆萃天下之所責而集有之雖悍強狠暴屈首尊戴無敢不循者以君臣之典敘於天而儒者實品節扶持之也今悪庸儒而并廢其品節扶持者是理既泯萬目睽睽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上之人其危哉儒者舌弊唇腐本為誰計而輕欵鏑靡之乎此崇之大失二也並置十事二失而委之天下夫人而能乎其功罪之輕重矣參詛崇而論之所到固有淺深其未知大原之所在則一也明天子方屈羣策以圖大業尚論前世詛與崇之所條固已久經乙夜之覽亦既采取而時措之事業矣愚不敢復踵其論顧私切有所疑焉幸因奏篇之上而附見其說古之興王所以震服天下者不過一二大政而薄物細故則初未嘗躬其勞也漢高帝之約法三章齊威王之誅賞阿即墨大夫終身尤可稱者則此事皆足以隨世而就功名明天子嗣服以來天造神斷自古庸主依違牽制數十年而不能改者 之於一日自古諫臣懇切覼縷千百疏而不能

四者從之於一言大經畫大黜陟大因革歷數其自旣已兼前代之長徐討其成尚未能革前代之弊雖社未復版圖未歸風俗未正國用未充民力未厚軍政未核覆按謹崇為漢唐憂者尚十居其五六焉是獨何說也意者統宗會元尚有可思者邪漢高齊威之事淺矣然就其規模論之亦粗能持其初說者也如使約三章之明嚴而苛法復生誅賞阿卽墨之後日而發倖復聽則首尾斷決人誰信之哉今日大政數十皆絕出漢唐之表惟其統宗會元者尚有可思除一弊事是一弊事而已也去一小人是一小人而已也四海九州之廣萬官億醜之衆情覽遠馭爲能無毫髮之遺哉德意志慮所示者未及徧乎所遺者已或先見命令之布黎獻稚耋訢懌未已而惶惑繼之激昂未已而懈弛繼之惕息未已而僥覬繼之向若淳固專壹無間雜之病則所謂大政數十者出其一二已足以鼓舞羣動而立丕丕之基宇至宵旰十年尚勤治願之歎乎此愚所以冒昧而獻統宗會元之說也誠諸神為治之大原提其統據其會則出治者無一出一入之素而觀治者亦無一喜一懼之移矣講大原之所在聞燕咨訪將有人為愚不敢躐等而議

問太子天下本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而莫詳於賈誼其說果盡出於誼否也三代而下不能早豫教故其治不古若亦可聞其畧否夫論子道者則有温嶠之侍臣王襃之太子二箴示君道者則有唐文皇之帝範十二至我太祖高皇帝及成祖宣憲諸廟皆勤成一書以示皇太子其旨與帝範同異否今上之元年卽詔立元良以定國本天下欣然謂吾君有子矣夫出閣之期已示而所以輔導匡翼之具未悉諸生其為我詳言之庶幾備承華寶鑑之一二云

明　王世貞

自賈誼所稱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有味乎其言之也雖然非自誼始也書尹之誥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言本也易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學也唯禮與左史書大傅亦有之其畧曰古者后妊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縕瑟而稱不習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所謂胎教也生而接以太牢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而見之南郊所謂襁褓之教也能行立矣道之禮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所謂童稺之教也少長始知色則出蓋於太學教之為人臣焉教之為人子焉教之為人幼焉毋使異日有一人之肆也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所不知毋使異日有深居之悔也故太子立而置太師太傅太保及乎既冠成人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愚竊以為其備官也非好靡禄也非欲其敢儀於至尊也欲使其左右前後皆正人以漸摩其德也雞鳴而起一日而三朝非故欲勞之欲其習於勤也其於國人齒也非故欲卑之欲其習於恭也自周之末暴秦繼之人主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教者為教而太子亦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學者為學其始也子道缺而躍龍之地或危其終也君道缺而飛龍之地或亢是故秦之胡亥受治獄於趙高晨卽位而暮射人而望夷之禍成矣漢之戾園開博望通賓客乡以異端進巫蠱起而長安兵而湖陰之禍成矣開皇

之際嬖子寵嫡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末宮寀王伾叔文進而永貞之治損矣至於漢靈康傳之季父張讓而母趙忠定策國老而門生天子帝位予奪於左貂人主食息於中涓宦官之勢重而天下之大計移矣故溫嶠之箴侍臣也則曰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齊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臧不以貴為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屏彼佞諛納此亮直言太子之職所當盡也王褒之箴太子也則曰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為厲始無為事先損之又損全之亦全言太子之地不易居也斯二者皆所以語為人臣子之道也唐文皇製帝範十二則冠之以君體而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之類次焉皆所以語為人主之道也粲然備矣惜也其言教詳而身教略也承乾儲而不終高宗帝而不帝有以也明興高皇帝甫立皇太子即建大本堂居之積武庫七畧之書而聚天下之英俊耆碩從容談說經義暇宴賦詩最後采經傳格言為書曰儲君昭鑒錄俾日進講曰若等務導之以正他日勝重任也至文皇帝而稍克廣其書益以高帝之謨訓曰文華寶鑑召皇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盡矣若其勉之宣宗之為帝訓也篇凡二十五始君德而終藥餌也憲宗之為文華大訓也卷凡四進學也養德也厚倫也明治也要之其命名與帝範同而章軌與唐文異明德隆隆嗣三代矣自青禁之制不講於先朝朱邸之間僅同於藩國海內皇皇然若靡所瞻望上即位之初元即下詔立皇太子推恩海內其明年復示出閣之期以十齡奏閣溫文日新岐嶷天縱中外億兆臣庶咸欣欣焉思獲奉盛美閱天下萬世太平根本而草莽下臣不勝私憂過計以為太子之體不患其不崇患其崇而無所接畏日君臣之分不患其不辨患其辨而至於不相通今雖未能猝復古制如所謂拜師而齒學者亦宜少采貞觀至道儀節三師賓客見則必假以殊禮從容燕閒啓沃治道其諸寮寀亦聽坐侍講讀反覆閒陳以畢所見所講讀諸書自六經四子及先朝謨訓外別命儒臣修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財用國

乏民業艱難武備積隳士風日卑及他一切吏弊國
盡分條附見務全對切不必宏深人主時時考問觀
其進否而稍抗法於其左右至於坊局諭贊之官必
選清方直亮通明該練者充之勿急才藻以長浮華
勿廣遊語以滋躁競其內而保姆阿監必委長年毋
令見少麗以犯未定之戒服御居舍必崇儉朴毋令
見奇衺以開奢侈之漸率土之臣皆其臣也毋以暬
御僕從爲私人天下之有皆其有也毋庄田店宅爲
私藏太子偏識萬類之情而不見其用尊在一人之
下而不靡其護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唐虞三代之化
端在於此雖然愚之私憂過計猶有不能已者蓋國
家雍熙之治莫盛於宣德宏治間而及其後也頗不
滿於二正之季彼其出而亂二正之治爲振爲瑾者
乃宣宏所用以侍青宮之人也今六局丞郎而下縱
無其人可不預爲之所乎寧侗而毋愛其儇寧緩而
毋愛其捷寧椎無能而不必其有技寧目不知書而
不必其多識此在人主及輔弼大臣加之意而已

問太廟之昔饗也與文廟之釋奠也蓋皆有從
祀焉豈亦出於報功崇道之意歟其禮始何代
而損益何主大較可得聞否國家於典禮至明
備也先帝蓋惓惓致意焉今太廟從祀之臣自
成祖而後寥寥矣不聞有議增入者文廟之兩
廡自元季而後寥寥矣間有議增入訖於今未
定者抑果難其人歟或慎重其典不輕舉耶國
家熙明累洽之運以崇德右文稱而使列聖無
臣孔門無賢甚愧不取也諸士子熟玩琬琰之編
且事俎豆久矣其毋曰鄙人之子不知而不以
告也

明　王世貞

太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主衍斯世之治統也以
報功也文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主衍斯世之道
統也亦以報功也其典歸之秩宗而其議掌之太常
雖德之者不能舉無功之祀怨之者不能廢應祀之
功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蓋
愚嘗讀商盤庚之告曰茲予大饗於先王爾祖其從
饗之及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而後知先王之

用情於其臣也又嘗讀周禮大司樂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師也生而共其禄於朝歿而共其享於廟而君臣之體一矣生而以兹地嗣其敎沒而以兹地配其饗而師弟子之體一矣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禮舉矣而不備於盛世君子之所以爲禮恥也禮備矣而世無其人以應之君子之所以爲盛世恥也太廟之有從祀其制見於周而其議詳於高堂隆任茂大抵以一代之臣配一代之君而已至唐而可攷者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愬凡三十二人也至宋而可攷者韓忠獻王趙普濟陽忠武王曹彬而下距丞相葛邲凡二十四人也其它國代不絶也夫金裔夷耳而猶能舉斜也粘沒喝兀术張浩輩之祀而況不爲金者乎文廟之有從祀其禮起於漢延光而其議定於唐貞觀大抵以其有功於聖經而已而不必盡論其人也故貞觀之詔自左丘明卜子夏而下距范寗賈逵人蓋二十二也宋至元豐而益者荀況揚雄韓愈也至淳祐而益者周敦順張載程顥程頥朱熹也至景定而益者邵雍司馬光也其它國代不乏也夫元荒虜耳尚能進董仲舒而其人有許衡吳澄者應之而況不爲元者乎明興高皇帝之初念無以昭宣諸功臣之烈建太廟首議以李韓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嫌死而六公亦閒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文皇帝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閒王玉東平王能寧國公眞榮國公廣孝二王二公而已先皇帝之世於宗廟大典蓋惓惓焉首上太祖徽號及追上文皇帝祖號已采禮官言進誠意伯基從祀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孝使祀大興隆寺尋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天下不以私病英而以公快基廣孝謂英公足稱也獨仁宣而後寥寥無聞者過也夫承平之世先文德而後武功則列聖之丕承宣明治道抑何章章著隆也恐使萬世之後謂明有君而無臣不得比於唐高宋眞之季耶夫以楊文貞李文

達商文毅劉文靖楊文忠之賢於輔而不得從塞忠定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之賢於銓而不得從于肅愍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定興輔之三下南交朱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衞爲心膂爪而不得從何也其人縱不能與中山開平等豈盡出世傑眞下耶愚以爲禮官臺臣當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灼然者不爲過也高皇帝又念無以表揚我先師之道詔草天下神祇而獨不以及夫子且謂所封爵及諸從祀者俱如故至正統而益以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吳澄先皇帝之世於文廟大禮愈惓惓焉凡再釋奠幸太學爵改王而爲師神改像而爲主佾改八而爲六蓋前是從祀者奪揚雄矣已采輔臣言還荀況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吳澄而罷其祀抑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寗而祀于鄉進王通胡瑗楊時蔡元定最後以濮議故進歐陽修天下不以私訾修而以公許王通等謂修學足稱也然此皆先世儒耳至於明而獨寥寥者過也夫治統與道統而俱盛即列聖之嗣德揚謝敎化抑何孜孜不替也恐使萬世之後謂明以功而不以德至不獲比于元馬上之俗也當嘉靖中言者請進薛文清瑄從祀會議且定矣一二沮之者謂其鮮著述無大裨益天子伸其說而詘其情今上初言者欲進以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而祀之復下羣臣議其許瑄者十而九其許守仁獻章者十而二三而卒莫定也豈非以瑄經行淳備篤信守死出處以道有功聖門至于守仁則因其致知而疑其慧於獻章因其主靜而疑其寂耶其近于慧與寂者其流之罪也非其師說也是三人者縱不與二程朱氏等豈盡出胡瑗楊時下耶愚以爲禮官臺臣當再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確然者不爲過也然自高祖諸功臣而下尚有說焉李韓公之佐開創固不下酇侯雖以嫌死常尚爲諱之若馮宋公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衆傅潁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徹侯而間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於帝之末遘革除之變而未有舉也勳烈固伯仲岐陽而子永羡矣縱不得從

太廟祀亦宜別於其鄉陞其贈謚而錄其後不宜使子文之勳高若敖氏之餒鬼也彼於聖門而稱學者若吳聘君與弼之介胡布衣居仁之敬魏恭簡校之端羅文毅倫文恭洪先之守似亦可祀於其鄉今恭簡有專祀而諸君子未備不可一次第舉乎而愚又有進於此者先朝之黜漢儒凛乎斧鉞矣夫卑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其陷宋儒於背本也今訓詁之學不傳即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愚以爲若盧鄭等者復其祀於學而劉向吳澄革專祀於其鄉可也斯禮也愚能言之即執事能聽之而議者未必許也今天下難其典而易其人者何也遠者不能悉其實而近者有所疑於心也愚故曰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

問史有二家左氏志編年而太史公列傳紀其得失亦大畧相當自荀悅袁宏之流祖左氏班固陳壽范蔚宗之倫業司馬蘇陳范而晉南北朝至勝國猶宗之而左氏蓋寥寥也至宋涑水氏始畧法其凡而著通鑑業以佐人主治道而已明興國大政閟於金匱石室而不得窺然以修史者微之代出人手其賢否不一也不至無矛盾否國史家乘其亦可信而徵否吾欲用班固蘭臺例盡出國史之藏而使賢而才者司其事務合於昔賢之所謂三長者而後成書宋以後事別列爲編年而續涑水氏以備人主乙夜之覽不識有可以當之者否不佞請因諸君子以觀倚相之緒

明　王世貞

愚嘗讀文中子之書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則又未嘗不歎其言之失也夫經有不必記而史有不必志孔子之作春秋也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著焉中國夷狄君子小人之界判焉蓋二百四十二年而千萬世揆是也故經不敢續也亦無所

事績也至於史則不然一代缺而一代之跡泯如也一郡國缺而一郡國之跡泯如也賢者不幸而不見德不肖者幸而不見慝故夫三代非無史也周衰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於齊晉之盟主盟主衰而又分寄於列國國自為史人自為筆至秦務師吏斥百家而史亦隨燹矣五帝之事若有若無三王之事若存若亡則非史之辠也祖龍為之也孰事試進操觚之士而質之史其論三代有不尊稱尚書者乎然自舜禹湯武及桀紂而外有能舉少康武丁太康孔甲之詳以後者否周之季有不尊稱春秋者乎然自桓文而上有能舉宣平共和之詳者否二漢而下有不稗官晉齊諸六代期期唐書蕪宋史而夷穢遼金元三氏者乎然一展卷而千六百年之人若新而其跡若臚列也則是史之存與不存也愚非謂晉氏六季唐宋而下之能史也謂治史之有地也凡天下之言史者有二家其編年者居其一而左氏為最紀傳者居其一而司馬氏為最左氏之始末在事而司馬氏之始末在人重在事則束於事而不能旁及人苦於略而不偏重在人則束於人其事不能無重出而互見苦於繁而不能竟故法左以備一時之覽而法司馬以成一代之業可相有而不可偏廢者也自漢孝獻帝命荀悅約畧班史之文而用左法凡三十篇曰漢紀而袁宏復為東漢紀亦三十篇其文辭華實畧相當後世頗稱述焉而其他如張璠孫盛于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柳芳崔龜從之流曰春秋曰紀曰畧曰志曰歷大約又因二紀而為書執事謂寥寥者非也特其書多散佚不傳耳繼司馬而盛者則無如班氏而范蔚宗之後漢陳壽之三國亦其亞焉大約如司馬而小變其凡例或不能備表志如壽耳自是而後以人主之命撰者則房元齡等之於晉沈約之於宋蕭子顯之於南齊姚思廉之於梁陳魏收之於魏令孤德芬等之於周魏徵等之於隋劉昫等及歐陽修宋祁之前後於唐盧多遜等之於五代歐陽元等之於宋遼金是也其自撰者則伏无忌劉珍蔡邕之為東觀記謝承之為書華嶠之為典張勃之為錄何法盛之為說崔鴻之為十六國春秋何承天

徐衍之爲宋鄧彦海之爲代李百藥之爲北齊是也
歐陽修紀新唐而劉煦寢志五代而盧多遜廢則或
以其文哉述左氏者宋涑水司馬光氏故好爲史而
當熙豐之際不勝其愛君之念纂資治通鑑以上之
起周威烈而迄後周世宗於志體無所係則寧削正
史而不書有所裨則旁採異書而不廢雖其繁簡不
能起時而自爲法然世主稱良焉夫明興其治統政
化人才卓然越百世而於史抑何湮略弗振也夫金
匱石室之閟度非草茅所與聞然往往傳之薦紳云
革除靖難之際其筆不能無曲與諱也輸款而美其
知義抗節而誣其乞哀乃至英憲孝之際秉如椽者
陳䖍陵劉博野焦泌陽之輩往往鴟張其臆一人而
各賢否一事而人各是非甚或責闕供於仁孝之里
詆掠金於戡定之臣將何所取衷哉野史亡慮數十
百家其在朝者修郄而滅其公是逞己而欺其獨非
在野者剽一時之耳而遂爲目信他人之舌而用爲
筆則又不可信也家乘稍具生卒世系遷轉履歷而
已要之罔非諛墓者攺事之非而稱是略人之美而

歸己則又不可信也愚故不自量輒因執事之問而
有請夫班氏修其父業而仇者以私史閒之乃章帝
益出祕書給筆札於蘭臺之署而俾續成史以獻帝
之世天下日尋干戈而猶能命荀悅修漢紀况於今
聖天子秉膺諸歷昌運日以文教揆海内而公卿大
夫熟於墳典丘索之業者豈有如一旦悉出金匱石
室之閟而錄其副以授夫載筆之臣而益以郡國志
記及向所云野史家乘之可采者使公平該博之士
持衡其是非而爾雅通古之才藻潤其辭事會典之
所輯星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故牘可以書可以志可
以表而我明一代之業當無遜於西京矣其事體稍
重大而有益於治道者或起自趙宋而至先朝用左
氏之體而達涑水氏之志微益以文而嚴刈其雜合
所謂通鑑者而上之扃觀諸儒得進讀於燕閒而敞
宸之表迴清曠於乙夜其爲益非尠也或謂衆力易
就也然見錯而辭不馴獨爲不易也然志專而體不
雜故夫左氏司馬班氏壽與蔚宗也非晉唐與宋之
可擬也歐陽氏史五代而傳史新唐而不傳無他衆

力與獨之異也夫所謂獨者執事毋亦難其人乎愚以天下大矣不敢逆臆焉而謂無人愚故尚欲法司馬氏而竊意其於帝紀孔氏之文訓故尚書家語而節畧之以為不稱又生不遇遇左氏傳故其叙春秋諸世家姘忽而不詳好自發其意故於刺客游俠貨殖佞幸之倫徧採而不忍斥有能刪節其凡例自羲黄而下迨於今為一家言以藏之名山大川愚且願為之執鞭而終其身也執事毋以為迂否

宗室策

明　王世貞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于庶人而禄始絶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冕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即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干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敢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即卒不幸而間有吳濞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足以酬志故也雖然親王給常禄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亦百石而它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為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四萬五千人也酌禄之中人各得禄五百石益萬人足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禄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賦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爲厲禁

俾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借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內卽窮岩版築其人之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舉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圉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孚攸齊不得嶷元魏不得勰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揆勉而宋不得汝愚夫溥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壅閼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罄突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瘠簪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爲之遷延以冀代要在於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覩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爲庶乎其猶有支也

人才策　　明　王世貞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皆天子所寄以共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即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與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為之殿最以行吾與耳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為他曹以顓之也九卿為將軍也太尉為丞相矣而不為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矣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國家於內為三公九卿大約延放古昔而制於外為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即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雖斗斛弗敢顓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若犬牙然其頫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尺紙詔而縶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為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夬意而明日為髡鉗短後之衣甇甇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略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莽庚如卓雄如摽不得而盡用其巧與庚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為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為裁節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皆召入以補其闕撫臣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閣為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其勞者秩滿而為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塗毋顓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弓矢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高皇帝兢兢百折而得天下今使雕蟲之士從容而蠹嚙之而不為之防吁可慨也

泰交策　芸閣官　　方逢年

蓋闔天而地不逞雩應之地闢而天不泱霧應之惟是陽交于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喬喬皇皇此大易泰交之說也泰者通也天地有必交之陰陽别而不交則中斷其精既解于異而不得通亦有必别之陰陽交而不别則共爭其所又涸于同而不得通易通志之書也故於上下之交穆然慶幸若有神遊其盛之想焉易又定分之書也故于内外之辨凜然深防更有閒不容髮之虞焉良以陽之象如旭日和風康莊靜浪具丈夫氣肖乾之健毅然而蛟龍翔鏗然而鸞凰鳴是君子品也不宜擯之外者也陰之象如盲風妬雨峭壁崩湍多婦寺流襲坤之順謹身媚上類尾狐蓄情伺釁類首鼠真小人輩也不宜昵之内者也但攷之天象人主法紫薇以居中羣臣法衆曜以拱外而宦者四星顧反在宮門側乃知其不能不内内臣而外外臣者勢也而其必當内外臣而外内臣者則致泰之機也内而内之將内睽而必與外為市惟内而外之則宵人窮於意之無所借而内不敢外瞯矣外而外之將外孤而必與内爲讐惟外而内之則衆正安於誼之有所託而外反足以懾内矣此泰寧之世不必以陽絶陰以建絶順以君子絶小人而卒能使陰化爲陽順化爲健小人化爲君子則惟此内外之際能識其機而逆持之也試觀書載賡歌更致警夫僕御暬從詩咏訪落且託刺於寺伯巷人則外親賢而若引之内内遠佞而若推之外固帝王圖泰一大關鍵已是以三代而下傾治之主每留心召對如建武中數引公卿郎將講論夜分貞觀中命宰相入閤議事諫官隨其後慶歷間龍圖天章閣降手詔給筆札使諸臣條對宰以虚心延訪故治亦爛然一時迨其衰也或以張父趙母取請或以國老門生貽譏或以真主媼相賈敗此類未易殫述夫固猱獶不神天與之昏亦當斷不斷自貽伊慼耳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神聖闢天猶日與帷幄諸臣講求致泰之術所作大誥首重君臣同遊曰歷代帝王同心一德立綱陳紀爲民造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年豐至於内竪則獨嚴與兵預政之防且謂御之之道在使

之畏法而不可使之有功煌煌遺訓列聖永遵故讀楊士奇與李東陽李時輩所輯三朝聖諭錄燕對錄召對錄其待臣之誼固極殷殷載觀章皇重儒臣敎誨之命肅皇罷各路鎮守之權振理不戒於前保鯨隨覆於後嚴明御下之家法又何凜凜也迨皇上在宥肅志敉天勵精法祖用人若渴從諫如圜海內喁喁竊欲旦暮見太平迺邇來天聽之寢高也中旨之頻傳也或疑皇上有厭薄羣臣之漸而愚曰否蓋閣歷久而精光呈如出匣之鋩隱躍欲試此殆出而欲通者機至重臣乞身之迭請也元輔予告之暫旋也或疑老成有携手同行之漸而愚亦曰否彼沐恩已深豈忍卸責抑河清難俟姑以一去悟主心耳此殆入而欲通者機至重則削秩輕則奪俸言官亦覺無色然掛鎩之呼莫應請劍之志彌堅是仰通一機也至災異頻仍妖怪迭現天心亦似靡寧然竊以祥瑞爲固然惕之儆戒爲獨至尤俯通一機也際此天人上下脉脉欲改之時而一洗淵默尊嚴格格難融之套於以面商重務宏濟時艱豈非致泰第一義迺牘

滿公車而庭遲召對將謂聖躬不宜過勞耶則千矢射鵠萬吻酌尊不更當爲深宮燕閒慮耶抑謂家地別有斧藻耶則舍日於庭就火于室豈真試奇獻納於紫貂綠黛手耶抑謂疑義難諳爭端棼起不宜輕示人短和則處暗漸明更事長智姑節畧緊要機宜暫摒屢分語意寧恚落落難入耶擧朝揣摩不浮其解始爭切齒于奧窔閒一巨璫大蠹矣夫己氏以匪敎匪誨之身結在床在旁之勢乃皇上過憐其小忠小信之跡竟忘其大奸大詐之謀昔之蠹蝕其君者至闒聳稱朕深拱禁中之說極矣茲則更番一局亦勸之局膳肅伏傳長樂之曉鐘獨不勸之燬閣疇咨前宣室之夜席昔之潛囑其黨者至不令人主親儒生讀書史之說極矣茲則又翻一局亦請之細帙遙披牙籤偶觸修文華殿琳瑯展誦之文獨不請之蓬山暫幸蓮炬頻分漫宏文館更番宿直之典寮釆亦充署也而緘口監謗直欲人爲佞馬轅駒批荅亦如流也而墨敕斜封豈真出之鸞臺鳳閣封椿已竭止宜泣衣惜蔵胡潛營董賊之郿塢時事當規正須擲

硯悲陳何笑逐韓嫣之金彈鉄已盈于中常侍而任
金浴鐵復圓觀軍容之尊勳未著於大長秋而紆綬
鳴璫愈添謁者監之歷剥久在胥想顯齡不敢言瘦
己蒙咽恐踉蹡吏難去憲臣擊之不動言臣擊之不
動併部虎卿寺擊之俱不動矣公瓛弗省單瓛弗省
併閹臣揭帖亦弗省矣甚且奪勳臣之糈喉部郎之
挾併因事立威厲史未伸破柱之誅而長安大下撥
亡之令矣在皇上或玩為鷹隼之在手在諸臣深虞
夫慧蠹之攻心蟲之國不避路馬之嬿當之且立遣
國狗之瘈使其為戀棧駑據巢鴟害固不可也使甚
魚脫鈎鹿走陰害更不可言也從此怙恩席寵令南
北司如水火害固不可言也從此借囊煬竈令宮府
閒分釜鬵害更不可言也天下大患莫過於版章未裂
而人心先睽迺今赤羽交馳莫紙度閣邊吏呼而內
庭莫應明旨切而外廨不前所恃荃宰一心閣梁不
閉庶幾同舟共濟耳萬一綫脉淩斷天下事尚忍言
哉蓋此輩殘氣不剛凤餞陰毒觀示柔順而實小人
之固最不樂有泰交者也舉國未通而不足一夫潛

隔而有餘既隔之後干戈取之而不足方隔之時臺
諫攻之而有餘況于產云羡惡周必復今亦皇上必
復之候也但復而早則宇內即與河清風見頻睹泰
寧復而遲則宇內仍與陰霾把震物怪星妖終歸否
塞所望浚隍壘憂馮河致決破包承之詭計啓茅茹
之亨途於常朝外復內朝遺制令閣部大臣及臺諫
等官五日一輪對一切兵餉用人諸大政倣先朝于
奉天門面取進止寧不足省會議之紛紜祛覆題之
稽滯防卻報之漏傳乎或事體有當裁酌倣先朝于
左順門出諸司章奏面令議旨而可否行之或更數
字或削數語或執奏移晷寧不足隆禀擬之權杜內
批之漸草傳奉之奬乎至情誼既洽倣先朝頻召時
雍內侍亦不知卒致劉大夏戴珊輩感恩終身不忘
言去寧不足回懸車之想激叱馭之忠鼓當關之氣
乎倘有瀝血披忱犇喉觸忌倣先朝虛懷矜釋如赦
李夢陽全海忠介故事寧不足挽削籍之慘抑駕帖
駕帖之橫霽廷杖之威乎諸如此種種善政皆自外
內臣而內外臣始盡惟外其內內其外畜異以致同

而後上者下下者上當通而不隔機有逆之而乃以順者此類是也先機而發如養鷂甚矢未抽而猿已號隨機而應如猿善搏矢而中以括儻後機而救不爲飛衞之捍棘則含蓋蹶無法矣別先帝堯舜之訓猶在耳也宇內豈無人寧有薄視士大夫而覓皐夔稷禹於黃衣閹尹之流者况善法堯舜無如周成彼以冲人際荓蜂桃蟲之虞祇是夙夜敬止時以旦肩以爽賴羣臣之佛肩以答顯命耳至周禮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一以大冢宰領之此又愚所謂內不敢外倜而外反足懾內之說也故爲今日諸君子皆誠不能頓復周割然亦何必蜩螗沸而蟜蚌持錮人以不肖之名令占風候氣者流潛添虎翼惟是小臣平氣而爭大臣積困以迎共天血忱于交戟閭何渠無感風雷回天日時乎蓋皇上固不世出之主也一旦提陽精而掃陰翳則頑雲滯霧不覺頓釋享復有鬼魅敢竊笑于晴空皎日下者宦官夷狄勢相盛衰內奮既除則外侮自絕正類邪黨道分消長內之小既往則外之大愈來然後吾君吾臣優游泮渙於一堂可從容而講登咸上理矣明良喜起之歌天保卷阿之什愚生請借爲交泰頌以獻

私策

辨興亡之由（由善惡之積）

對臣觀前代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天地不能頓爲寒暑必漸於春秋人君不能頓爲興亡必漸於善惡善不積不能勃然而興惡不積不能忽焉而亡善與惡始繫於君也興與亡終繫於人也何則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歸之歸之又歸之則載舟之水由是積焉君苟有不善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積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聖人知其然故法上天不息之道以修己法下地不動之德以安人修己者愼於中也慄然如履薄氷安人者敬其下也凜然若馭朽索猶懼其未也加以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憂樂同於人敬愼著於己如是而不興反是而不亡者自生人以來未之有也臣愚以爲百王興亡之漸在於此矣

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對臣聞近古已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臣雖狂瞽然粗知之臣竊觀前代人庶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何則天下之人億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億兆之人奉其一君則君之居處雖極土木之工殫金玉之飾君之衣食雖窮海陸之珍褰文彩之華君之耳目雖慆鄭衛之音厭燕趙之色君之心體雖倦畋漁之樂疲轍迹之遊猶未至擾於人傷於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然則一縱一放而弊及於人者又何哉蓋以君之命行於左右左右頒於方鎮方鎮布於州牧州牧達於縣宰縣宰達於鄉吏鄉吏傳於村胥然後至於人焉自君至人等級若是所求既衆所費滋多則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謂上開一源下生百端者也豈直若是而已哉蓋君好則臣爲上行則下效故上苟好奢則天下貪暴之吏將肆心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寘力焉雷動風行日引月長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費盡出於人人亦何堪其弊此又爲害十倍於前也夫如是則君之躁靜爲人勞逸之本君之奢儉爲人貧富之源故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則天下之心同其喜一違善道則天下之心共其憂蓋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靜奢儉而已矣是以聖王之修身化下也宮室有制服食有度聲色有節畋遊有時不徇己情不窮己欲不殫人力不耗人財夫然故誠發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達乎天下以此禁吏則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則貧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術以臣所見其在茲乎

議庶官遷次遲速　唐・白居易

對臣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雖聖賢爲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雖善惡難知不過九載必自著也由此而論爲官吏者不可速遷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遷則政未立績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馴致之化廢矣若過九載而不轉則明不陟幽不黜而勸善之法缺懲惡之典隳矣大凡内外之官其畧如此然則最與天子共理者莫先於二千石予臣竊見比來諸州刺史有未兩考而遷者豈爲善政之速於聖賢耶將有司考察之不精耶不然何遷之遽也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豈善未著莫得而知耶豈有司遺忘而不舉耶不然何轉之遲也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凡内外之職四考遍遷斯實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爲吏能有聞者既以四考遷之政術無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將欲循其名辨其實則在陛下奬糾察之吏督考課之官使別其否臧明知黑白仍命曰雖久次者不得踰於四載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此先王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試垂意而察焉

革吏部之弊

對臣伏見吏部之弊爲日久矣時皆共病不知其然臣請備而言之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叅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宦仕者衆冒寶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進奸濫日生斯爲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用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須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已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曹吏按資署官猶懼不給則何暇考察名實區別臧否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寖而成弊真僞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爲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師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消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群品折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得失相懸豈不遠矣臣以爲變煩刻弊莫尚於斯

牧宰考課 謹殿最未精又政不由己

對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同歸而牧宰之用爲急蓋以邦之賦役由之而後均上之風化由之而後行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庶官之寄輕重不可齊致也臣伏見陛下勤恤黎元之心至矣慎擇牧宰之旨深矣然黎元之理尚未副陛下勤恤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稱陛下慎擇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稱官以臣所窺粗知其由矣臣聞古之賢者爲善不待勸也何哉性不忍爲惡耳愚者爲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爲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於善舍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之廢也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是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況天下之牧宰中人者多去惡遷善皆待勸沮伏以方今殿最之法具備黜陟之令甚明然則誠備之中察之者未甚精也誠明之中舉之者未甚行也未甚精則臧否同貫未甚行則善惡齊驅雖有和璞之真不能識也雖有齊竽之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淫亦將失善善苟未勸淫或未懲欲副陛下勤恤之心稱陛下慎擇之旨或恐難矣臣又請以古事驗之臣聞唐虞之際也數求俊乂而四岳見用又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則知雖至明也尚或進真僞之徒雖至聖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張則變曲爲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弛則變香爲臭似蘭化爲艾也且聖人之爲理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乎秉其樞振其要刻邪爲正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非他懲勸之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臣又見當今牧宰之內甚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稱政所未致者又有其由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由其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化也今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迭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況又力役之限賦斂之期以用之費省爲求不以人之貧富爲度以

上之緩急爲節不以下之勞逸爲程縣畏於州州畏於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猶束舟楫而望濟川絆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生於今日亦不能爲理矣

問使百職脩皇綱振在乎革慎默之俗

對夫百職不脩萬事不舉皇綱弛而不振頹俗蕩而不還由乎君子讜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長也臣伏見近代以來時議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効致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鉗及也慎默之俗一至於斯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長太息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舉政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善者勸惡者懲百職脩萬事舉不可得也然臣以爲歷代之頹俗非國朝不能革也國朝之皇綱非陛下不能振也振革之術臣粗知之何者夫人之蚩蚩惟利是務若利出於慎默

則慎默之風大起若利出於讜直則讜直之風大行亦猶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物而物自歸之者無他溫涼之利所在故也伏惟陛下以至公統天下以至明御群臣使情偽無所逃言行無所隱有若讜直強毅舉正彈違者引而進之有若慎默畏忌吐剛茹柔者推而遠之使此有利彼無利安得不去彼取此乎所謂俾人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如此則百職修萬事舉皇綱振頹俗移太平之風由斯而致矣

問官吏清廉（在均其祿厚其俸）

對臣聞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為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矣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吏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見今之官吏所以未盡貞廉者由祿不均而俸不足也不均者由所在課料重輕不齊也不足者由所在官長侵剋不已也甚者則有官秩等而祿殊郡縣同而俸異或削奪以過半或停給而彌年至使衣食不充凍餒並至如此則必蹈白刃冒水火而求私利也況可使撫人字物斷獄均財者乎夫上行則下從身窮則心濫今官長日侵其吏而望吏之不日侵於其人不可得也蓋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則雖日用刑罰不能懲貪而勸清必矣陛下今欲革時之弊去吏之貪則莫先於均天下課料重輕禁天下官長侵剋使天下之吏溫飽充於內清廉形於外然後示之以耻糾之以刑如此則縱或為非者百無一二矣

問省官併俸減使職

對臣聞古者因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戶之衆寡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多少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相得者也頃以兵戎屢動荒沴荐臻戶口流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官省則事簡事簡則人安祿厚則利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祿則饑詐而不廉矣知厚其祿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貴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能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爲表裏相須而成者也伏惟陛下詳而行之臣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奏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致使職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生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員審其祿秩使多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則貴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之相懸遠者伏惟陛下念而擇之

大官乏人 由不慎選小官

對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郎給舍丞郎給舍之材選於御史遺補郎官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於秘著校正畿赤簿尉雖未盡是十恒八九焉然則畿赤之吏不獨以府縣之用求之秘著之官不獨以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責望者乃丞郎之推論公卿之濫觴也則選用之際宜得其人臣竊見近日秘著校正或以門地授畿赤簿尉惟以資序求未嘗較其器能不研覈其才行至使頃年以來臺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之賢誠亦廢事且以資序得者僅能參其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鉛黃臣恐台衮之才臺省之具十年以後稍乏其人又頃者有司懲趨競之流杜徼倖之路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校正校正欠實考者不署畿官立而爲文權以救弊蓋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者有司難於掄材易於注擬因循勿改守以爲常至使兩畿之中數縣之外雖資序皆當其任而名實莫得而聞故每臺省缺員曹莫議擬則守文之弊一至於斯伏願思以後艱

革其前失廣丞郎推論之本疏公卿濫觴之源如此則良能之材必足用矣要劇之職不乏人矣

問決壅蔽在不使人知所欲

對臣聞國家之患患在於臣之壅蔽也壅蔽之由由生於君之好欲也蓋欲見於此則壅生於彼壅生於彼則亂作其間歷代有之可畧言耳昔秦二代好佞趙高飾詭諛之言以壅之周厲好利榮夷公陳聚斂之計以壅之殷辛好音師涓作靡靡之樂以壅之周幽好色褒人納豔妻以壅之齊桓好味易牙蒸首子以壅之雖所好不同同歸於壅也所壅不同同歸於亂也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為下餌蓋謂此矣然則明王非無欲也非無壅也蓋有欲則節之有壅則決之節之又節之以至於無欲也決之又決之以至於無壅也其所以然者將在乎靜思其故動防其微故聞其言則慮趙高之諛進於側矣見厚利則慮榮夷公之計陳於前矣聽新聲則慮師涓之音誘於耳矣顧豔色則慮褒氏之女惑於目矣嘗異味則慮易牙之子入於口矣夫如是安得不晝夜慮之寤寐思之立則見其叅於前行則想其隨於後自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使左不知其所欲右不知其所好雖欲壅蔽

其可得乎此明王節欲決壅之要道也

問議赦

對臣謹案書曰眚災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矣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痤疽之砭石也又諺曰一歲再赦婦兒喑啞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然則赦之爲用用必有時數既失之廢亦未爲得也何者赦之爲德大矣爲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則爲德也居常致理之際數用之則爲賊也故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啓而召亂之門開矣由此而觀蓋赦者可踈而不可數也可重而不可廢也用捨之要其在茲乎

止獄措刑在富而教之

對臣聞仲尼之訓也既庶矣而後富之既富矣而後敎之管子亦云倉廪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食足財豐而後禮敎所由興也禮行敎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之當周成康之時天下富壽人知恥格故囹圄空虗四十餘年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內殷實人人自愛不犯刑法故每歲決獄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敎致于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明聖慎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過也當桀紂之時暴征譬斂萬姓窮苦有怨無恥姦宄並興故是時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時厚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力殫財竭盡為寇賊羣盜滿山赭不塞道故每歲斷罪數至十萬雖則暴君淫刑姦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貧困思邪而多罪也由是觀之刑之繁省繫於罪之衆寡也敎之廢興繫於人之貧富也聖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衆不患敎之廢而患人之貧故人苟富則敎斯興矣罪苟寡則刑斯省矣是以財產不均貧富相倂雖堯舜為主不能息忿爭而省刑獄也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臯陶為士不能止姦宄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求之於末雖聖賢並出臣竊以為難矣至若察小大之獄審輕重之刑定加減於科條得情偽於聲色此有司平刑之要也非王者恤刑之德也至若盡欽恤之道竭哀矜之誠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恤刑之德也非聖人措刑之道也必欲端影於表澄流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敎開其廉恥之路塞其冤濫之門使人內樂其生外畏其罪則必遏犯自首刑罰自措斯所謂致羣心於有恥立大制於不嚴古者有畫衣冠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也

平百貨之價　陳斂散之法　請禁銷錢鑄器

對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鈞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斂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財棄物矣斂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雖有聖智未有易此而能理也方今關輔之間仍歲大稔此誠國家散錢斂穀防儉備凶之時也時不可失伏惟陛下惜之臣又見日者人之所以獘者由錢刀重於穀帛也所以重者由銅利貴於錢刀也何者夫官家採銅鑄錢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私家銷錢爲器銷一錢成數錢之利也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則官家之歲鑄豈能勝私家之日銷哉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而日重者也今國家行挾銅之律執豐凶既皆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豪富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困貧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求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獘或甚於今日矣非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之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匹丈多少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獘自革獘革則務本者致利力興則趨末者迴心游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跡於軍籍釋流者可反躬於東作欲其游惰其可得乎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則薄斂而人足食矣念紡績之勤苦則省用而人豐財矣念異貨之敗度則寡欲而人著誠矣念奇器之蕩心則正德而人歸厚矣其興利除害

也如彼又修己化人也如此是必應之如谷響順之如風行斯所謂者舉其綱疏其網綱舉則所羅者大矣綱疏則所漏者小矣伏惟陛下舉其綱於長吏疏其網於朝官捨小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暗然而日彰於天下矣

不奪人利 議鹽鐵與榷酤 誡厚斂及雜稅

對臣聞君之所以為國者人也人之所以為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從出者農桑也若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雖聖人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從天來必是強取於人曲成其利利則日引而月長人則日削而月朘至使人心窮王澤竭故臣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也所以主者不殖貨利不言有無耗羨之財不入於府庫析毫之計不行於朝廷者慮其利冗開而罪梯構然則聖人非不好利也利在於利萬人非不好富也富在於富天下節欲於中人斯利矣首用於外人自富也故唐堯夏禹漢文之代雖薄農桑之稅除關市之征棄山海之饒散鹽鐵之利亦國足用而人富安矣何則欲節而用省也秦皇漢武隋煬之時雖收大半之賦征逆折之租建榷酤之法出舟車之算亦國乏用而人麋弊矣何則欲不節而用不省也蓋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夫利通於下則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則人勞而貧故下勞則上無以自安人富則君孰

與不足記曰人以君爲心君以人爲體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體勞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臣又聞之地之生財多少有限人之食利衆寡有常若盈於上則耗於下利於彼則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統國無異政家無異風若奪其利則害生害不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則利生利不歸於人欲何歸乎故奪之也若皮盡於毛下本或不存與之也同囊漏於貯中利將焉往與奪利害斯可知焉是以善爲國者不求非農桑之產不重非衣食之貨不用計數之利不蓄聚斂之臣聞榷莞之謀則思侵削於下見羨餘之利則念誅求於人然後德澤流而詠歌作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國子人者貴本業而賤末利也

問議鹽法之弊 論鹽商之幸

對臣伏以國鹽之法久矣鹽之利厚矣蓋法久則弊起弊起則法隳法隳則利厚利厚則奸生奸生則利薄臣以爲隳薄之由由乎院場大多吏贓大衆故也何者今之主者歲考其課利之多少而殿最爲賞罰焉院場既多則各慮其商旅之不來也故羨其鹽而多與焉吏職既衆則各懼其課利之不優也故慢其貨而苟得焉鹽羨則幸生而無厭之商趨矣貨慢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所以鹽愈費而官愈耗貨愈虛而商愈饒法雖行而奸緣課雖存而利失矣若今減其吏職省其院場審貨帛之精粗謹鹽量之出入使月有常利歲有常程自然鹽不訪商則出無羨鹽矣吏不爭課則入無濫課矣鹽不羨出貨不濫入則法自彰而利復興矣利害之効豈不然乎臣又見自關以東農夫貿易其貨產入爲鹽商率皆多藏私財別營裨販少出官利惟求隸名居無征徭行無榷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入於私家此乃下有耗於農商上無益於莞榷明矣蓋山海之饒鹽鐵之利利歸於

人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之次也若上既不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倖人奸黨得以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今若剗革獘法沙汰奸商使下無侥倖之人上得析毫之計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詳之

議罷漕運可否

對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糴於關輔以省其費以便於人臣愚以爲救一時之獘則可也若以爲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迥年旱歉自雒而西仍歲豐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於傷農困則難於徵租賤則易於乏糴斯則不便於彼而無害於此臣所謂救一時之獘則可也若舉而爲法修以爲常臣雖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之所湊也萬人之所會也六軍之所聚也雖野稱近蜀之饒猶未能足其用雖田有上腴之利猶不能充其用況可日削其殺月朘其粮食乎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則用舍利害可明徵矣夫畜斂糴之資省漕運之費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害輓江淮之租贍關輔之食非無害也蓋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利者也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也蓋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小

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興利除害者非弛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沉舟之役忘移穀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也此臣所以謂吾以爲長久之計則不知其可也

立制度 節財用均貧富止盜賊起廉讓

對臣聞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與天下共者仁也聖也仁聖之本在於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之所以下均地財中立人極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長之以風雨成之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活之以衣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甚則反傷乎物之生焉故天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差爲沴也聖人制五等十倫所以倫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爲害也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財者有常力人之用財者有常數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有餘于此則不足於彼也是以地力人財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制度而别也大凡爵祿之外其田宅棟宇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賓姻祠葬之度自上而下咸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之以倫則必地力屈於僭奢人財消於嗜慾而貧困凍餒奸邪盜賊盡生於此矣聖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乎貧賤區别貧富適宜上下無羨耗之差財力

無消屈之弊而富安强飽處耻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臣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慾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居處不守其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飲食不守其度則珠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奇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奸聲艷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賞濫刑攻之翫好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器攻之獻納不守其度則謏諂之言聚斂之計攻之道術不守其度則不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甚於城池焉外防其攻甚於寇賊焉將在乎寢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則其下化之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

議井田阡陌 息游惰止兼并實版圖

對臣聞王者之貴生於人焉王者之富生於地焉故不知地之數則生業無從而定財征無從而平也不知人之數則夫力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均也不均不平則地雖廣人雖多徒有貴之名而無富之實是以先王度土田之廣狹量人戶之衆寡分爲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衆人力足以安家野無餘田以啟專利邑無餘室以容遊人逃刑避役者往無所之棄業遷居者來無所處於是生業相固食力相濟其出財征也不待征書而已平矣其起軍役也不待料人而已均矣然後天子可以稱萬乘之貴四海之富也洎三代之後厥制崩壞故井田廢則游惰之路啓阡陌作則兼并之門開至使貧弱者無容足立錐之居富強者專籠山絡野之利故自秦漢迄於聖朝因循未遷積習成弊然臣以爲井田者廢之已久復之稍難未可盡行且宜漸制何以言之昔商鞅開秦之利也蕩然廢之故千載之間豪奪者得其計王莽革漢之弊也卒然復

之故一時之間農商者失其業斯則不可久曆不可速成之明驗也故臣請斟酌時宜叅詳古制大抵人稀土曠者且循其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夫家漸有數夫然則丘田井邑之地衆寡相維比閭族黨之居有亡相保相維則兼并者何所取相保則游惰者何所容如此則庶乎人無浮心地無遺力財產豐足賦役平均市利歸於農生業著於土者矣

議

正朔
郊祀
宗廟
明堂
羣祀
車服
喪制
用人
時政
財用
邊防
法令
私議

祖宗配侑議　　　　宋　宋祁

臣等聞王者建廟祏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胄之疏戚以為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承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羣議攄懿鑠闡孫謀將以貽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矣竊以太祖皇帝誕膺寶命付畀四海鋪敦變伐潛黙不端夷澤潞之畔奠淮海之昧東焚吳輿右因蜀壘湘楚閩禺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卜年長世王闡洪業太宗皇帝敦受具璽席運下武龔天之討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恫怨又引縉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真宗皇帝乾粹日照軌競維烈重威撫和休享北方頓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諺乳虞巡祕牒岱宗育穀冀壤翕受瑞福普浸黎元肖翹跂行周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洪惟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為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為周之祖文王武王庸建二祧高帝為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輟我皇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為帝者之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為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於升侑上帝裒對先謨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焉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之盛　申適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比垂拱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真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太祖太宗崇配

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歳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眞宗伏請皆如禮便陛下重宗祧之事鑒照前載抑畏虔遜讓而不專故今臣等得申愚瞽謹用敷釋惟聖心裁鑒謹具議狀奏聞

濮安懿王典禮議

宋　司馬光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子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宴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賤不達古今切以爲今日所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

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廟議

宋 韓維

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為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業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別也今直以契稷為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哉曰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大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所興契稷不為無所興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于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為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邱明穀梁赤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而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於太祖為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臣以為之論議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書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於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絳等議非臣所知此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昭陵議　貞元十四年　唐　權德輿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爇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冀久遠便人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陵僻而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向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況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饗獻之禮是資嚴絜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饎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洌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力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耶臣愚以為但在栢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明堂議　貞觀五年

唐　魏徵

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于秦漢有損有益或異或同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稽諸詁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錄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蠭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宏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餙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凡莚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下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謹議

明堂議

唐 孔穎達

臣伏尋前勑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崐崘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勑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閣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興制不可恒然循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席惟藁秸器上陶匏用繭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廻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寛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己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明堂議

唐　顔師古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啓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縱橫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爲準的實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及左介右介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文王居明堂篇帶以弓韣禮於高禖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明堂者明諸侯之尊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皋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元則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巳之地穎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竟爲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宜凡彝則尚或補漏況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遍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義皆略而不論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顯慶元年　唐　長孫無忌

臣謹尋方册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祉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殁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撿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王業啓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

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有夫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而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大享議

唐　馮宗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蓋柱茅檐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協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大和焉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湮墜詳據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景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祖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遠禮經且乖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藉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為乾

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備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今推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咸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址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甫邇遽加修復況乎地殊景亳未荅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彜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理彫鎪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褻通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沈默當須審巧歷之計擇繁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

明堂告朔議　聖歷元年　唐　王方慶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以此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十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宮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祇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次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顯慶二年七月十七日

唐 長孫無忌

議曰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云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勳烈於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恒加祭饗議在報功爰及隋代並遵斯典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已上亦在祀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唯此一議咸秩未申今新禮及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聿遵故實修附禮令依舊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於平陽以契配祭虞舜於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於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於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於酆以太公配祭周武王於鎬以周公召公配祭高祖於長陵以蕭何配又按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亦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邱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左邱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元注云官謂詩書禮義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元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周公宣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遞為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奥說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紕謬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周公鴻業合同王者祀之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宏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代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來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貶乎先師且又邱明之

徒見行其學既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
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謹議

封殷後議　漢　匡衡

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
絶之罪者絶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
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絶今宋國已
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
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
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絶
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
孔子世為湯後

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詔葢聞王者必存二王之
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而祭祀
廢絶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為殷紹嘉侯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明　陸深

臣謹按祭祀之義本以報功而孔廟祀典實為傳道夫聖人之道大矣遠矣今六經所載皆聖人之道也有能以六經之道蘊之身心是曰立德發揮六經之理見之政治是曰立功講明六經之文形於著述是曰立言夫德以建極也功以撫世也言以垂訓也凡有一於此皆應法施於民之義故祭則福焉褻則散焉靈則妥焉神斯享矣此孔廟祠祀之所緣起非徒以彌文為也頗世儒之論從祀者每多責備於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若在所後蓋有見於祭法報功之說亦以孔子刪述之功居多而祀典皆在教學之地故爾臣則以為聖人之道本末一貫謨訓功烈以時而出初無意必於其間也其在後儒不得不與時而為升降此祀典之所以品節也自今論之孔門七十二賢親炙聖化相與講明有翊道之功故宜祀秦火之烈典章焚棄故二十二經師口授秘藏有傳道之功宜祀魏晉之際佛老並興故排斥異端者有衛道之功宜祀隋唐以後聖學蓁蕪故專門訓釋者有明道之功宜祀自程朱以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於章句口耳之末故躬行實踐者有體道之功亦宜祀此皆出於人心之同然而無事於一毫之假借故曰禮以義起又曰天序天秩此之謂也欽惟我朝列聖純以道化天下表章六經不遺餘力名臣輩出足配古人然知以理學為宗者實自瑄始考其平生出處進退言論風旨其不合於聖人之道鮮矣況生當程朱之後素尊程朱之學而反躬實踐復性存誠所以立其德者亦足以救末世支離之弊習其於世教似為有功按之祭法亦應有合但先年亦嘗建議從祀先臣劉定之議以為瑄實名臣勤學好問歸潔其身無愧文清之美謚至以較量朱子之門人高　微寓不滿故斷以瑄祀可無施行蓋其愛護祀典之嚴也故此後眾公論有曰本朝理學一人有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有曰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有曰潛心理學當入廟廷有曰有功名教侑食無忝蓋其推崇尊慕之至也如此雖然是非必久而後定禮樂待人而後行今聖明在上議禮考文正其會也臣又按古人制

祭祀之禮雖曰報功又在風議後來盖欲引長其道以為世教計也是故孔子之祀通於萬世則孔子之道行於萬世豈徒以籩豆祼獻云乎哉若使今之為士者皆能如瑄之為學則言行功業必有可觀於世道何如也所謂法施於民者莫大於此仰惟皇上中興德冠千古行聖人之道得聖人之統主張斯文盖亦有年如瑄者河津有特祀矣太原有專祀矣必欲鋪張一王之大典以表章理學之有人羽翊聖門風勵來學則從祀之典非瑄不可謹議

朝服乘車議　景龍二年　唐　劉子元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下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眄斯則鞍馬之設行如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車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於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襪而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

縣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収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入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義惟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冑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輙進狂言用申鄙見謹議

公卿以下冕服議　儀鳳二年

唐　楊炯

古者太昊包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黄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尚白周人尚赤至于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也今蘇知機表奏請立節文改章服奉付禮官學士詳定是非者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

治京厳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情以生象聖王為物之輔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几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蜼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成象其功也又制元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是乎異矣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案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麟鳳有四靈之名元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為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此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與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璧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施於法服也雲也者從龍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詳刑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功也又稱藻為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為蓮華取其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藻者飾也蓋以蓮飾水也非謂藻為蓮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義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豈唯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國家以斷鰲煉石之功今上以緯地經天之德漢稱文景周曰成康講八代之樂蒐

三王之禮文物既行矣尊卑又明矣天下已和平矣萬國已咸寧矣誠請順考古道率由舊章弗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王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謹議

定服制議　唐　魏徵令狐德棻同議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為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為母之本族姨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循名喪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服未嘗同居則不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餟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

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
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哉且事嫂
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宏都則竭肅
致感馮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
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
其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
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
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
遐想以為尊卑之叙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禮
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
採摭羣經討論傳記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
信六籍所不能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所守互有
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
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
年衆子婦舊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
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
小功五月男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謹議

服母齊衰三年議　唐　田再思

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
至若死喪之威降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
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酬罔極之
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記云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
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
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
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
息為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
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
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不
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為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
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
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
來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元以為二
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
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

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祖繼宗傳各有異同荀摯采古求遺互為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為聚議寧有定哉而父在為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参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為律後王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爲與姊妹同爲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况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跂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朴㴑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屢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宮刖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兵甸以立征税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裘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為痛心可為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母之親子也賢而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晋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麄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盡愍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爨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别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衣苴葉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輔論男之寃寧氏寃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矣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奥俗情今貶甥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為刊復實用有疑

原缺

請廣賢才議　　漢　公孫宏

謹與太常臧孔臧也侍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章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師古曰令縣令相侯相長丞縣長丞也二千石謂郡守諸王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索隱曰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按師古云言治禮掌相之官以文學禮義而為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

省官議

唐　杜佑

唐德宗建中初河朔兵興民困賦無所出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以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

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上文去質吏衆事繁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晉武帝炎以乙酉歲受魏禪年號泰始十年至乙未歲改元咸寧又至庚子改太康年始滅吳案荀勗議傳省州縣半吏在咸寧之後而資治通鑑亦書於咸寧之五年今杜佑通典作晉太元六年且有吳國尚在之語所謂太元乃東晉孝武年號非晉初之武帝佑不應耳疑雕印特誤指泰始為太元不及咸寧而新唐書作佑傳亦襲其誤耳當考之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衆庶所以古者計人置吏故周官鄉遂稍縣鄙約人定員吏無虛設自漢魏晉隋暨於聖唐皆因戰爭流離征繕艱勞即省吏職存諸方策晉荀勗桓溫俱有此義息人救弊何莫由斯昔皋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皋繇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歷代增益以至於是舊名不廢新職日加名繁職重不可遍舉所以後周依古周建六官蓋由於此今署微外官別駕本因漢置隨刺史廵察若今觀察使之有副使也參軍後漢末置參諸府軍事若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又司田項景龍三年嘗置無何以煩冗却停併入司戶殊為折衷誠宜斟酌繁省詳考損益欲求致理必也正名神龍中官紀隳紊有司務廣集選人競收名稱其時無闕注授於是奏署員外官者二千餘人自爾遂為恒制嘗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雖衆經用雖繁人力有餘帑藏

豐溢縱或枉費不足為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簿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户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比收斂土户與客户共計三百餘萬比天寶中纔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仍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户置五十六員官十羊九牧疲吏煩衆顧茲大弊實思革之議者多云尚有跋扈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託且 爵禄兼示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時之論有才者即令薦用不才者何患奔亡而況各有姻戚顧戀家產後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隗囂未滅魏太和正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大元六年吳國尚在隋開皇三年陳氏割據皆招羅俊乂志相吞滅此時猶不慮有失賢資敵務以救弊為謀今田悅之徒並是庸瑣繁刑暴賦惟恤軍戎衣冠士人遇如奴虜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蜀孫權陳霸先之有江南國無范雎業秦賈季強敵之慮斯斷可知矣今若以人情因習既久不能更改制度併省内官但且權停省外官別駕司馬及參軍州縣額内官約人户減縣尉其被罷者但有德行才器委州府長史搜擇論薦固亦不遺器能如或渝濫先坐舉主誰敢罔冒以陷刑章其有不被舉論但全舊名任參常調自當修進更俟甄收暫罷歲時何負此輩如柱國後魏末置並是當時宿德勳威業崇皆主重兵寵貴第一周隋以後授受至多暨乎國家廻作勳級唯得三十頃地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及光禄大夫亦是官名還為人多廻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變通不必因循重復改作待戎車息駕百姓稍寧欲增廢官則復舊制謹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貞元十年 唐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宮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進以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于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以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者指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然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去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正朔服色議　　漢　倪寬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問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惟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

郊祀再議　漢成帝初上　漢　匡衡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泰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於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

甘泉泰畤壇議　漢成帝初上漢　匡衡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壇享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藁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五畤議　漢　匡衡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之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黄赤白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

請以正冬至日祀圜丘議　唐　唐紹

臣聞禮以冬至祀圜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爲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内吉莫大焉甲子但爲六旬之首一年之内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惟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求甲子是避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進奏曰准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分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爲至

昊天上帝及五帝異同議　唐　長孫無忌

議曰依祠令及新禮並用鄭元六天之議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元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云月令及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以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殊乖謬特甚按周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此則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圜丘圖昊天上帝外别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三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内坐之首不同鄭元據緯書之說此乃義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宫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

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為天王之例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昊天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圜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為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為兩祭圜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理深未允且按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圜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于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祠正在配天而以為但祭星官文遠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啟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為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取王去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為二既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合為一祀以符古義仍請並循附式令永垂後則謹議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永泰二年

唐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縉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成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禮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遠道失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

免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謹仍舊典謹議

皇后不合祭南郊議中宗景龍三年　唐　褚元量

議曰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於冬至圜邱祭中最大皇后内主禮甚尊祟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遍檢禮經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其行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即當云若不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於文上更起凡明是别生餘事夫事與上異則别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内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録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親徹案九嬪職云凡祭祀

贊后薦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為
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别使人又按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
與上文相證何以明之按外宗惟掌宗廟祭祀不掌
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又按王后行事摠在內
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
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獻
祭天無祼所以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
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
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
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
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預享
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强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諂祭
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太
誓曰王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凝丕天之大
績斯史策之良誡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
臣忝守經術不敢黙然請旁詢碩儒俯循舊典遵曲
臺之故事行圓邱之正儀使聖朝叶昭曠之塗天下
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謹議

南北郊議

宋 陳襄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冬日至者以其氣未復於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鍾為宮一變黄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於坤也而謂之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貍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黄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乎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濶一時之舉也然而隋得隋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訛舛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節雖正無益也況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誠恭事之意也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别祀伏請陛下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地於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古者致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郊以正月上辛祠

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歟復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罷青城不急之役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郊祀議

明 張邦奇

臣竊聞世之所常然者道也天之所常享者誠也善法古者得其道而不膠其跡善事天者致其誠而不急于文臣待罪留都越茲三載伏覩陛下製敬一箴註程頤視聽言動箴註范浚心箴蓋于格天之本洞見無疑固守而篤行之則所謂明德之馨自當昭格于上下而不待禮文之擬議矣近者復聞陛下采納諫臣之論下廷臣各陳所見更定郊祀禮儀蓋以神祇合祭非古而欲復周家二至分祀之制臣仰窺陛下法古敬天之心必使本末質文咸若三代然後有以慊于志耳臣愚竊有未敢以為安者敢陳其說于陛下道也者通古今而一致故千聖無二心制度也者隨古今而異宜故百王有殊法夏之禮樂商湯易而新之商何必泥于夏也然而商之高宗必不改成湯之制作以商之禮樂周武王周公易而新之周何必泥于商也然而周之宣王必不改文武之制作矣是故商周之制太祖可以不因而太祖之制陛下不可以不守陛下志于法古亦法夫禹湯文武之道而

已矣亦法夫禹湯文武之心而已矣禹湯文武之道天地之道也其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莫大乎生養萬物也今海宇之廣民物之衆容有未遂其生者乎天地之心莫大乎嚴華夷之限也今邊防或疎夷狄或萌窺伺之心乎天地之心莫大乎使上下之情通徹無間也今耳目之寄或未廣匹夫匹婦或有不獲自盡乎天地之心莫大乎遏惡揚善也今命德討罪亦容有未當乎天地之心莫大乎欽崇賢後也今顯後尊帝亦容有未至乎事事而思之時時而体之由深宮而大廷無顯無隱常與天心合一而無間焉則伊尹所謂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者不在成湯而在陛下然後于大祀之期齋戒神明而展燔柴之禮何患乎神祇之不格而徒取祖宗已成之制紛更為哉借曰乃百王所宜取法則大而封建井田小而赤犮硩蔟無一復行於今者何獨於郊祀一事而必泥焉也孔子論為邦時取諸夏輅取諸殷樂取諸舜蓋所不滿于周禮者亦已多矣我太祖汎掃　肇造寰區功過百王而禮樂制度亦固兼百代而參酌之至於敬天之心則亦禹湯文武之心也臣伏聞之常得雷斧出入則命捧以前導聽治則置之几案以致其顧諟之誠令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曰常使惧心有餘驕心不敢萌也是以察日月星辰之行審雨暘燠寒之變如人子之於父母察聽聲色罔敢或忽故以躬歷之初分祀天地每至齋戒風雨非時面稽十年乃推父母天地之義斷以三陽交泰之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及乎齋戒之期燔燎之日星月朗曜祥氣襲人乃親製樂章以荅靈貺以定不刊之大典由是觀之分祀周禮也太祖行之而未安者也合祀我朝之禮也文武復生而不易者也陛下何為近舍聖祖盡善之制而遠信周公未成之書乎且能事人斯能事鬼能饗親斯能饗帝陛下大祀之日以太祖配上帝太祖之心安于合祭而不安于分祭今將以其所安者而享之乎抑將以其所不安者而享之乎夫以太祖心之所安雖使禮文未善猶將因之况粹乎無以議者行之百五十年而欲一旦更之誠可駭也陛下明並日月洞察幽明伏望篤法祖之孝行

事天之仁則休徵畢見百福具臻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罷郡國廟議

漢　韋元成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惟聖人為能享帝孝子唯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

毀廟議　　漢　韋元成

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

毀廟議　　劉歆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師古曰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

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粤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婼而遮反）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師古曰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宗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

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毁廟自貢禹建迭毁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禮意矣○司徒掾班彪曰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爲共皇立廟議　　漢　師丹

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郎中令泠褒黄門郎段猶奏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丹獨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受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毁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毁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毁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

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按丹持議甚得禮經本指治平濮議之所據也其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一本議禮云

立廟議　貞觀九年　　唐　朱子奢

臣謹按漢丞相韋元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元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誑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所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總與子男相呼以多為貴何所表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以下並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並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元王周之后稷尊為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庶

上依晋宋傍惬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儒雅既喪經籍埋殄雖兩漢纂修絶義魏晋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偽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兹多歷年代語其大畧兩家而已祖鄭元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孺慕逾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玄規為萬古之彝則臣等奉述徽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于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晋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偪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僣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叙名位不同者焉況復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及七代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晋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洽之日

禘祫議

唐　韓愈

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朱子曰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戲劇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甘泉賦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屖遲兮屖音棲遲與遲同皆徐行也顏曰言所久留安處不即去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大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此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祊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各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嘗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蒯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亊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遷廟議

貞元十五年九月　唐　權德輿

今年夏四月禘饗於太廟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准今月十六日勑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向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於園寢尋置別廟是為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祔以大皇別廟未成故權設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運移於晉不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運移於宋祔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築一室韋泓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

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宏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於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疑倒置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為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于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啓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頎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守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陵寢分饗禘祫加幣玉虞主而校卜瘞埋虞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為可據德明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初立此又易行伏以德明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為殷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德明流光無窮啓皇運於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為元猶周人祔於先公之祧也此又亡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儆劉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議禁中乃今累叨膺奬獲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耶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

止如殷祭何如或云每禘祫時就饗於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已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短歷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士君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有遷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為比類彼主命幣玉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斂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栗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宗廟加籩豆議 開元二十三年 唐 崔沔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汚樽坏飲則有元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元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異與毛血元酒同薦於先晋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晋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勑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勗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羮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羮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桓公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禦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

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淸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臣竊據禮文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時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

宗廟加籩豆議

唐　韋述張均同議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饈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據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

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葦泂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頀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為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為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蒸嘗不過把握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制

宗廟加籩豆議　唐　楊仲昌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元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為醴酪猶存元酒亦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貳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為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遠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豆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選小臣宿衛議　宋　呂大鈞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衛備頤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缺以替疑丞保傅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奚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化養育使臣成就其材以輔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名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聞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

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
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不盡以教之或困其善問
有以起吾志或困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
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
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
其美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
也為人君而兼政事之間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
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書門
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
臣以備顧問非乏人也究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
不賢也既以待之不為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
使從使令執事之賤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
衛之法詔公卿牧守如孔門四科之目使各保任三
二人不以仕與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
則分隷中書門下省舉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
則參諸殿侍諸班之列其祿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
掾屬而已其間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
開諭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
一聽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
不安其分者必不願為自穆朴茂有志之士不可得
而與爲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材美行可
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凡在
位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
務乎